砂女

日本当代经典文学大师

安部公房文集

叶渭渠 唐月梅／主编

珠海

安部公房文集 他人的脸

日本文坛的异端天才

世界文学最新热点

■ 本文集以最权威的译本向中国读者集中推出世界级文学大师，日本现代派文学顶级作家安部公房先生的全部经典作品。■

大江健三郎说：“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殊荣非他莫属，而不会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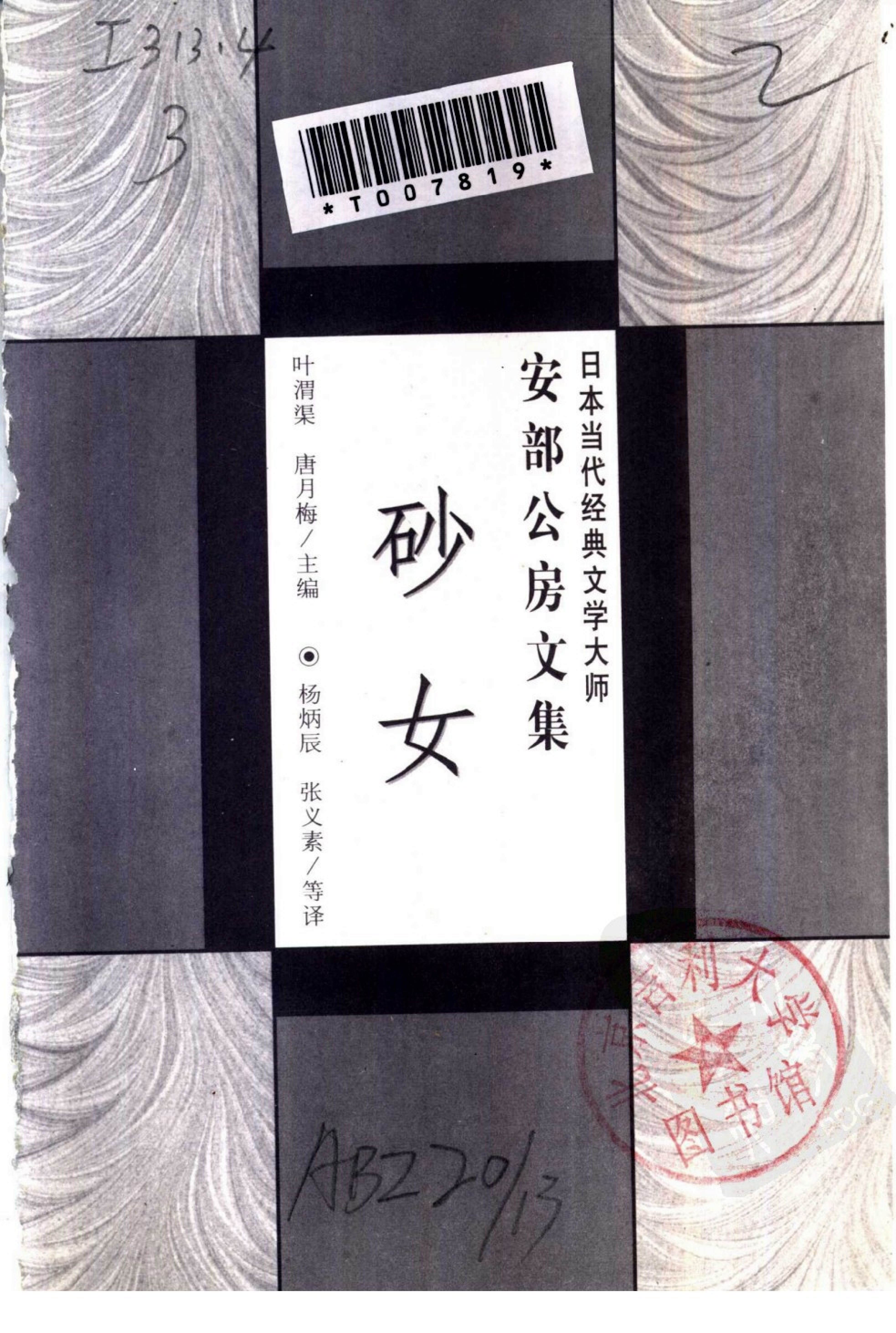
三岛由纪夫说：“安部公房的创造和深刻寓意，对日本现实产生了巨大冲击与恐怖……充分展示了其文学天才。”

《日本文学史》评述：“安部公房的出现，对于战后日本文学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ISBN 7－80607－327－2/I·127

定价：62.80元（全三册 · 本册 20.50元）


日本当代经典文学大师
安部公房文集
砂女
叶渭渠 唐月梅／主编
杨炳辰 张义素／等译
T0078819

（粤）新登字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部公房文集/［日］安部公房著
杨炳辰 郑民钦 申非等译
ISBN7－80607－327－2/I·127 ¥62.80

Ⅰ.安…
Ⅱ.安…
Ⅲ.小说－翻译－当代
Ⅳ.I 313·54

安部公房文集
©［日］安部公房 著
杨炳辰 郑民钦
申 非 等译
责任编辑：罗立群
装帧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地 址：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4层
印 刷：广东中山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 邮政编码：528471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38 字数 830千字
版 次：1997年7月第1版
印 数：1－10000
定 价：62.80元（全三册·本册20.5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部由安部本人后来改编成电影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小说，描写一名前去砂丘地带采集昆虫标本的教师，被人诱骗落入如同蚂蚁穴一般的砂洞里，被迫在这地狱般的洞穴里与一名寡妇生活。在一次又一次的逃亡遭到失败后，他逐渐意识到了另一个新的自我，当最后逃亡有可能成功时，他却另有选择：与其逃离，还不如在这洞穴的封闭状态中更有超越这种现实的可能。这是安部始终关注的主题：现代人面临孤独、恐惧的境地，又在反复无限地进行自我生存的探索。

这部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震惊世界的长篇小说，获法国最优秀外国文学奖和日本读卖文学奖。

《饥饿同盟》是那些被社会抛弃、遭受排斥的人们秘密结成的组织。他们对生活的希望和权力的梦想寄托在地热发电的开发上，当计划将要成功时却惨遭镇长和地方恶霸的抢夺。他们的野心在这如同大病房的小镇上熊熊燃烧，却又百般无奈地熄灭了。作者用“黑色幽默”的笔调，描绘了现代人在高举的理想大旗之下所从事的运动在现实中饱受挫折并逐渐变质的过程。揭示出隐藏在我所有人内心深处的疯狂和无奈。

安部的短篇和随笔更明确地显示了他精湛的艺术技巧以及对人生与文学的独到见解。

前　言

林　林

近两年来，日本文学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日本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古代，它吸收中国的东西，形成自己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在近代，它摄取西方文化，消化和融合在本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的特质。从古代《万叶集》后期的歌人、《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到近代的森鸥外、岛崎藤村、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乃至到现当代传统派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现代派的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等等无不是在外来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接合点上创造自己的文学的辉煌。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方种种文学思潮的冲击下，他们有着许多按照自己的需要，汲取西方文学而使之“日本化”的经验与教训。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最近两年，渭渠、月梅同志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主编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龙之介等的多套多卷本的文集、作品集或文学系列中译本凡六十余种，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报刊的好评，有的还成为畅销书。究其原因，除了主编者编选精当，译者译笔精湛之外，上述日本文学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大概是主要的原因吧。

现今他们又合作主编《安部公房文集》三卷中译本，由珠海

出版社出版，这在我意料之中。因为在现当代的日本文学中，基本上是分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派，如果说前者的主要代表作家是川端康成，那么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日本存在主义大家安部公房了吧。正如日本存在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闻知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自己的时候，他首先反应的是：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这个殊荣应该是属于安部公房先生的。大江健三郎这种表示，固然含有自谦的成分，但也说明他对安部公房的崇敬，以及安部公房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历史地位。

安部的作品，不仅在日本文学界获得很高的评价，在海外尤其是在欧洲也受到广泛的欢迎。据说捷克在一项最受欢迎的日本作家的调查中，占首位的是安部公房，依次是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其中《他人的脸》捷译本发行多达五万册，在人口不多的国度里，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

迄今安部公房的作品在我国翻译介绍不多，最近《外国文学》编选了一期安部公房专辑，并发表了渭渠同志撰写评介专文。这次编选出版的《安部公房文集》三卷本，收入长篇小说《砂女》、《箱男》、《他人的脸》、《墙》、《燃烧的地图》、《饥饿同盟》、剧本《幽灵在这儿》，以及短篇小说和随笔，这些都是精选出来的安部这位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日本存在主义最优秀的作品群。这些作品的基本特色，是通过超现实的手法来捕捉现实，用变身、变形的形象来展现人物的实存世界，以及运用独特比喻法的文体，来构建日本式的存在主义风格。可以说，这三卷本是安部文学的结晶体，通过它不仅可以窥其文学全貌，还可以展现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一斑。而且这三卷本的作品是由我国著名翻译家申非、郑民钦同志以及日本文学翻译界的中坚力量或后起之秀担任翻译，我相信他们将会很好地将原作风格呈现在我国的

读者面前。

趁此机会，作为一名读者，我首先感谢主编者和出版者，以及策划者牛树成同志为读者提供这样的精品；其次衷心期待本文集的问世，将进一步拓展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领域、促进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以及开拓我国的读者面，为中日两国文学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安部公房的艺术世界
（代总序）

叶渭渠

两年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们适时主编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中译本五卷本，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深受读者欢迎。后来又陆续应多家出版社和读者的要求，主编了多套多卷本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龙之介等名家的文集、作品集和文学系列，引起了人们对日本文学的广泛关注。一位文学界的友人预计将在我国译坛兴起一股“日本文学热”。接着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期望我下一个主编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作品，多家出版社也不约而同地与我洽谈翻译出版安部公房作品的事宜。众望所归，日本文学的下一个热点，无疑将是安部公房莫属了。

安部公房（1924—1993）是战后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家。

公房生于东京泷野川一个医生的家庭，原籍北海道。其父浅吉在我国沈阳满州医科大学任教，其母从事无产阶级文学。公房出生翌年，举家到了沈阳。小学、中学在沈阳就读，已经开始阅读家中收藏的《世界文学全集》、《近代戏剧全集》，对表现主义的作品深感兴趣。1940年，公房16岁中学毕业后，独自回国入东京成城高校，攻读理科。不久得了肺病，又回到沈阳的父母身边，疗养了一年。1942年春，再次回国复学。这时东京的战争气氛更加浓厚，学校加强军事训练，他十分嫌恶。面对时代的不安，他埋头研读尼采、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

倾倒陀思妥耶夫斯基，涉猎了他的许多文学作品。

但是，他自幼受父亲职业的熏陶，194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医学系，喜爱搜集昆虫标本和醉心于里尔克的《形象诗集》。1944年10月，东京战局日趋紧张，全国总动员，全面征兵，他估计日本将败，便伪造诊断书，休学到了沈阳。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冬上，其父感染斑疹伤寒而亡故。他与作为作家的母亲被遣返回到故里北海道石狩川流域的祖父母家，然后自己只身上了东京。可以说，他幼少年时代从出生地、成长地、原籍地来回过着游移不定的生活。他自己也说，写自传开头总是无从下笔，因为他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在他感情底部流动着对故乡的一种憎恶，也许他的文学思想是由于这种背景而来的吧。

安部在东京，继续学业，同时开始写诗，自费出版了《无名诗集》。战后初期他生活贫困，营养不良，半工半读，靠卖咸菜和煤球为生。但通过这段艰苦的生活和奋斗，培养了乐天而又孤独的性格，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热情，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文学素材。东大医学系毕业后弃医从文，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终道标》写就后，有的学者说“写出《终道标》的安部公房的出现，对战后文学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可见他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安部公房在战后走上文坛，就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陆续发表小说《闯入者》、《梦的士兵》、《异端者的告发》等，很快成为战后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近代文学》的同人。他无固定职业，过着穷困的生活，为工厂职工组织文学小组而奔走，同时先后发表了《墙——卡尔玛氏的犯罪》、《赤茧》，分别获得了芥川奖和战后文学奖，一举成名，正式登上文坛。

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写下了在日本现代文学史占有地位的《砂女》、《箱男》、《他人的脸》、《石眼》、《燃烧的地图》，以及短篇集《饥饿的皮肤》、《闯入者》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剧本和文艺评论，其中剧本《幽灵在这儿》、《夏本武扬》、《朋友们》分别获岸田演剧奖、艺术节奖和谷崎润一郎奖等。他的作品在欧洲有广泛的影响，《砂女》获法国的最优秀外国文学奖。

安部走上文坛的50年代，正是日本战后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经济进入复苏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这时期，日本存在主义作家将目光关注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人的存在的不合理现实，并表现出一种悲观与绝望的情绪，只相信自我的完善，而不相信民众的变革力量。他们虽也不乏对政治、社会的关心者，但大多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去。

从创作上来说，这个时期日本存在主义的作品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威胁下，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以此来说明互相之间的不协调，同时以观念作为探索的手段，并且使其成为探索的目的。安部公房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开了典型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先河。

安部是用象征和寓意的方法来表现现代人所处的孤独状况，人一旦有所归属，无论归属社会还是集团，就会丧失自我的存在。他的《赤茧》写了主人公“我”无家可归，望着林立的屋宇思索：为什么偏偏无一间是属于我的？“我”为寻找自己的家而继续不停地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变形、化解、消失了，最终只剩下一只宠大的空赤茧，成为“确实不受任何人干扰

的我的家”，可是“这时候却少了一个可以归家的‘我’”，以赤茧寓意人所处的环境的不合理性，从而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孤独的状态。

安部对文学的思考正是从人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失去了现实的依靠，而自我奋力向无限的未知世界挑战这一点出发的。比如，在《兽群跑向故乡》里，作者反映战争刚结束，三种对立的政治力量进入中国东北，主人公难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但他“个人”必须与外界的现实发生“关系”才有存在的意义，然而他没有弄清这三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他的存在受到了威胁。由此暗喻人在“未知”的环境里，为了寻找生存的空间，就要象自由的兽群那样任意跑遍荒野，跑向故乡，求得生存。人，要做这样的自由人，要这样的人的自由。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人没有这种自由。人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无例外地要被强制归属于社会。又比如，在《饥饿同盟》里，写了战后日本社会处在是归属全体主义文化模式还是个人主义文化模式的选择关头，出现归属性不明确的典型的边缘社会，出现了精神性的混血儿。作家通过这部小说的种种类型的精神混血儿的宿命故事，表现了边缘社会人的悲喜剧。在这些作品里，安部通过这些荒诞的故事，以丰富的想象力来象征性 地描写现代人的这种宿命。

安部还将先锋派绘画的通过线与面运动的空间造型的表现方法，应用到动的空间里追求物体的实存感，以展开人物的活动。表现在《墙——卡尔玛氏的犯罪》上，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一觉醒来，忘却自己的“名字”，失去了这个象征性的符号而被认为是罪犯，非接受审判不可。他无法接受这种现实。他发现自己被墙包围，自己欲图将墙吸收，变形为一堵墙，一堵实实在在的墙。

安部公房就这个主人公的造型方法曾这样写道:“在我的思考里,这个纯真而平凡的主人公似乎是一种类型的存在主义者。我尽量沿着行动来具体地描写他,同时努力表现他把理念行动化的道理。我不是用一般的喜剧表现客观化的方法,而是考虑用主观的自然的表现来达到喜剧化”(《卡尔玛的故事》)。

从此他就在作品中,努力打破共同体的束缚,在都市的孤独中,寻找和创造存在的新路。他的《砂女》描写一个昆虫学者在现实不断侵蚀自己的生活的威胁下,作出自己的选择,进入一个砂洞里,在不断地与侵蚀而来的砂搏斗中,绝望地发现了现实世界的一个新侧面。作者着力表现主人公与砂搏斗的精神运动,寓喻人在混乱的社会的孤独中,通过努力才能创造人的存在的客观条件,才会寻找到存在的可能性。《砂女》作为存在主义代表作,更具典型的意义。

可以说,安部公房的作品大多是描写人与现代社会的疏远,陷入孤独和绝望的生活,于是设定奇异的幻想,比如设定在一个“物体”内,自在地转换形象和构建非现实的世界,来追求人的内在性。他的《墙——卡尔玛氏的犯罪》设定在“墙内”,《砂女》设定在“砂洞内”,暗喻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互不沟通,处在一种绝对孤独的抽象世界里。

《箱男》出现了一个男子钻进厚纸箱里,梦想这样可以获得一张永远不存在的证明。因为他以为将箱子盖上后,他就能成为一个谁也不是的存在。箱男在纸箱里做了一个莫名的梦。在梦中,不论是弄到不存在的证明也好,或者完全放弃存在的证明也好,他究竟能忍耐到什么时候呢?箱男最后好歹摆脱了箱子,他是在做开始过箱子生活之前的梦,还是在做从箱子走出来之后的生活的梦呢……作家通过这样一个超于现实的故事,来反

映人在充满异端气味的社会里，寻求能自由地参加社会的生活，不断地探索人所生活的世界。其变形是社会扭曲和异化的反映。所以这种探索是艰难的，但其意义是不能否定的。

安部公房无论是设定在“墙内”、“砂洞内”，还是设定在“箱内”、“茧内”，但这些都不是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地他窥视这些东西的内里，尽管内里黑暗也要探个究竟。他在《墙》里就说：主人公撞上了“墙”，尽管他无法把目光从墙上移开，但他却被墙内的黑暗所吸引，盯住墙想把墙内看个仔细，它成为主人公采取行动的契机。

安部公房在现实中发现了超现实，又努力捕捉超现实的现实。他塑造的人物无论变身、变形的形象是“茧人”、“墙人”，还是“砂人”、“箱人”等，都作为构成现实的总体，构成“物”的世界与“实存”的世界，即外部的现实与内部的现实的双重异化。但他们虽然被双重地闭锁在现实的秩序和自我意识的内部，还是顽强地挣扎着表现自己的精神。所以说，安部的文学世界岂止没有脱离，而且深深而牢固地植根于日本的今日和明日的现实。在他的绝望内里，回响着希望之音。

正如松原新一所分析的：“作为‘先锋派艺术家’安部公房的诸作不论现实成为怎样的墙，成为怎样的不合理的存在，都不会逆转回过去的价值。相反地是注视着墙，与墙斗争，毫不畏惧地踏进展现在墙内的未知的领域，这样才能证实人类精神的自由的活动——安部公房的许多作品都是富寓这样的教诲的。”

安部还从自己亲自体验的都市生活中，将唤起人物的形象，闯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仔细观察和把握人的内在的东西。《他人的脸》贯穿这种存在的思想。男主人公把自己藏在自己造的一个假面里，诱惑妻子同他通奸，他向妻子自白之后，发现妻子知

道了一切,这样反把他的假面戏逼到了绝望的地步。作者在于通过揭示主人公内心的一种冲动,一种意识,即他苦恼于自己完全缺乏与他人可共有的东西,表现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异常。因为一般相信是正常时,有时也不得不怀疑这种正常性。《燃烧的地图》则以都市人的焦燥感为主题,描写都市的人们忍受不了孤独,摆脱日常世界的网眼,逃到有秩序的彼岸,成为"孤独的失踪者"的故事。作家笔下的"孤独的失踪者"的群像,反映了一个极其孤独的环境中,过着像野兽般的生活,成为一个没有存在权的人。所以作家说,他写这部作品是为了向东京这座城市挑战。

安部文学构成的两根支柱,一是小说,一是戏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剧本《幽灵在这儿》,是一部充满笑料的讽刺剧。它描写一个男子被地方城市把头操纵上窜下跳,被社会"抹杀"了。他企图复仇,便到处张贴"高价收购死人的照片"的标语,以此向把头挑战。

安部公房特别注意构建其日本式的存在主义语言风格和文体风格。首先,他利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来阐释语言、认识与想象力的表现的关系。他说:"只有人类才有第一条件反射论,一般来说,极不安定的第二条件反射,是采取语言形成的形式才开始变得安定。所谓语言就是符号的符号,人才能获得将大脑皮层反射活动一般化的能力,即抽象的能力。抽象=认识是依存于语言。是依存于表现,同时表现又是认识的形式,这是显而易见的"(《文学上的理论和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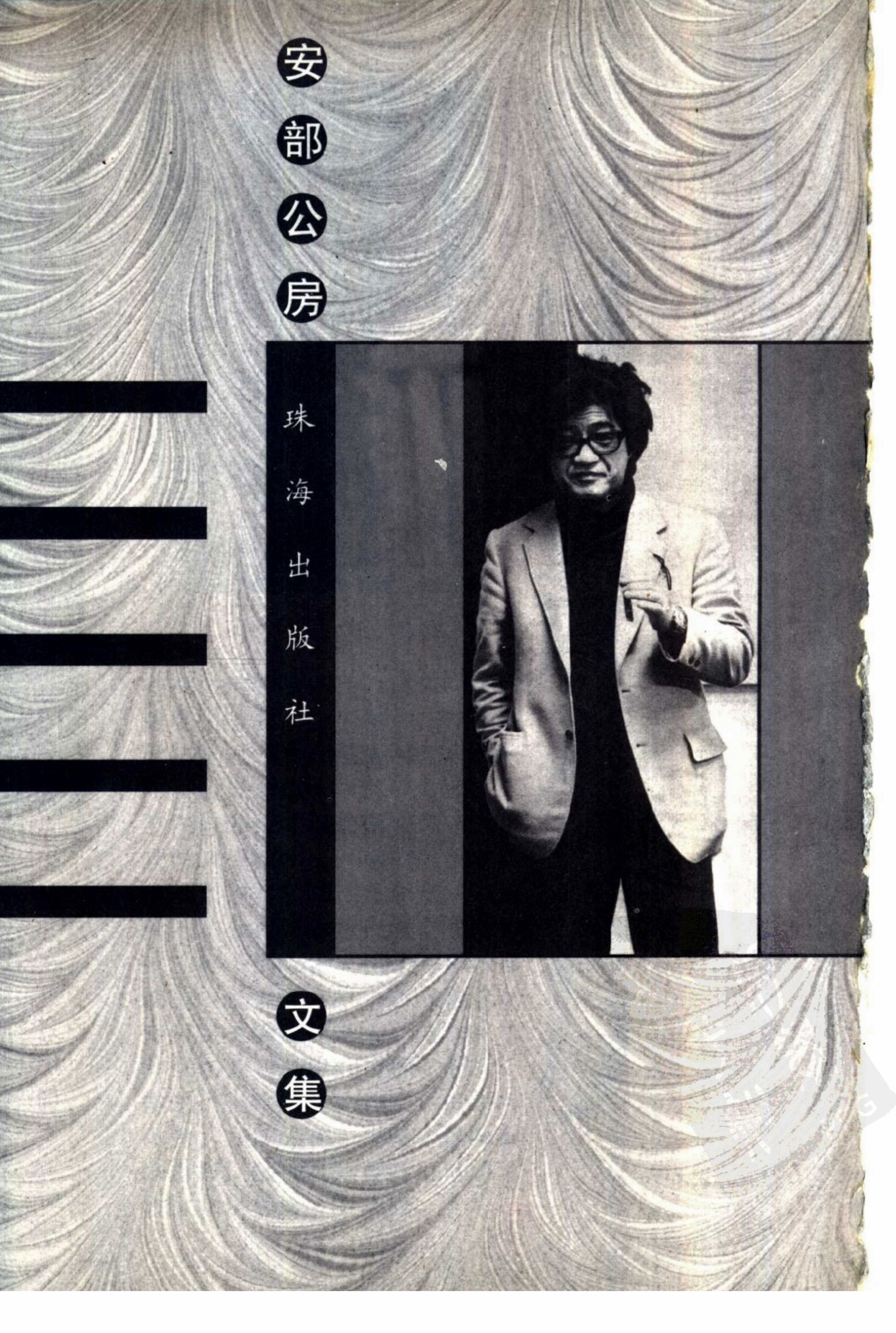
其次,安部公房注重强化文体意识。他的文体风格是与他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想相关联的,他主张的文体,不是与作品内容无关的、静止的文体,而是经不断努力创造出动态的、强有力的、

适应描写实体的文体。他的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就积极通过这种文体意识，只运用必要且充分的语言，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想象机能。

再次，注意运用独特的比喻技法。这种比喻法的独特性与其文体意识也有密切的联系。具体地说，他的比喻，只使用日常身边的、习惯了的东西作媒介，而且是通过语言的“魔术”来创造的，从而真正充分地发挥比喻的效果。比如在《他人的脸》中所描写的男主人公的妻子哭泣情状的比喻：“(她的哭泣)就象从断水的龙头漏出来的空气，使人狼狈周章”，就是活生生的比喻。这种文体虽然是由抽象的理论构建的，但它拥有具体的存在感。所以这部小说虽然哲理性很强，但它还是可以唤起鲜活的文学形象来，从而充满了艺术的魅力。

安部公房追求的先锋文学，就是打破传统的文学，创造出崭新的文学世界。但从整体上看，首先是自律地产生，一是赋予古典式的；二是作家以自己经历的战争期间、战后时期，人的生存状况给他带来的感觉作为基础，完全是日本式的表达方法。其次是通过与西方存在主义的邂逅，接受了卡夫卡影响。尽管如此，他与卡夫卡的以自我批判个人罪意识作为创作的冲动不同，他的创作的第一义是追求艺术的升华。

总括地说，安部文学的基本要求：其一，以人作为其文学的主体，对人表现极大的关注和深切的同情。他对“人”的话题有一种本能的、直觉的感知，倾以全力关注“人”，积极探讨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对生命意识进行深深的思考，以此作为其文学的重要的命题；其二，通过形象的自然转换和非现实的构成，来探求人的内在性和社会的状况。安部通过各个作品用艺术来升华生命，安部文学的生命也得到了艺术的升华。


安部公房
珠海出版社
文集

目　　录

砂女

——没有惩罚，便没有逃亡的乐趣——

第一章

1

八月里的一天，一个男人失踪了。他利用休假去海边，听说那地方坐半天火车即可到达，谁知他一去便杳无音信。家属向警察局报案，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结果都如石沉大海。

当然，如今个把人失踪了，也不是什么希罕事。仅从统计数字来看，一年间就有几百件失踪案件。然而，人被找到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换了杀人事件或者人身事故，怎么都会留下清晰的证据，就连绑架，有关人员也总会明显地表示出大概的动机。然而失踪者却不属此列，极难找到线索。如果有"纯粹逃亡"的说法，那么，多数失踪事件，似乎都可纳入"纯粹逃亡"的范围。

而他的失踪，在找不到线索这一点上，又是个例外。因为只能推测他大概会去的地方，可那边甚至没有任何报告说发现了可疑的尸体；从他的工作性质上来看，分析不出丁点儿该被人绑架的蛛丝蚂迹。平时，他也丝毫没有流露过计划逃跑的口风。

当然，一开始谁都会想像"失踪"与秘密的男女关系有牵连。可从他妻子嘴里听说，他旅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去采集昆虫标本。负责调查的警官也好，单位里的同事也好，都觉得自己的思路象是被什么东西岔开了去似的。真的，把杀虫瓶、捕虫网作为"情爱逃亡"的隐身草，那实在有些糊涂过头了。而且，据火车站

的检票员回忆，的确看到过一个登山队员模样的人；他把画具盒似的木箱和水筒，交叉地背在肩上，在S车站下了车；据检票员的证词，确实只看到他一个人，没见有同行者；于是，“情爱逃亡”的推测显然就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提出“厌世自杀”说。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那男人的一个同事，一个热衷于精神分析的人。据他介绍说，已经成了堂堂一表的大男人，却还热衷于收集昆虫标本之类的东西，本身已经可以证明他精神上存在着某种缺陷。即使是个孩子，在采集昆虫标本方面表现出异常的嗜好，也大多被人看做具有“恋母情结”，他们明知昆虫尸体决不会逃走，却还是用小别针紧紧地固定住那些尸体，以此来发泄自己无法满足的欲望。要是成了大人以后，还断不掉那种嗜好，可见病症是在一天天地加重。昆虫采集专家，往往是个占有欲旺盛的人，一个极端排他的人，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甚至是个同性恋者。其实，那决不是偶然的。它距离“厌世自杀”不过只有一步之遥。眼下，也许杀虫瓶里的青化钾比采集活动本身，更吸引那些昆虫收集爱好者，有的人甚至怎么说也不愿洗手不干。……这么说来，那人从未对我们挑明过一次，那态度本身，不也就证明了，连他自己也把这种兴趣当作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尽管他特地作出了周密推理，但没有事实依托，未发现尸体，也就成不了气候。

就这样，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理由，一晃就是七年，根据民法第三十条规定，最后那男人家属只得接受了死亡认定。

2

八月的一天下午，一个男人把大木箱和水壶交叉地背在肩上，把裤脚塞在皮鞋里象去登山似的。他戴了一顶灰色的太阳帽，在S车站下了车，站在月台上。

这附近，没有什么值得特地去登的山。检票口的车站职员接过车票，纳闷地目送他远去。那男人浑然不觉，径自上了车站前的公共汽车，在最靠里边的位子上坐了下来。那是开往山的反方向去的公共汽车。

男人一直坐到了终点。一下汽车，眼前便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的一片。低洼的地方，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水田，稍高出一点的地方是柿子田，象小岛一样散布在水田之间。男人不闻不问径直穿过村子，接着，再往村子后边白茫茫萧瑟枯索的海边走去。

不一会儿便走到了村子的尽头，那里已经没有民房了，只有一片稀疏的小松林。不知不觉，地面也变成了：肌理细密，仿佛要将脚背都吸进去似的。随处可见干草垛，在沙窝里形成黑影；除此之外，象放错位置似地，还有一张地席那么大的贫脊的田地，种着几株茄子。这里简直看不到一个人影。总算那前面就是想要去的海滩了。

男人第一回停住了脚。他往四下里望了望，用上衣袖子擦了擦汗。轻轻地打开木箱，从上盖里，抽出几根木棒；扎起来，作了个捕虫网。他用棒子的一头，敲敲草丛，又走了起来。沙滩上腾起了潮水的气息。

怎么老看不见海呢？也许是地面蜿蜒曲折，瞧不远的关系吧，完全雷同的风景，无边无际地延续着。忽然，豁然一亮，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以高高的了望楼为中心，聚集了许多简陋房屋，屋顶上用小石块压住木板，这是个常见的贫困破败的小村落。当然，其中也有几幢房子的屋顶，铺着黑黑的瓦片，有几幢房子的屋顶，还包上了铁红色的洋铁皮。包洋铁皮屋顶的房子，是村子里唯一一幢四四方方的建筑物，看上去象是"鱼业联合组织"的集会场所。

那后面，该是目的地的海滩了吧，该有沙丘吧。谁知，这村落却意外地宽阔。仅有一小块地方露出泥地来，绝大部分都是白花花、干乎乎的沙地。尽管如此，沙地还是被辟成了花生地和山芋地，海潮的气息里，混杂着家畜的气味。道路用沙子和黏土拌和的灰浆固定起来，路边上，粉碎的贝壳堆积成了白色的山。

男人沿着那条路走过去，在"鱼业联合组织"前空场上玩耍的孩子们，走廊上坐着织鱼网的老人们，以及聚集在仅有的一间杂货店门口头发稀疏的女人们，一下子都停住了手和嘴，投过来惊讶的目光。谁知，男人一点不在意，让他关心的只有沙子和昆虫。

这个村落使人意外的，其实远不止它的宽大。奇怪的是那条道路，竟会渐渐上坡而去。这与他的预想完全相背。既然是面临大海，那路该是下坡道才对啊。是看错地图了吧？正好有个年轻姑娘走过来，他赶忙向姑娘打听。谁知那姑娘慌慌张张地避开眼睛，象没听见似地，擦着他的身子赶快跑了。不得已，他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再往前走一段试试。至少光看一下沙的颜色、鱼网、还有贝壳山等等，就能确定附近肯定有海滩。事实上，那里还没有任何能使人预知危险的东西。

道路忽地成了往上的大斜坡，沙子也越来越显出沙子的本色来了。

更奇怪的是，建造房屋的那部分一点也不高出路面。倒是只有道路在不断变高，村落本身始终是平坦的。其实，不仅是路，建筑物与和建筑物之间的隔离带，也和路面一般高低。看上去，村落整体仿佛呈上坡趋势，只有建筑物那部分原封不动地给留在了平地上。这个印象越往前走越清晰；不久，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象从沙的斜坡上掏挖下去，建造在沙窝里似的。而且，沙的斜坡比屋顶要高得多。一排排房子，仿佛在沙窝深处稳稳地坐了不得。

斜面忽然变得陡峭起来。他大致目测了一下：这一带，距离屋顶，也有二十米左右。人们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的呢，他觉得很纳闷；想看看深深洞穴底部的一间屋子，谁知他刚沿着边缘走了一圈，就被忽然刮来的一阵大风，吹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他猛地睁开眼，眼前已经是大海了，泡沫四溅浑浊的海浪翻滚着，拍打着眼前的海滩。原来自己已经站在目的地沙丘的顶端了。

这一带沙丘面临大海，迎着季候风，仿佛是一块安定石，涌起了陡峭的斜坡，那上面生长着禾本科薄薄叶子的植物，它们竭力选择哪怕稍微平坦一些的地方，一撮一撮地聚在一起。回头瞧一眼村落那边，沙丘顶上，深深地掘了一些大大的洞，面对村子的中心，并排有好几层，简直象破败的蜂窝。村落重叠在沙丘上。抑或沙丘重叠在村落上。总之，那风景叫人焦虑不安。

自己费了好大劲儿，好容易才找到目的地的沙滩，所以，眼下只好将就将就喽。男人含了一口水壶里的水，然后，又饱饱地吸了一口风，那风看起来清明澄碧，可吸进嘴里却稀里沙拉的。

………………

男人来此的目的是收集居住在沙地上的昆虫。

不用说，沙地上的昆虫体小、貌丑。但是，专业的标本采集家，本来对蝴蝶和蜻蜓之类倒是不屑一顾的。这些标本专家所瞄准的，不是用来漂漂亮亮装饰丰富自己的标本箱，实在也并非出于对分类学的关心，更不是为了寻找作中药的材料。采集昆虫标本，还有更朴素、更直接的乐趣。那就是所谓“发现新种类”的乐趣。只要你有所发现，那你自己的名字也就能和昆虫长长的拉丁学名放在一起，用花体罗马字写进昆虫大图鉴里去呢。而且，恐怕还能半永久地保存下来。即使那虫的形状改变，但如果那虫能长长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话，那就会显出努力的效果来。

在变种多、不起眼的小昆虫当中，他特别容易觅得这种机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眼睛一直盯着人们所讨厌的“双翅目”苍蝇类。确实，苍蝇的种类惊人的丰富。尽管这样说，人的想法大致相同；连日本那种叫做“八匹目”的珍稀种类，也几乎被他收集到了。大概苍蝇的生活环境与人的生活环境十分相近吧。

说真的，他一开始就着眼于环境是做对了。仅“变种多”这一条，不就可以看做是适应性强的特征吗？这个发现让他高兴地蹦跳了起来：“咱的想法，并非不切实哇。”所谓“适应性强“，指的就是别的昆虫无法居住地方，有的昆虫却能心安理得地居住。譬如说，沙漠那种的地方，一切生物都会死绝，……

于是，他开始对沙地发生了兴趣。而且，不久就有效果了。一天，在家里附近的河滩上，他发现了一条身体小小的、浅桃红色的虫，与鞘翅目的“斑蝥虫”（Cicindela Japana, Motschulsky）十分相象。当然，众所周知，斑蝥虫背上的颜色和花样常常翻新。

可要是说到前腿的形状,那可就另当别论了。鞘翅目昆虫的前腿,是区分类别的重要基准,前腿的形状不同,就意味着种类不同。他所见到的那条虫,前腿的第二关节有个明显的特征。

普通"斑蝥虫"的前腿,黑黑细细的,看起来相当敏捷。可这条虫的前腿,象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套子;乍一看,似隐似现地微微泛起黄色。当然也可能是沾上了花粉之类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也可以使人充分地想象,总有什么装置能使花粉粘附在腿上的吧——譬如"毛"之类的东西。如果他的观察没错的话,这该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发现哇。

只可惜那小虫逃走了,大概自己有些兴奋过了头,再加上斑蝥虫那家伙飞行路线含含糊糊看不清楚。逃跑时,它老是回过头来等着,简直象在说,来呀,来抓我呀。等你相信它真地一靠近,它又"嗤"地飞起来,又回过头来等着。直到把追逐者弄得厌烦透顶,最后,它"嚓"地消失在草丛里。

就这样,他完全被那只有黄色前腿的斑蝥虫给俘虏了。

眼下,他注视着沙地,觉得自己的估计怎么说都没有错。事实上,斑蝥虫也是沙漠里有代表性的昆虫。又有一说,它那难以捉摸的飞行方法,其实是一种诡计:它要把看中的小动物从它们的窝里引诱出来。譬如老鼠或壁虎,被那小虫引诱到沙漠的深处迷了路,小斑蝥虫一直候着小动物饥饿、疲乏至死,然后把它们的尸体拿来当自己的美餐。就象"信天翁"那样,拥有一个优雅的日本名字,猛一听真以为具有一表堂堂的男人风格,但实际上却是尖嘴猴腮,具有不惜同类相残的狰狞凶猛性格。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且不必说,至少男人被斑蝥虫妖气十足的腿迷住了;只有这事令他深信不疑。

这样一来,他对那斑蝥虫生存的条件——沙子所表示出来

的关心，也就不得不日益高涨起来。他开始浏览起各种有关沙子的文献。打开百科词典，翻到“沙”的一项，上面这样写着：

“沙——岩石碎片的集合体。有时含有磁铁矿，锡石，甚至还含有少量的沙金。直径2—1/16MM。”

实在是个十分明了的定义。总之，所谓沙子就是碎岩石中，介于小石子和黏土的中间物质。可是，单纯用中间物质来说明，实在还很难说这解释是完整的。石子、沙子和黏土三样东西，在复杂混合的泥土之中，为什么只有沙子被特别地分出来，成为独立的沙漠或沙地呢？假如是单纯的中间物质，那么，风化和水的侵蚀，在岩石表皮和黏土地带之间，应该形成互相过渡的无数中间层次才对。然而，现实中所存在的，却是石头、沙子、黏土等等能够清清楚楚区别开来的三种外观表现。更奇妙的是，只要是沙子，那么，江之岛海岸的沙子也好，戈壁大沙漠的沙子也好，不管那沙粒来自何方，它们颗粒的大小几乎没有差别，几乎都以1/8MM为中心，甚至可以描绘出一条十分接近于高斯误差的分布曲线。

另一本解说书解释说：风化和水的侵蚀造成了泥土的分解，其结果又极单纯地把泥土的分解按轻物顺序远远抛开去。但是，直径1/8MM的特别意义却无法挑明。相反，另一本地质学书上则作了如下的说明：

水也好，空气也好，所有的流动物都会引起乱流。这种乱流的最小波长直径也几乎与沙漠的沙子相等。根据这个特性，只有沙子从泥土中被特别挑选出来，与流动形成直角方向才能被抽取出来。要是泥土的结合力薄弱的话，来一阵微风，甭说将石头吹起，就连黏土也飞不起来，但沙子却会一下子被吸上天空，

又被抛回地面，迎着风被挪来挪去。沙子的特性象是属于专门的流体力学问题。

于是，刚才的定义还得加上一句——

“……再者，根据流体作用，沙是岩石破碎物中最容易使之移动的粒子。”

既然地上有风，有流动，那沙地的形成，也许是在所难免的。只要风在吹，河在流，海上波浪在翻腾，沙子就会从土壤中生出来，简直象活的东西一样，不择地势蔓延开来。沙子的流动决无休止。静静地、实实在在地侵犯着地表，吞噬着地表……

这个流沙的印象，给了他一种说不出来的冲击和兴奋。沙地上寸草不生，但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单纯由干旱造成的；其实，不停的流动，看来正是沙子拒绝接受所有生物的理由。一年中必须不停顿地强逼着紧紧抓住；与这个现实的郁闷相比起来，是怎样一种错误呐。

确实，沙子不适应生存。对生存来说，扎根落实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只要根扎住了，就会开始出现讨厌的竞争吧？假如不再考虑扎根，随沙逐流，该不会有什么竞争吧。现在，沙漠上也开花，居住着虫子和野兽。这些生物，利用极强的适应能力，逃到了竞争圈之外。例如，他的斑蝥虫一族……

他在心里描绘出沙子流动的姿态，有时甚至被一种错觉攫住：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开始流动起来。

3

沙丘呈半月形，如同耸起的城墙围绕着村落，沿着沙丘的山脊线，男人低头挪着步子。他几乎一点都不在意远处的景色。采集昆虫标本的人，只对脚下方圆三米左右的地方集中全部的精力。他们尽可能不让太阳从背后照射过来，这是必要的注意事项之一。假如背朝着太阳，自己的影子立刻会吓跑昆虫。所以，采集家们的额头和鼻尖，老是给太阳晒得黑黑的。

男人用相同的步调缓缓前行。每踏出一步，沙子便涌上来，流到鞋子上。只要有适当的湿度，一天就会发芽的杂草，随处叉开它那浅浅的根；除此以外，再没见一丝生物的影子。如果说偶尔有什么东西飞来飞去的话，那就是闻到人的汗气尾随而来的牛虻。只有在这种环境里，才能够期待有所收获。特别是斑蝥虫一族，它们讨厌群居，最少的时候，甚至一公里见方的范围内，只能见到一个。所以，只有耐着性子兜圈子找。

忽地，他站住了，草根处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仔细一看，原来是只蜘蛛。逮住蜘蛛可没用。于是，他打算稍事休息，席地坐了下来。风不间断地从海上吹来，眼前，细碎的白浪花，噬咬着遥远的沙丘脚。西面角上沙丘的尽头，有一座剥露出岩石表面的小高丘，面对大海突出向前。小高丘顶上，太阳光象扎成的一束箭，撒满一片天空。

火柴怎么也划不着。划了十根，十根都划不着。以丢弃的火柴为轴，沙之波浪以秒针的速度移动。他以某个沙波浪为假定目标，等它正好滚到鞋边时，他站了起来。沙子从长裤的皱折

里泼撒下来。他吐了一口唾沫，嘴里“稀里沙拉”好难受。

即便如此，昆虫的数量怕也太少了吧？也许是沙的流动过于激烈的关系吧。可灰心似乎还太早。因为理论上保证了可能性。

沙丘的山脊变得舒缓，大海相反的一侧，有块凸出的部分。看上去那儿似乎该有什么收获，他不知不觉地走了过去。沿着舒缓的斜坡，可以看到星星点点散布着芦苇编防沙墙的遗迹，再低一层，有一片台地。沙丘上整齐划一的“风纹”，象用机器刻下来似的，他跨过“风纹”，忽然视野切断，眼前是个深深的洞穴，往下望去，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站在崖的边上了。

洞宽二十多米，呈压扁的椭圆形状。对面一侧看起来比较舒缓，而这一边几乎接近于垂直。洞口象厚厚的陶器边缘，描绘出平稳的曲线，蜷缩进他的脚下。他提心吊胆地往崖边放上一只脚，探头探脑向下张望。洞里的幽暗和周围的明亮形成鲜明的对照，洞里似乎已经日迫西山了。

洞底一片幽暗，靠着洞壁的一端，悄悄地沉陷着一间小屋子，斜斜地戳进沙壁里去似的。他觉得那屋子简直面象牡蛎。

总不该与沙的法则相反吧，然而……

他架好照相机，正在这时，脚下的沙子唰唰地流动起来。他打了个寒噤，赶快把脚收回来，沙的流动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多么微妙而危险的平衡啊。他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沙拉沙拉的手掌不停地在裤脚管上搓着。

忽然，耳边响起了咳嗽声。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乡里渔夫似的老头，擦着他的肩膀站在那里。老头的眼睛一会儿瞧瞧照相机，一会儿瞄瞄洞穴底，磨光兔子皮似的脸上满是皱纹，堆起笑容。眼睛充血，眼角上堆着厚厚一层眼屎。

"在搞调查呀?"

声音让风给吹散了,听上去象便捷式半导体收音机里发出的没有余韵的声音。谁知声音倒也抑扬顿挫,没什么听不清楚的地方。

"搞调查?"男人有些狼狈,用手掌盖住镜头,拿起捕虫网晃了晃,尽可能让老头看清楚,"说什么呀,我听不懂,……我嘛,瞧,在采集昆虫哟。就这样捕虫,我专门采集沙地里的虫。"

"说什么?"

对方仿佛不太能领会似的。

"采、集、昆、虫!"他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虫子,喏,虫子!……就这样,捕虫子哟!"

"虫子……?"

老头疑惑地垂下眼睛,吐了口唾沫。也许还是说唾沫从嘴里淌出来更正确。一阵风刮来,淌下来的唾沫,丝丝拉拉地飘在嘴边。不知他究竟担心什么。

"怎么,这附近有调查吗?"

"不,不调查也不打紧吧……"

"错了。"

老人低下头,保持着那个动作转过身去,穿着草鞋的脚趾象是踢着地面,慢吞吞地沿着山脊线走去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五十米开外的地方出现了三个男人。他们穿着相同的衣服,一直蹲在地上,象在等着老头似的。其中一人,膝上咕噜咕噜绕着个东西,怎么看都象是个望远镜。不一会,加上老头共四个人,象讨论起什么事来。他们轮番换着双脚,交替地搓着脚底下的沙子,象在激烈地争论。

他没在意,又继续寻找他的斑蝥虫,谁知这时,老头又颤颤

巍巍地跑回来了：

“这么说，你真的不是县公所的人吧？”

“县政府？……你搞错人了吧……”

他觉得说太多了烦人，于是，粗鲁地掏出名片递了过去；老头嘴唇蠕动着，费了好长时间才读完：

“哈哈哈，学校的老师哇……”

“和县公所什么关系也没有吧。”

“是呵，做老师的嘛……”

他象是好容易才弄明白了似地，老头眼角堆满了皱纹，把名片捧在胸前又走了回去。于是，那三个人也象满足了似地，站起身子走开去了。

剩下老头一个人，又跑了回来。

“说真的，这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干什么，就是寻找虫子嘛。”

“可是，回去的公共汽车已经收车了……”

“该有什么地方可以住下吧？”

“你住下？在这个村子里吗？”

老头的脸上抽动了一下。

“这里不行的话，我就走到邻村去住哟。”

“走着去……？”

“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急事……”

“别，别，也没什么麻烦事，……”老头象是忽然变成了乐善好施的主，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就象您所看到的，这里是个贫穷的小村子，也没有您瞧得上眼的建筑。只要您觉得可以的话，打听打听跑跑腿儿什么的，都可以帮你的忙。”

看来不象有什么恶意。但他们象是时刻提防着什么事——

大概县公所的人预定要来调查吧。眼下，警报解除了，他们不过是善良的一介渔夫而已。

“能拜托你，那太好了……当然，我会支付报酬的……我呀，喜欢住老百姓的家里……”

4

日薄西山，风稍稍柔和了一些。男人在沙丘上徘徊着，直到再也分不清沙地上刻着的风纹为止。

囊中简直没有可称得上收获的东西。

直翅目的小翅膀钻心虫和白须蛱虫。

有吻目的红椿象，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看来也是椿象一类的小虫。

最要紧的斑蝥虫一类，却一只也没撞入眼廉。因此，也可以说，可以愉快等待明天的战果了……

疲劳在眼睛的深处，变成淡淡的光点漂散开来。他情不自禁地站下脚，眼睛紧紧盯着幽暗沙丘的表面。任何活动的东西，在他眼里看来，竟都成了斑蝥虫。

那老头果然按约定在“鱼业联合组织”门口等他。

“十分感谢……”

“没事，没事，只要你满意就行……”

联合组织的办公室里象在开会，四、五个男人，围坐成一圈，

正在大声说笑。大门正面挂着个大横匾，上书“爱乡精神”。不知老头说了一句什么话，说笑声嘎然而止。象有人在催促他似地，老头站起来就往外走。贝壳铺的道路，在幽暗中泛起了朦胧的白光。

老头带着他去的人家，是村子角落，与沙丘山脊线连成一体的一个洞穴。

沿着山脊线内侧的一条小道向右拐，再走了几步，老头便在黑暗中蹲下来，拍着手大声叫起来：

“喂，婆婆——！”

脚下黑洞洞的，只看到有盏油灯晃晃悠悠地出来，又传来一声回答。

“这儿，在这儿呐……那稻草包旁边有梯子……”

果然，那沙崖不用梯子是怎么也下不去的。崖顶几乎有屋顶的三倍高，即使用梯子也不能说轻轻松松下得去。白天所看到的那斜坡应该没这么陡，而眼前，斜坡几乎接近于垂直。梯子也是令人胆战心惊的绳梯，还破旧不堪；一旦失去平衡，绳梯会悬在半路上别别扭扭打起弯来的。简直就象住在天险之中。

“您别客气，好好休息吧……”

老头没有下去，回身走了。头上的沙子哗哗而下，象下雨一般；尽管如此，男人还是不能不感到好奇，他象回到了少年时代。更让他惊奇的是：刚才老头叫的那“婆婆”，原以为一定是上了年纪的老大娘，谁知打着灯前来迎接的女人，看上去不过三十岁上下，还是个身材娇小、好看的女人呢。也许是化妆的缘故吧，她有着海边女人少见的白皙皮肤。她兴匆匆出来迎接，掩饰不住激动的样子，首先就给人一种依靠感。

本来，要不是这女人的举动殷勤，这种屋子他是肯定忍受不

了的。也许还会觉得受人愚弄，立刻掉转身子返回上去呢。屋子里墙皮剥落，代替隔扇门的是一条帘子，柱子歪歪斜斜，窗子上全被钉上了木板，地席也快腐烂了，走在上面象踏在潮湿的海绵上，发出“咕吱咕吱”的声音。晒焦的沙子蒸腾起一股怪异的气味，在屋子里弥漫，久久不散。

然而，所有一切都让人兴致勃勃的。女人的举动使他情绪很放松，他甚至对自己说，这一夜可真是难得的经历呀。弄得不好，还能撞上什么有趣的虫子呢。说什么这里也是昆虫乐于居住的环境嘛。

预感果然没错。那女人刚叫他坐下，“哗—”地，门厅尽头暖炉的周围，便发出下雨般的响声。一看，原来是大群的跳蚤。可这种事吓不了他。昆虫采集人是经常有所准备的：他在衣服内侧喷上了 D.D.T 药水，露在外面的部分，等临睡前再涂抹一些防虫药膏便没事了。

“我去准备饭，这时间……”女人拿着灯，略微欠了欠身子说：“请您暂时在黑暗里忍一忍行不？”

“灯，只有一盏吗？”

“是呵，正好……”

她尴尬地笑了笑，左脸颊上浮起个小酒窝。除了眼睛以外，倒是一张让人觉得可爱的脸蛋儿。可那眼睛，也许是患了眼病吧。红红的眼角，似乎有些溃烂了，再怎么化妆也遮掩不住。睡之前，该上点儿眼药……

“说起吃饭，我更想先洗个澡……”

“洗澡……？”

“没有吗？”

“对不起，请您后天洗吧。”

“后天？后天我早就不在喽。”他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嘛……？”

女人背过脸去，脸上浮起痉挛的表情。她好失望吧。真是乡下女人，毫不掩饰。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频频地舔着嘴唇。

“没有澡盆，弄点水冲一冲也可以呀。我呀，浑身上下全是沙子……”

“水嘛，正好只有一铅桶……离水井又实在太远了……”

瞧她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况且，不一会儿，他就醒悟到，其实就是有水冲冲身体，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女人端来了饭菜。红烧鱼加上鲜贝汤。的确是海边风味的菜，这倒可以吃得惯，奇怪的是，他刚开始用餐，女人又跑过来为他撑开一把大伞。

“怎么回事，这个……”难道是这地方的特别风俗吗？

“啊……不撑伞，沙子会掉进去的哟，饭里面……”

“怎么会？”他惊讶地仰起脸望着天花板，看不出有开着的口子。

“沙子呀……”女人也陪着一起望望天花板，“掉下来的哟，老是从哪里不知道……一天不去打扫，会积起一寸那么厚呢。”

“屋顶坏了吧？”

“没有，刚铺好的新屋顶呀，老样子，沙子会不停地钻进来……真的，真可怕，也没办法，都叫啃木头的虫给咬的吧……”

“啃木头的虫？”

“是在树上开洞的虫子哟。”

“那，是白蚁吧。”

“不，不是，是这么大小的，皮很硬……”

“呵，这种虫哇，是天牛……”

“天牛?”

“红兮兮的，触须长长的那种吧?”

“不，古铜色的，米粒的形状……”

“是嘛，那就是金花虫喽。”

“你要随它去，这么粗的梁，不久就会软棉花似地烂掉。”

“金花虫咬的吗?”

“不，我说的是沙子……”

“什么?”

“那沙子不知从哪儿进来的，迎风的恶劣天气，一早一晚各一次，要是不去弄掉天花板上的沙子，那沙子便积得很厚，天花板肯定承受不了的……”

“这倒是的，天花板上屯积沙子，情况不妙哇……可是呢，沙子会腐蚀房梁，这说法好没道理。”

“不，真的腐烂了哟。”

“可沙子，本来是干燥的东西呀。”

“但是，真会腐烂的……听说一双新买的木拖鞋，沾满沙子放着不动，半个月不到便会散架哟。”

“好没道理。”

“木头会腐烂，沾在一起的沙子也会腐烂哇。……被沙子埋没的房子，挖开天花板瞅一瞅，那里会出现相当肥沃的泥土，连黄瓜也种得出来……”

“哪可能!”男人歪着嘴，粗暴地打断。“我呀，对沙子还是小有研究，比较清楚的……怎么样，沙子这东西呀，一年四季都流动不停呀……这个，流动的特点才是沙子的生命哇……说什么会在一个地方停住，那不可能……就是在水里，在空气里，它都

是自由自在活动着的……所以，普通的生物在沙子里扎不了根，也就活不下去哟……腐败菌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是呵，话说回来，沙子象是清洁的代名词哟；所以它该有防腐的作用，说什么给沙子腐烂掉了，真是岂有此理。……更何况，太太，您还说沙子本身也会烂……首先，沙子那东西呀，明摆着是矿物质嘛。”

女人的身子僵硬了，无言以对。女人撑着的伞下，男人象受人催促似地，不作声地草草地扒完了饭。伞的表面已积起一层沙，用手指都能在上面写出字来。

即使这样，这番湿漉漉的感觉也着实让人吃不消。当然，不是沙子湿漉漉，而是自己的身体湿漉漉。风在屋顶上吼叫。他掏出香烟，一摸，口袋里也净是沙子。点火之前，似乎已经觉出香烟的苦涩滋味来。

他从杀虫瓶里倒出虫子，想趁虫子还未僵硬之前，就用大头针把它们固定好，把脚的形状对齐。外间的水槽旁，传来女人洗碗的声音。……这房子里，怕是没有其他什么人住吧？

女人回来了，一声不吭地在屋子角落里铺床。这里让咱睡了，她自己究竟要到哪里去睡呢？当然，帘子的那边有里屋。其他地方也没见有象样的房间。可是，家里人睡里屋，却让客官睡大门口的屋子，这种做法可真让人无法理解。说不定，里屋有一个动弹不得的重病人躺着吧？……就算是吧。真的，还是这样考虑来得自然。首先，一个女人家不可能特地来接待一个萍水相逢的男客官。

“家里，别的人呢？”

“别的人……？”

“你的家属……”

“不，我就一个人呀。”女人也象想起了什么似地，赶忙腾起生硬的笑声，“真的呢，沙子弄的，连被子都这样潮潮的……”

“那你丈夫呢？”

“呵，去年一场大风……”她把铺好的被子茫无目的地拍了又拍，拉了又拉，看来是想叉开话题，“大风嘛，这附近可厉害着呢……沙子‘呼呼’地，象瀑布一样地喷流下来，你稍一发愣，一晚上可堆起一丈、两丈呢……”

“两丈，就是六米吧……”

“那时，真的，任你怎样‘清沙’，根本就赶不上。我丈夫说了声鸡窝有危险，就和读中学的女儿一起赶了过去……我有我的事，我得看住正房吧……就这么一去不归，好容易挨到天亮，风也住了，我赶过去一看，鸡窝连个影子都没有了……”

“都给埋掉了？”

“恩，彻彻底底……”

“真够厉害，可真叫人害怕……沙子这东西……真够厉害……”

忽地，灯给吹灭了。

“是沙子哟。”

女人趴下，伸展开四肢，一边笑一边用手指弹灯芯。不久，灯又点上了。女人还是那么个姿势，盯着灯上的火焰瞧，脸上老是浮起做作的微笑。他觉得这女人大概是为了将酒窝显露给别人看，才故意堆出微笑来的吧，他不由地身体僵硬起来。她只是说了贴近身旁的死，随后，他便多余地生出些猥亵的想法来。

5

“喂，又多给你多拿来一个人用的空罐头和铁铲子呀！”

也许用上了麦克风吧，听上去有距离感，但声音却很清晰，那声音打破了紧张的气氛。接着“咣当”，传来铁皮制品互相撞击落地的声音。女人立即作出反应，爬起身来。

象有什么内疚似地，他觉得有些焦虑：

“怎么，不是有人嘛！”

“是呵，光说好听的……”象有人咯吱她似地，女人扭了扭身子。

“可刚才真的听到说‘多拿来一个人用的’呀。”

“呵一，那个，那个嘛，说的是客官您呀。”

“我？……我凭什么要铁罐之类的东西……？”

“算了吧，您可别在意哟……真是多管闲事，那些家伙呀……”

“哪里搞错了吧？”

女人没有回答，用膝盖支着转过身子下了地。

“客官，您还用灯吗？”

“这个嘛，有了不会说不要的……你那边，要用？”

“不，我嘛，反正是干熟了的活……”

女人戴上了插秧用的斗笠，象滑行一样，倏忽消失在黑暗中。

男人歪着头，重新点上一支香烟，他怎么也想不通。站起来，他想悄悄地去看一下帘子那边的屋子。那里确实有一间屋

子，但怎么没有地板。代替地板的是沙子，它们描绘出柔软的曲线，象是从对面墙壁缝里落下来的。他禁不住毛骨悚然，呆呆站立，愣着动弹不了。……原来这屋子的一半已经死去了……已经被不停流动沙子的触手，掏空了一半内脏哇……除了平均 1/8MM 以外，不具备任何自身形状的沙子……真的呢，还没有任何东西敢于面对这个无形的破坏力……或许只有不具备任何形态的，才是力的最高表现吧……

他立即又回到了现实。这个屋子不能住人，那么，那女人究竟打算睡在哪里呢？板壁那边频频传来女人颠来跑去的声音。手表上的指针指着八点零二分。这种时候，她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他想去找口水喝，下了地。摸到水缸处一看，水缸底部还有一点水，红红地泛着铁锈斑的颜色。尽管看起来不干净，但总比嘴里稀里沙拉要好一点。然后，他又用喝剩下的水，洗了把脸，擦了擦颈脖子，心情好多了。

泥地间的下面，吹进来凉飕飕的风。总象是外面容易忍耐一些。他钻过被沙子埋住，已经抽不动的拉门，来到了室外。从上面道路吹下来的风，的确很凉爽。乘着那风，传来类似摩托三轮车引擎的声音。再侧耳一听，什么地方人声鼎沸，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怎么听起来远比白天要活泼热闹得多。该不会是海浪的声音吧？空中，沉甸甸地笼罩着星星。

大概注意到了灯光，女人回过头来。她正熟练而灵活地用铁铲往石油桶里灌沙子。对面，耸立着黑乎乎的沙壁，象要压倒下来似地。那上面，就是白天寻找虫子时徘徊过的地方吧。两个石油桶已经装得满满的，女人垂着两手走了过来。擦过他身边时，她眼皮朝上翻了翻，鼻子里嗡声嗡气哼出一声“沙子呀

……"。里侧的路，就是挂梯子的那个地方，打开的石油桶里净是沙。她用毛巾擦了擦汗。周围，搬来的沙已经堆成老高的一堆。

"你在'清沙'吧?"

"老是干，没有个底哇……"

这回擦过他身边，她那空着的手象要咯吱他一下似地，伸过他的侧腹来。他一惊，急忙闪开，差一点把油灯给弄掉地下。他拿不定主意，就这样继续拿着灯好呢，还是把它放到地上，回敬她一个咯吱好呢？可惜，还没等想清楚就要逼着他选择，他踌躇了。结果，"保持现状"获胜，他还是把灯拿在手里，连自己也不知道有何意义的浅笑，使他的脸抽住了。女人又抓起铁铲，步履蹒跚地走过来，女人的身影，印在沙墙上，她逐步往这边靠近，那身影便布满了整个沙墙。

"糟了。"她背转身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网篮到来之前，还得搬六桶呢……"

男人的表情冻住了。好容易压下去的情绪，这会儿又被强行拨弄起来，真没劲呀。可这似乎与他的意志无关，只是血管里有什么东西随意往上涌似的。简直象沾在皮肤上的沙子，渗透到了血管里，又从内侧削落他的情感似的。

"那好，我也来帮个忙吧。"

"好吧……多少都可以，第一天就开始，真过意不去……"

"第一天就开始……往后还要干这种事……我可是只在这里呆一晚上哟。"

"是嘛……"

"我可不是闲散的人哇……来吧，把那铁铲给我，给我!"

"客官您用的铁铲，就在您身边呀……"

果然，靠近门口的走廊上并排放着一把铁铲和两个有把手的石油桶。这一定就是刚才有人叫“多拿来一个人用的”，从道路上扔下来的那些铁玩意儿。他觉得那安排准备也出色过头了，自己象被谁看中了似的。说是这么说，可是，究竟有什么地方被人看中了呢，连他自己都还搞不清楚。反正，一想到这种过于轻视人的做法，他便觉得阴森森的好没趣。铁铲的杂木手柄上，闪着黑乎乎油泥的光，还结着一个粗大的树瘤。他几乎丧失了伸手去抓的勇气。

“你听，大网篮已经到隔壁人家来了哟。”

女人的声音蹦了出来，象是没注意到他在犹豫。蹦出来的声音里，还随带了先前所没有的信赖感。经她这么一说，刚才一直听到的鼎沸人声，真地已经来到近旁了。整齐的呼吸声，短促的叫声，重复了好几遍；忽地又传来混合着轻轻笑声的低语，不一会儿，又是一片叫喊声。劳动的节奏，立刻使他情绪轻松起来。在这个朴素的世界里，暂时留住的客人也都手握铁铲，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令人奇怪的倒是他自己的犹豫不决，到底是怎么回事呵。他在脚边掏了个小沙窝，把摇摇欲坠的油灯放了进去。

“随便在哪里都可以，反正只要挖沙就行了吗？”

“不能随便在哪里……”

“那就在这边，行吗？”

“尽可能从崖边笔直挖下去。”

“所有的人家，‘清沙’都在这个时间吗？”

“是呵，夜里沙子潮湿，活容易干呀……沙子一干，会从上面……”她仰望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又会从哪里落下来……”

他也抬头一看，嚯，沙檐挂在崖边上，象雪一样沉重厚实地

凸出在外。

“不危险吗?”

“不打紧。”她发出近乎撒娇的笑声,“瞧,雾上来了……”

“雾……?”

经她这么一提醒,果然,不知何时,一片星星变得模糊昏花起来。缝褂起来的薄膜似的东西,在天空和沙壁的分界线上,不规则地打着旋儿,开始了毫无方向的移动。

“沙子也吸足露水了嘛……浸过盐水的沙子,再吸饱了露水,就会象浆糊一样凝固起来的呀……”

“岂有此理……”

“是的嘛,海岸上退潮以后,连坦克车也能平稳地开过呢。”

“有那么回事吗……”

“真的哟……所以,一到夜里,那凸角就会一点点大起来呢……风向不好的日子里呀,真的呢,有这么大一块,象蘑菇的伞似地垂下来……一到下午,干燥了,‘嘭’地全掉下来了……要是掉得不巧,掉在细细的柱子之类上面,那立即就会被压垮……”

女人的话题,范围很窄。可是,一旦进入她自己的生活圈子,马上就会带来令人刮目相看的活泼。这大概是往女人心里去的通道吧。当然,那通道并没有什么特别诱人的地方;女人的话具有弹性,甚至能令人感到厚厚劳动布底下隐藏着的肉体。

终于,男人也用卷了口的铁铲,尽全力地铲起脚下的沙子来。

6

把第二次石油桶搬完时，上面的道路传来了叫声，马提灯晃来晃去。女人用怪冷淡的语调说：

“是大网篮！客官您那边可以了，这边再帮忙弄一下！”

他这才了解到嵌在梯子之上的稻草包的用途。那里放下一根绳索，把大篮子吊上吊下。平均四人一组管着大篮子，全部大概有两、三组。大致上由年轻人组成，干起活来麻利、还有些得意忘形的样子。一组大篮子装满，下一组大篮子已经准备好了。一共吊了六次，这才把隆起来的沙堆铲平了。

“真了不得，那些家伙们。”

男人用衬衫袖子擦擦汗，说话口气里充满了好意。青年们对他的帮忙，谁也没说一句戏言，只是一个劲儿地、利索地干活；他对青年们抱着好感。

“是啊，我们村里提倡‘爱乡精神’哇……”

“什么精神?”

“热爱乡土的精神哟。”

“这可不错耶！”

男人一笑，女人也跟着笑。连他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笑。

远处传来三轮摩托车疾驰的声音。

“好吧，来歇一会儿吧……”

“不行，不行，兜一圈后，大网篮马上又要来的……”

“可以了嘛，其他的明天……”

男人顾不上多说，拔腿就要往屋子里去；女人没有一点想跟着回去的样子。

“那可不行哟。房子周围全得兜一圈弄干净……”

“兜一圈？”

“就是嘛，房子给压垮，谁也抵挡不住哇……沙子呀，不管从哪里，都会飞下来的……”

“全干完的话，怕是到天亮也干不了喽。”

谁知女人一副说什么都白搭的眼神，忽地弯下腰跑了过去，看样子又回到崖下，继续干她的活去了。他觉得那动作简直就象斑蝥虫要的花招似的。

既然明白了这层意思，也就别去上那个当了吧……

“真傻呀，每晚都这么干吗？”

“沙子可不会休息哇……大网篮、三轮摩托也是整夜出动的呀。”

“这倒也是呵……”肯定是那么回事。沙子是决不会休息的。男人茫然不知所措。一个念头老缠着他：本来不以为然，于是就若无其事地踩了一脚，谁知蛇的尾巴意外的大；注意一看，蛇的头竟然在自己的后脑勺。

“可每天这样干，简直就象为了‘清沙’而活着似的嘛！”

“但也不能趁夜晚逃走吧……”

男人越来越惊慌失措。他决不想和这种生活的内部沾边。

“可以嘛！……不是很简单嘛……只要想逃，什么时候都成嘛！”

“没那么容易哟……”女人的呼吸合着挥铲的动作，毫不在意地说，“村子能有今天，都是我们这样拼命‘清沙’的结果哟……真的，假如我们都置之不理的话，那么，不出十天这村子就

会给全部埋掉喽……接着，嗨，我们一样绕到背后，把工作轮下去……”

“这可是恐怖的美谈哇……怪不得，那些大网篮朋友才那么卖力呀。”

“他们嘛，每天到镇公所去领工资的……”

“有这笔钱，为什么不去好好地修筑防沙林带呢?”

“计算下来，还是现在这做法来得便宜呢……”

“做法? ……还说是做法!”他忽地来气了。先是气束缚女人的势力，进而又气被束缚的女人。“这样辛苦，干么非得赖在这种村子里呢? 实在想不通哇……沙子这东西，非同小可哇!所以，要是谁以为能抵抗沙子，那才叫异想天开呢。毫无意义!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别干，别干了……完全没有同情的余地!”

男人把铁铲子再一次往废弃的石油桶上一扔，瞧也不瞧一眼女人的表情，径自回屋里去了。

久久难以入睡。他侧耳倾听着女人的动静，刚才给她那样透彻的分析，结果，只不过是对束缚女人的那股势力表示出妒忌，他还不得不多少抱着些愧疚：刚才那番态度简直象催促女人放下手里的活，悄悄跟他一起上床似的。事实上，他的情绪激动，看来并非单纯针对女人干的傻事。似乎还有什么不知底细的东西。被子越来越潮湿，沙子越来越多地沾附到皮肤上来。太不正当，太古怪了。所以说，就是丢下铁铲子，也没有责备自己的必要。没有人要求他承担这份义务。即使不这样，必须承担的义务已经相当多了。就这样，自己被沙和昆虫吸引而来，最终似乎只剩下一条路：逃出这种义务的累赘和无所作为……

难以入眠。

女人颠来跑去的动静，无休止地继续着。大网篮好几次凑

近，又走远了。这样听下去，会防碍明天工作的。本打算明天天一亮就起床，可以整整工作一天呢。谁知越想睡头脑反而越清醒。眼睛开始阵阵刺痛起来。眼泪、眨眼都无法抵挡不间断落下的沙子。他掸了掸手巾，把脸包起来。呼吸不畅，但还是比沙子落得满脸要好。

想些别的吧。他闭上眼睛，象喘息似地，几条流动的长线漂浮了过来。它在沙丘上活动，哦，是风纹呀。半天，他一直不停地盯着看，眼底深处留下了烙印吧。那沙的流动消亡、吞噬了多少昔日繁荣的都市，甚至大帝国。罗马帝国的，是叫萨布拉塔的吧……后来让奥玛尔.哈依雅姆歌唱过的，叫什么镇来着……那里有裁缝铺、肉铺、还有杂货店；还有许多决不能移动的道路，象网眼一样交织，哪怕想改动一条道路，也非得经过镇公所好几年的辩论……没有人会怀疑它的"不移动"，那个古镇……但最终它无法战胜直径1/8MM"流动的沙"的法则。

沙………………

站在沙的一方，有形的东西均成了虚无。确实只有否定一切形状的"沙的流动"。可是，薄薄的板壁那一边，女人"清沙"仍然在持续着。用那女人纤细的臂膀，究竟能做什么呢？简直是"竹篮打水"嘛。根据水的性质，水上可以撑船。

这个想法，忽然把他从女人"清沙"的声音，那奇怪的强制压迫感中解放了出来。水上行舟，沙上也该能行舟嘛。如果摆脱房子的固定观念获得自由，那就没有必要浪费精力，去同沙子作无谓的争斗。沙子上漂浮的、自由之船。……流动的房子，无形的村镇……

当然，沙子不是液体。所以不可能期待它有浮力。软木塞似的东西即使比沙要轻，但任意放置，也会自然地下沉。在沙上

漂浮的船，必须具有一些不同的性质。譬如象晃动的大桶形状的房子……稍微转动一下，就能把覆盖在身上的沙全部清除，立刻又爬上表面来……要是房子整体老是转个不停，那住在里面的人会感到不安定吃不消吧……那么，再来动动脑筋，把桶做成两层……内侧的桶，以轴为中心，桶底只要一直朝着重力的方向即可……内侧固定不动，只有外侧转动……就象大钟上的钟摆，滚动的房子……摇晃的房子……沙漠之舟……于是，这些船聚集起来，不停地振动，村子和城镇……

不知什么时候，他进入了梦乡。

7

象生了锈的秋千荡来荡去的声音，那是公鸡的叫声，他醒了。匆忙地、痛苦地醒来。他以为天刚刚亮，谁知手表上的指针竟指在十一点十六分上。这么说，原来已经是正午的光线了。昏暗是因为在这洞底里的缘故，太阳光还够不到呢。

他慌忙爬起来。脸上、头上、胸口上堆满了沙子，唰唰地掉落下来。汗凝结的沙子，牢牢地粘在嘴唇、鼻子周围。他一边用指甲抠掉沙子，一边提心吊胆不停地眨着眼睛。热得火烧火燎，干乎乎的眼角，没完没了地流着泪。可光靠眼泪来冲洗涂抹着眼屎的沙子，显然是不够的。

他要一滴水，下了地往水缸处走去。忽地，他听见帘子那边

传来打呼的声音，这才想起了女人。男人忘记了眼睛的疼痛，屏住了气息。

女人赤裸着全身。

泪水模糊了视线，女人看起来象影子似地浮在眼前。她仰面躺在地席上，除了脸以外浑身一丝不挂，左手轻轻地搭在中间细而绷紧的下腹。一般人要遮没的部分，她那样毫无顾忌地暴露，但谁都毫不在乎露在外面的脸，她却用手巾盖住。显然那是为了保护眼睛和呼吸道的吧，那对比，更加明显地表示出裸体的意义。

她身体表面，敷上了一层纹理细密的沙膜。沙子遮盖起细部，夸张了女人的曲线，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用沙镀了一层金的雕像。“噗”地，从舌头里侧喷出来一股粘乎乎的唾沫。他咽不下这口唾沫。嘴唇和牙齿之间积存的沙子，吸饱了唾沫，满满地涨了一嘴。他赶忙把唾沫朝泥地上吐去。可随你怎么吐，嘴里还是稀里沙拉的弄不干净。嘴里就是空空的，沙子也照样留着。简直就象牙齿之间，不断制造着新的沙子。

幸好缸里的水新补充到了缸口。他漱了口，洗了脸，象是又活过来了似的。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痛切地感到水的重要。沙子虽然是矿物质，但它却比任何生物都更能轻易地渗入体内，透明的单纯的无机物……从喉咙深处慢慢地流进来，他想像着持石头的野兽……

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女人。这时他决没有再凑近一点看的心思。让沙子裹住的女人，是视觉的，很难说就是触觉的。

昨夜的兴奋和焦躁，一到天亮简直就象个玩笑。当然，它会成为说闲话的好材料吧。男人又扫视一下周围，象是用眼睛在来确认一下已经成为回忆的东西，然后，他急不可待地收拾起行

李来。衬衫、裤子里都灌满了沙子，沉甸甸的。但他并不介意。要从服装的纤维里完全抖落沙子，就象要完全刮掉头上的污垢那样，做起来很困难。

鞋子也埋到沙子里面去了。

应该和女人打个招呼再走吧？……他想。可是把女人叫醒，反而会让她觉得羞耻。那么，住宿费怎么办呢？……回家路上，顺便去“组织”的事务所，把钱交给昨天介绍自己来这里的老头，他能代为传递一下就行了嘛。

他蹑手蹑脚走到了外面。太阳光象煮沸了的水银，沿着沙壁的边缘照射下来，火辣辣地烧灼着洞底的地面。眼前豁然敞亮，把他的眼睛都照花了，他慌忙垂下眼廉；下一个瞬间，他象是忘记了那眩目的光，眼睛直愣愣地凝视着正面的沙壁。

简直难以置信，昨天该有绳梯的地方，竟然空空如也！

作为标记的草袋子，尽管一半埋在沙里，但还能清晰地看出来。地点肯定没有记错。难道，绳梯叫沙子给吞没了吗？……他猛扑过去，把手臂伸进沙子里掏摸起来。沙子毫无抵抗地崩塌，沉陷下去。他连一根针都没找到，一次不行，再来几次，结果还是一样。……他竭力扼制住心里涌上的阵阵不安，呆呆地，又重新望了一眼沙壁斜坡的陡峭程度。

难道就没有可以攀登的地方吗？他在房子周围绕了两、三圈。临海的北侧，要是爬上屋顶，到洞口的距离倒是最短的；可即使爬上屋顶，离洞口还有十多米，而那段沙壁又是最陡峭的。再加上，沉甸甸垂下的“沙檐”，岌岌可危。

看起来比较舒缓的斜坡，只有西面的沙壁，象圆锥内侧的曲面。若按保守的观测，有五十度前后；观测的细致一点，也许在四十五度左右。他小心翼翼，试着踏出第一步。踏出一步，倒退

半步。反正努力一下，象是能攀上去。

走了五、六步，似乎还过得去。然后，脚开始陷到沙子里面去了。这时再也分不清是进还是退了；膝盖以下全埋进沙子里，身子都动弹不了了。他索性趴在沙壁上，冒冒失失地往上攀。滚烫的沙子，把他的手掌都烧焦了。浑身大汗淋漓，那汗上沾着沙子，弄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来。不一会儿，脚上的肌肉全麻木了，再也动弹不得了。

他稍作歇息，深深地吸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应该爬得很高了，可谁知他微微睁开眼睛，大吃一惊：连五米都还没到。究竟一直在干什么呢？那坡度也比从底下往上看时，陡了近两倍。从那儿往上看的情景更吓人。他打算攀登上去，可怎么老象在做着陷进去的努力。头顶上，“沙檐”挡住了去路。

破罐子破摔，再挣扎一次，头上的沙子，在他手伸出去的瞬间，沙的压力忽然消失。他让沙子给吐了出来，一个跟斗翻落到了洞底。左肩着地，“咔嚓”一声，象掰开一次性筷子的声音。没感到特别疼。就象不情愿被他抓出伤痕似地，细细的沙子毫无表情地“唰唰”流过沙壁落下来，一刻也不停。即使这样，还是留下了极小一块伤疤。

害怕尚嫌太早。

他强忍着不让自己叫出声来，慢慢地回到了小屋子里。女人还纹丝不动地睡着。他一开始轻轻地、进而大声地叫起女人来。女人没回答，只是翻了个身，那样子象在说吵死了。

女人身上的沙子流了下来，他看到了她的肩膀、手臂、侧腹和腰的一部分肌肤。但现在实在不是偷看女人的时候。他走过去，抓掉她脸上的手巾。脸上条条斜纹，和沙子包裹的身体比较起来，活生生的，令人毛骨悚然。昨晚灯光下她的肤色分外白，

原来那是化妆的关系呀。眼前那白白的粉东一块，西一块地剥落，象一块块秃斑。他觉得那秃斑，象不用鸡蛋清裹的便宜货炸肉排，那令人意外的白，大概是真正的小麦粉吧。

总算，女人怕见光似地微微睁开了眼睛。男人一把抓住女人的肩膀摇起来，象恳求似地一口气说：

“喂，没有梯子喽！究竟怎样才能上去呢？没梯子，那么高，哪能爬上去？”

女人慌慌张张地捡起手巾，没料想，她竟狠命地往自己脸上掸了两、三下，然后，“唰”地别转身去，低下了头。这是害羞的动作吧。那也太不看场合了。男人大声叫嚷起来，象大坝决口似地冲出来：

“不是开玩笑哟！不把梯子拿出来，我可要倒霉喽！我事情很急哟！究竟藏哪里去了嘛？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呀，快拿出了哟！”

然而，对方不回答。摆出相同的姿势，只是把头一个劲地左右摇晃。

忽然，男人的身体僵硬了。他视线模糊，对不准焦点，还呼吸困难，不停地抽搐起来。他猛然醒悟到自己的盘问其实毫无意义。是呵，那是绳梯……绳梯，自己的力量是竖不起来的……即使把绳梯弄到手，从下面也是无法挂上去的。这么说来，难道撤走绳梯的不是女人，而是别的什么人，从道路的上面把绳梯给拆走的吧。……被沙子弄脏的邋蹋胡子，迅速开始寒伧显眼起来。

这时，女人的动作和沉默，不知不觉充满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尽管他想着“不可能”，可心里深处却一直转着的不祥念头，终于落实了下来。明摆着，那绳梯是在女人明明知道的情况下

被撤走的。女人是货真价实的同谋犯。当然，这种姿势也不是羞耻之类模糊不清的玩意儿，不论怎样的刑罚都嫌太轻，她一定采取了罪人、或牺牲品的姿势。需要个巧妙漂亮的策略。他被关进了蚂蚁的地狱之中。他被妖气十足的斑蝥虫引到这没有退路的沙漠上来，就象饥寒交迫的小老鼠。

他跳起来，跑出门口，再一次往外看。风来了。太阳几乎在沙坑笔直的顶上，烤焦了的沙子上，冉冉升起模模糊糊濡湿薄膜似的雾气。沙壁越来越高，威严地耸立着，仿佛板起脸孔来教训他说，用肌肉和关节来抵抗是毫无意义的。热浪刺激着他的皮肤。气温骤然升高。

突然他发狂似地大叫起来。他不知说什么好，那叫喊成不了句子。只是发出声音而已，他用足全身的力气拼命地叫喊。于是，好象这个恶梦退却，睁开眼睛似地，期待着料想不到的失态，把他从沙坑底部抛将出去。叫喊不出的声音变得又细又弱。声音半道被沙吸入，被风吹散，所以根本就吃不准那叫喊声究竟能送到哪里。

猛然响起一个可怕的声音，塞住了他的嘴。正象昨晚上女人说的，北边的“沙檐”，失去了水分，散了架，“嘭”地掉落下来。房子整个儿地被强行扭曲了似地，发出了哀婉的悲鸣。然后，柱子和墙壁之间，稀里哗拉，痛苦地洒落出一些灰色的血来。男人包了一嘴的唾沫，浑身战抖起来。他自己简直就象被打中了一样……

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可能的事。实在是过于超出常规了。自己有正经的户口，有正当的职业，老老实实地缴纳税金，还持有医疗保险证；难道允许把这种正正经经的大人，当成老鼠、昆虫似地张网捕捉吗？简直不敢相信。恐怕有什么误解吧，肯定

有误解。除了说声误解，没有其他可想的了。

首先，做这种事能起什么作用呢？咱可不是牛马，不可能违背个人意志，强迫咱劳动呀。假如，起不到劳动力的作用，那么，把咱囚禁起来可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吧。对那女人来说，也不过多一张白吃饭的嘴，多一些自找的麻烦而已。

可是……为什么，就是不具备确信……瞧着一点点勒紧似地裹着他的沙壁，他不情愿地想起刚才攀登时惨遭失败的情景……他一味地挣扎，没有任何效果，只有全身麻痹似地无力感……这里也许是受到沙子侵蚀，不通行约定俗成规矩的特殊世界吧……要疑惑的话，疑惑的材料不知多少都有……譬如说，为他新准备了石油桶和铁铲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趁他不知道拆掉绳梯也一定是事实。此外，那女人不作一句申辩，那老实的态度令人觉得可怕，她的沉默，表明她安于活生生牺牲品的现状，更反衬出事态的严重性，难道不能这样考虑吗？

接着，又来了一次小规模的沙崩。

男人心神不定地返回了小屋中。他照直走到女人身旁，女人仍然低着头，男人象装了弹簧似地"噌"地抡起右臂。无处发泄的感情，在眼睛的深处，扭着身子跳来跳去。但忽然象虚脱了似地，特地抡到半空的手臂慢慢地落了下来。打裸体女人一记耳光，也许果然能出一口气。但是，这难道不是按照对方设计的一个情节在活动吗？对方也象等着挨一下似的。所谓惩罚，不外是承认自己与罪恶有牵连。

女人背转身去，象陷进去似地坐在地板框上，抱着脑袋，不出声地呻吟起来。他想把屯积在嘴里的唾液咽下去，喉咙口一个儿劲地拒绝，他不知如何是好。喉咙口的粘膜，似乎对沙子的气味特别敏感似地，时间再多也无法习惯。唾液成了泛起冒泡

的褐色疙瘩，从嘴唇里喷出来。吐掉唾沫，嘴里更明显地感到满口皆是粗糙的沙子。他极想把沙子吐出来，用舌头尖舔着口腔里侧，不断地吐着口水，简直象无底似的。最后，嘴里空荡荡的，竟火辣辣刺痛起来，象是要发作炎症似的。

事情已经做了，也没办法追回。但至少要对女人说，让她再详细一点把事情说出来。只要事态搞清楚，自然也就能找出对付的办法了。不可能没有对付的办法。这种傻事能靠得住吗……但是，不管你怎么说，女人要是坚持一言不发你将怎么办呢……只有这个是最令人恐惧的回答。然而，似乎充分具有这种可能性。女人的这个僵硬的沉默……这种卑弓曲膝完全无防备的活牺牲品姿势……

低着头，浑身赤裸的女人后背，看上去十分猥亵，活脱一副野兽状。甚至好象能抓住子宫翻个面似的。然而，就在这一闪念之际，极度的屈辱感甚至使他快要窒息了。其实那还不远，他觉得自己成了虐待女人的狱卒，自己的身影在女人涂满了斑驳沙子的屁股上映照了出来。明白了……反正是那么回事……而且，这天，你丧失了发言权……

忽然，一股针刺般地疼痛，掏挖着他的下腹。膀胱快撑破了，直送到耳朵深处闹响着。

8

小便完了以后，男人象泄了气的皮球，呆头呆脑地站在过于

浓重的空气中。然而,时间的推移,并不能依靠某些期待。只是无论如何下不了返回屋子的决心。那女人身边,该是多么危险呀,一离开,这种感觉更加明显。不,其实问题不在于女人本身,而在于那种俯首不语的姿势吧。他还从没有看见过这种丧魂落魄的样子。绝对不能返回去。说来说去,那种姿势实在太危险了。

有一个词叫"拟死态发作"。一种昆虫,譬如象蜘蛛那种昆虫,冷不防受到攻击,便落入麻痹的状态。衰变的画像。被狂人占领了控制塔的飞机场。冬眠中的青蛙,就象冬天不存在似地,它以为自己的静止尽可能也停止世界上的动静。

然而,想着想着,太阳光实在太强烈了。男人下意识地激烈抖了一下身子,那动作就象从光的荆棘下抽开身子似的;他国猛地低下头,抓住了衬衫的领子,用力撕开。上面三个扣子,"嘣"地一声飞掉了。他搓掉手掌上沾着的沙子,但沙子决不是干燥的东西,他禁不住想起昨晚女人说的话,沙子具有吸湿性,逮到什么就让什么腐烂。他剥掉衬衫,放松皮带,把空气灌进裤裆里。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大幅度的动作。"不快感"就象接近的时候那样,迅速地远去了。好歹沙子的吸湿性,只要接触到空气,似乎就立刻消除了魔力似的。

他猛地注意到自己的思考中出了一个重大错误。"对于那女人的裸体,咱的解释也太单一化了"。即使不能说她没有一点儿想引他上钩的心思,也许那是一种出人意外的习惯:生活上所必需的、极其平常的习惯吧。女人睡觉肯定是在黎明时分。睡眠中很容易出汗。白天睡眠,在不断烧烤的沙罐子里进行,裸身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假如自己落在相同条件下,也一定会尽可能赤身露体……

这个发现，就象微风眼睁睁地把沙子和汗渐渐分离开来一样，立刻就软化了他感情上的僵硬。即使由此带来些过头的想法也不可避免。曾有过破掉几层铁格子，打破钢筋混凝土墙壁逃出去的人。显然不会有人没去确认门是否上锁，看到锁就吓成一团……男人慢慢地，迈着脚底发粘的步子，迎着小屋，走了回去……那样冲动，又是大叫大喊，那女人沉默不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那沉默，也许只不过是她害臊的一种表现吧：自己糊里糊涂地被人看到了裸体睡相。

9

被灼热的沙子迷住了的眼，他只感觉到小屋子十分阴暗，冷飕飕、湿漉漉的。可他立刻明白那不过是一种错觉。屋子里笼罩着一层发霉的气味，与外面不同。

可谁知往屋里扫视了一圈，女人不见了。他吓了一跳。让他莫名其妙兜的圈子已经太多了。不，哪儿都没有莫名其妙的事。女人不是好好地在那儿吗？她正背朝这边，低着头站在池子边上的水缸旁。

女人已经装束打扮完毕。和衣服配套的束脚大裆裤，淡绿色底碎白点，似乎透出了薄荷味的伤筋膏药气味，这样一打扮，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看来还是自己想得太多了吧。身处如此异常的环境，再加上睡眠不足，变得多少有些妄想也是在所难免

的吧。

女人一只手放在水槽边上，偷偷摸摸瞧着似地，另一只手慢慢重复着搅拌的动作。男人把沙子和汗水濡湿得沉甸甸的衬衫猛地挥动了一下，“啪”地绕在手腕上。

女人回过头来，脸上布满惊恐、警惕的神色。谁看了都会觉得，她一定是以那样的表情渡过了一生，那哀婉的情绪恰如其分。于是，男人尽可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热哇，可真热……这么热的天，衬衫怎么也穿不住哇。”

可谁知女人还是犯疑，不肯收起朝上翻起的哀告目光。她胆怯而勉强的笑着，常常打断自己正说着的话：

“嗯……真的呢……穿着衣服出汗，不久就要害‘沙斑’的……”

“沙斑？”

“是呵……皮肤会腐烂，象火烧以后留下的疤痕，火辣辣的……”

“是嘛，火辣辣的疼……那是因为湿气使得皮肤肿胀的关系吧。”

“是呵，所以嘛……”女人也总算放松了下来，舌头周围也变得轻松了，“我们呐，觉得要出汗的时候，就尽量赤膊不穿衣服……反正就这副模样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瞧……”

“原来如此……那我就托您个事：能帮我把这件衬衫洗一下吗？”

“好吧，明天，会送大罐装的配给水来，所以……”

“明天？……明天就麻烦喽……”男人吃吃地笑出声来，实际上他巧妙地把谈话切入了正题。“说是这么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请你们让我到上面去呢？……真讨厌哇……对我这种

有工作的人来说，预定超过半天，将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呀……一寸光阴一寸金呐。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呐……有一种叫做斑蝥虫的，就是那种贴着地面‘噗、噗’飞着走的虫……听说沙滩上很多，你没听说过吗？……我本打算利用这回的休假，把这种虫的新种弄到手……”

女人轻轻动了动嘴唇，可是没出声来。也许她正在咀嚼“斑蝥虫”这个从来没听见过的名称吧。然而，男人知道得一清二楚：那女人的心扉，又重新被关闭了。他禁不住央求道：

“嘿，难道真的没有和村里人联络的办法吗？……怎么样，敲敲大油桶试试看。”

女人还是不回答。以石沉落水的速度，又回到那份被动的沉默中去了。

“怎么回事，呃？……为什么不说话！”男人情绪又激动起来，好容易才憋住没叫出来：“真搞不懂……弄错了就弄错了，算我倒霉。做也做过的事，就是罗嗦个没完，也不可能从头再来。可最要不得到的是你现在这副不说话的样子。常常有这样的孩子，我老是批评他们……外表看上去，好象在‘自责’，其实，这是最卑怯的方法哇……可以拿出来辩解的话，你就赶快说出来！”

“我说……”女人扫视了一下自己胳膊肘的周围，出人意料地朗声说道：“你不都已经知道了吗？”

“我知道？”他到底掩饰不住激动。

“是呵……我觉得您知道了……”

“我知道个屁！”男人终于叫了起来，“我怎么会知道！你一声不吭，我能知道吗！”

“可是，真的，一个女人实在维持不下去哟，这里的生活呐……”

“这种事与我何干?”

“是呵……所以觉得怪对不住您的……”

“对不住……?”他心里干着急,舌头反而更不听使唤。“那就是说,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吗? ……在陷井里放上诱饵……象猫象狗那样,你们觉得只要有女人,谁都会往下跳吧……”

“是呵,往后渐渐就要到北风呼啸的季节了,总有些担心沙暴哇……”她忽地瞟了一眼打开着的木头门,在她那毫无抑扬顿挫怯生生的语调里,隐藏着一种近乎愚蠢的确信。

“别开玩笑了! 没有常识也该有个限度! 这简直就是‘非法监禁’嘛……这可是纯粹的犯罪哟……其实也不用这么费事,街上晾晒在太阳底下的失业者有的是嘛!”

“这里的事给外面知道可不得了哇……”

“是我就安全了吗? ……别做梦喽! ……就这一点,你们大错特错了哟! 偏巧我不是个流浪汉……我老老实实地纳税,有正式的户籍……就现在,已经给警察局发了‘寻人启事’,肯定会出什么事的! 还不明白吗,这些事情。……你究竟要我说什么才打算辩解呢? ……快,去把负责人叫来……我要好好说给他听听,你们干了件多么愚蠢的事哇!”

女人垂下了眼帘,轻轻吐着气。就那样,沉下肩膀,身子一动也不动。简直象一头不幸的小狗,接到了一个理不清头绪的难题。这举动给男人的愤怒火上浇油。

“有什么可拖拖拉拉、缩手缩脚的事? ……够了吧,其实,问题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你不也是跟我一样的受害者吗? 难道不是吗? 刚才你说,这里的事给外面知道会惹麻烦的……这不就证明你自己也承认吗! 过着这种奴隶般的生活,你还是放下那‘代言人’的臭架子吧! ……谁也没有权利把你关在这里! ……

快，快去把人叫来！……从这儿出去！……哈哈，懂了吧……你害怕了吧？……傻乎乎的！……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我跟着你哟……我还有在报社里工作的朋友……我们把这事作为社会问题来抓嘛……怎么样，干吧……怎么还不开口？我说过，没什么可发抖的事嘛！”

过了一会儿，女人忽然温柔地吐出一句话：

“我准备去做饭了。”

10

他横着眼睛瞄着女人的背影，女人正悄悄地开始剥起土豆皮来。“到底该不该直楞楞地接受这女人做的饭呢”，男人的头脑里塞满了这个念头。

确实，眼下正是需要沉着冷静的时候。……自己还没摸清对方的意图，与其横冲直撞，不如眼下面对现实，盘算切实的逃跑计划。……追究不法行为当在其后……但空着肚子会丧失意志的。精神过于集中也不好。话虽这么说，可要是真打算拒绝现状的话，当然也应该包括吃饭，彻底地拒绝一切。一边生她的气，一边吃她做的饭，实在滑稽的很。就是一条狗，给它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垂下尾巴的。

且慢，不能急躁……在未看清对手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以前，应该没必要变得被动……自己可从没说过，希望白白受人

恩赐的……我会一分钱不少付地给她伙食费的。……付了钱，就不会有一丁点儿理亏了……电视上拳击比赛的解说员常说：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于是……他巧妙地找到不需忍“饿”，堂而皇之吃饭的借口，松了一口气……忽然，眼界敞开了，他解开了思考的结头。说到底，对手不就是沙子吗？于是，也就不可能有“冲破铁笼子”等无理要求了。绳梯给拿走了，做个木梯子不就行了吗？沙壁太陡，铲掉一些，让它的倾斜再舒缓一点不就得了吗……只要稍微开动些脑筋，“唰”地一下如你所见到的……看上去十分简单，但真正要达到目的，却不会有那么简单。就象哥伦布用鸡蛋来打比方说的那样，完全正确的解答，常常简单到近乎不值一提的程度。只要不怕麻烦……只要有斗争的决心……远远没有到万事俱休的地步哇。

女人剥完了土豆，把它切成小方块，和去掉叶子的萝卜一起，倒进了灶上的锅子里。锅子是一口大铁锅。她小心翼翼地从塑料袋里拿出火柴，用完后，又用塑料袋包好，再扎上橡皮筋。淘好的米，晾在筛子上，从上面浇水下去。大概想冲掉沙子吧。锅里煮的东西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屋子里漂散着带有苦味的萝卜香气。

“客人，还剩了一点水，您洗把脸吧？”

“不用……，比起洗脸来，倒想先喝一口哇……”

“啊，对不起……喝的水我留好了。”她从水槽下拿出个塑料袋紧紧裹着的水壶说，“还温吞吞的，烧开消毒过一次了……”

“说是这么说，水缸里一点水也不剩，等一下洗碗什么的不就麻烦了吗？”

“不，饭碗什么的，用沙子擦擦就能弄干净的。”

说着，女人到窗边去抓了一把沙子，扔进手边的食器里，

"唰"地把沙子兜了一圈,实际操作给男人看。尽管没去查看究竟有没有弄干净,但真让人觉得还不错。那些沙子,至少和他一直保持的沙子的印象十分一致。

用餐仍然在大伞之下。汤煮蔬菜加上烤干鱼……每样都带有一点沙子的味道。他想,要是把伞吊在天花板上的话,女人也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了,可他实在没有特邀她一起用餐的心情。粗茶,颜色挺黑,却淡而无味。

吃完饭,女人又回到水槽边,把塑料布顶在头上,在那下面偷偷地吃自已那份。那背影令他想起蝼蚁。难道她打算把这样的生活一直继续下去吧? ……从外面看起来,也许只有巴掌大小一块土地,可是站在洞底看,满眼皆是无边无际的沙子和天空。象幽闭进眼中的单调生活……这之中,女人一定没有半点听别人说怜悯话的记忆吧,就这么过来的吧……能够照顾落入陷阱的男人,说不定她会象年轻姑娘似的,心里"扑扑"跳个不停呢……太凄惨喽……

他被一种诱惑攫住:真想叫那女人一声,对她说几句话;他想乘休息之际,点一根香烟试一试。看来塑料袋是这里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火柴总算勉勉强强点上火,可香烟简直抽不起来。他用力吸了一口,两颊的肉都快深深嵌入后牙之间,这才算吸到一点烟味。这烟也是油脂味特强,只给舌头带来刺激,决不能算吸烟。那香烟完全破坏了情绪,他休息的时候,再也提不起开口的精神了。

她把弄脏的碗筷收集起来堆放在地上,用慢吞吞的动作把沙子往那上面堆好,难以启齿似地说:

"客人……过一会儿就得清扫天花板上的沙子了……"

"清扫沙子? 啊,好吧……"男人随口应道,他想:事已至此,

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房梁快腐烂了，柱子快折断了，这一切都与我毫不相干。

“妨碍你干活的话，我挪个地方吧。”

“谢谢您……”

别装腔做势喽！情绪浮燥，就象啃了一口烂洋葱似的，可自己为什么不想让她瞧白眼呢！……女人以习惯了的动作、那种无表情的麻利，将折叠成两半的毛巾捂住脸的下半部，在后脑勺上打个结；把小扫帚和木板夹在胳肢窝里，攀上了壁橱内的隔板，那壁橱只剩下半扇纸门了。

“请听我说一个老实衷肯的意见吧，我觉得，这种房子还是推倒重来才弄得干净。”

突然，他脱口尖叫了一声，连他自己对那叫声也感到吃惊，女人更是一副吃惊纳闷的表情，回过头来。原来，自己还不能彻头彻尾地成为无名鼠辈哇……

“不，我可不是只对太太生气……我气不过这种阴谋手段，他们以为加一把锁就可以把一个人关起来。你听懂了吗？不要紧，你没听懂也没关系。那我就来讲个滑稽事情给你听听吧……以前，我家里养过一条杂种狗……浑身长满浓浓的毛令人看了肉麻，到了夏天，它也丝毫不脱毛……看一眼都让人厌烦难受，所以，我一狠心都给它剪了……终于都剪完了，正准备把剪下来的毛扔掉，谁知那条狗忽然哀叫着跑了过来，谁也不知它打什么主意，只见它一口叼起扎成一束的毛屑，迅速往自己的狗窝里跑进去……恐怕它觉得那些毛屑也是它身体上的一部分，这才难舍难分吧。”说着，他偷偷瞟了一眼那女人的表情。女人不自然地拧着身子坐在隔板上，纹丝不动。“算了，不说了……人呐，谁身上都有一条在别人身上行不通的歪理……想扫沙也好，

想做其他事也好，都请自便，尽管去做。可我是绝对忍受不了的。已经够多的了！反正我立刻就想走……你可别小看哟……你也有那份心思，所以你就不可能从这里逃出去哇……正好香烟也断档了……"

"香烟的话……"女人结结巴巴老实巴脚地说："等一下来送水的时候……"

"香烟？……我说了要香烟？"男人禁不住噗哧笑出了声，"问题不在于此……我说的是毛屑哟，毛屑……还不明白哇？为了那些毛屑，实在是冥河边上堆石头，于事无补呀。"

女人不作声了。即不象有心思回嘴，也不见有辩解的动静。过了一回儿，等到他听清楚，男人已经不说了，她又慢慢挪动起身子来，简直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地，又开始了她手里的活。她抽掉壁橱天棚的盖板，用手肘撑着钻进上半身，笨拙地手忙脚乱地爬了上去。于是，这边、那边，到处都吊下来一条条细线，落沙开始了。他感到这天花板里面象是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虫……沙和腐烂的木材……哦，够了，全是怪事，已经太多喽！

不久，天花板的一角，沙子眼花缭乱地变换着，成了几根带子，"咕嘟咕嘟"地往外喷吐。与它流动的激烈程度相比较，周围显然过于静悄悄了，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对劲。眼看着地席上映现出一层浮雕，和天花板上的缝隙、洞孔的位置、大小都一模一样。沙子的气味直呛鼻子。还渗到了眼睛里。他赶快逃到外面。

"啪"地一下，他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融进了突然喷火似的风景里。然而，身体"芯"的周围，无论如何也融化不了，残留着冰棍似的东西。看来内心有好几处象是感到了愧疚。象野兽一样的女人……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象"小点"一样的心，这是

个自以为可以把他人象擦掉黑板上的粉笔灰似地抹得不留痕迹的世界……他作梦也不会想到，现代社会里竟还有这样野蛮的行径。好啦，不说喽。……他从受惊中缓过劲来，如果觉得总算赚回来一点空闲的话，这份愧疚也并不那么坏。

可他不能马虎大意。要尽可能在天黑以前干完。他眯细了眼睛，融化的玻璃似的浮游角膜，目测着波浪起伏的沙壁。每次看都觉得它象是又增高了。但是，自己并非违背自然把舒缓的斜坡弄成陡坡，只是把陡峭的斜坡弄成舒缓的就行了。没有什么可犹豫徘徊的事情。

最有效的，不用说该由上往下切削而去。但这样不行的话，那就只有从下朝上挖了。首先在下面适当地挖一个洞，等待沙子从上面滑落，下面再挖，上面的沙子再滑落……这样反复地做下去，脚下的沙子就会渐渐增高，什么时候总能到达上面吧。当然，半路上也有被沙流冲走的危险。可不管沙子怎样流动，它肯定与水的流动不一样。还从没听说过人被沙子淹没的事呢。

铁锹和油桶并排靠在外墙上。铁锹圆圆的口子被磨得锋利无比，象打碎的濑户陶器的破口，"霍霍"地闪着白光。

他停了一下，开始拼命挖起沙子来。沙子是那样地顺从，任务好象能够完成。只听见铁锹插进沙子的声音和自己的喘息声，时间一刻一刻地逝去。谁知没过多久，手腕的疲劳便开始低低地发出警告。他打算多挖掘一点，然而，却没有明显的效果。滑落的沙子，老在眼鼻子底下打转，只有真正一小部分。头脑里所描绘的那单纯的几何学过程，怕是什么地方完全搞错了吧。

趁着不安还没有深入内心，也算休息一下，他决定先做个洞穴模型来确认一下。反正材料有的是。他挑了屋檐下的一片阴凉地，挖了个五十厘米大小的坑。可是，不知为什么侧面的坡度

老是达不到预想的角度。最多只有四十五度……平口漏斗的程度。他再从底下掏挖，结果沙子沿着斜面滑落，那坡度依然原封不动。怎么沙子都象有一种稳定的角度。粒子的重量与阻力正好取得了平衡吧。要真这样的话，那么现在他正挑战的这堵墙壁，也该是这种程度的倾斜吧？

不，不可能有这种事……是眼睛的错觉，不可能……不管怎样的斜坡，由下往上看，当然要比实际情况差得多。

而且，还得考虑"量"的问题吧？……"量"不同，自然，"压力"也不同……压力不同，重量与阻力的平衡，当然也会发生变化。沙粒子的构造也许有问题。就拿红土来说，自然开采出来的红土，与填土的红土，相对于压力的阻力可是完全不一样的。进一步嘛还得考虑湿度……也就是说，模型很可能是别的法则在起作用。

说是这么说，可那实验绝不是浪费时间。哪怕只搞清了沙壁的倾斜有"过于稳定"状态这一点，也算是一项了不起的收获了。要想使"过于稳定"的状态趋于"稳定"，一般来说，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过于饱和"的溶液，只要稍微摇一摇，立刻就能使结晶沉淀，移行到"饱和点"。

忽然，他觉得背后有动静，回过头去一看，女人什么时候已经站在门口，目不转睛地朝这边望着呢。到底有些隔阂，她慌慌张张，单腿往后退了一步，象求救似地，"啪"地挪开视线抛向别处。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在男人背后东侧的沙壁顶上，毕恭毕敬地排列着三个脑袋，正往下朝这边张望呢。毛巾围在脸上，嘴以下全部罩住了，一点看不清，可他总觉得昨天那个老头也在里面。猛地，男人拉开了架势，他回过神来，决定不去管那些人，自

己管自己继续干活。正是他干了起来，才把那些家伙吸引来瞧着的。

汗水顺着鼻梁流进了眼睛里。没有擦汗的功夫，他干脆闭着眼睛挥动铁锹。手绝对不能停下来。瞧这等实在的速度，那些轻狂的家伙，就是再不愿意也得承认自己的轻薄。

他想看一下表。把表面在裤腿上擦了擦，拂去沙子一看，还只有二点十分。他忽然想起刚才看表的时候，肯定也同样是二点十分。顿时，他失去了速度感的自信。用蜗牛的眼睛来看，也许太阳也象棒球那样飞速移动吧。于是，他又拿起铁锹，对准沙壁，重新冲了上去。

忽然，沙子的流动加快了。橡皮筋般，四下扩散的沉闷声响，绵软无力地向他的胸脯压过来。他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竭力往上张望，这时已经分不清哪是上哪是下了。折成对半的黑色呕吐物周围，钩勒出一层模糊的淡乳色晕圈。

第二章

11

叮呤 叮呤 叮呤 叮呤

什么声？

铃之声

哔啦 哔啦 哔啦 哔啦
什么声?
鬼之声

女人小声嘟哝着似地唱着歌。她在清除水缸里的污垢,一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相同的句子。

歌声一停,这回是淘米的声音。男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翻了个身,期盼似地把身体固定在床上等待着……再过一会儿,女人会端着盛了水的脸盆来给咱擦身吧。沙子和汗水浸泡的皮肤,已经到了快发炎的地步了。只要一想到冰凉的、濡湿的毛巾,他就禁不住要打寒战。

被沙子打倒,昏厥过去以后,他一直就这么躺着。最初的两天,他被接近三十九度的高烧和执拗的呕吐困扰着。再过一天,烧退了,食欲也有某种程度的恢复。要问究竟怎么会倒下的,与其说是沙崩所致,不如说是由于长时间受阳光直射,不停地干那种还没习惯的体力活所造成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伤病。

也许是这个原因,所以恢复起来也快。到了第四天,腿上、腰部的疼痛感几乎都消失了。第五天,除了还有些疲惫感觉以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自觉症状"了。然而,他还是赖在床上,装成个重病人,不用说有他的理由和打算。当然,他并没有放弃逃跑的计划。

"客人,您起来吗?"

传来了女人怯生生的声音。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细线,透过

大档束脚裤，偷偷打量着那圆圆的膝盖；他没有说话，只用一声叫唤来作回答。坑坑洼洼的黄铜脸盆里，女人边绞毛巾边问：

"身体好点了吗？"

"是啊，怎么说呢……"

"给您擦擦背脊吧……"

筋疲力尽，身子任凭女人摆布，虽说他把生病当作借口，但眼下的无力也并非故意装出来的。似乎读过这样的诗，得了热病的孩子梦见了冰凉的银纸包裹住了自己。被汗水和沙子涂抹得快窒息的皮肤，立刻凉了下来，又恢复了呼吸。女人身体上的气味，变成一股微妙的刺激漂散着。

然而，他当然不会完全原谅女人。钉是钉，铆是铆，大致得有个区别。三天的休假老早就过去了。已经到了现在这地步，再心急慌忙怕也来不及了吧。最初的计划：弄坍崖，让倾斜度变缓；说是计划失败，其实倒应该说是准备不足。要不是那被称作"日晒病"的不测事态作梗，那事情本该能做好的。只是"挖砂"的操作，实在是一项比想象激烈得多的劳动，要是有出色技巧的话，这种方法无疑是最有效的。于是，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以这场假病来作战。

神智恢复过来的时候，男人发现自己还睡在女人的家里，心里真有些不痛快。村子里的家伙们甚至没有一点安慰他的表示。他体会到了，而自己这头也有打算。他们连医生也不给叫，这边也就故意找麻烦，用对方出乎意料的方法，让对方觉得后悔。女人半夜里干活的时候，自己呼呼大睡。相反，白天女人必须休息的时候，他就故意拼命地喊疼，不让女人好好睡觉。

"很疼吗？"

"疼死喽……还是背脊骨，好象脱臼了……"

“我给您揉揉看吧?”

“岂有此理! 让生手不当心扭坏了那还了得? 背脊骨的神经可是性命之网哟。我死了,看你们还有什么打算! 该你们发愁了吧? 去叫医生,叫医生! 疼死喽……猛烈的疼痛哟……不快点去叫可就来不及喽!”

女人不堪事态的重负,不久一定会变得筋疲力尽的。干活的能力下降,甚至给建筑物的安全带来威胁。对整个村落来说,这可是严重的大问题呀。劳动力算不上,还拖进来个添麻烦的种。不把他赶快撵走,将来可就无法收拾了。

然而,这个计划也没有想像地那么顺利,在这里,夜晚比白天活泛。隔着墙可以听到铁锹的声音……女人的呼吸……男人们搬动大网篮的叫声、喠嘴声……一下子都给风吸了进去,变成模糊含混的声音。三轮车的呻吟……远处狗在叫……越是努力想睡着,反而越是精神抖擞,眼睁睁地醒着。

夜里睡不足,白天免不了要打盹儿。更令他担心的是:他的忍耐力老是半途而废;那是因为他老相信,这个计划失败了,还会有什么后路存在。打那以后,又过了一星期……已经快到下达“搜索书”的时候了。头上的三天提出申请书。以后便原封不动的放着。但是,那些对别人行动神经过敏的同事们,对这事绝可会放过。恐怕当晚,某位性急的就会偷偷地去他家窥探。让西晒太阳烤得发烫的房间,一个杀风景的房间,房内腾起一股酸腐气味,有人告诉说“家里的主人不在”。访问者从这个洞穴里解放出来,也许对好运气的住户还抱着本能的嫉妒呢。于是,第二天,充满挖苦意味的谣言,紧蹙的眉头、添上了讽刺歪曲的手指之类的东西,通过交头接耳的方式传播。一点不勉强……就是他本人,内心也并非没有一点期待:事实上,他曾希望通过这

次有些变态的休假，把那种效果传达给同事们……实际上，让教师这种嫉妒虫缠上的东西也实在很少见……学生们每年都象河里的流水，从自己身边越过奔流而去，只有教师老是必须留下来，象深深沉在河底的石头。“希望”只是对他人说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所梦见的东西。他们感到自己象“破烂”，落入孤独的自虐趣味之中；要不然，就是不断告发别人的越规行为，沦落为疑惑深深的“有德之士”。虽然憧憬着自由自在的行动，又不得不憎恨自由自在的行动……是个事故？……就算是事故，也该有个联系吧……那么，是自杀？……瞧，还得惊动警察呀！……那个该道喜的男人，你，决不该估价过高哟……是喽，是喽，他是自己为所欲为才失踪的，别人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可是，掐指算来，大约一星期了。……实在是个惊扰别人的男人呐，他到底在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虽然不知有没有人真正来关心，但即使提出得很奇怪，也至少有看热闹的人，他们的好奇心，一定象忘了摘下的柿子似地熟透了。结果，作为动向，教务主任为了打听搜索申请书的填写方法，准备上警察局去查问。令人钦佩的脸庞背后，牢牢系着喷涌而上的乐趣。……“姓名，仁木顺平。三十一岁。一米五十八，五十四公斤。头发稀少，大背头发型，不用头油。视力：右 0.8，左 1.0。皮肤浅黑，面孔长。眼睛和眼睛的距离较接近，鼻梁低。下颚方，左耳下方各有一明显黑痔，除此以外再没有可称之为特征的东西了。血型 AB。舌头不灵活，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内向型，顽固，但人际关系方面没有特别不好之处。服装，大概是采集昆虫时穿的工作服，上面贴的正面照，是两个月前拍的。”

村落里的人，敢于如此无理的冒险，当然该有大致的预防对策吧。乡下的巡逻警只有一个或两个，笼络不起来。就是难得

来看一次，村落里也一定会收拾得天衣无缝。可是，这样的烟幕所起的作用，而且所必需的，说到底就是他那健康的身体，只要耐得住“清沙”的劳动即可。在床上躺了一星期的重病人，还带来那样的危险，隐藏他似乎已没有价值了。如果肯定起不了作用，在未形成麻烦之前迅速地抽出手来，不失为聪明的举动。现在还交代得过去。男人不当心掉了进去，如果硬说他因受惊而导致非分的妄想，那么，比起非现实的控诉，所谓讲究策略而被幽闭等等；他一定会接受，作为一种遥远的合乎逻辑的说明。

牛的喉咙里发出了硬塞进马口铁叫子的声音，远处，公鸡啼鸣了。可是，在沙子的洞穴中，既没有距离感也没有方向感。但是，除了这里，外面有很一般的世界，孩子们即使在路边踢着石子玩耍，也象十分相配，时间一到，如同往常一样报告着黎明的到来。这么一说，连炊饭的香气也渗进了黎明之色。

另外，女人擦拭身体的方法，也特别仔细，仔细得过分了。先用濡湿的毛巾粗粗地擦一下，然后，用力把毛巾绞得象木板似地干硬，简直象要刮掉玻璃上的雾气似地猛擦。那份有节奏的刺激，慢慢地开始诱导他进入难耐的睡眠。

“这倒是哇……”嘴里象有一把钳子正不顾一切，要撬开嘴唇似地，他拼命咬紧牙关忍住哈欠，“怎么样，我好久没看报纸了，能弄一份来看看吗？”

“是嘛……过一会儿，我先去问问。”

男人很清楚女人想表示诚意。从女人那客气的、怯生生的声音调子里，到处都能感觉到，她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他的情绪。然而，这种调子，更使他气不打一处来。“我先去问问”？……难道咱没得到许可，连看报纸的权利都没有了吗？……男人一阵冲动：他真想大骂一场，甩开女人的手，把盛着水的洗脸

盆打翻掉。

可是，这种时候发火，只会乱了自己的方寸。一个重病人，不会为区区一张报纸而大动肝火的。他确实很想读报纸。没有风景，至少也想看看风景画吧，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他曾经在哪一本书上读到过：风景画在自然风景欠佳的地方畅销，报纸在人际关系稀薄的产业地带发达。而且，正巧碰上的话，报纸上还会刊登寻人广告；运气再好一点的话，说不定还会写成“失踪记事”，装饰在“社会版”的一角。村里的家伙们，大概不会轻易将载有这种记事的报纸递过来给咱看吧。反正，现在最要紧的是忍耐。

说实在的，假病也并不好受。简直象手里紧紧握着快要弹开的发条似地。不可能一直这样忍耐下去。听其自然可是大忌。必须让他们彻底明白，对他们来说，自己的存在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呀。今天起无论如何不能让女人睡一分钟！

（别睡着……睡着了可不成哇……！）

男人蜷曲着身体，夸张地呻吟起来。

12

在女人撑着的伞底下，他舌头火辣辣的，吮吸着放进海苔的杂烩汤。汤碗底部残留着一层沙子。

不久，记忆中断了。接着，他跌入了长长的、令人窒息的梦

境。在梦里，他骑着一根用旧了的“一次性筷子”，在一个陌生的街道上飞翔。骑着“一次性筷子”，就象骑在小摩托车上，一点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可是稍微放松一点，立刻就会失去漂浮力。街上，近处是砖红色，越是往远处去，越是出现朦朦胧胧的绿色。这种颜色的搭配会勾起人们异样的不安。总算到了兵营似的一溜儿排开的建筑物跟前。那里漂着便宜货肥皂的气味，他把快要哧溜下去的裤子往上拎了拎，拾级登上楼梯，进了个只放着一张桌子的空荡荡的房间。十多个男人、女人围坐在大桌子边，象在玩一种游戏。正面那个男的，正在按顺序发着一组牌。发完牌的同时，那人“哇”地大叫了一声，把剩下的最后一张牌猛地放到男人面前。他莫名其妙 地接下了，那不是一张纸牌，是一封信。那封信胖乎乎的，摸上去手感好奇怪。捏住信的手指一用力，里面竟喷出血来。他凄惨地叫了一声，睁开了眼睛。

肮脏的雾气遮住了视线。他一翻身，只听到“咔嚓咔嚓”干燥的纸张声音，原来是一张摊开的报纸，盖在了他的脸上。妈的，又睡着了！……他一把掀开，覆盖在报纸表面的沙子洒落了下来。从那个量来估计，好象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太阳光从墙壁的缝隙里射进来，它那位置也报告说眼下已接近正午。更令人奇怪的，这气味是怎么回事呢？是新的油墨气味吗？……他心里想着“哪可能”，可还是往日期栏上扫了一眼。十六日、星期三……还真是今天的报纸呢！简直不敢相信，但毕竟是事实。原来是女人顺从了他的希望呐。

垫被吸足了汗，湿漉漉的，他支起一条胳膊，撑起上半身，杂七杂八的念头在脑子里打转转，特意弄来的报纸，他也只是粗粗地扫了一眼大标题。

《日美合同委 追加议题否?》

……究竟那女人是怎么弄到这份报纸的呢？……大概村里的哪个家伙，对他多少有些感到愧疚了吧？……即使如此，按以往的惯例，吃过早饭后，对外的一切联络都应该中断了呀。难道女人还有他所不知道的、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方法吗，说不定，是她自己外出买回来的吧，就只有这些可能了……

《对付交通瘫痪 须有根本对策》

但是，等一等……好，就算女人出去过了……但是，没有绳梯是无法想像的。到底用了什么方法不知道，但至少可以肯定，她用过绳梯……他浅浅地做一推算，该有这么回事吧……一个只盘算逃跑的犯人固然不得而知，而那女人是村里的居民，要是被剥夺了自由，她才不会忍气吞生呢……撤去绳梯，看来只不过是为了关闭生人而采取的临时措施……要真是的话，就这样保持现状，让她放松警惕，什么时候或许能撞上同样的机会呢……

《洋葱里有治疗放射能障碍的有效成分》

看起来，咱的假病作战，象是又一次要添上意想不到的附录了。俗话说得好："因果报应躺着等。"……然而，心怎么一直狠不下来。还剩下些怎么也解释不通的东西。是那个可怕的，连胃也得积食的奇异之梦在作怪吧？……肯定是因为担心那封危险的——为什么会危险，谁也不知道——信。究竟在暗示什么呢？

他还没来得及对梦里的事，一件件细加体会。但他说什么也得将开了头的事干下去。

女人和往常一样，隔着围炉的背面，躺在地席的横木框处；她从头到脚盖了一件洗褪了色的浴衣，抱着膝盖缩成一团，轻轻地打着鼾。打那天以后，她不再裸体睡觉了，可浴衣之下仍然没穿衣服。他迅速地瞄了一遍"社会版"和"地方栏"。当然，既没

找到“失踪启示”，也没看到“寻人广告”。这是早就预料到的，所以，他也没有灰心丧气。他悄悄地起了床，下到了泥地房间。男人也只穿着绸短裤衩，上身完全赤裸。确实，这种打扮，人要舒服得多。短裤衩的绳子勒进腰部，腰部周围蓄着沙子，只有这部分红红的，还起了炎症，刺痒痒的。

他站在门口，抬头望望沙壁。亮光渗入了眼睛，周围燃起一片黄色晕圈。不用说没有人影、也没有绳梯。没有是当然的。只是想看一眼，确认一下而已。没有一点吊放过绳梯的痕迹。本来么，这股大风，再深的痕迹也要被吹去一半的吧。外面，紧靠门口处，沙壁的表皮象流水般，没完没了地剥落。

他走回屋子，躺了下来。苍蝇飞来了。是小小的，浅粉色的果蝇。什么地方也许有什么腐烂的东西吧。他捧起枕头边上那个用塑料纸包好的烧水壶，润了润嗓子，叫醒女人：

“你能不能起来一下……”

女人身体一抖，“啪”地跳了起来。浴衣“唰”地滑落下来，胸部以下裸露了出来。往下吊着的肉鼓鼓乳房上，渗出青青的静脉。她慌慌张张把浴衣拉拢来，视线在空中漂移，象是还没有醒透。

男人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本来想好就看眼下这一着了，但难道能够声音粗暴地去盘问她绳梯的事情吗？……看来还是应该轻声柔气地，借口感谢她拿来报纸而委婉地向她打听。假如本来是以打搅对方睡眠为目的的话，那肯定得用激烈的攻击性态度。要找个为难她的借口俯拾即是。但特意假装重病人的计划也就不攻自破了。实在很难说他象个脊椎脱臼的重病人。在这里所必须做的，是要让他们认为自己作为劳动力是不派用处的，至少要让那些人放松对他的警惕心。他们给他送来了报

纸，现在要想法子使他们已经软化了的心，更加没有阻力。

谁知，事与愿违。

“不，难道我出得去吗？偶然，以前委托的防腐剂，农协的人给送来了……我就试着问了一下哟……可是呀，这个村子里，订报纸的人家很少，真的只有四、五家呀……所以，他们特地跑到镇上的小卖店去买来的……”

确实，偶然的一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然而，这简直就象关在笼子里的人，站在没有配钥匙的大锁之前。就连本地人，都必须习惯忍受幽闭的话，这沙壁的险峻也就不是普通的事喽。男人激动起来，紧紧咬住不放：

“有这种事……你……是这里的主人吧？……你可不是小狗吧……自由地进进出出，该不会有什么事吧！要不就是你做过荒唐事，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吧？”

女人那惺松的睡眼，忽地睁得大大的。那目光直逼他的眼睛，那是红红的充血的眼睛。

“不，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哇！”

“那么，你也用不着抖抖索索嘛！”

“可就是去了外面，也没有什么可干的……”

“走走路也好嘛！”

“走走路……？”

“是呵，走路哟。……就是走路兜兜圈子也够了哟……在我来之前，你不也常常自由地出去散步吗？”

“可是，没事出去走走，不还是累得慌……”

“别说玩笑话了！你好好问一下自己的心，不会不知道吧！……即使是条狗，老把它关在笼子里，它也会发狂的嘛！”

“去过的呀……”忽然，女人用沙哑的没有抑扬的声音说，好

象闭合上的两片蚌壳。"真的呢,经常走动的呀……直到来这儿之前……还抱着孩子走了很长时间……实在累得走不动了……"

男人冷不防吃了一惊。全是奇谈怪论。这样将错就错下去,连他也会没有回话的自信了。

是呵……在十几年前的那个废墟时代,人人都狂奔着去寻找不用走路就能解决的自由。那么,眼下果真能一口断定"不用走路就能解决的自由"已经让人们腻烦了吗?就说你吧,不是也被那种幻想对手的捉迷藏所拖累,受它引诱到了这沙丘附近来的吗?……沙……1/8MM的无限流淌……它抓住了"不用走路就能解决的自由",是底片中阴阳相反的自画像。一个孩子即使再向往远足,当他成了迷路孩子的一刹那,也会大声哭泣的。

女人改用快活的调子说:

"您情绪好多了吧?"

挪开猪一样的脸吧!男人真有些火了,真想强行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摁倒在泥里。可只不过想想,皮肤上就起了鸡皮疙瘩,哗啦哗啦响起了揭掉干乎乎浆糊的声音。"扭住胳膊"一词,皮肤展开随了心所欲的联想。忽然,女人同背景分离了开来,只剩一个轮廓存在着。二十岁的男人,靠观念发情。四十岁的男人,靠皮肤的表面发情。可是,对三十岁的男人来说,变成轮廓的女人最危险。……简直就象抱住自己似地,可以毫无顾忌地抱住吧……但是,女人的背后生着许多眼睛……女人被那视线之丝操纵着,不过是受操纵的泥娃娃……要是抱住了女人,这回可就要轮到你被操纵了……"脊椎脱臼",撒了个大谎,立刻就会露出马脚来。咱已经过惯的生活,难道就此断送了吗!

女人匍匐着凑近过来。圆圆的膝头往男人屁股上,肉鼓鼓

顶了过来。睡着的时候，女人嘴里、鼻子、耳朵、腋下，还有其他凹下的地方，那发了酵的、象晒热的水似的气味，浓浓地渲染了起来。渐渐地，客客气气地，火一样的手指，沿着背脊骨上上下下话动起来。男人全身僵直了。

忽然，女人手指绕到了男人侧腹。男人发出一声尖叫：

“好痒呀！”

女人笑了。既象调情，又象打怵。实在太唐突了，以致于他一下子来不及反应。她究竟在打什么算盘？……是故意的吗，还是手情不自禁地打起滑来了呢？……刚刚还是睡眼惺忪，好容易才把她弄醒，可这会儿……这么说来，第一天晚上，和她擦身而过时，碰到了侧腹，女人也发出了怪笑声……那个动作，对女人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吧？

要不然就是女人压根儿不信他有病，为了证实疑问，她也许以此来试探吧。……有可能……不能糊涂呀。女人的引诱，原来是糖衣炮弹。也许不过是食肉植物布下的罗网；或是“暴行”撒下丑闻的种子；接着，恐吓之锁，就会来捆住他的手脚……

13

汗水象蜡烛泪般地融化了。毛孔里浸满了汗水。手表停了，不知道时间；说不定洞穴之外还是白天吧。可是，在这二十米深的洞底，已经是黄昏了。

女人还睡得很熟。大概在做梦吧，手脚"扑扑"地轻轻颤动。刚才盘算着要去捣乱她的睡眠，到现在还未开始。连他自己，也已经睡得足足的了。

他撑起身子，皮肤上受了风。翻身的时候，脸上盖着的手巾险些掉在地上，耳朵根、鼻子的两侧，嘴角都粘着沙子，厚得都能刮下来。他搽好了眼药，用手巾的一角捂着，一定要如此重复好几次，眼睛才能象平时一样地睁开。然而，这眼药再过两三天也将要告罄。单为这事，也该尽早地分出个青红皂白来。他象穿了件铁衣服，睡在磁石做的床上，身体十分沉重。他费了好些功夫，才把焦距对准，借着门口射进来的微弱光线，把视线漂移在死苍蝇脚似的铅字上。

说真的，白天应该让女人读报给自己听的。那样的话，还可以打搅女人的睡眠，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可惜的是，他自己竟先睡熟了。那样拼命熬着，没想到竟会如此的愚蠢。

沾了这熟睡的光，今晚又有没完没了不眠的借口了。合着呼吸，他试着由一百倒着数。试着仔细回忆从家门口到学校两点一线走惯了的道路。他又试着把自己所知道的昆虫，按科、目分开来排列。结果都一样，什么效果都不见，徒然增加烦恼。风掠过洞的边缘，发出含含糊糊的声响……传来铁锹插入潮湿沙层的声音……远处，狗吠之声不息……象蜡烛火似地摇曳，沙沙作响……以神经末梢为目标，不间断地降下沙的粉屑……即使如此，还是得好好再忍耐一阵子。

呵，算了，将就将就吧。清清爽爽的道道青光，沿着洞穴的边缘透进来，这次，倒过来，自己得同那濡湿海绵般的困倦作斗争。只要这种恶性循环不在哪里截断下来，不仅是手表，怕是连时间本身都要被沙的粒子弄得动弹不得了吧。

报纸上的报道还是老样子。哪里即使有一星期的空白，也简直分不清它的踪迹。如果它是通往外界的窗口，那窗玻璃多半是毛玻璃。

《贪污法人税，市府受牵连》……《工业发源地，建设学园都市》……《中止作业相继发生，接近总评，发表见解》……《绞杀二儿，母亲服毒》……《小汽车强盗事件频发，新生活样式产生新犯罪吗?》……《三年里，匿名少女送花派出所》……《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因经费预算发生争执》……《今天又有两少女遭神出鬼没的歹徒暗算》……《玩弄睡眠药所侵扰的学园青春》……《股票也有秋风行情》……《著名高音萨克斯管演奏家保尔·杰克逊访问日本》……《南非再次发生暴乱，死伤二百八十人》……《夹杂女人，骗子学校，不收学费，只要测验合格，便给毕业证书》。

没有一桩是不可缺少的事件。红砖垒起的，满是缝隙的幻之塔。本来嘛，如果净是“不可缺少”的事，那么，现实就将成为手不触摸不了的危险的玻璃制品喽……，总而言之，日常生活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尽管谁都知道毫无意思，但在咱家里，仍然占据着圆规的重心。

冷不防，他看到一则报道。

“十四日上午八点左右，在东亚建筑公司的工地上（横川町30号），正在操作的‘日原组’吊车司机田代勉(28岁)，被坍塌的沙子压成重伤，送到附近医院抢救，不久便死去了。据横川警署透露，因十米沙堆的下部挖掘过度而导致沙堆坍塌云云。”

原来如此！……这篇报道就是那帮家伙送报纸来的目的吧？他们怎么可能会来满足咱的请求呢。他们就差没往那消息周围打上红框了，也算是万幸。这么说来，真有那帮叫做“黑杰

克"的，专爱起哄的家伙吧……皮袋子里灌满了沙，具有和铁棒、铅棒相匹敌的打击力……尽管沙子也会流动……但水里可以游泳，而沙子却幽闭人，戮杀人……

只怪自己把事态看得过于乐观了。

14

可是，真要作出改变作战方案的决定，还需要时间，他好一阵子犹豫。女人出去"清沙"，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吧。正是第二次搬运大网篮的男人们，结束预定的工作，准备返回摩托三轮车去的时候。他竖起耳朵，等听明白男人们不再回来后，偷偷起来穿好衣服。女人把灯拿走了，他只好摸索着到处找东西。鞋子里灌满了沙子直到鞋口。他把宽大的裤脚管塞到袜子里去，掏出绑腿带揣进了裤袋。他把自己的采集工具，归拢到门边容易够得着的地方。于是，下到了泥地间，幸好厚厚的沙子如同绒毯，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走，没有必要去顾虑脚步声。

女人拼命的清沙，目不旁顾。男人躲在房子的角落，屏住呼吸瞧着，听着：轻松挥动铁锹的手臂动作……纹丝不乱、起劲的呼吸……脚下的灯，映照出她那舞动的影子……。他牢牢抓住手巾的两端，拼命往左右两边拉，再数十秒往外跳……瞅准她用铁锹抄起沙子往上举，重心偏离的一瞬间，他想一步冲上去袭击她。

当然不能断言没有危险。而且，说不定再过三十分钟，他们的态度会急剧的变化。譬如，有县里政府官员来调查的事。一开始，村里那老头还误把他当成那个官员，脸上现出明显的警惕神色。看来政府官员的调查是迟早的事。假如真的来了，村里意见不一，肯定掩盖不住他的事，也许他们会早早死心不再囚禁他了呢。然而，同样不能保证这三十分钟不会拖到半年或者一年以上。三十分钟和一年可是一半对一半的准确率呀，他已经再也不想打赌了。

本来要是救援之手能够得着的话，那继续装病确实是上上策，事态会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他之所以拿不定主意，也有这一层考虑。住在法治的国家里，期待救援是理所当然的事。失踪者往往消失在迷雾的那一头，即使消息断绝，也大多是出于本人的意志。而且，只要没有犯罪的气味，也就不会当成刑事事件来处理，只能当成民事纠纷处理；所以，警察也不能深入去调查。然而，他可完全是两码事。象现在这样求救，简直是向死神伸出疯狂的手。哪用得着直接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影子，只要到他那“失去丈夫”的屋子里去看看，就一清二楚了：尚未读完的书，摊开着书页……兜里揣着零钱的上班工作服……钱虽少，但最近没有取过款的存折……尚未整理完毕的、正在干燥的昆虫箱……贴好了邮票准备寄出去购买新采集瓶的定单……一切都表示出他的意志：拒绝就此中断，想要继续活下去。访问者，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在这屋子里听到他的哀诉。

是呵……要是没有那封信……要是没有那封傻乎乎的信……可是，有就是有了……就连作梦也告知了那般真实，到现在还来自己哄骗自己又成得了什么气候呢？推脱之辞已经太多。遗留品等等都已经死了。他特地用自己的手来扼杀生

命。

这次休假,他采取了极其保密的态度,对同事,他故意没去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行踪。不仅没作声,他还有意让别人感到莫名其妙。他就是想让那些在日常灰色生活中,连皮肤都发灰的家伙们发发急,这是再好不过的有效手段了。灰色种族,他们只会想象自己以外的人,具有红的、蓝的、绿的等灰色以外的颜色,他们已经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自我厌恶的境地。

播撒眩目太阳光的夏天,只有在小说和电影中才会出现。现实里所有的只是谨小慎微的星期天:把报纸上硝烟弥漫的“政治栏”垫在屁股底下睡觉……帽子上缀着磁石的热水瓶和罐装汽水……排长队才能弄到手的、一小时一百五十元的租用艇,以及波浪中涌出死鱼尸体的铅色泡沫……那么,最后就该是充斥疲劳的满员列车了……谁都清楚那种事,只是不想做自欺欺人的傻瓜罢了。在那灰色的校园里,他们拼命涂抹,模仿幻之祭典。为了让别人说一句“愉快的星期天”,满脸络腮胡子的父亲,连推带搡地哄走死缠硬磨的孩子,……电气列车角落里小小的风景谁都见过一次……对于他人的太阳,他表现出令人同情的焦虑与嫉妒……

所以说,仅此没有其他值得认真的事情了,假如他并未作出与其他同事相同的反应,那究竟会不会变得那样固执,还是值得怀疑的。

他只对一个男人寄予了一定的信赖。那个男人老是象刚洗过脸似的,眼皮肿肿的;那是个热心搞工会运动的人。他甚至老老实实地向那个人表露过对别人难以宣照的真心。

“不知怎么搞的?……自己对有根有据的教育方法,怎么也形不成疑问呀……”

"什么，那个'有根有据'是怎么回事？"

"就是把没有的东西想成'有'，所谓幻想教育呀……所以，你瞧，沙子即是固体，但多少又具备一些流体力学的性质，我在这一点上，感到非常有兴趣……"

看来对方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纤弱的驼背向前弓得更加厉害了，可那表情依然很开郎。一点没有听得厌烦的样子。有人把他叫做"美比乌斯圈圈"。所谓"美比乌斯圈圈"，就是将一条纸带绞一下，然后将纸带背面的一端，粘在纸带表面的一端，形成一个环，即一个"不分表里"的空间。也许说的是那男人将工会运动和自己的私生活如同"美比乌斯圈圈"那样联系在一起了吧。虽说有些讽刺的意味，但多少也带有些褒意。

"就是现实教育的意思吗？"

"不是，我来拿沙子打个比方……说到底，世界不就象沙子一样吗……沙子这玩意儿，在静止状态下，很难抓住其本质……沙子其实没有流动，只是流动这玩意儿叫做'沙子'……我老是说不好……"

"我懂了。实用教育里，无论如何会掺杂相对主义的要素吧。"

"不是那么回事。自己本身变成沙子……用沙子的眼睛来看东西……如果死了一次，就会担心死……就再也不会横冲直撞了……"

"那是理想主义哇，老师……我觉得，老师您是不是怕学生呀？"

"可是，我呀，觉得学生也是沙子一样的东西……"

这样不相吻合的谈话，对方也没有一点心情烦躁的样子，露出洁白的牙齿爽朗地笑了。肿肿的眼睛，藏在肉褶皱之间。男

人也无可奈何地报以含含糊糊的微笑。这可真是"美比乌斯圈圈"呐。不管是好意，还是恶意，都是"美比乌斯圈圈"。仅就好的一面来说，还是值得对"美比乌斯圈圈"表示充分敬意的。

谁知，就连这"美比乌斯圈圈"，对他的休假也明显表示出与其他同事相同的、灰色的妒嫉。简直不象"美比乌斯圈圈"。他觉得好没趣，同时又有一股痛快的感觉。相对于美德，往往谁都会做出捉弄人的事来。结果，沉甸甸的重物被焦急的快乐所咬住。

于是，就有了那封信……已经发出去了，收不回来的卡片……昨晚，梦里的压迫，决不是没有依据的。

他和"那口子"之间，若说没有一点爱情，那是假话。但是可以说，他们之间只是不引人注目的关系：只有当他们互相闹些小别扭的时候，才能被对方承认。譬如，他说，结婚的本质概括起来说是被开垦的荒地，"那口子"就会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她回话说，把狭窄的屋子放放大倒是真的。倒过来说，恐怕一定有倒过来的回答。结婚已经整整两年零四个月了，他们之间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拉锯战。与其说热情消失了，倒不如说他们是把热情过于理想化，结果反倒把热情给冻住了。

所以，他有意不把自己的行踪告诉"那口子"，暂时一个人出去旅行，并且忽地想起要写信通知她。对同事们那么有效果的休假秘密，不该只在"那口子"身上无效吧。但是，要是写上名字贴上邮票，一旦出现情况可就要犯傻了，于是，信写好后，他原封不动地把信扔在桌子上。

这个天真的恶作剧，最终成了一把自动锁：只有丈夫一个人能打开的装有防盗装置的自动锁。很难说没有人会去注意那封信。那简直象故意留下表示自己逃亡意志的声明书。已经有人

看见你在现场，你要是仔细地擦去指纹，反倒会成为犯罪的证据。这不是和愚蠢犯人的行径如出一辙吗？

机会远远离去了。到现在才来抓住那种可能性，那就只有被自身的毒所苦恼了。眼下已经不可能等待有人会来帮忙开门了，只好自己撬开门，奋力出逃，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任何犹豫不决都成不了借口。

手指深深地扒在沙子上，隐隐有些生疼，它吊住了全身的重量，数到十就跳出去……谁知数到十三下，他还没想好，然后，他又重重地作了四下深呼吸，总算下定了决心。

15

与那份热情的相比，男人的动作是缓慢的，象是被沙子吸住了似地。这时，女人已经回过头来，斜斜地拄着铁锹，呆呆地盯着男人看。

女人真要抵抗的话，结果会完全两样吧。可是，男人瞅准了目标，来了个突然袭击。男人紧张到了极点，女人也被吓得不敢动弹。她甚至想不起来拄着的铁锹尽可以抵挡男人一阵。

“别出声……我不会胡来……你安静一点……”

男人用痉挛的声音，小声嘀咕着，将手巾胡乱塞进了女人的嘴里。男人动作笨拙，而女人对于那些莽撞的动作竟然一点也不反抗，几乎完全听任男人摆布。

男人觉察到了女人的顺从，总算恢复了自制。他把仅塞进一半的手巾掏了出来又重新塞进去，然后，在女人的后脑勺处打了个结。接着，他用事先准备好的绑腿布，把女人的两手用力反绑到背后：

"快，进屋里去！"

女人被挫得没了气性，不仅对男人的举动，而且对男人的语言也十分顺从。她脸上竟然没有一点敌意或者抗议的神色。简直象进入了一种催眠的状态。男人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大本事，谁知反而表现出了暴力的效果，一定是夺走了女人的抵抗力。他把女人推进了泥地间。用另一根绑腿捆住了女人的脚踝。一切都是在暗中摸索着干的，所以，以防万一，他用剩下的绳子又捆了一道。

"怎么样？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只要听话，害不到你……就是我不也在死拼吗……"

他仔细瞧了瞧女人的呼吸情况，然后退到门边，迅速从那儿跑出去。他抓住灯和铁锹，立刻又返回里屋。女人的脸微微朝下横躺着，合着呼吸，下巴频繁地上上下下。吸气的时候，将下巴朝前冲出，那是为了避免把地席上的沙子一起吸进去吧。呼气的时候则相反，鼻翼颤动，象是为了吹散脸周围的沙子。

"那么，请你暂时忍耐些吧。要坚持到大网篮的家伙们回来呢。我可是饱尝辛酸喽，和那些人作的荒唐事比较起来，你可没有发牢骚的道理吧。而且我还要付给你住宿费呢……只能照本来由我大致推算的实际费用呀……这可以吧……当然可以咯！……本来嘛应该不付钱的，但因这事你的帐摆不平，所以，我硬是要放下钱给你的。"

他抓住衬衫的领子，让空气灌进衣服里，一副精神抖擞，坐

立不安的样子，他侧耳听了一会儿外边的动静。是呵，似乎还是熄了灯的好哇。他掀开灯罩，想要吹熄灯……慢着，在这之前，再看一下女人的样子吧。脚上打的结十分牢固，连手指都插不进去。手脖子已经肿起了黑红的印子，象梳子似的手指也变成旧墨水斑的颜色。

塞进嘴里的东西象有些对不住她似的。那张嘴平时就无精打彩，眼下更是失去了血气，拼命往左右两边拉平；单看这嘴巴，简直就跟看见了妖怪似的。淌下的口水，把脸颊下面的地席都给染黑了。灯里的火苗每次跳动摇曳，似乎都能听见无声的喊叫。

"实在没法子，是你们自己播下的种子……"他禁不住心急慌忙，快嘴快舌地说."互相欺骗，这下该扯平了吧？我可是人呐，不可能象狗那样能简单上一把锁….谁见了，都会觉得我这是出色的正当防卫."

忽地，女人扭动了一下脖子，微微睁开眼睛，从眼角觑着他。

"怎么了？……想说什么话吗？"

女人发拘地动了动脑袋。即不象点头，又不象摇头。举着灯凑近看，想把她那眼色瞧个分明。男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眼神既没有怨怒，也没有憎恨，只是充满了无限的悲哀，象在倾诉着什么。

难道是……心理作用吧……总而言之，眼神那玩意儿不过是语言的表达……没有筋肉的眼珠里，原来还积存着表情哇。这样想着，男人往后退缩了几步，想去放松一下塞在她嘴里的东西，禁不住伸过手去。

可他还是缩回了手。慌慌张张吹熄了灯。他听到大网篮的声音走近了。他把灭了的灯，放在顺手摸得着的台阶边上，掏出

水槽下的壶，喝了好一大口。抄起铁锹，把身子藏在门口一边。汗流浃背。马上就要开战了……再坚持五分钟，十分钟……他把采集箱紧紧地拉到身边来。

16

“喂——！”

沙哑的声音叫了起来。

“在干什么哟！”

跟在后面的声音还带着稚气，富有弹性。

洞穴中，笼罩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幽暗，外面却是皓月当空；沙子与天空的分界线上，男人们的影子看上去成了模糊的一团。

男人右手握着铁锹，象趴在洞底似地一点点逼近过去。

坝上传来了卑猥的笑声。穿着钩子的绳索放了下来，要把石油桶吊上去。

“小妈妈呃，快一点喽，帮帮忙呕！”

这时，男人紧盯着绳索，全身绷紧跳起来，把沙子都踢了起来。

“喂，往上拉！”他使出能打穿石头的力气，十根手指牢牢抓住了晃晃悠悠的绳索，扯着嗓子叫喊起来。“往上拉！往上拉！不往上拉，这双手是不会松开的！……女人嘛，捆起来了，扔在屋里呢！要救她，就赶快把这绳子拉上去！绳子拉上去之前，我

不会碰那女人一根手指！……你们糊里糊涂想下来，当心让铁锹敲碎脑门心……就是上法庭也是我胜诉！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快呵，怎么还磨磨蹭蹭的！马上把我吊上去，我就不去告你们，放过你们也可以……不法监禁的罪名可不轻呀！……怎么回事？赶快往上提呀！”

倾盆而下的沙子，打在他的脸上。从领口灌进了衬衫，冰凉的感觉眼见着一点点增加起来。

火热的气息在嘴边燃烧。

上面象在交换意见。忽地，手上传来强烈的反应，绳索开始往上提起来。比预想的更富有弹性的重量，从手指上拔去绳索。男人用了两倍以上的力气，牢牢地抓紧。……象大笑时那样，胃的周围激烈地痉挛起来，涌起泡沫喷了上来……一星期的噩梦，四分五裂飞撒而去……太好了……太好了……这下可得救了！

忽然体重消失了，浮在了半空中……晕船般的感觉，“唰”地穿过全身，刚才扯着手上皮肤往上拖的绳索，现在毫无抵抗地留在了手里。

上面那帮家伙竟松开了手！……转了半圈，头朝下地摔在了沙地上。身体之下，采集箱发出了“嘎”的一声。接着，什么东西掠过脸颊飞走了。象是绳索上的钩子。真是群样样干得出来的家伙呀。幸好没有跌伤。采集箱给压垮了，他察看了一下侧腹，也没有作痛的地方。他反射般地跳了起来，摸索刚才那根绳索。老早就给上面那些家伙提去了。

“混蛋！”

男人悲切切，声音哽咽地叫喊着。

“混蛋！最终后悔的是你们这帮家伙呀！”

什么反应也没有。只有无声的低语，象烟雾似地在空中飘

荡。听不清是敌意，还是忍住笑的嘲弄，那低语追逼着男人，令人难以忍受。

愤怒和屈辱，变成一根铁芯，从内侧硬顶住男人。手指深深抠进发粘的手掌，又叫了起来。“还不明白吗！嘴上说了不明白吧，我不是做了叫你们看嘛！我不是说过女人还捆着吗？……现在不马上把我拉上去，或者放根绳梯下来，那女人可就一直被捆着哟……好好想想吧……这里被沙子埋掉的话，为难的还不是你们吗？……沙子越过这儿，可就要开始慢慢侵入村子喽！……怎么啦？……为什么不回答！”

代替回答的只有男人们漫不经心地拖着铁锹那单调的声音，远远地离去了。

“为什么？……怎么什么也不说就走了呢？”

已经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微弱悲鸣了。男人浑身颤抖着弯下腰，摸索着收拾起砸坏了的采集箱。装酒精的容器上好象有了裂缝，碰到手上冰凉凉的，那感觉“啪”地在手指间扩散开来。男人压低声音啜泣起来。没有悲伤。他感到简直象别人在哭泣似的。

象怪谲野兽般吸住人的沙子。他拖着步子，好容易才在黑暗中摸索到了门口。他把脱了铰链的采集箱，摸索着轻轻放到地炉的边上。天空中呜呜呼啸着风声。他从地炉的角落里，掏出塑料袋裹着的火柴，点上了灯。

女人没有改变姿势，只是稍稍错开了原来的位置。她的脸冲着门口，大概想听听外面的动静吧。遇到光，她眼睛眨了一下，立刻又紧紧地闭了起来。他所受到的残酷对待，那女人究竟会怎样看待呢？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还不能就算输了。反正捏着定时炸弹钥匙的还是我自己呀。

男人单腿顶住女人的背后。犹豫了一下，然后，就象拔草似地除去堵在女人嘴里的东西。此时，并不是什么负疚的心情，更没有什么“可怜”，“体恤”的心思。

只是疲倦极了。再这样紧张下去可受不了。而且，他仔细一想，本来就没有堵住她嘴的必要。那时，女人要是狂呼救命，反而会使那些家伙狼狈起来，或许能早些决出胜负来。

女人伸出下巴大口喘着气。手巾上沾满了女人的唾液和口里的气味，沉甸甸地象只死老鼠的尸体。手巾的痕迹刻在脸上轻一块紫一块，不能轻易地抹掉。女人象要展平两颊干鱼般发硬的疙瘩，不停地重复着下颚部的运动。

“这下久不了……”他把手指间拎着的手巾，跑去泥地间那边扔掉，“是呵，是呵，正在汇总意见吧。杠着绳梯正飞跑过来吧。放任不管，倒霉的还是他们那帮人呐……是这样吧……假如他们不倒霉，那也就没有必要特地张网来套住我了……”

女人咽了一口唾沫，舔了舔嘴唇：

“可是……”女人的舌头，象是还没有充分恢复功能，嘴里象塞了个大鸡蛋似的，发音含混地问：“星星，出来了吗？”

“星……星星，怎么回事？”

“就是，星星要是不出来呀……”

“要是不出来，会怎样呢？你说。”

女人显得精疲力尽，讲了两句话又沉默不语了。

“怎么啦？话开了头，别在半路上停下来哟！你想用星星来算卦吗？还是这地方的迷信？……难道没有星星的晚上绳梯不能放下吗？……怎么回事，嗯，不说话可是什么也不知道哇！……是呵，要是一定得等到星星出来的话，那是你们的事……可要是做那件事的时候，刮起大风来打算怎么办呢……那就不是

星星所能引起的混乱呀。”

“星星呐……”女人的声音象从漏了的软管里挤出来似的“星星，这种时候还不出来，不会有很强烈的大风呀……”

“为什么?”

“看不见星星是由大雾造成的……”

“说这种话，风现在不是还照样吹着吗?”

“不，那是在很高的地方，风卷回去的声音呀……”

听她这么一说，倒好象真是这么个理儿。星星象团团烟雾，说明风已经没有力量去吹散天空中的水蒸气了。今晚象是不会有什么大风啦……所以，村里那帮家伙们的结论也不会心急慌忙地提出吧……原以为她的话是没头没脑的蠢话，但意外地发现那倒是顺理成章的回答。

“原来如此……其实，我这头也无所谓……你们那头有这种打算，我可以奉陪打持久战的。

一星期、十天、十五天，反正五十步笑百步，一回事……”

女人把脚指拼命往里勾起来。简直象章鱼的吸盘。男人笑了，一边止不住一阵恶心。

究竟什么事弄得她胆战心惊呢?……击中敌人要害之处的不就是你吗?……为什么不能再镇静一些，拿出观察者的风度来呢。是喽，要是能够平安回去，这次体验实在有记录下来的价值。

嚯!这可让人吃惊哟。老师终于下定决心写东西了。还是真实体验呐。听说不给皮肤一点刺激，连蚯蚓也长不大。……谢谢，实际上连标题都想好了……嘿，什么样的标题……‘沙丘的恶魔’，或者是‘蚂蚁地狱的恐怖’……这可是相当有猎奇趣味的题材呀。可会不会给人过多不正经的印象呢?……是嘛?

……不管多么强烈的体验，如果只描写事件的表面，那实在太没意思了。必须写一下悲剧的主人公，就是当地人，这才能显示出一些解决的方向，否则，好容易得来的体验可就得哭喽。……畜生……什么？……是哪里在清扫下水道吗？还是走廊里撒的消毒药水与老师嘴里出来的大蒜分解物，起了什么化学反应吧……说什么？……不，请别担心，刚刚写完了一些，我这号人反正也成不了作家……这又是与身分不配的谦逊，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作家看得太高。能写，就是作家了嘛。……快，怎么样，老规矩，教师这种人动不动就想乱写……这就是职业习惯，那是比较接近作家的关系嘛……就是你说过的"创造性教育"那玩意儿吗？自己甚至连一个粉笔盒都没做过……所谓粉笔盒，可是非同寻常呐。仅就它能提醒自己是个什么角色这一点来看，难道它不是个优秀的创造吗？……靠了它，体尝了新的苦痛，硬是掌握了新的感觉……而且有希望。这份希望是真是假，再往前可是没有责任喽……今后的前途只有相信冥冥中的力量了。好啦，安心宽慰地见鬼去吧，好歹教师不能容忍这样的可恶品德……可恶品德？……是作家呀。想成为作家，不过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考虑；就是所谓当个使唤木偶的人，想把自己同木偶区别开来。从本质上讲，它和女人的化妆毫无二致……可真严厉哇。可是，老师要是把"作家"理解为这种意思，那么，作家和所写的东西也许该有某种程度的区别吧……是吗？所以我想当一回作家呀。成不了作家，当然也就没有非得要写的理由喽！

……可是，报酬拿少了的孩子该会有怎样的表情呢？

17

沙崖坝底下一带，传来短短的一声闷响，象鸟儿振翅的声音。他抓起灯，拔脚就跑出去看。只见扔下来一个用蒲叶包着的小包裹，已经不见了人影。男人随即大叫起来。不见一点动静。他拆掉蒲叶包上捆扎的绳子。不知包裹里的东西，只是装上"好奇心"雷管的炸药。他忍不住又想象开了：说不定是攀上沙崖坝顶的工具吧。那些家伙们到现在也不敢露面，只把工具扔下来便溜走了。

谁知，蒲叶包里竟是一个报纸包和一个木栓塞得紧紧的大瓶。纸包里有三盒新生牌香烟。除此以外，简直不敢相信，什么也没有。他又重新抓起蒲叶包的一角，狠狠地抖了几下，抖落下来的只有沙子……至少他没有发现自己期待的信。瓶子里传出了高粱味，原来是烧酒。

究竟打什么主意？……是作交易吧？……听说印第安人把香烟作为友好的信物来交换。酒一般也作为祝贺的标志。难道可以认为对方有妥协的意思，以这种形式先来表示一下吗？乡下人用语言来表达心情老有害臊的倾向。也就是说，只有这点可说他们是老实人。

暂且想通了，闲话休提，先来抽口烟吧。一星期了，可真够受哇。他用习惯了的动作，在烟盒的商标贴纸旁开了个四角的口子。滑溜溜的玻璃纸手感。他用手指弹了弹烟盒底部，把香烟叩出来。捏香烟的手指轻轻颤抖着。他就着灯上的火点着了烟。深深地，悠悠地，胸膛里满满地吸进了一口落叶之香。渗透

到血管的各个角落。嘴唇麻木，眼睑的内侧沉甸甸地垂下了天鹅绒的幕布。紧绷绷的晕眩，令他毛骨悚然。

他怀里紧紧抱着大瓶，那小腿怎么象借来似地，好容易支撑住了重心，他踉踉跄跄地走回了屋子。头顶上，牢牢嵌着晕眩之箍，他想朝女人那边看一眼，可无论如何无法正面瞧她。单眼的眼角，歪斜地捕捉到女人的脸，看上去十分窄小。

“送东西来了哟，瞧……”他把大瓶高高举起，摇晃着给女人看，“想得还挺周到呢，提前庆祝，说是来干上一杯，不会不说吧，……我在一开始就知道了……算啦，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怎么样，你也一起来干一杯吗？

女人紧闭双眼代替回答。到现在还没给她解开，她闹别扭了吧。傻瓜女人。给一个中听点儿的回答也许立刻就会给她松绑。要么是她不痛快吧？好容易捉到个男人，又挽留不住，最终还得撒开手。这似乎也是个理……女人到底还是个只有三十左右的寡妇呀。

女人的脚背和指甲的交界处，显眼地长着难看的细印子。他觉得莫名其妙的笑又涌了上来。女人的脚难道就这么奇怪吗？

“想抽烟的话，我来给你点上？”

“不，抽烟喉咙口干……”她发出微弱的声音，摇了摇头。

“那我喂你点水喝吧？”

“还用不着。”

“别客气了。我也不是因为个人的怨恨才让你受罪的……作战的需要，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你也该明白吧。亏得你，对方象是有些软下来了……”

“有男劳力的地方，每周一次，配给酒和香烟。”

“配给……?”大苍蝇拼命想飞起来,可实际上只是在窗玻璃上擦了下鼻子……学名叫做 Muscina stabulans……几乎没有视力,徒有其表的复眼……他掩饰不住狼狈,尖叫了一声:

“可是有谁会需要这种照顾呢,自己自由自在地出去买不好吗!”

“可是,干的是十分辛苦的活,实在没有时间哇……再加上又是为了村子干的,所以,都是联合组织拿出钱来买的哟。”

这就是说,这举动也许是让咱妥协、劝告咱投降的哇!……不,再往坏的里面想一想。他的存在,或许已经作为推动这里日常生活的一个齿轮,载入了零件帐册了吧。

“等一下,为慎重起见,我再问一遍,到现在为止,我是第一个倒霉的人吗?……”

“不,说来说去都怪村里的人手不足嘛。……有钱人也好,穷人也好,有活干的都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村子……总之,这里只有沙,是个穷村子哇……”

“于是,怎么样……?”连声音都躲在保护色里,成了沙的颜色。“除了我之外,还有什么人被逮着了吗?”

“是啊,去年秋上吧,来了个卖明信片的……”

“卖明信片的?”

“说是哪家观光明信片制作公司里的推销员,听说去了联合组织支部书记的家,被人看见了呢……只是些宣传品,给城里人看的,很漂亮的风景。……”

“给抓住了吗?”

“正好,很多人家都缺人手……”

“以后,怎么啦?”

“听说不久就死了哟……不,原本身体就不怎么结实……再

加上运气不好，正碰上台风，活特别艰苦的关系吧……"

"这么说来，他没能立刻逃出去呀?"

女人没有回答。也许她觉得这是个无需回答的问题吧。因为逃不了，所以没有逃走。……恐怕就这么简单。

"其他人呢?"

"嗳……今年年初，有个学生来买什么书呢。"

"是个行商?"

"象是写了什么反政府的事，十元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归乡运动的学生……那家伙也被抓了?"

"就在隔三间的邻居家，现在也应该在那里哟。"

"也是把绳梯拆走吧?"

"年轻人嘛，难呐，留不住哟……无论怎么说，城镇上，工资也给得高，又有电影院，又有饭店，每天都开门吧……"

"就是说，还没有一个人从这里成功地逃出去过?"

"是呵，有个年轻人受坏孩子引诱跑到了城里……那时，还舞刀弄枪，报纸上都登了出来……刑期一到，立刻被人带了回来，眼下平平安安地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我没问你这些事！我问的是从这里逃出去没再回来的人!"

"那还是很久以前的事……全家人一齐趁夜晚逃出……不久，成了空屋子，真危险，差一点无法弥补。真的很危险哟……只要哪里有一处倒坍，那以后连大坝都会出现裂痕……"

"你是说打那以后没有啦?"

"嗳，我想是没有了……"

"瞎扯谈!"耳朵下的血管，成了小瘤，卡到了喉咙口。

突然，女人把身体缩起来，摆出一副黄蜂产卵般的姿势。

“怎么啦？……痛吗？”

“是呵，很疼……”

他摸了摸女人变了色的手指甲。他把手指穿过结头号了号脉。

“有感觉吧？脉息很清楚……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起，有怨言的话，找村子里的负责人说去。”

“对不起，能不能替我挠一挠头和耳朵后边？”

冷不防被请求，他不好拒绝。女人的皮肤和沙之膜之间，浓浓的汗膜象融化了的白脱油。他感到象挠在桃子皮上似的。

“对不起……说真的，还没有人出去过……”

忽地，无色模糊线条勾勒出门的轮廓，浮了出来。那是月亮。就象薄羽蜉蝣的翅膀，散发出淡淡的光的碎片。眼睛渐渐习惯了，沙子擂钵的底部，整个就象粘性强的嫩芽肌肤，现出了柔润的光泽……

“好吧，那我就第一个逃出去给你们瞧瞧！”

18

等待的时间可真难受。时间，就象蛇腹一样，弄出深深的皱纹，折叠了好几层。那一层一层假如不绕远道，就无法向前挺进。每一层皱纹，所有形式的疑惑，手里都潜藏着各自的武器。与这些疑惑论争，或置之不理，或冲撞前行；不是一般努力所能胜任的。

结果，白白地等了一场，直等到天亮。清晨之光，从窗户那边射进来戏弄他，把他鼻子和额头弄得和蜒蚰的肚子一样白。

"对不起，给点儿水……"

怎么回事，象是打了个盹儿，真正只有一会儿。转眼之间，汗水出来了，别说衬衫了，就连长裤膝盖的内侧也弄得湿漉漉的。汗水上粘附着沙子，颜色也好，手感也好，都和麦粉做的松糕十分相象。她脸上，忘记了盖东西，鼻子、嘴巴都象冬天的水田，干巴巴的。

"对不起，求你了……"

女人全身被沙子涂满，象害热病似地，抖抖索索地发出了干燥的声音。女人的痛苦，象用电线连接着似地，原封不动地传了过来。他剥去水壶上的塑料布，自己先咬住了壶口。最初的半口，漱了漱嘴，实在不是一次、两次能漱干净的。吐出来的，几乎全是沙团。可是后来，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沙团和水一起咽到了胃里。简直象在喝岩石似的。

喝下去的水，原封不动地变成了汗，喷了出来。从肩胛骨到背脊，从锁骨到乳头的周围，从侧腹到腰骨的边缘；糜烂的皮肤，象剥掉一层薄皮似地疼痛。

好容易喝完了，他近乎道歉地把水壶口撤到女人嘴里。女人咬住水壶口，口也不漱，就象鸽子似地"咕嘟、咕嘟"喝了起来。才喝了三口，水壶就空了。浮肿的眼皮底下，女人那双直勾勾盯着男人的眼睛，第一次蕴含了不可原谅的责难。空水壶轻得象纸做的。

男人想把尴尬局面支吾过去，掸掉身上的沙，下到了泥地间。绞了一把湿手巾给女人擦把脸吧？比起不停地流汗，这样做更符合道理。有人说，文明的高低，和人的皮肤清洁度成正比

例。人假如真有灵魂，恐怕那灵魂就在皮肤里。只要想一想水，肮脏的皮肤就成了几万个吸盘。象冰一样透明，又象羽毛般柔软，这灵魂的绷带……再晚一分钟，全身的皮肤都会扑簌簌地烂掉，掉下来吧。

谁知，男人往水缸里一瞧，禁不住发出绝望的叫喊：

“嘿，你不知道水缸空了吗！……这里全空了哟！”

他把胳膊伸进去，用手在水缸里搅着。缸底粘着的黑沙子，仅仅弄脏了他的手指尖。被巧妙甩开的皮肤之下，无数受了伤的蜈蚣，开始挣扎起来。

“那些家伙忘记送水来了吧！……还是等一下打算搬来？”

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摩托三轮最后的活干完，总要在黎明时分回去。那些家伙们打算干的事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就这样断绝了水的补给，想迫使这头发出点儿声音来吧。想想看吧，那天自己想把沙之坝由下往上弄崩塌，那该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可那些家伙明明知道，却默不作声在一旁观看，任你去碰撞。哪可能把他的性命放在心上，压根儿就不会有那么回事。确实，他们大概不能让知道内情太多的人活着出去，要干的话，就打算彻底地干下去吧。

他站在门口，抬头望望天空。总算看到了朝阳那红彤彤的面庞，好客气的棉毛细云……终于没有等来企盼着的下雨天。每次呼出气，身体里的水都象一点点消失似的。

“究竟打算干什么呢！想杀掉咱吗？”

女人还是不说话，只顾一个劲儿地打抖。恐怕她都洞悉一切吧。总之，一副受害者的面孔其实是同谋犯。难受也活该！……这些痛苦当然该受报复。可是，这痛苦要是不能传达到村里那些家伙们的耳朵里，那能起什么作用呢。而且，哪里也没有

能够传达到的保证。不仅如此，看来，那些家伙觉得有必要的话，会不惜牺牲掉这个女人的。女人的害怕可能就源于此吧。野兽寻找着逃路，它终于发现能让身子穿过的栅栏缝隙，其实不过是牢笼的入口处……鱼儿在金鱼缸里，第一次知道自己好几次擦鼻子的玻璃，原来是一堵穿透不过的墙壁……第二次，赤手空拳被人抛了出去。眼下捏着武器的是他们那一帮。

然而，不能胆怯。飘流者因饥渴而倒下，与其说是生理上的欠缺，倒不如说是出于对“欠缺”的恐怖。正因为你想到输了，所以你才会败北。汗滴从鼻子尖上“啪嗒啪嗒”地掉下。你要是小心翼翼地担心着水分一 CC 一 CC 地失去，那可是正中了敌人的下怀。还是想想一杯水蒸发要花多少时间的好。也别去不必要的闹事，别去鞭策那匹称作“时间”的马。

“怎么样，给你把绳子解开吧?”

女人迟疑了一会儿，憋住了气。

“不想解开也没关系……想的话给你解开……只是有个条件……没有我的准许，绝对不准拿铁锹……怎样，讲好了?”

“求您了!”狗一样忍耐到现在的女人，象一顶伞，被突如起来的风吹翻了似地，她哀诉起来。“我答应，什么都答应！求您了……求您了哟……”

绑在腿上的绳子印，变成了黑红的肿块。那肿块的表面浮起白白的一层薄膜。女人仰面躺着，脚脖子互相搓着，交互地挠着手腕，慢慢地揉搓。她忍住叹息，咬紧牙关；脸上，汗水结成斑喷了出来。她缓缓地翻过身子，屁股朝上趴着。最后，好容易抬起了头。好一阵，她一直保持着这副样子，然后，轻轻地晃了晃脑袋。

男人也一直蹲坐在台阶上。挤出唾液，又咽下去。如此来

回几次，唾液变得跟浆糊一样粘稠，丝丝拉拉缠绕在喉咙口。虽然没感觉到睡意，但因疲劳，意识成了濡湿的纸。从缝隙里看，风景成了混浊的斑和线条浮了起来。简直象"画谜语"似的风景。有女人……有沙子……有空荡荡的水缸。……有滴着口水的老狼……有太阳……然后，在他不知道的什么地方，若是有热带性低气压，就一定有不连续的线条。然而，这个净是未知数的方程式该从何处入手好呢？

女人站起来，慢吞吞往门口走去。

"去哪里！"

女人象避开似地，嘴里小声嘟囔着，听不清楚。可一见那情景，男人便理解了二三分。不久紧靠板壁的那一边，传来了小便的声音。让人觉得那真是一种浪费。

19

当然，也许时间不会象野马一样飞奔。但是，看来它也不会比手推车的速度慢。眼看着早上的气温，动真格地热起来，眼球和脑浆开始被煮，内脏更是已经烧焦了，紧接着，肺开始冒火。沙子夜间吸进的湿气，蒸发后吐回大气中……光的折射，散发出湿漉漉柏油似的光……。但是，正体简直比沙锅里炒麦粉还要干燥，它不过是没有掺杂物的1/8MM。

没过多久，最初的沙崩下来了。……那已是每天的必修课了，那声音早就听惯了，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回过脸去望着女

人。一天没有清沙，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尽管想着没什么大不了，可心里总有些不踏实。谁知女人却默默地避开眼睛。象在跟人赌气似地，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弄得他问也问不下去。那“沙崩”也是，你刚觉得它只有线那么细，谁知；它即刻又变成带子那么宽，就这样不规则地重复着，不久又跟没事似地停住了。

好象一下子没有什么事能让人过分担忧的了。他松了一口气，突然，脸内侧的脉搏重重地捶了起来，太阳光强烈地照射下来。于是，以前竭力不使上升到意识里去的那瓶烧酒，犹如漂浮在暗夜里的一盏明灯，突然把它的全部精神集中到一点上来 。什么都可以，只要能润润嗓子。再在这样下去，身体里的血液都要死去了。于是，虽然明知撒下苦种，会后悔不已的，但他无法抗争。他拔了瓶塞，瓶口碰到牙齿，他对着瓶口就是一大口。然而，舌头还是忠实的看门狗。突如而来的闯入者弄得它狂躁起来。他呛了出来，象在伤口上搽了双氧水。这才终于战胜了第三口的诱惑。即使有再好的祝贺酒……

临了，他又劝女人喝一口试试。女人当然坚决拒绝。简直象要被人强灌毒药似地，大幅度地摆手撑拒着。

果然不出所料，落到胃里得酒精，立刻象乒乓球似地跳回了耳朵边，那里响起煽动蜂翅的嗡嗡声。皮肤象猪皮似地发硬。血腐烂了！……血死掉了！

“不能想想办法吗！你自己不也难受嘛？我这头已经给你解开了绳子，你就不能做些什么嘛！”

“是呵……可是村里人要是不来搬的话……”

“那么搬来不就得了吗？”

“只要我们开始干活……”

"别说废话了！那些家伙哪里有这种胡乱交易的权利……快，说说看！……说不出来吧？……他们哪里有这种权利哇！"女人垂下眼睛，闭上了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门口上方，贴着一小片天空，老早就碧蓝了，象贝壳的肚子似地闪闪发光。就算"义务"那玩意儿是人的"护照"，但为什么非得拿到那些家伙们发的签证呢！……人生不该是那种散乱的纸片……应该是合得好好的一本日记……最初的一页，即使每本只有一页也会有很多……直到与前页毫不相连的那一页为止，根本没有必要照顾情面……即使对方已经快饿死了，也没有逐一去关心的闲暇……妈的，要水！……可是，你想得到水，你就必须去兜圈子参加死人的全部葬礼，你就是有再多的身体也分不过来嘛。

第二次沙崩开始了。

女人站起来。从墙上取下扫帚。

"你去干活可不成哇！说好的嘛。"

"不，我想把被子上的……"

"被子？"

"再不好好歇息的话……"

"你想睡觉，那就请便吧！"

他受到了地面摇撼的冲击，呆立不动。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沙，使得周围一瞬间弥漫起了雾气。歇了"清沙"的活，其影响终于显现了。找不到出路的沙子，一下子压了下来。即使忍得住，梁和柱子也痛苦地把关节压得嘎吱嘎吱响。谁知女人一直盯着里屋的门楣，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看起来，压力似乎刚刚到达地基的周围。

"妈的，混蛋家伙……想弄到几时哇……真想把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吗……"

怎么回事，是小题大作的心脏吧……简直象胆怯的小兔似地跳来跳去，真令人讨厌。……在被指定的巢里，一点镇静不下来；口也好，耳朵也好，屁眼也好；假如真有能钻进去的地方，真是去哪儿都行，他差一点把这话说出口来。唾液的粘稠，比刚才更浓厚。可出乎意料的是，喉咙的干渴程度倒是没多大改变。恐怕是烧酒喝醉了，都给适当地中和掉了吧。酒精一中断，便又吹上了火。火一燃烧起来，就又变成丝丝拉拉的灰。

“做这种事，……神气死了……连耗子的脑子都不如……假如我真地死了，究竟打算怎么办哇！”

女人仰起脸，欲言又止，立刻又回到了沉默之中。说也没用，瞧那感觉就让人知道肯定是最坏的回答。

“好啦……不管怎么说，结果只有一个，只能试试看了，让我来试试吧，实在没办法呀。”男人又对着瓶口喝了口烧酒，打起精神，跳了出去。忽然，两眼受到了白热铅的一击，他一个踉跄，差点没摔倒。顺着他的脚印，打圈圈的沙子，搅起了旋涡。昨晚他袭击女人，把她捆起来，就在那边吧……铁锹一定就埋在那附近。沙崩正好停了一下，可是，海一侧的崖坝，还不断有一些沙子流动下来。偶尔，大概是风的缘故吧，离开壁面，象布片似地在空中飞舞。他一边警惕着沙崩，用脚尖在沙里边摸索着。

似乎沙崩已经过去了，他想把脚尖再伸进去一点，但铁锹的影子也没有。不久，太阳的直射让人难以忍受。瞳孔收缩得很小……海蛰似地跳着舞的胃袋……穿透额头的剧痛……再也不能流汗了……这就是限度。比这更要紧的是，俺的铁锹丢哪儿去了？……那时肯定拿着当武器来着……是啦，这样的话，该埋在那边……透过地面一看，立刻辨别出沙子上鼓起来的铁锹形状。

他想吐一口唾沫，又慌忙停住了。即使仅含有一点水气的东西，也必须让它还原到身体中去。唇齿之间，沙子与唾沫分离，牙齿上沾着的沙子，他用手指去抠了出来。

女人在房间的角落，面朝里，把衣服的前襟整了整。大概正松松腰带，把屯积的沙子抖落出来吧。男人抓住铁锹柄的中间，把它举到与肩平行。铁锹的快口对准了靠泥地间门口的板壁……

背后传来女人一声尖叫。男人拼出全身的力气，把铁锹猛地扎了过去。铁锹轻而易举地穿透了板壁。脆得简直象回潮了的饼干。那些让沙子清洗过，外表看起来还很新的板材，其实都已经开始腐烂了。

"你干什么！"

"劈了这玩意儿，拿来做梯子的材料嘛！"

他又挑了另一个地方试了一次。还是老样子。女人曾经说过，沙子让木头腐烂，看来真是事实。这一面的板壁比哪儿光照都好，它尚且如此，其他板壁也就可想而知了。真亏造得出这种软不邋遢的房子……倾斜、歪扭、半身不遂……就在最近，听说还有用纸和塑料布造的房子呢，所以，对软不邋遢，也许有软不邋遢的力学构造吧……

板壁不行，这回试试横木吧。

"不行哟！停手！"

"反正马上就要被沙压垮了不是？"

他摆好架势，冷不防，女人从旁边猛扑过来，抓住他的手腕。他撑着手肘，拧着身体想甩开女人。可不知怎么计算有误，被甩出去的反而是男人这一方。他紧跟着就想试着反击。可是铁锹和女人，简直象用锁连在了一起，毫不动摇。不知怎么回事……

“动武”至少该不会输给她，然而……两次、三次，他觉得把她推搡到泥地间里，最后就可以想法将她摁倒，可谁知对方以铁锹柄作为盾牌，轻松地占了上峰。怎么回事，大概是烧酒喝太多了吧……他脑子里已经没有对方是女人的念头，反射般地用蜷起的膝盖，照着女人的肚子就是一下。

女人叫了一声，霎时没了力气。他一个鹞子翻身，跳了起来。从上往下摁倒了女人。男人的手在女人敞开着的，满是汗水的胸脯上滑了一下。

忽然，象放映机发生了故障似地，两人僵住不动了。谁要是不干些什么，似乎时间会一直这样僵持下去似的。男人感到了女人乳房上网状的皮下组织，清清楚楚地感到了女人的腹部；他的手指简直象独立的生物似地一直屏声敛气。身体活动的方法之一，争夺铁锹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回事。

女人的喉咙大大地胀起来，大概想咽一口唾沫。男人的手指把它当成活动的信号。女人用沙哑的声音拦住他：

“你说，城里的女人都很干净吧？”

城里的女人？……男人立刻扫兴起来……手指上膨胀起来的热度也凉了下来……危险似乎过于轻松地通过了……他并不知道，爱情故事的影响，即使在这种沙子里，也会照样继续不断地扩散。

几乎所有女人，即使胯下稍微打开一点，若不是在爱情故事的框子里，自己的价值得不到对方的承认，她就要想入非非了。可是，这种令人同情的单纯错觉，实际上就是将女人作为单方面精神强奸被害者的原因……

他和“那口子”行事的时候，一定得套上橡胶制品。以前他曾患过淋病，有没有痊愈直到现在都没有信心。虽然检查的结

果老是阴性，但小便后忽地感到尿道疼痛，他会赶快慌慌张张地拿了试管来看，果然还漂浮着白线头似的东西。医生诊断为神经过敏，可是，疑窦不解开，还是一码事。

“瞧，我们俩不是挺般配吗？”“那口子”薄薄的皮肤，透明地连血管都看得见，小小的下巴和嘴唇……古怪地说起了挖苦的话，“我们的关系，反正都是在交换商品的样本吧？中意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交易……不拆封，透过塑料袋，仔细端详，就能估价……怎么啦？……真能够相信你吗？没留神买下了，难道以后就会让人叫苦不迭吗？”

然而，“那口子”若说真心话，她其实并不满足这种商品样品的关系。譬如，“那口子”还躺在床上，大腿间夹着毛巾，浑身一丝不挂；这头怀着自己将被哄走的心情，开始扣上大档裤上的扣子，那二氧化氢腾出气味的时刻……

“可是，偶尔来点儿强行推销的情绪不也很好吗？”

“真讨厌哇，谁要强行推销……”

“可那个不是已经好了吗？”

“你能认真地下此判断，经双方协商，不就是要徒手干吗？”

“说什么，你想逃避责任吗？”

“所以我说讨厌强行推销嘛？”

“真怪哟……你的淋病，我究竟有什么责任呢？”

“也许有吧……”

“别说傻话喽！”

“算了，无论如何强行推销就免了吧。”

“那你一生都不准备脱帽子了吗？”

“为什么你不能好好配合呢……睡在一起，怀着温柔的心情做这些事不也是应当的嘛。”

“总而言之，你哇，是个精神性性病患者……就这样吧，我，明天也许要加班呢。”

他打着哈欠想：精神性性病患者……真亏“那口子”想出这么漂亮的句子……然而，“那口子”也许绝不会明白，她的这番话何等刺伤了咱的心哇……第一、性病和爱情故事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爱情故事，甚至还有最绝望的证据之物……哥伦布坐着一艘小船，在一个狭窄的的港口，把悄悄带回来的东西，让大家分头去散发，在世界上传播……能够说人类平等的，也许只有死和性病了……性病是人类的连带责任……但是你绝对不愿承认……你呀，把镜子那头的自己当做主角，只关闭了你一个人的故事……只有咱，在镜子的这一头，患着精神性的性病，被人撇了下来……所以，咱的“下体”没有帽子就会蔫了，一点不起作用……你的镜子使我陷入了“性无能”……女人的天真，把男人变成了女人的敌人。

20

僵硬的脸象抹过了浆糊，呼吸达风速二十米，唾液品尝着干燥、焦糊的砂糖滋味……令人恐惧的能量损失。至少有一杯水，变成汗蒸发掉了。女人低着头，慢慢地爬起来。她那沾满沙子的头，正好和男人的眼睛一般高。突然，她擤起鼻涕来，然后，捧起一把沙子，代替纸张，搓了搓两手。从女人弯着的腰上，大档束脚裤“唰”地滑落下来。

男人懊丧地挪开了眼睛。虽说"懊丧"，也是一言难尽的。舌尖上，残留着与干渴截然不同的奇妙感觉。在极短的时间里，女人那傻乎乎的话，曾使他蔫了下来，但是，没有橡胶制品，他"下体"上的脉搏旺盛地跳动着，精神振奋了起来。还残留着昔别之艳阳呢。说是"发现"，也许太夸张，但这毕竟还是值得注目的。

他并不打算做个性变态者。可就是那"精神强奸"，怎么都让人觉得别扭。仿佛吃了没加盐的生鲜海蜇皮。给对方伤害之前，先侮辱了自己。而且，连精神性性病也必须接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就是踏一脚，揣一脚吗？女人的粘膜难道就那么虚弱，咱扫一眼就会喷血吗？

然而，他浅浅地感觉到，性欲是否可以分成两类。譬如，"美比乌斯圈圈"那家伙，劝说女朋友的时候，肯定是从味觉和营养开始讲起的吧。——说起来，肚子饿的人，只要有一般的食物就满足了，神户牛肉啦、广岛牡蛎啦，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大致上，填饱肚子得以保证后，各种各样的味觉才开始具有意义……性欲也一样，首先是一般的性欲，接着才会发生多种多样的"性之滋味"……性也不能一概而论，时间地点不同，要求也不一样：有时需要维他命剂，有时则需要"鳗鱼烩饭"。不管理论多么严谨，遗憾的是，他还没有一个女朋友适应这种理论，她们把一般性欲、或"固有之性"，推荐提供给他。这是理所当然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没有人会去听信理论。就连认真得有些傻乎乎的"美比乌斯圈圈"也完全了解这等事，只是讨厌"精神性强奸"，一个劲儿地不停按响着空屋子的门铃。

当然，对他来说，不可能浪漫到梦想纯粹性关系的地步。恐怕只有面对死亡露出敌意的时候才需要这种东西……开始枯萎

的细竹，赶紧结果……饥饿的老鼠，一边移动，一边血肉模糊地反复性交……结核病患者，一个不留全被色情狂附了体……住在塔顶上，往后只能走下台阶的大王或统治者，只顾一味地倾心于后宫的建设……等待敌人进攻的士兵们，抓紧每分每秒手淫发泄……

但是，所幸人们不可能老是面临死的危险。连冬天都毋须害怕的人，能在季节性的发情中变得自由自在。可是，战斗结束，武器反而会变成手脚的拖累。这时"秩序"那家伙来了，代替自然，它弄到了牙、爪和"性"的管理权。于是，性交也象"通勤列车"的预售票一样，使用的时候，一定得请人用票钳打个洞。而且，这种预售票还得让人确定是否是真货。然而，还有令人害怕的烦琐东西，牢牢对应于这种"确认"、以及"秩序之麻烦"，所有种类的证明书……合同书、资格证、身份证明书、使用许可证、权利书、认可书、登记证、携带许可证、工会会员证、奖状、支票、借用证、临时许可证、承诺书、收入证明书、保管证、甚至到血统书……看来是要把你所能想到的纸片，来一个总动员。

因此，性就象结草虫，被"证书"的大氅盖得严严实实。要是称心的话，这样也不错嘛。然而，证书难道就此了结吗？……难道就没有什么忘了证明的吗？……男人、女人都成了暗暗猜疑的俘虏：对方该不是故意草草了事吧？……为了表示清白，他们得苦思冥想新的"证书"……谁也不知道在哪里还有最后一张……"证书"似乎无穷之多……（"那口子"责备咱，太爱抠死道理。可爱抠死道理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事实！）

"你说，这难道不是爱情的义务吗？"

"胡说八道！用'消元法'消去禁止事项，还剩些残渣而已。要是这样不信任，还不如一开始就别相信哟。"

"性"毫无道理地必须忍受贴上"赠答用礼签"。"性"每天早晨该用熨斗烫烫平整……"性"穿过袖口的时候,就已经变得陈旧了……熨斗一烫,皱纹展平,立刻犹如新品……刚成为新的,立刻又要变作旧的了……这样卑猥的话,难道有义务认真地侧耳去听吗?

不用说,在秩序方面,若说给予与此相称的生命保证,那也就没有让步的余地了。但是,现实究竟怎么样呢?天空落下了死的荆棘,地上也是所有种类的死,连立脚的地方也没有。性方面稍许感到了一些。怎么象只能够抓住空头支票似地,于是,开始伪造起对手不服之"性"的预售票。这玩意儿可是个好买卖。或者,把精神性的强奸作为必要之恶,予以默认。没有这玩意儿结婚几乎都不能成立。性解放者干的也是大同小异的事。他们不就是把互相强奸的事更加合理化吗?你觉得就是这么回事,那也就相当快活了,可是,不间断地留意封闭不严的窗帘,这种解放,你就是再不愿意,也只能成为精神性的性病患者。可怜的"下体"上面,再没有脱帽子的宽敞余地喽。

女人似乎也敏锐地感到了男人感情的动荡。大档束脚裤上的绳头系到一半就停住了。解开的绳头,从女人的手指缝里垂落下来。她抬起兔子般的眼睛瞅着他。和兔子相象的地方不仅仅是眼圈很红。男人用"没有时间了"的目光,回答了女人。一股烧煮筋肉般的强烈臭气,在女人周围腾起。

女人捏着裤带摁住大档束脚裤,以这种姿势从男人的身边穿过,进了屋子,她开始脱下大档束脚裤。就象联贯的接着前面的动作,流畅而自然。男人的心里暗暗念叨着:这样的女人可是真正的女人呐。可他马上反省。迂阔的男人,如此落后,事情全

给弄砸了。男人也急急忙忙地解开皮带。

他也许认定眼前这一切，也和到昨天为止的那些酒窝、隐忍的笑一样，显而易见是女人耍的把戏。但也许那就是真相。只有他不愿意这么考虑。这个女人的身体，用来作生意的阶段早已过去了……眼下是暴力决定的情况……没有讨价还价，有充分的依据，可以把它想做是一种预先商量好的关系。

脱长裤时，一把沙子通过手指的根部，直冲泻到了大腿的内侧……焖透了的袜子，气味蒸腾而上……慢慢的，但却是确凿的充实，发出了断水的自来水管声响，再次充满了他的"下体"……没有帽子标明方向的"下体"……他展开翅膀，在已经赤裸的女人身后融化了。

快活吗？……当然咯……一切都象在填写等间隔的方格纸空档……呼吸也好、时间也好、屋子也好、女人也好……这就是"美比乌斯圈圈"所说的一般性欲吧？如果是的话，这肥硕屁股的周围……和街上拾到栗子刺球的那种"欲求不满"，是无法比较的……

女人单腿跪着，用弄成一团的毛巾，从头到脚依次把沙子捋下去。突然，沙崩又发生了。屋子整个地哆嗦起来，嘎吱嘎吱作响。真是意想不到的第三者。雾状的落沙，眼看着在女人头上撒下了白粉。肩上、手臂上都积起了沙子。两人只能拥抱着，等待着沙崩过去。

积起来的沙子上滴入了汗水，其上，又落下了沙子……女人的肩膀颤抖着，男人也热极了，仿佛马上就要涨开来了……尽管如此，女人的大腿还具有如此强烈的诱惑力，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简直就象抽掉了体内的中枢神经，一根一根地缠绕上女人的大腿似地……食肉植物的食欲，就是这样的吧……鄙俗地、

贪婪地、象装进了弹簧似地憋足了劲……同“那口子”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的专心。在那床上，他们感觉到了男人和女人……一旁瞧着的男人和女人……一旁瞧着感觉到男人的男人、和一旁瞧着感觉到女人的女人……瞧着男人的男人被女人瞧着，瞧着女人的女人被男人瞧着……两面镜里映出的，性交无限的意识化……幸好由阿米巴虫连续而来，将近十亿年历史的性欲，很少有这样的磨损吧……但现在咱所需要的，就是这种贪婪的性欲……迎着女人的大腿，神经兴奋得络绎不绝地爬出来。沙崩停止了。象有所等待似地，男人也一起帮着女人捋去身上的沙子。女人发出嘶哑声音的笑。从乳房到腋下……从腋下到腰的周围……男人的手渐渐增加了力度，吊在男人脖子上的女人手指，也用足了力气，女人忽地发出了尖叫。

擦完后，轮到女人擦拭男人的身体。男人闭上眼睛，轻柔地抚摸着女人的头发等待着。头发是干巴巴，丝毫没有光滑。

痉挛……重复着相同的事……老是梦幻着别的东西，投身进去的样子不变的反复……吃饭、走路、睡觉、打嗝儿、叫唤、交换……

21

重叠起无数的化石层，跨越而来，人类的痉挛……恐龙的牙齿也好，冰河的壁障也好，都大叫着、狂喜地迸发，谁也挡不住这往前冲的生殖推进机……不久，扭动着身体，竭尽全力，发射出

白鱼子似的焰火……穿过无限的幽暗，迸发出来的流星群……锈蚀的桔色的星星……俗气的合唱……

那闪亮的星，"扑"地拖着尾巴消失了……女人的手拍着男人的屁股，鼓励他再干，可已经不起作用了。瞄准女人大腿爬出来的神经，也象被秋霜打过的胡须根似地萎缩了，"下体"在蚌壳肉之间蔫了。女人尚有些留恋，不停地扭动着腰，不久，她也气喘嘘嘘地松了口气，精疲力竭地沉下了身子。

大橱的后面，酸酸的腐臭的旧抹布……浑身都是悔恨的尘埃，半路折回自行车赛场前的大街……

结果，什么也没开始，什么也没结束。满足了欲望的仿佛不是他，而是别人，简直就象把他的身体借给了别人似的。性嘛，本来就不是单个的肉体，也许属于种的管辖……完成了任务的个体，必须尽快地返回原来的位置。幸福的人感到充实……悲伤的人感到绝望……面临死亡的人走向死亡之床……很容易就能把这种诈骗和野性之恋看作厚颜无耻……同予约券的"性"比较起来，果然在哪里有可取之处吗？做这种事，真还不如做个玻璃的禁欲主义者。

在腐臭鱼油似的汗水和分泌物中打滚，转眼间便打起盹儿来。做了个梦。梦见了敲碎的玻璃杯、地板尽头的长廊、大便溢出便器外的公共厕所、只听见水声，老是找不见的洗脸池。出现了个背着水壶的男人。向那人讨一口真正的水，他把一副蝈蝈脸冲着这边瞧了一会儿，便拔腿扬长而去了。

他醒过来。粘乎乎的舌根成了融化了的热黄鱼胶。干渴翻了一倍又回来了……想喝水！……闪闪发亮的水晶之水……从茶杯底部泛起泡沫的银色轨迹……废弃屋子的自来水管，象鱼儿似地喘着气，沾满灰尘，净是蜘蛛……

他坐起身，手脚象水枕似地沉沉地耷拉着。他把丢在泥地间里的空水壶捧起来，把壶口倾斜地对准自己的嘴。足足化了三十多秒，好容易掉下了两三滴，在舌尖上稍稍沾湿了一点。但是，立刻就象碰到吸水纸似地干涸了，等了半天的喉咙，更加疯狂地折腾起来。

男人去找水，在水槽旁边摸着什么就翻，摸到什么就抓。所有化合物中，水是最单纯的化合物。就象能从桌子的抽屉里拾到一分钱硬币那样，谁说一定找不到。瞧，有水的气味呢。千真万确的水气味。男人赶快从水缸底下抓出一把湿漉漉的沙子，大口地塞满一嘴。一阵剧烈的恶心涌了上来。他弯下腰，胃里翻箱倒柜。黄色的胃液和眼泪一起喷溢而出。

头疼万分，象戴了顶铅的头盔，"嘣"地滑落到了眼睛之上……情欲，最终好象只是缩短了达到破火的距离。突然，男人趴下了，象狗一样扒开泥地间的沙地。挖了一个肘部那么深的洞，沙子黑黑的，透出了潮湿的气味。他把脸摁进洞里，把发烧的额贴上去，胸中吸满了沙子气味。弄得好的话，说不定胃里的氧气和氢气能化合起来呢。

"妈的，真是卑鄙到极点啦！"手指甲掐进指腹，声音也颤抖起来，他回过头对女人说："究竟打算怎么样哇！水，真的什么地方都没有吗！"

女人拉了件衣服盖到裸露的大腿上，弯下上半身，小声嘀咕着。

"是呵，没有……"

"没有？……你以为说声没有就行了吗！……这样下去，要送命的……混蛋！……快想想办法吧！……求求你，……我说求你啦！"

“只要我们开始干活，立刻就会……”

“好了，我认输！……真没办法，输给他们哟……”自己可不是什么晒干的沙丁鱼，决不愿就这样被他们弄死。不可能真心屈服。可眼下，为了弄到水，就是叫他要个把戏也愿意。

“输给他们了……可要让我等到每天来送水的那时候可吃不消……第一，这嗓子渴得冒烟可干不了活……想请你马上联络一下呀……你自己也口渴难挡吧？”

“你一干活，马上就会有人知道的哟……一直有人在了望塔用望远镜瞧着呢……”

“了望塔？”

在牢房里，让人最深切感受到被囚禁滋味的，不是铁门，不是墙壁，首先是那个小小的窥视孔。男人一阵惊慌失措，迅速搜索了一下记忆仓库。水平分割开来的天空与黄沙……哪里都没有了望塔柱子的余地。从这里望不见什么，自然会觉得那边也望不到这里。

“从背面的坝那边了望，马上就会明白……”

男人顺从地弯腰捡起铁锹。现在这地步，自尊心什么的，就象用熨斗熨烫满是污垢的衬衫似的。象被赶出来似地，他跑到了外面。

沙子象沙锅似地烤着。刺眼的光线，弄得他透不过气来。灌入鼻子的海风，一股肥皂味。往前进一步，就与水接近了一步。站在海一侧的坝之下往上一看，果真有根黑黑的柱子，尖尖的顶上露出一个小手指粗的头。那个如荆棘般突起的，也许就是监视人。已经在注意这边了吧？大概性情愉悦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吧。

男人迎着“黑荆棘”抄起铁锹，用力地左右挥舞起来。他调

整着角度，希望铁锹快口上的亮光，能轻松地反射进对方的眼睛……眼睛的深处铺开了烤过的水银之膜……那女人磨磨蹭蹭还在干什么，还不快点出来帮帮忙……

冷不防落下了冰凉而湿漉漉的手帕影子。云彩出现了。落叶般的云被风刮到天空的一角。妈的，至少下几滴雨，也就不会碰到这种倒霉事了……摊开两手掌，两手满是雨水……窗玻璃上净是小瀑布……落水管里喷出了水柱……倾泻在柏油马路上的瓢泼大雨……

是在做梦，还是幻想变成了事实。他的周围突然响起了"哗哗"的声音。他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自己站在"沙崩"之中。他躲进屋檐，墙壁也渗漏了。骨头象罐装鱼似地融化了。干渴在太阳穴附近破裂了，它的残片散落到意识的表面，成了一个个斑点。

冲出下巴，手捂在胃部，总算忍住了呕吐。

忽然，响起了女人的声音。她正面对坝那边高叫着打招呼呢！透过沉重的眼皮，他吃力地张望着。最早领他上这儿来的那个老头，正往绳头上挂铅桶准备吊下来。是水！……总算来了……铅桶斜斜的，在沙的斜坡上划出了一道道痕迹。不折不扣的水哇！……男人叫喊着，象在宇宙中游泳似地，跑了过去。

等铅桶放到手够得着的地方，男人一把推开女人，急不可耐地用两手紧紧按住。铅桶从绳索上刚解下来。男人着急地一头把脸扎了进去。他身体象个抽水机，鼓动着波浪。他仰起脸，吸足了一口气，又把脸扎了进去。第三次，他仰起头，从鼻子和嘴唇喷出水来，痛苦地咳呛着。他软弱无力地屈了膝，闭上了眼睛。这回轮到女人来抱铅桶了。女人一点也不输给男人，全身发出橡皮阀门似的声音，不一会儿，桶里的水就减掉了一半。

女人放下铅桶，返回泥地间，老人也开始准备收起绳索，男人忽地窜起来，抱住绳索悲切切地说：

“等一等！有些话想问问，只问两句就可以，请等一下！”

老人没反对，停住了手。老头无可奈何地直眨巴眼睛，脸上几乎没有表情。

“我喝到了水，该做的事我都会做的。我和你们说定了，但还是想问几句。你们绝对计算有误……我可是学校的教师哇……我有同事，还有工会组织，我们受教育委员会和 PTA 的管辖……你们以为我失踪了，社会上就会默不作声吗？”

老头用舌尖舔了舔上嘴唇，脸上浮起毫不在乎的浅笑。不，也许根本不是浅笑，只是为了防止乘着风的沙子，才让眼角堆起皱纹的吧。可是，连一根皱纹都没有逃过男人激动的眼睛。

“什么？你说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就是十足的犯罪吗？”

“什么呀，那以后过了十天了吧，可派出所没有来过什么消息哇……”老头十分傲慢地一字一顿地慢慢确认：“过了十天，都还没有动静，那是怎么回事呢……”

“没有十天，才一星期！”

老头又闭上了嘴。确实，再争下去也没意思……男人抑制住烦躁的心情，用背脊上撑着尺子似的声音说：

“好了，算了吧，这种话就不说了。……比这要紧的是，您下来一趟，咱们慢慢地坐着说话怎么样？绝对不使坏心思。就是想干，也是寡不敌众，赢不了的哇……跟您说定了。”

老人还是默默无言。男人接着气喘嘘嘘地说：

“当然，我嘛，也不是不知道这‘清沙’的活，对村子是多么重要……不管怎么说，是个生计问题嘛……很深刻哟……我知道

得很清楚……用不着这样强制，说不定我还会自觉地前来帮忙嘛……我说的是真的哟！看到这里的实际情况，想帮一把，实在也是人之常情嘛。但是你们这种方法，难道最后会得到真正的帮助吗？……我很纳闷呀。……为什么不再多考虑其他适当的方法呢？……人嘛，该适得其所……没有立脚点，纵然有意志想来协助，也会一点点磨灭的……是吧……用不着这种危险的走钢丝，难道就没有再好一点使用我的途径吗？”

老头似听非听，茫然地晃了晃脑袋，仿佛身上有只撒娇的猫，他做了个掸落的动作。说不定是在注意“观察哨”吧？和男人一起说话，难道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听见了吗……‘清沙’的确是要紧事……可这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该是想法从沙的威胁下保护自己的生活……您说是吧？幸亏我对沙子多少还有些研究，抱有特殊的关心呢，所以我才特地跑来这里。说起来嘛，也是沙子把现代人吸引住了，它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哇……有办法利用这一点……作为新的观光胜地来开发……不是与沙子唱‘反调’，而是顺应沙子的特点，利用它……也就是说，要下狠心转换一下脑筋哟……”

老头抬起眼睛，满不在乎地丢出了一句话：

“观光胜地要有温泉呐……而且靠观光生意赚钱的总是那些外来户的商人，行情早就定好了……”

也许是自己多心，男人察觉到被嘲弄的意味，忽地他想起女人说的一番话，想起那个同他遭受一样遭遇的，兜售风景明信片的人，而且还病死了。

“是呵，那当然，可这里只是作为一个例子呀……按沙子的特性，难道就不能考虑搞一些特殊的农作物吗？……总而言之，我是说没有必要硬撑着拘泥于这种老式的生活……”

"这个嘛，也做过各种研究的嘛……也试过落花生那一类球根作物的栽培……还有郁金香花，简直想送来让你瞧瞧呢……"

"那么，搞'防沙墙'怎么样哇？……真正的'防沙墙'……我有朋友是新闻记者呀……运用报纸，调动舆论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社会上即使给了同情，但要紧的辅助金却没见送来，好几次呢。"

"所以，发起争取辅助金的运动嘛。"

"公务所的规定嘛，说是'飞沙'灾害，塞不进'灾害补偿'的框子里呢。"

"发起运动让他们承认嘛！"

"这种贫困县，能拿得出什么来呢……我们呐，实在厌烦透了顶……还是现在这样的做法最省事……要是样样都靠政府那帮家伙，那么，计较个人利益时，咱们也得赶快回到沙之中……"

"可是，我嘛，也有我自己的立场！"他忍不住，终于鼓胀起来叫道，"你们，是父子相传嘛！那你们不该不知道所谓教师的义务吧！"

忽地，老头收起了绳索。男人始料不及，糊里糊涂地松开了手。怎么回事……难道老头只是在等待收起绳索的机会，才装出搭讪的样子吧……他愕然了，伸出去的两只手在空中乱抓。"神经病……不正常嘛……这种'清沙'，要是训练一下的话，连猴子都会做……我应该做更复杂一点的事……一个人有义务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是呵……"老头象刚刚唠完家常似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若无其事的调子说："那么，就请您多多包涵了……我们尽可能照顾你啦……"

"等一下！别说笑话！喂，你等等！……你要后悔的……你呀，还什么都不明白吧！……帮帮忙，等一等！"

可是，老头已经不再回头。他象背着沉重的包袱似地，耸着肩膀站起来，才走了三步，就看不见肩膀了，到了第四步，就完全从视野里消失了。

男人精疲力尽地靠在沙壁上。他把两臂和头嵌入沙之中。从门襟上流下的沙子，在衬衫和长裤的分界线上鼓胀起来，成了个枕头的形状。突然，从胸口、头颈、额头、直到大腿内侧，咕咕地冒出了汗。刚才喝进去的水，又原封不动地冒了出来。汗水和沙子一化合，简直象贴了一张辣椒膏药，火辣辣地往皮肤里渗透。皮肤肿起来，成了橡胶的雨披。

女人已经干起活来。突然，男人被深深的疑惑攫住。他总觉得那剩下的水被女人全喝了似的，赶紧跑回屋子里。

水一点不缺地留着。他又一气喝了三、四口，再一次惊叹那透明矿物质的滋味，到底掩藏不住涌上心头的不安。大概就这样到傍晚也不会再拿水来了吧。不用说，作饭也不行喽。那些家伙一步步都算计好了的。他们打算把干渴的恐怖当做缰绳，来威逼咱就范呐。

他把麦秸做的草帽深深遮到眼眶，象被人赶出来似地跑到了外面。思考也好，判断也好，在干渴面前，都不过是落到火烫额头上的一片雪花而已。如果说十杯水是糖的话，那么一杯水就等于鞭子了。

"到哪儿去了，那把铁锹……？"

女人轻轻指了指屋檐下，脸上浮起疲倦的笑容，她用袖口抹去额上的汗。反背着胳膊，似乎只有收拾工具没有忘记。这大概是生活在沙天沙地里的人，自然形成的思想准备吧。

铁锹一握在手，就象折叠式三角架似地，疲劳使骨架生拉硬拽地缩短了。而且，昨天晚上几乎就没合过眼。照例说，似乎有必要预先和女人商量一下，最少限度得干多少活。可他懒得开口。大概刚才跟老头说话时力气用得太过头了，声带简直象松软鱿鱼片的纤维似地，变得破破烂烂。他机械地和女人并排挥着铁锹。

两人互相纠缠着似地，在坝和房子之间掘进着。板壁软绵绵的，象半干的年糕，原封不动地变成了蘑菇的苗床似的。不一会儿，一处堆起了一个小沙堆。他们把沙子都铲进大铁桶，搬到宽一点的地方。搬完了，再往前掘进。

几乎都是没有意志的自我运动。嘴里充满鸡蛋白的味道，净是泡沫的唾沫……流到了下巴，滴到了胸口，他都没注意。

“客人，左手，这样，再往下握一点……”女人悄悄地给他指出。“那边别动，把右手当成杠杆来用，可以省很多力气呢。”

这时响起了乌鸦的叫声。突然，光线由黄变青。变成特写的痛苦，悄悄地拖入周围的风景中。四只乌鸦，与海岸平行，低低地滑翔。伸展开的翅膀泛着暗绿色的光，男人莫名其妙地想起杀虫瓶里的青酸钾。是呵，在没有忘记之前，该换个容器，再用塑料布裹好。碰到湿气，那玩意儿可是立刻会溶化变成糊状的呀……

“就这些，该歇手了吧……”

女人说着，抬头望望坝上。她的脸也变得干巴巴的，透过贴着的沙层，看得清她的脸上血色全无。蓦地，周围暗了下来，青一色铁锈色。他在朦胧的意识隧道里摸索着前进，好容易摸到了鱼肚似的油脂渗透了的地铺。女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连一点记忆也没有。

22

筋肉的缝隙间，要是灌入了石膏，恐怕一定是这种感觉吧。眼睛想睁开，怎么会如此之黑？哪里唏唏索索地响，大概是老鼠在拖拽作窝的材料吧……喉咙口火辣辣的，象被挫过一刀似地疼痛……内脏象污水处理厂似地泛着泡沫……真想抽枝烟……不，在这之前先得喝口水……水！……一下子，他又被拖回现实……是啊，那不是老鼠，女人已经干起活来了！……究竟睡了多久了？……他想爬起来，又有一种令人恐怖的力量使他蜷伏在被子上……他忽然想起来，掀开脸上的手巾，从打开的门口射进淡淡的、冰凉的月光，象遮着一层透明胶似的。不知从何时起，又进入半夜了。

枕头边并排放着水壶、油灯、和烧酒的瓶。他赶忙撑起手肘，猛吸了一口水，又把吸进的水对准地炉喷吐过去。然后慢慢地，边品尝滋味边润湿喉咙。往油灯边上一摸，碰到一个柔软的小包，里边放着火柴和香烟。他点亮油灯，燃起香烟，喝了口烧酒，在嘴里轻轻地含漱了一下。乱七八糟的意识，渐渐地整理了起来。

包裹里有份盒饭。还留着温热，三个夹杂着麦粉的饭团，咸沙丁鱼两串，干巴巴起皱的腌萝卜，再加上有些苦味的水煮蔬菜……那蔬菜，看着象晒干的萝卜叶子。他好容易吃下一串沙丁鱼、一个饭团。胃就象个胶皮手套，冰凉凉的。

他一站起来，各骨关节便“卡拉卡拉”，发出风吹铁皮屋顶似的声音。他提心吊胆地张望了一下水缸，水补充得满满地，直到

水缸口。他把手巾打湿，按在脸上。战栗，发出荧光，穿透全身。他冲洗了头和腋下，擦掉了手指甲里的沙子。人生的目的也许应该就在这瞬间固定住吧。

“给您沏杯粗茶吧？”

女人站在门口说。

“算了吧……肚子里全是水喽。”

“您睡得好吗？”

“你刚才蛮好把我一起叫醒……”

女人低着头，发出了羞答答的笑声。

“真的呢，我爬起来三次，给您重新盖上手巾呢。”

女人一副媚态，就象好容易学会了大人媚笑的三岁孩子。不知怎样表现兴冲冲的心情，露出了张惶失措的样子。男人郁闷地避开了眼睛。

“帮着挖呢？还是帮着搬运？”

“是呵……不一会儿，下一趟‘大网篮’就要来了……”

一旦开始干活，怎么就感觉不到预想的抵触情绪呢。这个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害怕断水的关系吗，难道是自觉欠了女人一份情的关系吗，抑或是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吗？劳动是人们在没有前途，同时还得忍耐逃亡时间的一种依据。

记得有一次，被“美比乌斯圈圈”叫去参加一个什么讲演会。会场围着一圈低矮的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栏杆里，纸屑、空盒子、还有些乱七八糟的布，扔得丢得满地都是，连地面都看不见了。设计者到底打什么主意才想到要安装这种东西的呢？就象描摹他的疑问似地，一个穿西装的人，一副疲倦的样子，身体蜷缩在铁栏杆上，不停地搓着手指头。“美比乌斯圈圈”小声告诉

他，那人是个便衣警察。另外，会场的天棚上，有一片咖啡色的漏雨痕迹，那么一大片还从未见到过呢。在那里，讲师曾说过这么一番话－－“跨越劳动，除了通过劳动没有其他路可走。不是劳动本身有价值，而是要通过劳动来超越劳动……只有这自我否定的能量，才是劳动的真正价值。”

吹响叫子，能听见对上信号的口哨声。接着，是拉着大网篮跑来跑去，爽朗的吆喝声……随着大网篮逐步接近，反而变得静悄悄了。上面不出声地放下了大网篮。他感到一阵紧张的警戒气氛，可现在这地步，就是面壁大叫也无济于事。预定份量的沙子平安地吊上去之后，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下来，连空气的手感都似乎变化了。于是，当面的谅解就此成立了。

看得出女人的态度也明显变化了。

“休息一下……给您沏杯茶吧……”

声音和动作里都含着兴奋。男人估计错了，其实她倒是个极爱热闹的人。男人象砂糖舔得过多似地，腻味起来。尽管如此，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他还是会悄悄地在女人屁股上摸一把。不用说，电压过高，灯丝会烧断的。他决没有玩弄玩弄的打算。他打算早晚说给她听守护幻之城堡卫兵的故事。

真有城堡……不，即使不是城堡，工厂也好，银行也好，赌场也好都没关系。当然，卫兵也可以是警卫、也可以是保镖，都丝毫没有影响。那么，卫兵老是防备敌人的侵入，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有一天，左等右等的敌人总算来了。他赶快发出了紧急警报。谁知怪事来了，自己军队竟没有一点反应。敌人不费吹灰之力，一枪撩倒了卫兵。在渐渐稀薄而逝去的意识中，卫兵看见了。敌人什么障碍也没有，象一股风似地穿过城门，穿过了城墙，穿过了房子。不，象风一样的不是敌人，实在是城堡本身。

只有卫兵一个人，象荒野中的枯树，兀立不动，守护着幻影……

他在铁锹上坐下了，点上一枝烟。划到第三根火柴，总算点着了。象一点墨水滴进水里似地，积淀下来的疲劳，一圈圈播撒开去，成了水母，成了带长彩条的绣球，成了原子核模型的图。猫头鹰发现了田鼠，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招呼着同伴。不安的狗，吐出胃肠般的狂吠着。高高的夜空上，速度不一的摩擦风声，不停地鸣叫着。沙子象薄皮，被“风之刀”一层一层剥起，在大地上流动着。他擦去汗水，擤掉鼻涕，掸落头上的沙子。脚下的风纹，象忽然停止活动的波浪头。

假如这是音波的话，究竟能听到怎样的音乐呢？假如往鼻孔里钉入火钳，那粘乎乎的血便塞住了耳朵，用槌子敲碎一个个牙齿，把那些碎片揿入尿道之中，割开阴唇，把上下眼皮缝合起来的话，人们也许会唱出那样的歌吧……和残酷很相似，又和残酷有所不同……他觉得自己的眼珠象鸟儿般高高地飞起，往下紧盯着自己看。这种时候，只有古怪想法的自己，才一定是最古怪的存在吧。

23

Cot a one way ticket to the blues, woo woo – –

（这家伙是手持单程车票悲伤的布鲁斯*）……想唱歌的话，请随便唱吧。实际上，捏着单程车票的人，绝不会唱那种歌。只捏着单程车票人们的鞋后跟，就是踏着小石子也会磨秃摆不平。再多走的还有许多。想唱歌的是有往返车票的布鲁斯。所谓“单程车票”，就是昨天和今天，今天和明天都失去联系的凌乱生活。能够哼着小曲吟唱伤痕累累“单程车票”的，肯定是捏着往返车票的人。所以，不能把回去的那一半车票弄丢，不能让人给偷走了。那样急躁，买股票，办生命保险，用两副面孔对付工会和上司。单程车票的那帮家伙死了求助之心，大声恶叫，声音从澡盆的放水口，厕所的下水道腾起，人们想堵住耳朵，便故意放大电视机的音量，一个劲儿地吟唱单程车票的布鲁斯。被攫住人们的歌，哪怕是往返车票的布鲁斯也一点不会觉得诧异。

男人瞅着空档偷偷地准备起绳索来。他把换下来的衬衫拆掉，捻成布绳，再接上女人死去丈夫用过的腰带，已经有五米左右了。时间允许的话，他计划在绳索的最前端，牢牢拴上一把锈了的裁衣剪刀，把那剪刀打开一半，用一根短棍子夹住固定。不用说，绳索的长度还不够充分。如果把泥地间里晾晒鱼和玉蜀黍的粗绳子，再把晾衣服用的麻绳都捻在一起的话，几乎就有了必要的长度吧。

这突发的奇想，贸然闯来。但是，花时间反复琢磨的计划，不一定首尾都成功。好容易摸索到的道理，只是没有意识到，连突然的闪现，也是一闪现就要花本钱。当然，比起憋脚的随意摆弄来，成功率应该是很高的。

但问题是计划迁移到实行的具体时间。脱逃的时间，肯定

*十九世纪美国诞生的黑人歌曲。

应该是女人熟睡，并且天还亮着的时候。可是，要通过村子，看来还是半夜里的好，否则就会情况不妙。最后，他想好了以下顺序：乘女人就要醒来之前的那段时间出门，在适当的地方先躲一下，等太阳下山后再开始行动。月亮出来以前，利用黑暗，跑到有公共汽车的国道上，看来似乎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

这期间，男人老是巧妙地套女人的话，着力打听村落的地形和配置。这个村落面临大海，却没有一条渔船，它的经济到底是如何成立的呢？……从哪个时代开始成了眼下这个状态的呢？……人口全部有多少？……什么人在哪里栽培郁金香？……孩子们怎么去学校？……尽管是些间接的知识，但是和他初到之日那朦胧的记忆重叠起来，就能制作出大致的地图。

若说理想的话，虽然不通过村落不可能迂回逃出，但西侧有所谓“屏风岩”，那里有相当危险的海峡阻挡，不算高，一直受旧时代波涛的侵蚀。部落的那帮家伙为了去拾柴火设有立脚点，但被泥塘挡住了，看来很难简单分辨，他又不便多问，怕引起女人的怀疑反而会坏事。反过来，东面是又窄又深的入海口，无人的沙丘上上下下有十多公里，但最后，转上一圈还得回到村子的出口那一带。总之，这个村落是个“沙袋子”，屏风岩和入海口扎紧了袋口。磨磨蹭蹭地浪费时间，与其让那些家伙们放松警惕，倒不如下狠心采取中央突破的作战方式，安全率反而更高。

可是，这也并非毫无问题。例如，那个高高的了望哨。他担心时刻注意他逃走的女人，万一大声叫嚷起来，逃出村之前，那些家伙们会先把村落的口子封闭起来。这两点，最终也许能够归纳出一个问题。一开始搬运大网篮的家伙们送来水和定期的配给品，大致总在日落之后，已经有很多日子了。女人如果要把他的逃亡在那以前说出来，只能通过了望哨的监视人。于是，问

题集中到“如何对付了望哨上的监视”这一点上来。

幸好这一带气温急剧变化，日落前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地表上肯定会腾起薄薄的雾气。沙子中热容量很少的硅酸，白天把热量吸了个足，到了傍晚又把热量忽地喷出来。从了望哨那边看过来，这边正巧是逆光，所以，即使少量的薄雾，也会成为厚厚的乳色幕障，一定能将视线完全挡住。为了慎重起见，昨天他特地验证了这一点。他从靠海一边的坝下，挥了几下手巾，打了好些信号，可跟预想的一样，那边任何反应也没有。

他决定在设想计划后的第四天行动……他选择了星期六的夜里，这一天会送配给的洗澡用水来。在那天的前一夜，他先装作感冒，呼呼大睡一觉。为了不让对方看出破绽，他硬是叫女人来给他找阿斯匹林。在储藏室的深处，她找出些陈货。药片完全变色了。他就着烧酒服了两片，立刻就有明显的效果。女人干完活回来之前，除了听到一次搬运“大网篮”声音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什么记忆。

好久不是一个人干活了，女人脸上疲劳的神色果然加深了。女人本来就慌慌张张准备迟到的晚饭的，他还要故意问这问那纠缠她。最后他还主动提出修理一下不太好使的水槽。也许女人觉得男人的任性是脚下生根的标志吧，所以，生怕坏了他的好情绪，女人脸上没有露出一点作难的神色。活一干完，怎么都想洗个澡。特别是让汗水湿透的皮肤沾上沙子的感觉，实在让人受不住……正好又是送来配给洗澡用水的日子，而且女人特别喜欢洗男人的身体，当然男人也不会拒绝。

洗着洗着，男人佯装兴奋起来，猛然剥掉了女人的衣服。他倒过来，帮女人洗起了身体。女人在狼狈和期待中呆立不动。她想抗拒，可想不清除该抗拒什么。男人麻利地用小水桶舀了

点热水，往她裸露的身上浇，他不用手巾，在手上擦了些肥皂，直接涂抹到女人的光身子上。从耳朵开始，移到了下巴，一手抚摸肩膀，一手绕过肩膀抓住乳房抚弄。女人发出娇声，沿着男人的胸膛，“呲溜溜”地滑着蹲了下去。当然是等着接受的姿势。但是，男人并不急躁。他花费时间，更认真地从细部到细部地仔细揉搓。

女人的兴奋当然也会感染男人。可同往常不同，他们之间有一个奇妙哀婉的疙瘩。女人象刚刚沐浴过萤火虫之波，身体内侧闪耀着萤光。恰似自己放走的死囚犯，不守信用，忽然从后面朝自己开了枪。冷却下来的感觉，象一条鞭子抽着，男人显得格外的狂乱。

但是，颠倒的热情总是有限度的。一开始纠缠的女人，不久，也因男人的狂乱而吓得要命。一种虚脱的感觉向男人袭来：射精以后精疲力尽的感觉。这时又鼓起勇气，打开这个那个卑微幻影之锁，嘴里含着乳头，肥皂、汗水和沙子，象夹杂着铁屑的机械润滑油涂满了的身体，互相撞击着，煽动起兴奋的情绪。他打算至少也得持续两个小时。终于女人叫疼了，牙齿咬得“格格”响，蹲伏了下来。在她的后面，象兔子般，才几秒钟就完事了。然后浇上水，洗掉女人身上的肥皂，把三片阿斯匹林和满满一茶杯烧酒，不管女人愿意不愿意，硬是灌进了她的嘴里。于是，直到黄昏……弄得再好的话，直到大网篮的家伙们来大声叫唤的时候……她都会一直这样沉沉地睡着。

女人鼻子里象塞了纸栓似地打起了鼾……呼吸又深又长，在她脚后跟轻轻踢了几下试试，几乎没有显示任何变化……把情欲全挤榨干净的陈旧软管。他把她脸上的手巾盖盖好，把裹在下腹绞得象绳子似的衣服，往膝盖上面拉了拉。幸好，计划直

到最后都排得满满的，所以，也就没有工夫沉湎于感伤了。早就准备好的旧剪刀，费了一番功夫终于弄了上去，预定时间也已经到了。临出门的最后一瞥，象被什么抽住似地他感到隐隐作痛。离洞上面边缘一米左右的地方，一道淡淡的光，浮起了个环。预计大约六点半以后得花四十分钟吧。现在正是时候。他把两臂向后猛拉，把头转了几圈，松了松肩膀上的肌肉。

首先必须攀上屋顶。抛东西时仰角接近四十五度效率最好。真的，登上屋顶，他想用绳索试试行不行，又生怕剪刀碰到屋顶的声音会把女人给吵醒。于是他省去了实验，绕到了背面，把以前晾晒什么东西的雨棚遗迹当做立脚点，爬了上去。细细的木材已经有一半腐烂了，着实令他担心了一阵。谁知更令人担心的还在后头呢。被飞沙磨光了的屋顶，象没有铺东西似地，白白的木纹显露得清清楚楚，刚一踩上去，嘎吱嘎吱，软乎乎的，象回潮的饼干。稍不留神就会踩穿。他赶快趴下，分散体重，慢慢地向前爬行。总算爬到了房梁，他以骑跨的姿势，膝盖顶着站了起来。屋顶上，影子已经偏中了，西面洞穴的边缘腾起了结冻的小颗粒，淡淡的蜂蜜色，这可是将要出现薄雾的标志哇。再也没有必要去顾忌了望哨了。

右手握住离剪刀一米左右的绳索，他懂得甩绳的要领：在头上画个圈。目标是那边的草包－－大网篮吊上吊下时，代替滑轮的草包。它既然能固定绳梯，一定埋得相当牢固。他渐渐地把绳索越转越快，瞄准目标，“唰”地抛了出去。谁知绳子却往完全相反的方向飞去。是抛掷的办法不对头吧。剪刀是沿着圆弧的抛物线飞去的，绳索对于目标，得选择时机出手，当绳索成为直角的瞬间，或再稍稍前一点，只要松开手就行了。对，就是这办法！……但是，很遗憾，这回到了坝的一半高度，就往下掉了。

象是旋转速度和仰角取得不够。

他又反复投了好几次，距离也好，方向也好，都相当稳定了。虽说如此，但离命中目标似乎还相差得很远。要是能看出几分长进的样子，那倒还可以轻松几分，然而，一点不见减少误差的动静；疲劳、焦急，反而使得他更容易出错似的。看来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尽管没被谁欺骗，但他却特别生气，差一点没哭出来。

然而，“确定率”的法则“可能性与反复成正比例”又不象是假的。他不再期待，几乎是破罐子破摔的心情了，可投到第十几次的时候，绳索笔直地飞过了草包之上。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嘴里麻酥酥的。从吞下唾沫的嘴里，唾沫又溢了出来。现在高兴得忘乎所以，实在还太早……总算买签卜卦的钱到手了……到底中不中那是以后的事呢。他把全部的精神托付在绳索上，他觉得好象在用蜘蛛的丝把星星拉过来似地，轻轻地拉到手边。

手拉了一拉，有反应，虽然不敢立刻相信，但绳索真地不动了。他再往拉着绳索的手臂上发力……幻灭的瞬间难道就在眼前吗，他拉开架势等待着……但是没有怀疑余地了。剪刀钩子死死地咬住了草包，怎么会这样顺利的！……实在了不起，竟然挂住了！……照这样子下去，再往前一定能干得好！

他赶快下了屋顶，现在只剩那根绳索安安静静地往下吊着，垂直切断了沙壁。地面就在那里……令人不敢相信，真的就在那上面……他脸皮僵硬，嘴唇周围“唰”地掠过麻酥酥的感觉。哥伦布的蛋，一定是水煮的鸡蛋。加温加得过热，反而会过快地受伤。

他抓住绳索慢慢地把体重加上去。忽然，绳索象橡皮筋似地伸长了。他吓了一跳，毛孔里喷出冷汗。幸好才伸长了三十

厘米左右就停了下来。他把体重全加上去，这回看来没什么问题。他照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用脚底夹住了绳索，开始往上攀登。那是玩具“猴子爬树”的方法。也许是太兴奋了吧，额头上沁出的汗奇怪地冰凉。他尽可能不让沙子塌方，身子完全靠绳索吊住，所以，咕噜咕噜转个不停，安定不下来。往上爬没有想象地那么容易，进展甚微，引力这玩意儿可真是个顽固的东西。可是，这颤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最终，手臂象是和意志脱了钩，勇往直前，象是自己把自己弹飞出去似地。是啊，一想起那沾满毒素的四十六天，也许并非不合适。上了一米，就成了百米的深度；上了两米，就成了两百米的深度；随着深度的增加，底下成了令人头晕目眩的深渊……实在太累了……往下看可不行！瞧啊，那儿就是地面呀……地面上，不管往哪个方向，都有可以自由行走的道路通往世界各处……一爬到地面上，所有一切都在追忆的笔记本之间变成了小小的书签吧……毒草也罢，食肉植物也罢，都成了一片薄薄的半透明颜色纸；客厅里，喝着功夫茶；和暖的灯光下，品尝闲话的佐料。

所以，就是现在咱也没有丝毫责备那女人的心思。咱可以清楚地保证：她既非淑女，亦非妓女。假如需要添加文件的话，咱的图章就是按一、二十下咱也随时都高高兴兴地给她按。只是和咱一样，没有掌握往返车票的本事，可以说是个傻女人。可是即使都是往返车票，出发地不同，自然目的地也不同。返回这儿的车票，对方可是“往”的车票，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即使那女人有什么搞错的话，归根到底，错得太离谱了。

……别往下看，不能往下看！

登山家也好，大楼擦玻璃窗的也好，电视塔上的电工也好，马戏团的空中飞人也好，发电厂烟囱的清扫工也好；要是被底下

的事吸引去了注意力，那就到了他的灭顶之时了。

24

干的漂亮！

手指甲掐上了固沙的草包，剥落下来也没关系，一鼓劲儿爬了上来。瞧哇，已经在地面上了！手即使脱开也不必担心掉下去了。然而，他还是紧紧抱着草袋子，好一会儿，他松不开臂膀上的力量。

这第四十六天的自由，被激烈的狂风吹拂着。他趴下来，闪闪发光的沙子撞击着脸、头颈。这样剧烈的风，可没有计算进去哇！……在洞穴里，一般人只能感觉到近乎海鸣的声音，要在平时，现在正是风平浪静的时刻。可眼下，简直好象无法期待薄雾似的。原来天空的浑浊，难道只是洞穴内侧的现象吗？难道是把飞沙的流动与薄雾搞混淆了吗？反正事情变得有些棘手了。

他战战兢兢地抬起眼睛望了望……稀薄的光之中，了望哨看上去奇怪地摇摇欲坠。意外地虚弱，距离也很远。但是对方是用望远镜观望的，所以，不能寄希望于距离。大概已经被发现了吧？……不会吧，要是注意到了，一定会马上敲钟的。

听女人说，正好是半年以前，一个狂风之夜，在村西角上的洞穴，防护栏被风吹毁，房子一半被埋没了。接着是雨，裹挟着沙子的雨，比原来重两倍。房子象火柴盒似地“啪”地倒塌了，幸

好没人受伤;第二天,一家人试着逃跑。钟声刚响起来,还没到五分钟,就被人拖去暗道,说是只听见老女人的哭叫声。女人还用煞有介事的口吻添加了一句:听人说,那一家子,象是有脑病的遗传……

反正慢吞吞的可不行。他横下心抬起了头。一片阴郁、带红色的沙子,沿着沙坡的起伏,落下了慵懒长长的影子,从影子里流出的飞沙之膜,一个接一个地又被吸进别的影子去了。靠着这飞沙之膜,能巧妙地躲过了望哨的发现吧?……他想确认一下逆光的效果,回头一看,男人禁不住瞠目结舌。西沉的太阳裹上一层蜡笔的颜色,它周围泛起乳白色的烟雾,看来不仅仅是飞沙的缘故。忽然,它们被吹散,被驱除,薄雾到底还是不间断地从地面上涌了出来。此消彼长,那边刚被赶走,这边又露出了脸……以洞穴里的经验,他很了解沙子会回潮,但没想到竟会如此厉害……那情景简直是灭火以后的痕迹……不用说,因逆光的关系,淡淡的薄雾好容易到了显眼的程度,总算能使监视人的眼睛看不清,它成了最好的迷彩。

他穿上了鞋子,把盘整好的绳索揣进了口袋里。缀着剪刀的绳索,万一有什么不测,还能当武器抵挡一阵呢。要选择逃跑的方向嘛,他尽可能朝逆光所保护的西面去。还得在日落之前快些找到适当的隐蔽处。

走吧,快!嗯,沉下腰,往低处奔跑!……再没有让人慌慌张张的事喽……谨慎点儿,充分留神周围,赶快……快,在这个坑里趴下来!……没发出可疑的声音吧?……没有不祥的预感吧?……没有的话,赶快站起来再往前走……太靠右了不行!……右面的坝太低了,恐怕会被坝里的人瞅见……

每天晚上搬大网篮,洞穴和洞穴之间,刻着一条条笔直的

沟。沟的右面，是一片起伏多端，疏缓的斜坡。那下面有两排房子，只能稍稍瞄到一点儿屋顶。因为有海边那一排房子保护着，所以坝很低，连防沙用的篱笆墙都能起作用。外面的坝上一定能自由出入吧。他稍稍抬起了身子，甚至能够看清房间的深处。起伏的沙子，宽阔地扇形展开，扇轴周围，瓦屋顶、铁皮屋顶、木板屋顶黑压压的一片……虽说贫穷，却也有松林，也看得见池子似的水塘。原来为了保护这一点点风景，面海的十几户的人家，才只得忍受奴隶般的生活哇。

那些奴隶的洞穴，现在并排在道路的左侧……到处都是拉大网篮的沟坎，前面埋着一个个磨秃了的草袋子，告诉人们那里有洞穴……就是看一眼你也会觉得难受。草袋子上有不吊绳梯的，也有吊着绳梯的，似乎还是吊着绳梯的居多。已经连逃跑愿望也没有的家伙，看来还不在少数呢。

竟有这样的生活，不用说实在无法理解。有厨房，有燃着火的灶台，堆着教科书的桌子旁有苹果箱；有厨房，有围炉，有燃着火的灶头，有破了纸的隔扇门，有积着煤灰的天花板；有厨房，有正在走时的钟和已经停止了的钟，有响着的收音机和坏了的收音机；有厨房和燃着火的灶头……镶嵌在其间的百元硬币、家畜、孩子、性欲、借用证书、通奸、上香、纪念照片等等……令人可怕的完整的反复……这虽然和心脏跳动一样是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反复，但事实上心脏跳动并非生活的全部。

嘘，快卧倒！……不，什么也没有，只有乌鸦……终于没有抓一只做标本的福气，算啦，这种事不谈了。只有梦见难以相信之梦的时候，才有希望得到刺青、徽章、勋章。

不久，他象来到了村落的尽头，道路和沙丘的棱线重叠，视线开阔，左手边望得见大海。风里夹杂着腥臊的气味，耳朵、鼻

翼象抽响铁陀螺似地嗡嗡呻吟起来。扎在颈子上的手巾飘打在脸颊上，这里到底没有涌起薄雾的力量。海上象镀了一层朦胧的耐酸铝，涌来一阵小波浪，象煮沸牛奶上结起的那层皱皮。云彩象食用青蛙卵似地被压碎了；太阳不愿沉溺，死缠硬磨地撒娇。水平线上，不知距离，不知大小的黑黑船影，聚成一点，停了下来。

前面，直到海边，都是十分疏缓的沙丘，重重叠叠好几层蜿延起伏。再这样往前走下去，恐怕会有危险吧。他迟疑了，回头一看，幸好了望哨被小沙丘挡住了，遮断了那边的视线。他微微抬起身子，立刻被一个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看清的窝棚吸引去了视线，那窝棚在紧右面斜坡上的阴影里，横倒着几乎被埋没了。下风处成了个深深的坑，象用汤匙剜了一下似地。真是个绝妙的隐蔽场所……沙之纹理象贝壳似地光滑，到处都没有人走过的痕迹……但，你家伙自己的脚印怎么样了？……回过头一看，三十米周围前面，已经完全抹掉了……就是脚跟前，也瞧着瞧着崩塌变形……遇到大风的日子，看来也并不见得全是坏事。

他正想往小屋背后兜上一圈，忽然从里面窜出一条黑影。矮胖的象条猪。细一看，原来是一条红狗。吓唬它可不行，到那边去！谁知，狗回过头来紧紧盯着男人，一点也没见退缩的迹象。它一边的耳朵耷拉着，有一双不相称的小眼睛，给人一种十分阴森的感觉。狗的鼻孔煽动着。大概要叫起来吧？你敢叫叫看……他手伸到口袋里捏住剪子……它叫的话，就叫它脑袋开花！那狗一声没吭，默默地回头盯着这边。是条野狗吧？……没有光泽，稀稀拉拉的秃毛……象患过皮肤病似地，鼻脸上净是疮痂……听说不叫的狗，最危险……妈的，蛮好带点什么吃的来

……是啊，说起食物来，他忽然想起氢化钾来了……好了，算了吧，女人大概还不会注意藏氢化钾的地方吧……他小声吹了声口哨，伸出手去，想分散狗的注意力……作为回答，那条狗翻起了熏制鲱鱼似的上嘴唇，缝隙间，露出了沾满沙子的黄板牙……这家伙，难道看到咱就感到食欲了吗？……实在讨厌它那粗大的喉咙……戳它一下，要是能把它迅速制服就好了……

谁知，狗挪开了视线低下头，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地慢吞吞离开了。看来被咱吓唬住了吧。眼睛紧盯着野狗也会令它折服，足见咱还是有点气魄的。"哧溜"一下滑进坑中，他就那样背靠着斜坡。也许因为挡住了风，他忽地感到呼吸顺畅多了。狗在风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飞沙的那一头。野狗找的落脚处，简直都能保证人们接近不了吧……只要那条狗不到"联合组织"的事务所去报告，这里看来是安全的。汗水咕咕地渗出，谁知反而感到心里舒坦。别出声！……简直象胶囊底部被封住了似地……他就象抱着一个不知何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却没去注意"定时计"上"咯嗒咯嗒"钟摆的声音……假如是那个"美比乌斯圈圈"，他会当场分析情况，振振有词：

"那玩意儿，嗨，是典型地通过手段目的化来起镇痛作用的哟。"

"正是如此呢。"他轻易地表示了同感。"可是，手段啦，目的啦，难道必需一一地区别开来吗？……按需要，适当地使用……"

"那可不行。决不能把时间竖起来过日子？时间呐，本来老规矩是横向流动的。"

"把它竖起来过日子会怎么样呢？"

"那就只会成为木乃伊喽！"

男人吃吃地笑着脱了鞋。时间确实象横向流动的。他再也忍不住鞋子中积存的沙子和汗水。脱了鞋，叉开脚趾迎着风。然而，动物笼子这玩意儿无论如何总会发出难闻的气味吧？……即使有花一般气味的动物，看来也没有任何影响……不，这是咱的脚臭丫……这么一想，心里竟忽然涌起阵阵亲切感，真奇怪呀……记不清是谁说的，有个家伙竟然说，没有比他耳朵后面的污垢更美味的东西了，甚至比真正的奶酪还好吃……尽管没到那种程度，然而，蛀了的虫牙气味，确实有一种蛊惑人的气味，怎么嗅都象嗅不厌似地……

小屋的入口，一半以上被沙子堵住了，看不透里边的情景。是口老井吧？为了防沙，井口盖一间小屋也并没有什么奇怪……他想伸头看一看，这回正宗的狗气扑鼻而来。动物的体臭，真正是哲学以上的存在。有个社会主义者说过，他喜欢朝鲜人的精神，却受不了那股气味……话虽如此，但要是时间横向流动的话，快点流起来给咱看看就好了！……期待和不安……解放感和焦虑……这种焦躁，最受不了。他把手巾扎在脸上，向后仰着倒了下去。这玩意儿就是咱的气味，就是说奉承话大概也够不了说上等吧。

"唏唏索索"，有什么虫在爬……要是斑蝥虫一族的话不会有这样的爬行方法……肯定是垃圾虫一类，瘦弱的六根脚好容易拖动体重……男人连确认一下的心思也没有。他甚至怀疑，假如那虫真是斑蝥虫，自己会不会跟上去盯着。恐怕他自己也作不出肯定的回答。

风把手巾吹了起来。沙丘的一条棱线闪着金光，映入眼角。流畅地高涨起来的曲面，以那条金黄线为界，依一个笔陡的角度滑入了影子里。这个空间的构成里，有异常紧迫的感觉。男人

被一种不恰切的情绪控制着，想碰上个什么人。……(不错。真是罗漫谛克的风景……只有这种风景才大受最近年青游客的欢迎……了不起的好股票呀……作为此道的经验者，绝对能保证将来的发展哟。所以，首先得赶快宣传！不宣传，连苍蝇都不肯靠近……说不知道，跟没有一个样呐……真是抱着金碗讨饭。可怎么做才好呢？……找个手艺好的摄影师制作一套漂亮、精致的明信片。过去是先有名胜地，然后才有明信片……可这回先做明信片……然后，才有名胜，这也是常识哇。于是拿来两、三个样本，至少请看看这玩意儿)——想下圈套的人，反而把自己给套住，就那样病死了，那个可怜的明信片推销员。其实，无法想象那个明信片推销员有着三寸不烂之舌……也许他出人意料的认真，把这里的风景托付给梦境，在事业上赌输赢……这美好的原型，究竟是什么呢？到底是因为自然所拥有的物理规律的正确性呢，还是由于与其相反的无慈悲心呢？归根结底是不断排斥对人理解的无慈悲心。

本来，直到昨天，只要一想起这样的风景，胸口就象要吐一样的难受。事实上，明信片推销员假如是个诈骗犯，最终还是会大发雷霆，觉得那是个早就准备好了的圈套。

然而，谁都没有理由认为，那洞穴里的生活和这风景是互相对立的。美丽的风景，任何地方都没有宽容人的必要。结果，认为沙子拒绝固定，是咱的出发点，这里可没有狂妄的念头。1/8m.m.的流动……原封不动状态存在的世界……这种美简直是属于死之领土的东西。通过巨大破坏力和废墟的、庄严的、死之壮美。……不，等一等。所以说，咱捏着往返车票不肯放手的议论是没有立足点的。猛兽电影、战争电影的乐趣在于：打开门等待我们的是继续昨天的"今天"，哪怕逼近真实到令人心脏痫

发作的地步……电影院里，难道会有荷枪实弹行走的傻瓜吗？……沙漠之中，由风景来调和生活的，正经来说，是一些握着单程车票的游牧民，诸如喝自己小便代替喝水的特种老鼠，以腐肉为饵食的昆虫等等。如果它们顽固认为，车票本来就只有单程的，那么，它们就不会徒劳地试着模仿贴在岩石上的牡蛎那样，往沙子上贴。本来，这些游牧民也和现今的畜产业一样，连称呼也改变了……

是呵，要是对女人说说这些风景的事也许会好一点吧……绝对没有通用往返车票，该给她听"沙之歌"，即使音程多少紊乱也没关系……而咱做过的事，充其量不过是以别的生活为诱饵，吊女人上钩而已，不过是模仿憋脚色情骗子的卑劣行径。鼻子尖被摁到了沙壁里面，甚至连精神都不放过，就象套上纸袋的猫。

棱线的光，忽地消失了……整个风景眼看着沉入了黑暗。不知何时，风也住了；这时，薄雾一定又开始恢复，强劲起来。天突然黑了下来，大概也是这个关系吧。

好吧，开步走喽。

25

搬运大网篮的家伙们，工作之前总得先穿过村落。根据以前的经验，往后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富裕时间。为安全起见，还是看成四十五分钟为好。海角的延长线，象拥抱着村落似地依

次往深处婉蜒而去，一直到达东面的入海口，把村落的通道挤成狭窄的一条小路；要是到了那一带，海角的屏风岩就已经到顶了，最多只有剥去化妆的高高小沙丘。村落里被薄雾渗透的灯光，看得清在右面；笔直走的话，看起来几乎就是到那周围去似地。算算距离，大约有两公里……在那前面，已经是村落的外面，那里东一块西一块象是散落着些掺着沙子的花生地，记不起来见过有房子模样的建筑。翻过沙丘，然后，再穿到大道上去也可以吧。大致都是红土铺地的道路，拼足劲儿奔跑的话，到国道大约要十五分钟。如果能跑到那里，咱这边就算赢了。只要路上跑公共汽车，也就跑着人的正气……

于是，穿过村落所需时间，计算起来得扣除三十分钟。这片沙地上，时速四公里相当难走。沙地上的艰辛，比起脚陷下去更难受，一脚踩上去，白费力气。要奔跑的话，浪费更大。倒是大踏步地走好象还比较有效。但同时，作为沙子吸收“力”的补偿，它把脚步声也给吸没了。不用去担心脚步声，说它是优点吧倒也是个优点。

嗨，注意脚底下！……大概摔一交也不疼的关系，他并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只要有稍稍隆起的沙包，或者沙坑，他都会绊倒，膝盖着地……虽说膝盖着地倒下没什么，可万一碰上个深深的沙崖该怎么办！

周围很暗，沙子到哪里都是不规则地婉蜒曲折的重复。婉蜒曲折中还有小小的曲折，由几处更细小的起伏分割开来。既定目标那村落里的灯光，被婉蜒无尽的连蜂遮住了，进入不了视野。这时只能凭直觉，一边修正方向一边前进，可老是出现令人愕然的误差。恐怕无意识中一直追求着亮光，所以，才跑到高处来了吧。

瞧，又错了！再靠左！……这样走下去，要笔直走到村落里面去喽……已经翻越了三个小山似的沙丘，可亮光却一点没有凑近……简直象在同一个地方来回兜着圈子。汗水流到眼里……脚停了一下，呼吸困难。

女人该醒了吧？……醒来一看咱不在，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不，不会这么快发现的……大概会以为咱在后面大便吧……今晚女人累得很……一直睡到天黑才惊醒，好容易才爬起来……然后，大腿间干得咯嘣咯嘣，还火辣辣地微微生疼，这才想起今天早晨的狂态……女人摸索着油灯，脸上会浮起羞答答的微笑吧……

所以说，那份微笑里，没有咱必须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规则。咱的脱逃，如果使女人有所失去的话，那最多不过是些可以换来收音机和镜子的生活残片。

"真地帮了大忙了哟……和一个人的时候不同，早上可以慢悠悠的，还能提早两个小时收工吧？……我想，将来跟'组织'上说说，再弄点儿家里干的活……然后，存点儿钱呐……那样的话，现在就能买镜子、收音机什么的了……"

（收音机和镜子……收音机和镜子……）仿佛人的全部生活，就只有这两样东西组成似的，他差一点把这话说出口来。原来如此，收音机也好，镜子也好，在连接他人的通道这一点上，两者确实有相似的性格。或者可以说关系到人存在的某种基础欲望。不说了吧，到了那边，马上买一架收音机寄给她吧。倾其所有给她买一架最高级的半导体收音机。

可是，镜子嘛似乎难以保证。镜子在这里是消耗品……只半年功夫，镜子里边的水银膜便会浮起来，过了一年，镜面不断让飘流在空中的沙子磨擦，连透明玻璃都会变成毛玻璃……和

现在的镜子一样，照出一只眼睛，鼻子便模糊了；照出鼻子，嘴巴就照不见了。不，并不是什么拥有不拥有的问题。和收音机不同，镜子为了成为通道，首先必须以存在“瞧着自己”的他人作为前提。如果已经到了不能再让人瞅一眼的地步，那镜子还有什么用呢？

怎么，吓咱一跳，侧耳朵听就可以了！……大便不多占用时间吧……说得对，那家伙巧妙地逃走了……她会叫唤起来吧？……茫然若失吧？……也许会悄悄落几滴眼泪吧？……反正已经没咱的责任了……不需要镜子的本来就是你自己嘛。

“……这也是在哪儿读到过的事情……喏，最近不是有很多人离家出走吗？……谁都以为是生活环境恶劣造成的，其实并非仅仅这个原因呀……听说有个中等程度的农家，新购置了土地，新添置了机器，经营也还马马虎虎过得去，谁知这家的大儿子突然离家出走。原本他是个老实巴交热心工作的青年，谁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连他父母亲也双手抱头，不知是怎么回事。农村里人嘛都爱面子，还有朋友间的应酬；连后嗣都离家出走，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是呀……应酬，什么都是应酬……”

“于是，一个亲戚特地出去打听。说是实际上，即没有和女人同居，也没有吃喝嫖赌欠债的样子，甚至没有一点具体的动机。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听听那青年人说的，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就说了句‘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其他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真的呢，世上真有无视将来的人呐……”

“可是，真要是想起来，那青年的心思也并非不能理解。农民呐，增加土地，就意味着增加工作量……结果，不止是劳苦，最

终能到手的，只有更加辛苦的可能性……其实，农民嘛，只要米和山芋有收获，还算不错呢。与此相比，这清沙的活呐，简直就象在冥河河滩上堆石头－－白费劲！”

“冥河河滩，那，最后将会怎么样？”

“什么都不会成呀……什么都成不了，这不就是地狱的惩罚吗！”

“那个要继承产业的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嘛，当然一开始就计划好了的，就职的单位早就找好喽。”

“后来呢……？”

“后来，就在那里干起来了嘛……”

“后来，后来呢……”

“后来嘛，是呵，开工资那天领了钱，礼拜天，换好衬衫，看电影去喽。”

“那以后呢？”

“以后嘛，不直接问他本人，谁也不知道哇！”

“看来也是，存了钱，去买收音机什么的吧……”

哎呀呀，原以为总算爬上来了，谁知还在半路上……不，不对了……这里已经是平地了……那么，作为目标的亮光哪里去了？……他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又试着继续往前走了一段……确实，这里象是沙丘的棱线的顶上了……可是，看不见亮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祥的预感，让他的双脚打起抖来。想来想去，刚才一路往下，看来是失败的原因。一个陡坡，连方向也不辨，“哧溜”一下就滑下去了。那峡谷可是比想象的要长得多。不仅深，而且幅度很宽。况且，几层曲折，在峡谷底部，错综复杂地交错着，这才使判断出了毛病吧。即使如此，他还是搞不懂为

什么看不见亮光了……行动半径最多只有一公里以内的误差……他有些迷惑，多少自己也知道一点……他心里老是想着靠左边走，这也许是出于对村落的警戒心，他觉得自己很可能是想接近灯光，才毅然决定选择右边那条道走的。……不久，薄雾消散了，星星出来了……无论如何得了望一下，他不管方向，往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攀登而去，结果是一条最快的道吧……

话虽如此，还是搞不清……想死都想不通，女人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地呆在这“冥河河岸”的呢。……说是“爱乡精神”、说是“情理”，把它们全抛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一起丧失的东西，这不正是开始成立的东西吗？……究竟她丧失了以前拥有过的什么东西呢？

（收音机、镜子……收音机、镜子……）

当然，会给她寄收音机的……可是从结果来看，反而是失去的东西多，这种计算难道不成立吗？譬如，你很喜欢的，让咱给你冲淋洗澡的仪式再也不会有了。哪怕牺牲洗涤衣物，你也一定会留下一点儿仅够咱擦擦身体的水。滚烫的水溅到咱大腿间，你就象自己溅到了热水似地，扭过身子“呵呵”地笑个不停。再没有听到那笑声的机会喽。

不，别有所误解……咱和你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契约关系。既然没有契约关系，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毁约的事。而且，咱这头也并不是没有一点儿损失。譬如，那个，一星期一次，象从堆肥里榨出的烧酒的气味……看起来象雨水槽似的有弹性的肌肉浮起在你大腿内侧……蘸着唾沫，擦拭黑橡皮似的“下体”，清洗皱折里屯积的沙子时那种破廉耻的感触……而且，还把更猥亵的东西拿出来看，那种羞答答的笑……其他全部算起来，该是个不小的数字。你就是不相信，那也是事实。男人具有比女

人更沉溺于残片和断片的倾向。

再想一想村里人们的行径，咱的受害，怎么算都计算不过来呢。咱两人之间个人的借贷根本不是问题。反正打算彻底的报仇……只是怎么做才能给予最大的打击，这一点还不十分清楚……最初打算放一把火烧了村子；往水井里投毒；搭一个陷阱，引诱责任者从边上掉进洞穴里去；以这种直接的手段，专门来鞭策空想、激励自己；可是，一旦真有了实行的机会，就不会说这种孩子气的话了。反正个人的暴力等等，也就那么点儿小事。看来只有诉诸法律了。那时，这事件残酷程度之意义，究竟在法律上，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多少还有些悬念……算啦，至少先找县里的警察，送上各种报告。

是呵，后面还有最后一项……

等等！……什么，刚才那响声？……听不见了……大概听错了吧。然而，村落的灯究竟都到哪儿去了呢？就算地形再复杂，也有些不对劲了吧。能够想象的只有这种情况：咱的舵老有偏左的癖好，因为过于迂回到海角那边，所以，那里高高的棱线就此挡住了村子……不能再慢吞吞的……下决心靠右，转换方向试试。

……最后，还有一样不想忘记的事，那就是对咱的疑问，你自己最终也没能清楚的回答。真地，那两天连着下雨。一下雨，沙崩威力增大，飞沙的量要比平时少的多。第一天稍微多干一点活，第二天可以轻松许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怀着深深执着的心情，咱决定好好地追问一下。咱要以剥去皮肤病上创痂那样的耐心，捕出留住你的真正原因。那种死缠不放的劲头，连咱自己都感到吃惊。一开始，你疯疯颠颠，赤身裸体地在雨中嬉戏，可终于被咱追问得掉下了眼泪。最后，她说自己不能离开这

里的理由，没有别的，是因为丈夫和女儿的遗骨埋在这儿。有一天刮台风，他们和家畜棚一齐被埋掉了。原来如此，这样的话倒是能够理解。非常实际，以前她对咱不说也是情有可原的。反正就此相信了她。咱又想好，第二天一大早，削减掉睡眠时间，去找骨头。

按着你指示的地方，咱整整挖了两天。然而，骨头或者小屋的残片，竟一块也没有挖出。于是，你又指了一个地方。那里也是什么也没有，你的指示又改变了。就这样，折腾了五次，算起日子来，怕有九天了吧，一直是无效劳动；结果，你又露出哭丧的脸，开始辩解。说什么房子的位置象是改变过了，说什么不间断的沙压力，也许使得正房自身的位置，角度都有些错位了；特别是洞穴自身，也许从原来的位置移动开了；说不定家畜小屋、丈夫和孩子的遗骨，已经到了与邻居家相隔的厚沙壁底下了吧；说是看情况，有可能全都进了邻居家院子的底下。确实，从道理来说，还算说得过去。但是，与其说你是在撒谎，倒不如说你那貌似不幸难过得要命的表情明显表示了，你从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打算告诉咱。遗骨嘛，也不过是个借口。咱再也没有生气的力气了。而且，咱不再客客气气地借来借去了。我想，这事就是你，也不会想不通吧。

怎么啦，这个！……男人惊慌失措，从头到脚伏倒在地面上……实在太唐突了，他一下子无法应付眼前的情况……忽然，村落的全景展现在他眼前！……他好象面对着连接村落的沙丘之蜂，转了个直角走来的……就在视野开阔的一刹那，他其实已经走进村落里来了……已经来不及判断了，眼前粗糙的土墙周围，传来充满敌意的狗叫声。接着，一条狗，又一条狗，引起了惊人的连锁反应，迅速铺开。幽暗中，咯嗒咯嗒，呲牙裂嘴，一点点逼

近了。男人抽出一头系着剪刀的绳索，跳起来撒腿就跑，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往后只有迎着村子的出口跑了，这是最短的路线！

26

男人跑了起来。

灯光仿佛在微明中漂浮，村子里的建筑物，现在也沿着一条轨迹，只能区别出通道和障碍物两种东西。发出声响的，狭窄喉咙间隙流动的风之味……温热的铁锈味……眼下就象在要掉落的，弯曲断裂的玻璃薄板上，作着绝望的打赌。他希望搬运大网篮的家伙们还未出门，其实时间已经太迟了；他希望他们全都到海岸那边去，可时间又还太早了。刚才并没有听到三轮摩托的声音。那种疯狂的两缸引擎声音，就是一公里之外也不该听漏掉。作为条件，眼下实在是坏得不能再坏了。

忽然，从幽暗中窜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一条相当大的狗，从没见过地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但那狗好象没有受过攻击训练，临到该露出牙齿时，它却傻乎乎地却叫了一声。他赶紧挥了下手臂，系在绳索上的剪刀有了击中的反应，只听那狗恨恨地叫了一声，重又融入黑暗之中。总算好，只有裤子的下摆给咬开了。一个跟头，脚被咬住了，他倒下去一个鹞子翻身，爬起来，又跑开了。

谁知，狗不止一条。似乎有五、六条。也许第一条狗的失

败，把它们都给镇住了，它们站得远远的，充满威胁地叫着，觊觎着空档。先前在窝棚里看到的那条胖胖的红狗，象是在狗群后面煽动着。他以五十公分左右的半径，旋转着手中的绳索，以此为盾牌，一边左右牵制，一边越过空地上的贝壳山，在狭窄的粗垛墙之间穿梭奔跑，穿过铺着稻草的院子，总算跑到宽阔的大道上来。快，再加一把劲，就能跑到村子外面了。

道路前面，有一条小沟。两个年幼的孩子，象姐弟俩，惊慌失措地从沟里爬出来。等他注意到为时已晚。他们侧面避开绳索，已经倾其全力了。于是，三人撞在一起滚翻下去。沟底有一根水管似的东西，发出踩碎木板的沉闷声音。孩子们哼哼呀呀哭起来……妈的，怎么回事，光知道哭喊！……他使劲甩开孩子，正要往上爬时，三道手电光，一字儿排开，挡住了去路。

同时，钟声大作，孩子们大哭……狗不停地叫……每敲一下钟，他的心脏就抽紧一次，毛孔张开，"扑簌簌"爬出无数米粒大小的虫子。一个手电筒，象是在调节焦点，刚还以为灯光柔和，突然变成炽热的针，直刺了过来。

管他妈的，横冲直撞，从正面进攻……翻过那儿，就是村落的角上了……以后也许会后悔，成败就看此招……快，别磨磨蹭蹭的！……就这一瞬间嘛，你现在不抓可就来不及啦……乘机抓住下一个瞬间，后面就没法追上来了！

正想着呢，手电筒易把他包围起来，一边向左右散开，一边慢慢地缩短距离逼过来。他把所有力量集中在抓绳索的手臂上，腰里再加一点弹性，他很难作出决断，只把指甲恶作剧般地扎进脆弱的地面。散开的手电筒之间，闪动着几个影影幢幢的人影。况且，道旁那看起来象洞穴的暗影中，分明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就算你这一次冲出重围，后面立刻就会追上来吧。身

后传来哭着的孩子奔跑的声音。忽地，灵机一动，来了个绝妙的想法：抓住孩子当做挡箭牌！把孩子当人质，能够阻止那些家伙的接近！……可是，回过头正想去追，谁知又有别的光在那边等着。路给截断了！

他象被弹回去似地，拼命往来的路上跑回去。几乎都是反射的判断，尽可能横穿过连着海角的沙丘。村落里的人们，大叫着追过来了。大概是太紧急了，膝盖象被抽掉了关节似地，跑起来，嘎吱嘎吱地响。他不时回头张望，出人意料的是，他居然一直能和追兵保持一段宽宽的距离。

不知到底跑了多少路啦……已经登上好几个斜坡，跑下好几个斜坡了。他用足力气、憋足劲儿，简直象在梦中一样，白白空耗着力气。可现在已无法再谈什么“力的效率”之类的话了。从舌头的深处，涌出掺杂着血腥气的甜味。粘乎乎地想吐也吐不出来。他把手指头伸进去，硬抠着吐了出来。

钟声还在持续不断地响着，但距离已经很远，稀稀拉拉。狗叫也远了，听起来象是无可奈何的悲鸣。现在搅乱周围空气的，倒是他自己的呼吸声，那种用平锉刀锉铸件的声音。追兵的油灯，还是老样子，三个一并排，上下摇曳，既没有特别接近的样子，也没有特别疏远的样子。逃跑的一方，追击的一方，奔跑的难度是一样的。以后，可就是耐力问题了。这一点上，看来也不能说放心。也许因为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不，可能是意识里产生了断层，他心里忽然掠过一阵胆怯的情绪，象在企望更迅速地振作起来。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对这个危险要是有所思想准备，那倒还不错……

鞋子里灌满了沙，脚趾头疼起来。回过头来一看，追兵拉在七、八十公尺远的地方。怎么回事，走错路线了吗？恐怕太想避

开斜坡了，反而干出那样的蠢事来。对方也象十分疲劳……常言道：追兵易衰……他赶快脱了鞋，光着脚丫……口袋胀鼓鼓的，变得好累赘，他把口袋掖进腰里。定了定神，一口气跑上陡坡。按这气势，弄得好，不一定会输给那些家伙……月亮还没有出来，星星的闪光，在周围洒下模糊的、斑驳的阴影；当然，还无法清晰地分辨远处的山脊线。怎么老感觉象是朝着海角的前端那一带跑。咱的舵常常有偏左的坏习惯。他正想改变方向，忽地吃了一惊。原来，自己和追兵的距离竟然在渐渐地缩短。他这才注意到了追兵的意图，愕然不止。

乍一看，象是很笨拙，他们的追迹看上去是把他往海里赶，其实很有计划的。他不知不觉之中被他们诱导了。仔细一想，就连那个手电筒，看来也是故意告诉那些家伙位置的。他们不即不离，始终保持这个距离，恐怕是经过计算的吧。

不，要说死心那还太早。听说有一处通往屏风岩的道路，实在不行的话，就往海里一跳，绕到海角的背面，也并非没有可能。一想到被抓回去，现在这情况，可就没有犹豫的余地了吧。

长长的上行缓坡不断，猛地陡坡直下……又忽地一道上行陡坡，进而又是长长的下行缓坡……他一脚高，一脚低，就象穿珠子似地，脚攀对脚攀重叠，不停地忍耐。不知何时，钟声不响了。风声、海啸声、耳鸣声已经无法区别开来。他又爬上一个斜坡，回头一看，追兵的灯消失了。等他喘息稍定，灯还未出现。

难道给我逃脱了吗？

期待的兴奋给心脏以压力，假如真是这样，那就更不能休息了……好了，再喘口气，跑去下一个沙丘！

忽然，跑不动了。脚重得要命。脚上这份重量，可不寻常。不仅有这种感觉，而且，脚下真地开始泥泞起来。待他觉得象踩

在雪地上一样的时候，脚髁的一半已经陷进去了。他吓了一跳，赶忙提腿，谁知另外一条腿挣扎使劲，这回扑哧扑哧竟淹没到了膝盖。怎么回事……曾听说过有“食人沙”之类的东西……他挣扎着，试图摆脱，谁知越是挣扎越是陷得深。两脚已经埋到大腿根部了。

好哇，原来是个圈套！……原来那些家伙瞄准的不是海，而是这里哇！……他们打的鬼主意：用不着费神捉人，就能迅速抹杀掉咱呀！……的的确确是抹杀哇……就是魔术师的手绢也没有这么灿烂……来一阵风，把什么都刮得无影无踪……连汇演得一等奖的警犬，也已经啃不动了……那些家伙们，直到现在才出现恬不知耻的样子吗！……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一个傻瓜外乡人，糊里胡涂地迷了路，就此消失了……那些家伙们手一点也没弄脏，就解决了一个……

沉下去……沉下去……已经超过了腰骨……究竟怎么办才好呢！……接触面宽的话，相等面积的体重会变轻，也许多少能防止一些下沉……他张开两臂，趴下来……然而，已经晚了。说是趴着，其实下半身，已经被垂直地固定起来了。本来已经发酸发麻的腰，不可能老是保持直角。要不是经过长期训练的“轻功师傅”，这样的姿势早晚会撑不住的。

多么黑暗呐……人世间，闭上眼，塞上耳……咱就要死了，谁也不会回过头来看一眼！喉咙深处，连续不断的恐怖突然炸裂了。男人有气无力地张开嘴，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叫唤。

“救命啊！”

陈词滥调！……喔，陈词滥调，可以……临到死之边缘，什么个性，净扯蛋，什么忙也帮不了。就连模子里拔出粗点心似的活法也可以，无论如何想活下去！……现在已经埋到胸口了，埋

到下巴了，几乎慢慢接近鼻子底下了……够啦够啦！已经足够了！

"求求你们，救命哇！……什么话都好说！……求求你，救命哇！……帮帮忙！"

男人终于哭了起来。起先还强忍克制着，呜呜咽咽；不一会儿就号啕大哭起来。可怜的崩溃感觉里，男人恐怖得直打哆嗦，此命休矣。谁也没瞧见，真可怕……实际上这种事，没有任何手续也做得成，太不公平了……死刑犯死的时候，也还能留个记录下来……管他妈的，大叫大喊……谁也没看到，真没劲！

所以，当背后忽然传来声音时，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觉得自已被打得落花流水。连惭愧羞耻的心情，也象蜻蜓翅膀着了火，悄无声息地缩成一团，变成了灰。

"来吧，抓住这块板！"

一块长长的木板滑了过来，撞在侧腹上。光环切断天空，止住了那块板。他将活动不了的上半身扭过来，朝着背后的人们，苦苦地哀求：

"帮帮忙，用这根绳索拉吧……"

"瞧你，这又不是拔萝卜……"

顿时引来一阵哄堂大笑。虽看不清楚，但估计约莫有四、五个人。

"马上把大网篮拖来，你再忍一忍吧……你把胳膊靠着木板就不会有事，用不着担心……"

他按照吩咐，撑起肘部，抱着头。汗水将头发浸得湿淋淋的。他一心只想着，哪怕一分钟也好，尽早结束这种恬不知耻的状态，此外，没有涌起任何感激之情。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咱们后边追了过来，倒给他

闹了个好，你可真造孽，这周围呐，连狗也不靠近哇……可危险呢……搞不清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就这么一去不复返喽……正好是山背面，成了旋风口哇……冬天刮风下雪……而且，还刮沙子呢……另外，根据刮风下雪的情况，大约一百年，才积得只有薄薄的煎饼那么厚……这还是听以前的联合组织主席家里，那个去镇上学校的二小子说的呢……可真带劲儿……往底下挖下去，弄不好还能挖出些个金玩意儿来呢……"

这胡庐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哇！现在谁有心思去听这种不痛不痒的罗嗦话呀……倒是只有凶神恶杀的句子，才配得上现在这种场合……要不然的话，他真希望至少在这一钱不值的绝望过程中，别再来打搅自己了……

终于背后叽叽喳喳，象是大网篮到了。三个男人，在鞋底下垫上了板，歪歪倒倒地，开始从远处往他身边挖掘过来。沙子"扑扑"地一层层坍塌。理想、绝望、羞耻、体面都被这些沙子埋葬了，消失了。就连男人们的手搭上他的肩膀，他都没哆嗦一下。要是听他们吩咐，脱下裤子的话，众目睽睽之下，也许连大便都会下来吧。天空很亮，不久，月亮也会出来吧。女人会是扮出什么脸来迎接咱呢？……管她什么脸子……眼下就是挨打的胚子也会习惯的。

27

男人腋下吊着绳索，吊货物似地又给吊回洞穴里去了。谁

也没说话，简直就象在举行葬礼。洞穴又深又暗。月亮撒下绢绸似的淡淡光芒，笼罩着整个沙丘，连风纹和足迹都象玻璃皱褶似地浮现出来；然而只有这里，象是拒绝加入风景似地，只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可是他并不怎么在意。他只是茫然地仰望着月亮，头晕目眩，只想呕吐，疲倦到了极点。

女人站在幽暗之中，比幽暗更黑暗。他让女人搀扶着，拖着步子往睡觉的地方走去，可他怎么一点都看不见女人。不，不仅是女人，所有的轮廓都模模糊糊看不清。他尽管倒在了被窝上，心里还惦记着拼命地在沙丘上奔跑……持续不断，就连梦里都在不停地跑……就因为这缘故，他的睡眠很浅。大网篮来往的声音，远处狗的叫唤，全都原封不动地留在了记忆里。女人回来吃夜宵，点上了他枕边的油灯，这一切，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睡到半夜，他起来喝了口水，于是，就再也睡不着了。虽说如此，但他还没有力气去帮女人干活。

他无所事事，就着油灯点上香烟，茫然地喷吐着烟圈；一只肥肥的，似乎很敏捷的蜘蛛，咕噜咕噜绕着油灯转着圈子。要是小飞蛾的话倒还说得过去，可具有趋光性的蜘蛛倒很少见的。他忽然产生一个念头：用香烟头烧死它。蜘蛛的半径，大约有十五公分到二十公分，它象钟表的秒针似地，不停地、一丝不乱地绕着圈子。也许不光是趋光性吧。他期待着有好戏看，果然，不久就有一只小虫迟迟疑疑地过来了。两次、三次，在天花板上映现出大大的影子，它冲着灯罩撞了过来，停在金属的把手上，然后，就再也不动了。与小官吏的外表不太相称，小飞蛾老是畏缩不前。他把香烟头按在虫的胸口上。又把破坏了中枢神经、四脚乱蹬的小虫，拨到蜘蛛要经过的路上。立刻，期待着的好戏开场了。刚觉得它会跳起来，谁知一瞬间，蜘蛛已经贴近了牺牲

品。不久，它一边用下巴叼住一动不动的猎物拖拉着，一边又慢吞吞地绕着灯转起圈子来。就这样，小飞蛾的体液撞击着蜘蛛的舌鼓。

他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的蜘蛛。油灯代替了巢倒是挺时髦的。巢里边只能被动地等待，使用油灯，就可以积极地把对方吸引过来。只是这个方法必需有个前提，首先要让人准备适当的灯火。很遗憾，大自然里是不可能有灯的。它也决不会绕着月亮，绕着山林火灾闲逛的。难道这种蜘蛛是在人出现以后进化，把这习惯落实到本能的一个新种类吗？……作为说明倒挺不坏……但是，这样的话，飞蛾的趋光性又打算如何来解释呢？……和蜘蛛不同，你不能认为油灯对它们种类的保存能起到了什么作用。然而，“趋光性”现象大约是灯火出现以后才有的，它们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小蛾子不会成群结队飞到月亮的世界里去，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假如这只是一个种类的话，也许还能说得过去。可是，种类约达到一万个左右的飞蛾，要说有什么共通的习性，看来只有俨然整肃的一个法则。它们被人工的油灯所引诱，这样盲目地、狂热地煽动着翅膀……火、虫和蜘蛛，无缘无故的串通一气……法则竟如此鲁莽的表现，究竟让人相信什么才好呢？

闭上眼睛……光的斑点，在眼前漂浮游荡……他正想抓住那蜘蛛，谁知它突然加快速度逃走了……简直就象斑蝥虫在沙地上留下的影子……

他被女人嘤嘤的哭声惊醒了。

“你哭什么？”

女人想掩饰狼狈，慌忙站了起来。

“对不起……想给您沏杯茶……”

那“嗡嗡”的鼻音，弄得男人哭笑不得。女人弓着身子拨弄着小炉子里的火，他望着女人的背影，莫名其妙地提心吊胆起来，要理解那意思，看来还需费些时间。就象硬撕下一张发霉的书页那么麻烦。可至少可以撕下一页了。忽然，他自己看上去象个令人可怜的倒霉蛋。

“失败了哟……”

“是啊……”

“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失败呀。”

“可是，还没有人能够巧妙逃出的……再来一次……”

女人用哽咽的声音说，简直象一门心思为男人的失败辩护似的。多么令人心酸的温柔呐。不报答这种温柔，实在太不公平了吧？

“是啊，太遗憾了哟……成功的话，我想立刻去给你买个收音机寄来……”

“收音机？”

“一直这么想来着。”

“算了吧，别费心了……”女人受宠若惊，那口气简直象在道歉：“多干些家庭手工活，在这里也能买到……要是分期付款，交一些定金不就可以了吗？”

“是啊，那个，分期付款哇……”

“水开了，给您擦擦身子吧？”

忽地，黎明前的悲伤涌上心头……互相舔舔伤口当然好。可是这样互相舔对方永远不会痊愈的伤口，最后，恐怕连舌头都要舔破了哟。

“实在想不通……算了吧，反正，人生嘛，也不是凭着‘能想

通'活下去的……可是,还有'那种生活','这种生活';对面看起来似乎还马马虎虎……就这样生活下去,要是还在想,将来会变得如何,那是最忍受不了的……要问是怎样的生活,肯定谁都不知道呀……算啦,我总觉得,哪怕只有一点儿,也还是糊涂一点的好啊……"

"您洗吧……"

女人用鼓励的语气说。绷紧发怵的声音。男人慢慢松开衬衫的纽扣,脱去了裤子。沙子甚至灌满了肌肉的内侧。(家里的"那一位",现在正干什么呢?)……只不过是昨晚发生的事,竟觉得象是好几年前的往事。

女人往手巾上打上了肥皂。

第三章

28

十月里——

白天,夏日还恋恋不舍驻足不前,沙子晒焦了,赤着脚走五分钟都忍受不了;但太阳一西沉,屋子里透风的四壁,到底让人感到了阵阵凉意,他还得硬着头皮去把潮湿的炉灰晒干。因这气温的变化,所以,没有风的早晨,雾就象浑浊的河流一般。

一天，男人在屋后的空地上，架好一只捉乌鸦的陷阱，把它叫做'希望'。陷阱利用沙子的特性，是个极其简单的东西。先挖一个较深的洞，在洞的底部埋上一个木桶，用火柴棍粗细的木楔子在三处固定木捅的盖子，每根木楔子都拴上一根细绳，细绳穿过盖子的中心，同外面的铁丝相连。铁丝的尖头上，吊着作诱饵的干鱼。然后，慎重地用沙子掩盖起来，从外面看起来，沙擂钵的底部，只能看到诱饵。乌鸦去叼诱饵，楔子立刻脱落，盖子掉下来，同时周围的沙子一起坍塌，乌鸦就被严严实实地活埋了……做了两、三次实验，无可挑剔……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乌鸦的身影：在陷阱里甚至连扑楞翅膀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沙子哧溜哧溜地吸了进去。

……而且，真要是得手的话，写一封信绑在乌鸦的腿上……不，当然是得手以后的事唠……第一，放走的乌鸦，能不能再给人抓住，可能性微乎其微……再说，它往何处飞，也无法知道……大体上乌鸦的行动半径也非常有限……更可怕的是：咱放走了乌鸦，乌鸦群里又有一只乌鸦脚上绑着白纸片，把这两桩事联系起来，村子里的家伙们肯定能揣测到咱的意图……逃脱失败后，男人变得非常谨慎。他打算象冬眠一样，顺应洞穴里的生活，他一心一意专等解除村里人的警戒。相同图形的反复，是有效的保护色。如果融化到生活的单纯反复之中，那么，什么时候他也就可以从村里人的意识里消失，这并非没有可能。

反复还有别的效用呢。譬如，这两个多月来，女人每天每天投身于家庭手工活：往绳子里穿珠子，连她的脸看起来也有些浮肿了。时不时长长的针尖，象跳舞似地把散落在纸盒底部的铁色珠子捡起来。不久，存款就到了预定的二千元了。照此下去，再持续半个月，看来就能凑足买收音机的预付款了。

那针的舞蹈很有份量，让人感到那里简直就象地球的中心。机械反复，现在涂上了彩色，把那手感当成确实的东西。于是，男人也不落后，拼命干一些更单调的家务活。清扫清扫天花板上的沙子啦，淘淘米啦，外加洗衣服，都已经成了男人每天的必修课。干起活来，还要哼哼小曲儿，来打发时间。他甚至还考虑过睡觉时挂个小型的塑料布天幕，研究过怎样将鱼埋到滚烫的沙子里蒸烤，以此来消磨时间。

为了不搅乱心境，打那以后，他努力不去看报纸。忍耐了一个星期，他就开始不太想再读报了。一个月以后他甚至常常忘记还有报纸那玩意儿的存在。以前，他看到过一张叫作“孤独地狱”的铜版画，曾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男人以不安定的姿势漂浮在天空上，恐怖地连眼睛都僵硬起来。围绕在男人周围的空间，决不是虚无的，相反满满地充塞着些半透明的死人影子；他连身体都转动不了。死人们脸上挂着各种表情，都想挤掉其他人，没完没了地和男人说话。到底为什么要叫做“孤独地狱”呢？当时他曾觉得该不会是标题搞错了吧？现在总算搞清楚了，能够理解了。所谓孤独，就是追求幻想而得不到满足的饥渴。

所以，他啃指甲，连心脏的鼓动都不能安定。他抽香烟，连脑波的节奏都不能满意。他的腿下意识地晃动，连性交都不能充分。呼吸、步行、内脏的蠕动、每天的时间分配、每七日一个礼拜天，每四个月重复一次的学期期末考试，谈不上使男人放心，反而成了新的反复逼迫的结果。不久，他抽烟一天比一天厉害起来，还与屯积指甲污垢的女人一起，胡乱寻找世人眼睛够不到的地方，大汗淋漓被恶梦魇住，当终于发现开始呈中毒状态时，他翻然醒悟似地觉察到：周围只有无比单纯的圆周运动周期所

支撑的天空，以及1/8m.m.波长所支配的沙丘地带。

男人翻来覆去的同沙子作着斗争，即使在成为每天习惯的劳动中，略微感觉到某种充足感，但未必能断言这都是自虐的行为。有这种痊愈的方法，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一天早晨，同规定的配给品一起，送来一份漫画杂志。不，漫画杂志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说三道四的。封面破破破烂，脏兮兮邋里邋遢的，恐怕是从废品回收站收购来的代用品，除了不干净这一点以外，是呵，可以说是村子里的家伙们一时高兴的赏赐。问题是拿来一看，竟然让他两手捶地，笑得直不起腰来，甚至连胃也象要痉挛起来。

大致是些傻乎乎的漫画。要说什么地方好笑，他可是回答不出来的，只是些毫无意义的，粗杂的涂鸦而已。大个子男人骑上马，马腿都给压断了摊在地上；马脸上的表情令人忍俊不禁。自己这副样子，真还亏笑得出来。知耻尚可。与现状串通一气毕竟有限。归根结底那只是手段，不应该是目的。冬眠什么的，能听见还可以，但愿不会变成晏鼠，一生一世不见阳光。

真的，要是好好想一想，几时会有逃脱机会到来，看来简直是没希望了。他已经习惯于茫无目的的等待，就这样，终于连准备过冬的季节也眼看着要结束了，他连刺眼的光线将会弄得无法外出的事，都充分考虑到了。俗话说，做三天叫化子，就再也舍不得不干了……这种内部的腐蚀，意外象是来得很快……就这样一头钻牛角尖，一头忽然想起那张马脸，忍不住又被傻呵呵的笑给缠住了。坐在灯下，仍然一心一意穿珠子的女人，扬起脸，茫然地回给他一个天真的笑。男人觉得受不了自我背叛，于是，他丢下漫画，跑到了外面。

崖上笼罩着乳白色的雾，起伏不定，打着涡旋。夜之残余，

仍然象冻住似地留下了阴影的部分……象烧红的金属线般发光的部分……成了光蒸气粒子流动的部分……那阴影的组合，满足于幻梦，也拨旺了无边无垠的空想。不管你怎么瞧，都瞧不够。这时，所有的瞬间，都充满了新的发现。从现实的形体到还没有见过的奇异形体，在这里，决不会有用途不足的事情。

男人面对着那涡旋，情不自禁地控诉起来。

（审判长阁下请教处刑的内容！请让我听听判决的理由！被告请这样站着等待！）

于是，雾之中传回来熟悉的声音。象透过话筒，只在嘴边打转转的含混声音，

（一百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哇，结果……）

（说什么？）

（就是说，在日本，患精神分裂症的人，可以说是百分之一的比率哇。）

（这究竟是……？）

（而且，有偷盗癖的人也象一百人里有一个……）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男色百分之一，当然女性同性恋也是百分之一。还有，放火癖的百分之一，有酗酒倾向的百分之一，智力不全者百分之一，色情狂百分之一，夸大妄想狂百分之一，诈骗惯犯百分之一，性冷淡症百分之一，恐怖主意者百分之一，迫害妄想者百分之一……）

（别说莫名其妙的梦话了吧。）

（呀，你静下心来好好听着。恐高症、流行恐怖症、麻药中毒、歇斯底理、杀人狂、梅毒、白痴……各百分之一，合计起来百分之二十……照这个势头，往后要是再列举出八十个异常的例

子……不用说肯定可以……甚至能够统计证明人类百分之百地不正常。)

(别扯蛋了！要是没有正常的基准,异常也就成立不了!)

(啊呀呀,人家特地要为你辩护……)

(说“辩护”……?)

(就是你吧,肯定不打算主张自己有罪吧?)

(那还用说!)

(那么,希望你有更加体面的行动吧。不管自己的立场多么例外,一点也用不着烦恼。就象世间没有救助变色毛虫的义务一样,世间同样也没有审判它的权利……)

(毛虫?……对不法监禁的抗议,凭什么说成是变色的毛虫!)

(现在这地步,可不能说得那样清白哟……在日本这样的条件下,多湿地带,水灾占每年灾害的百分之八十七,这种流沙灾害,连小数点以下三位都没有。在撒哈拉大沙漠,搞个什么“水灾特别立法”,难道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咱可没说什么对策之类的事,说的是咱的苦处哇……沙漠中也好,沼泽地里也好,不法监禁,不合法到哪里都不该是两样的吧!)

(啊,不法监禁……然而,说起人的欲望来可是没有底的呀……象你这样被村里的家伙们当成活宝……)

(呸,去你的吧！咱呀,还应该有更好的存在理由呐!)

(够了吧,对你特欢喜的沙子,难道你能这样吹毛求疵吗?)

(吹毛求疵……?)

(听说世上有人花十年功夫,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以下几百位……行了吧……就是这样也有存在的理由嘛……可是,正

因为你所拒绝的理由，所以，才特地来到这个地方……）

（这可不对头！即使是沙子，也有几乎完全相反的一面！……比如，把这种性质倒过来使用，制作铸模吧？……而且，它又是凝固混凝土所不可缺少的原料……此外，杀菌、除草方面也有可资利用的方便之处，正在进行无菌耕作或单纯耕作的研究……还有，使用某种土壤分解酵素把沙子变成土壤的实验，好象也正在进行呀……沙子呀，一句话……）

（啊呀啊呀，怎么啦，您的宗旨改变了嘛……是啊，上回又改变了主意吧，真弄不清楚究竟该相信什么。）

（咱讨厌暴死路边！）

（难道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钓上来又跑了的鱼，任何时候都能说是大个儿的。）

（妈的，你究竟是谁！）

雾团一个大波动崩坍了，对方的声音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尺划出来似的几束光线，沙崩落了下来。他让眩目的光弄得眼前一片漆黑，深处的牙齿间，咬碎了涌上来的类似煤渣的疲劳。

乌鸦叫了。他忽然想起该去看看屋后的“希望”。反正也不见得会成功，但总比瞧漫画有趣。

诱饵还是按先前的老样子穿在上面。鱼腐烂的臭味直冲鼻管。架设好“希望”陷阱，已经两个多星期了；简直连一点反应都没有。究竟什么地方有问题呢？对陷阱的构造，他是有信心的。只要那些乌鸦去叼诱饵，那它就绝对会成为自己的囊中物。但是，首先无法让乌鸦回过头来看一眼诱饵，这才没有着落……

尽管如此，这个“希望”陷阱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合乌鸦们的胃口呢？不管你从哪里，怎么看，似乎都没有一点儿怪异之处。

那些乌鸦们呐，专门寻找人类的废弃物，只在人们的周围打转转，总之，它们的小心谨慎是出类拔萃的。这样的话，只能比比谁的耐性好了。这个坑里边，腐烂的鱼对于那些乌鸦们的意识来说，变成了完全的反复……“忍耐”这玩意儿，其实并不是失败……不用说，当感到“忍耐”是失败的时候，那才算是真正失败的开端吧。原来给陷阱取名“希望”，也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打算。“希望峰”在直布罗陀……不对，好象在开普敦……

男人慢吞吞地拖着步子，返回去。……又到睡觉的时间了。

29

女人一看到男人进来，好象想起什么似地吹熄了灯，自已移到门口较明亮的地方去。还打算继续干活吗？突然，他心里涌起一阵难以忍耐的冲动。他“唰”地在女人面前站起，打翻了放在女人膝头上装珠子的盒子。顿时，黑黑的、草籽似的颗粒滚了一地，立刻渗进沙地里。女人没出声，一脸害怕的表情，直愣愣地盯着男人。男人的脸上，颓丧的表情剥落了。有气无力耷拉着的嘴唇，与黄色唾液一起，漏出了萎靡的叹息：

“没用啊……不就是拼命挣扎吗……全没用啦……现在，毒性发作喽……”

女人还是一声不吭。穿在绳子上的玻璃珠子，在她的手指间轻轻地晃动。糖果滴似地闪着光。轻轻的抖动从男人的脚下

悄悄地爬了上来。

“是呵，现在已经无法再挽回喽……有一天，忽然醒过来一看，村里的家伙们一个人也没有了，只留下了我们……咱知道得可清楚呢……真的呢……眼下肯定会让我们难堪的……等你注意到被甩了，已经为时晚喽……尽心尽力到这个份上，将来只能被当做笑柄……”

女人紧盯着手里握着的珠子，虚弱地摇了摇头。

“不会有这种事情，从这里出去，谁都不可能马上站住脚过日子的……”

“不是一回事吗？就是在这里，反正也过不了象样的日子吧？”

“可是，这里有沙子……”

“你说沙子？”男人把牙齿咬得格格响，手指在额头前面画了个圈：“沙子有个屁用？除了让人倒霉，一文不值哟。”

“不，可以卖掉哇。”

“卖掉？……这种东西卖给谁？”

“就是那些工地哇……用来搅和混凝土……”

“别说傻话喽！把这种多盐分的沙子搅拌进混凝土里，那可不得了哇。首先就违反了那些规则什么的……”

“当然，都是背后的买卖嘛……连运费也只要半价……”

“吓胡闹也充数哇！往后大楼的地基呀，水坝都会变得破破烂烂的；别说半价，怕是连不收运费，也不顶用吧。”

忽地，女人用责备的眼光制止了他的话。她把眼光停在胸前，由先前被动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冷冷地说：

“与我有什么干系，旁人的事，随他去好了！”

男人退缩了。她仿佛又另装上去个脸似地怪诞。好象村里

人通过女人显露出一张脸似的。以前，村落应该是单方面的行刑者。或者是没有意志的食肉植物，贪婪的海葵；他偶然也会上他们的当，不过是个可怜的牺牲者。可要是让村落方面说起来，被抛弃的当然是自己这一方。在道理上当然不可能被外界说三道四；而且，他若成为那些加害者的一个碎片，那么，他们就会维持原状，冲着他呲牙裂嘴。他还从没有这样考虑过自己和村落的关系。他笨拙狼狈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他就此退下，就象他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正当性。

“是呵，别人的事，也许还是甭管他的好嘀……”他调整了一下姿势，激动地说：“可是，这种搞鬼的买卖，最后一定有人赚了许多吧？……即使什么担不上那些家伙肩头的话……”

“不，沙子的买卖是联合组织干的。”

“果然……尽管如此，结果也还是持有股票，按出资的多寡……”

“哪有这事，有船的老板们，特地离开这儿……我们这些人也因此领到了许多钱呐……真的，没什么不公平呀……你以为是假的吗？不信让你瞧瞧帐簿，你立刻就会明白的……”

他实在不得要领，在混乱和不安之中，男人终于呆立不动了。他老觉得惴惴不安。本应把敌我双方涂抹得清清楚楚的作战地图，被暧昧的中间色弄淡成一幅无法分辨的画。其实仔细一想，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幅漫画，没有必要那样怒不可遏。你傻乎乎地笑，根本就没有象你这样事事关心的人呐……。僵硬的舌头深处，断断续续地嘀咕起来。

“看来，是呵……当然，是喽……这种，别人的事……是呵，是这样的哟……”

然后，他嘟着嘴，随随便便说了一些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

不着边际的话：

“过两天买个小盆景吧……”连他自己也发愣了，可是，为了不再增加女人张惶失措的表情，“怎么啦，连气都透不过来，杀风景，真是没办法……”

过了好一阵，女人用惊慌的声音回答：

“松树，你看怎么样？”

“松树？……咱可讨厌松树呀……什么都可以，杂草也可以哟……海角那边，生长着许多草，那叫什么草来着？”

“米砂草或珊瑚菜吧。还是种树的好吧？”

“种树的话，最好是枫树或桐树那样的，树枝细、叶片大的树……一刮风，叶子翩翩飘动的那种……”

翩翩飘动的那种……即使想要逃跑，也会被树干剐着逃不了，只有叶片，成群地翩翩扭动着身子……

与心境毫无关系，呼吸飘然起来。他老觉得快要哭出来似的，赶快弯下腰，在散落珠子的沙地上，笨手笨脚地摸索起来。

女人慌忙站起来：

“算了吧，我来干吧……把那些沙子筛一筛，立刻就得……”

30

一天，男人正面看到了月亮，挂在洞穴的边缘，有一抱那么大，灰白色；当时正在小便，突然，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发冷。是感

冒了吧？……不，这种发冷象是有什么性质不同。假如是发热之前的冷，自己还有几分经验，可眼前的情景简直不一样。空气里没有棘刺感，也没有起鸡皮疙瘩。与其说皮肤表面打抖，还不如说是在骨髓周围打抖。那颤抖象水的波纹，慢慢地形成一个个圈圈，由中心向外扩散。钝感的疼痛由骨头到骨头地传递共鸣，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简直就象一个锈迹斑斑的马口铁罐子，随风飞来，哐啷哐啷响着穿过身体而去。

一阵哆嗦，那月亮表面，使他联想到斑斑驳驳撒了些粗粉，疮痂一样的手感……干巴巴的便宜肥皂……等等；还使人联想起锈迹斑斑的铝饭盒……更让人联想起接近焦点，在那儿结成了意料不到的影像：白色的骷髅……万国通用的标志，毒的纹章……杀虫瓶底部抹着白粉的药片……这样说来，风化的青酸钾药片和月亮的表面，气质竟会如此相似像。那个瓶，还那样原封不动埋在靠房门的横框底下吧……

心脏象破了的乒乓球，不规则地弹跳着。连想象都不伦不类，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净想些不吉利的事情呀。即使不那么想象，十月的凉风里充满了近乎苦闷的悔恨之声。豆子崩破了豆荚，空空的豆荚，如笛子吹响般飞去了。他抬起头，仰望着淡淡月光勾勒出来的洞穴边缘，他觉得，这种灼热的感情也许是出乎意料的嫉妒吧。也许是对所有事物的嫉妒吧：街道、上班快车、十字路口的信号灯、电线杆上的广告，猫的尸体、卖香烟的药房，这些地面上表示密度的一切。就象沙子吞噬着板壁和柱子内部一样，嫉妒在他的内部挖了一个洞，也许正把他当做炉子上架着的空锅。空锅的温度骤然上升。不久，他受不住这份热，难保不会自己将自己抛出去。议论“希望”之前，首要的问题是能不能跨越这个瞬间。

真想获得更加轻盈的空气呀！至少希望得到不混杂自己吐出气息的新鲜空气！一天一次，哪怕只要三十分钟也可以，如果能够登崖望海，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哇。这样的要求应该得到允许吧。反正村里戒备森严，如果再考虑他三个多月来老老实实干活的表现，这不是极其正常的要求吗？就是被判了刑的犯人，也有权利得到活动时间呀。

"简直受不了哟！就这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面壁黄沙，都快熬成腌人干喽。偶尔也能让咱们到那边散会儿步吧？"

谁知女人一脸为难的表情，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简直就象瞧见丢了糖果死缠硬磨的孩子，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你可别说不行嗬！"男人忽然愤愤不平起来。死缠在记忆里的不祥之兆，终于使他把本来说不出口的"绳梯"搬了出来，"那天，咱逃跑的半路上，清清楚楚地看见过的哟……这边并排的房子里，有好几家都牢牢地吊着绳梯呢。"

"嗯，可是……"她战战兢兢，辩白似地说："那些人呐，大概好几代以前就住下了哟。"

"那你是说我们这里没希望！"

女人象条死了心的狗，毫无反抗地耷拉着脑袋。男人就是当她面吞下青酸钾，她一定也是这样默默不语地瞧着。

"算了吧，我自己直接找他们交涉试试看！"

本来他就没有真心期待也许能获得的成果。他已经习惯了岔开话题的待遇。所以，当先前那个老头随第二次搬运大网篮的家伙们，赶快跑来回答的时候，他颇感意外，甚至有些手足无措了。

谁知，这种意外同那"回答"的内容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是呵……”老头象在整理头脑中的旧文件，唠唠叨叨，慢条斯里地说：“这个嘛，未必不能商量嘛……是呵，打个比方说吧，你们两个人，到外面来，在大伙儿的面前嘛……干一回那种事儿给咱看看，这个嘛，可以成为理由，那你就什么都可以做喽，假如行的话……”

“干什么？”

“那种事呀……是啦，雄的和雌的交配……那个，那个嘛……”

搬运大网篮的人围着老头，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男人象被人使劲拽住似地站着一动不动；他开始慢慢地、一丝不苟地理解起来。他开始理解正在理解的自已。仔细想来，这项提案也并非那么令人惊奇。

一束手电光，象只金色的小鸟擦着男人的脚边跳动。以此为信号，七、八条手电光又一齐射下，组成了个光的盘，趴在洞穴的底部。崖上的男人，被灼烫树脂似的热气所压倒，反弹回来之前象是已经感染上了这份疯狂。

他慢慢地回过头来想瞧瞧女人。谁知刚才还在那里挥锹的女人已经不见了。逃到房里去了吧？他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叫起来：

“怎么样呵？”

紧靠墙壁后面，女人压低声音说：

“别去理他们哟！”

“可是我想出去呀……”

“岂有此理！”

“没什么，用不着小题大作……”

突然，女人可怕地喘息起来，透不过气来似地：

“你，发神经病了吧？……一定是的哟……你发疯喽！……这种事情，真不要脸！……这老色鬼！”

是这样吧？……咱发疯了吧……在女人激动的态度前，他有些退缩了，倒是男人的内部，扭曲的空白不断扩散开去……被人欺负到这种地步，体面还能起什么作用？……如果说展览的一方难为情，那么，参观的一方也该同样地难为情……没有必要把“示众的”和“看客”分得那么清楚……即使多少有些不同，但把它想象成为了咱的消失而举行的一个小小仪式，也就未尝不可了嘛……而且，再想想作为代价换来的东西吧……到底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地面上走动哇！……咱真渴望把脸伸出这腐臭的水面，深深吸一口空气哇！

他瞅着女人的动静，瞄准目标，浑身一振，冲了上去。女人叫了起来，两人扭作一团倒在了板壁上，那声音引起崖上野兽般狂热和阵阵的脸红。口哨声、拍手声、成不了语言的下流叫唤声……人数忽地增加了，象是还夹杂着年青妇女。手电光蜂拥而至房门口，那人数至少是先前的三倍。

不知道是不是突然袭击奏了效，反正他巧妙地把女人拖了出来。女人精疲力尽，被男人拽着衣襟，象只口袋似地被拖了出来。手电光把洞穴三面包围得水泄不通，宛如夜间祭祀中燃起的篝火。尽管没那么热，晃晃悠悠，薄薄皮肤似的汗水流了下来，挂在两腋下，连头发也象被水浇过了似地湿漉漉的。被木板压缩的震耳的喊声，象黑色的巨大翅膀，布满了整个天空。男人形成一种错觉：仿佛那翅膀就是自己的翅膀。他分明感到：他把崖之上咽着唾沫注视自己的家伙们当成了自己。他们是他的一部分，他们滴下的上了颜色的唾液，原封不动，就是他的欲情。他的打算，与其做活供品，不如做代理执行人。

谁知，大档束脚裤的腰带，竟意外地难以解开。手边很暗，再加上手不住地抖动，手指弄得似乎有原来的两倍粗。他索性一把撕开女人的裤子，用两手握住女人屁股上松弛的肉，正想让她抬起屁股的瞬间，女人扭动了一下身子，挣脱开去。男人踢着沙子追了过去。他立刻被铁一般的坚硬顶了回来。男人又猛扑上去，苦苦哀求道：

"帮帮忙……求你了……反正也干不了……装装样子算了……"

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扑过去。女人早已没有躲避的心思。似乎有什么布帛撕裂般的声音响起，与此同时，集中了女人全身愤怒和重量的肩膀，狠命地朝男人的下腹撞了过去。男人一下子抱住膝盖蹲了下来。女人压上来，坚硬的拳头交替砸在男人的脸上。看上去是慢悠悠的动作，但实际上，一拳一拳都带有砸碎盐巴似的湿润的含蓄。男人鼻子里喷出了血，鲜血沾上了沙子，男人的脸成了土疙瘩。

崖上的兴奋，这时也象断了骨子的洋伞，眼见着偃旗息鼓了。不满、失笑和激励的声援，三者即使一起出声，也已经合不起拍子，捉襟见肘了。夹杂醉意的猥亵骂声，再也成不了推波助澜的补充剂。象是有人扔下来东西，立刻有人出来制止。就象开头的唐突那样，结尾也很唐突。拖着长长的尾巴，响起了催促干活的吆喝声；灯光排成一列，象被谁拖走了似地，倏忽消失了。此后，只剩下幽暗的北风呼啸，把刚才的喧嚣吹得无影无踪。

他浑身沾满了沙子，被打翻在地，只有心跳时才清晰地感到痛楚，男人在透湿内衣似的意识角落里，迷迷糊糊地觉得，一切似乎都是按预定计划进行着。火烧火燎的手臂，插在腋下，女人的体臭变成荆棘直刺他的鼻腔。所有一切都任凭摆布，在女人

的臂膀中，男人觉得自己象河边滑溜溜的小石子。剩下的部分液化了，象是全溶化进了女人的身体。

31

又是毫无起色地与“沙”和“夜”一起过了几个星期。

乌鸦们依然瞧不起“希望”。作为诱饵的干鱼早已经不再是鱼了。干鱼被乌鸦们忽视，却没有被细菌忽视。一天早上，他伸手摸摸穿诱饵的细棒，干鱼只剩下了鱼皮，变成黑黑的、粘乎乎的液体。于是，他乘更换诱饵之机，想再查看一下装置的情况。谁知拨开沙子，揭掉盖子一看，他大吃一惊。原来，桶底竟然屯积着一汪水。水面离桶底大约有十公分高；透明的水，要比每天分配来的那种锈迹斑斑的水纯净得多。最近什么时候下过雨了吧？……不，至少这半个月以来没下过雨。那么是半个月以前留下的雨水吗？……他尽可能这样想，可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桶是漏水的。眼下，把桶提起来，水眼看着慢慢地从桶底漏掉了。那个深度，只要不是位于地下水线，那么，漏去的部分，只能看作有水源源不断从什么地方补充而来。至少理论上说是这样的吧。但是，这干巴巴的沙子，水究竟从哪里补充而来的呢？

男人压抑不住渐渐涌起来的兴奋。想了半天，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毛细管现象”。沙子的表面比热较高，所以一直是干燥的；可下面一定是潮湿的。表面的“蒸发”起了水泵的作用，把

地下的水分吸了上来。这么一想，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早晨、傍晚沙丘会吐出那么大量的雾气；为什么板壁和柱子沾了沙子，异常的湿度会导致木材腐烂。原来沙地上的干燥，并不仅仅因为缺水，倒象是因为"毛细管现象"的吸引，远远赶不上蒸发的速度所致。话说回来，水的补充是源源不断的。只是那种循环具有一般土地所无法想象的速度。而他的"希望"，恰巧在什么地方截断了这种循环。这恐怕与埋桶的位置，盖子的缝隙等都有关系，偶然吸上来的水没有蒸发掉，正好流进桶里。到底是怎样一种位置和关系呢，现在虽然还不能清楚地说明，但只要好好地研究，一定能够再重复一次。说不定还能设计出能率更高的屯水装置。

假如这个实验成功的话，那就再也不会为强行断水而投降了。岂只如此，这沙子整个就是一个水泵。自己简直就象坐在抽水泵上似的。男人为了止住心跳，屏气凝神，蹲了下来。当然，他还没有同别人说的必要。万一发生情况，它还是十分要紧的武器呢。

尽管如此，笑还是自然地满溢出来。关于"希望"的事，他当然能保持沉默，但要掩饰住内心的兴奋，却是十分困难的。女人正在整理床铺，男人跑到她背后，忽然尖叫了一声，抱住她的腰；女人一阵躲闪，男人索性仰面倒在床铺上，手脚乱舞，还在不停地笑。仿佛有一只充填了氢气的纸气球，在胃的周围挠痒痒似地。搭在脸上遮阳的手，就这样轻柔地漂浮在空中。

女人也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只不过是应应景罢了。男人爬上顶棚扫沙子休息的时候，眼前浮现起银色棉毛般，一望无际的水脉之网；相反，女人则一定认为，过一会儿就要开始性交了。其实这也可以。好容易摆脱溺死，只要不是遇难者，只要还能呼

吸,他就想笑;他自己最终理解不了这种心理。

洞穴的底部,依然什么变化也没有,但他的心情却象登上了高高的塔顶。世界本末倒置,也许"突起的部分"和"坑洼的部分"倒了过来。沙子里边竟能打出水来。只要有了那个装置,村子里的那些家伙也就很难插手了。就是断了水,也豪不在乎。那些家伙将会多么吃惊呐,只要想到此事,"笑"又涌了上来。尽管身处洞穴,心却早已飞向洞穴之外。回过头来,他环顾了一阵洞穴的全景。不隔着一定距离看贴墙的"马赛克",就很难作出判断。他郑重其事地把眼睛凑过去看,反而误入了断片之中。即使从一个断片中逃出来,立刻就会被其他断片拽住了脚。仿佛他以前看到的不是沙子,只是单纯的沙颗粒似的。

家里"那口子"和单位里的同事,简直可以说是一回事。要说以前浮想连篇的东西,那只有异样扩大的细部;肉质厚厚的鼻孔……平平的手指……尖尖的手指……眼睛里的星星……锁骨之下,线头一样的疙瘩……乳房上闪过紫罗兰色的静脉……就只有这些部分,不由分说地逼了过来,引得他一阵恶心。然而,装上了广角镜的眼睛,看什么东西都小得象虫子似的。趴在那儿的,是在办公室里喝功夫茶的同事们。贴着那边角落的是一张小床,裸体的"那口子"躺在潮湿的床上,香烟灰眼看着就要掉下来了,她迷迷糊糊躺着,身子一动也不动。他没有一点嫉妒的心思,他只是把这些小小的虫子想象成"点心型"的。所谓点心型的,就是有轮廓而没有内容的东西。所以说,与此相配合,非得烤制没有订单的点心,所以,也不需要正宗的点心师。即使再一次恢复关系,那也得将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之后才有可能。沙子的变化,同时也使他发生了变化。也许他从沙子中,和水一起捡回了另一个自己。

就这样，屯水装置的研究，增加了他每天新的活动。埋桶的位置……桶的形状……日照时间和屯水速度的关系……气温和气压对效率的影响……数字和图形的记录，他都一一仔细地积累起来。而女人一点也搞不清，男人对套乌鸦的陷阱为什么会如此热中。她相信，男人早晚得有一样东西来摆弄，否则就过不去；假如这真地能使他气顺，又未尝不可呢。不知为什么，男人对女人的家庭手工活，也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没有坏心情。乌鸦陷阱之类，即使打折扣，也还能找回绰绰有余的零钱。可是，男人也充分准备了恰当的计算和动机。研究屯水装置也需要多种条件的组合，意外地费时。资料的数字增加了，却找不到将这些资料统一起来的法则。而且，要想得到正确的资料，无论如何需要一架收音机，需要掌握天气预报和概况。于是，收音机成了两人共同的目标。

十一月初，他最后记录到了一天四立升水，此后每隔一天回到了降水线。总觉得气温象是有关系，真正的实验，象是只能等到明年开春了。不久，冰的碎片随着沙子一起飞舞，漫长而严酷的冬天来临了。这时，他渴望得到一个较好的收音机，于是，他也帮女人干起了家庭手工活。洞穴中尽管有挡风的优点，但是，终日不见阳光，说得再轻松，也不敢说很容易坚持。即使沙子给冻住了，飞沙的量却始终未见减少，清沙的活照干不误，没有休息。好几次，手冻得皲裂了，还流出了鲜血。

总算熬过冬天，春天来临了。三月初，收音机总算弄到了手，于是，屋顶上竖起了高高的天线。女人十分幸福似地不停发出赞叹声，把个旋钮左转右转摆弄好半天。这个月的月底，女人怀孕了。又过了两个月，大天鹅由西向东飞了三天之后的第二

天，女人突然血染下半身，还说疼痛难熬。村落里有人的亲戚是个兽医，诊断说可能是"宫外孕"，得赶快叫三轮摩托车把她送到镇上医院去。三轮摩托车还没有到来之前，男人紧靠着女人，一只手托着她的身子，空着的一只手，不停地抚摸女人的腰部。

不一会儿，摩托三轮停在了崖上。半年以来，绳梯第一次吊了下来。女人让被窝裹得象只蚕蛹，用绳索吊上去。女人满是眼泪和眼屎的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但她直愣愣地盯着男人，仿佛倾诉着什么似的，直到再也看不见为止。男人装作没看见，把眼睛挪开了。

女人被带走了，可绳梯还原封不动地吊在那里。男人战战兢兢伸出手去，悄悄地摸了一下，看看绳索还在不在；于是，他慢慢地开始攀登。天空呈现出一片脏兮兮的黄色。他象从水里上爬岸似地，手脚酸疼而沉重。……这可是盼了又盼绳梯哇……

风吹过来，象要从嘴里扼住他的气息似地。他在洞的边缘兜了一圈，往看得见海的地方登了上去。海也是黄色的，浑浊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嘴里只有粗糙不光滑的感觉，并没有他所预期的那种滋味。回过头来，村落的角上，腾起了一片沙尘。那大概是载着女人的三轮摩托车吧。……是呵，分手之前，要是把陷阱的真实情况告诉她该多好啊。

洞穴的底部，有什么在晃动。哦，是自己的影子。影子的紧上面是屯水装置，木框的一边掉了下来。大概是刚才搬动女人时不小心踩上去给蹭掉的。他慌忙返回洞底去修理。屯积的水正和计算所预定的一样，到了第四格刻度。看不出是什么大不了的故障。屋子里，收音机正用干燥的声音唱着歌。他好容易才忍住没让自己哭出来，他把手浸到了水里。水，刺骨的冰凉。他就这样蹲着，身子一动也不想动。

其实现在已没有慌慌张张逃跑的必要了。他手中捏着的往返车票，在“前往目的地”、“返回场所”等地方都是空白，可由他本人自由地填写。而且，再往深里考虑一下，他的心已经给一种欲望填满了：他渴望将屯水装置的事告诉给什么人。要告诉的话，除了这村里的人，可能没有其他人想听。今天不行，那就明天，男人该向什么人挑明吧。

逃亡，在那以后第二天考虑怕也不迟。

有关失踪登记的催促通知

不归者　　仁木顺平

出生年月日　　昭和二年三月七日

兹有仁木希娜提出“宣告失踪”的申请，截止至昭和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希望“不归者”能向本法庭提出生存登记。提供不出登记文件的，则予以接收“宣告失踪”的申请。此外，凡是知道“不归者”生死情况者，请于上述日期之前，速告本法庭。

家庭法院

昭和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审判

申请人：　仁木希娜
不归者：　仁木顺平

昭和2年3月7日生

对上述“不归者宣告失踪”申请一案，经履行了公开催促通告的手续，经认定自昭和30年8月18日以来7年以上生死不明，特作如下判决。

正文

认定不归者　仁木顺平　为失踪者。

家庭法院
家事法官
昭和37年10月5日

（杨炳辰　译）

饥饿同盟

第一章

一

叫花园的地名到处都有。仅一个M县就有三处。因此，寄信的时候，郡、大字、字等所属地方都要尽量写清楚，否则收不到。但是，现在并不是寄信，而且，如果按照某位先生所说的，故事传说这样的事作者硬说是真事，这似乎是在说谎，硬说是说谎，而似乎又象是真的。因此，我又认为还是态度暧昧地说为好。不过，说起过去的花园温泉，如果是40岁以上的人，也许还记得。但是现在只剩下一个花园町了。* 这个町大约在20年前发生了大地震，打那以后温泉就不再喷水了。一天一天地萧条下去，完全变成了一个既破旧又衰落的普通的町。哪里也找不出与花园这个名字相称的印象。只是还有两件事终算能让人回忆起与这个地名相关的印象。一件事是，在这个町内有一位喜欢摆弄花的火车站的站长，他在站内建了一个漂亮的花坛而受到表彰。再一个，就是这里生产一种叫作花园糖果的糖果盒上，画着一只蜜蜂和散落的菊花。这个糖果厂内矗立着画着红的和绿的道道的高大的烟囱。这好歹算是给人留下这里的地名的印

*町：日本县下边的乡镇称町

象。

这是在某一个下雪的夜晚。那一天雪从早晨开始一直不停地下着。最初,木板屋顶上的秋色消失了,接着稻草屋顶上的秋色也被驱散,最后在白铁皮屋顶上完全消失了。骑自行车的人一下来开始推车,就脱下了矮腰皮鞋换上了胶靴。在庭院的园子里种菜的人们,急急忙忙地在菜地里竖起了作为标记的竹竿。孩子们簇拥着用马拉着的第一台除雪橇从马路上一经过,压过的雪不再融化的冬天来到了。

23 点 5 分,最后一列开往外地的快车就要发车了。

一位身穿刷胶雨衣的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迈着急促的步子,来往于下车的站台忙于疏导乘客。风停了,使人感到一切都悄然地静下来,就好象被塞住了耳朵在往天上攀登似的。车晚点 6 分钟,好象也没有什么上下车的乘客了。因此,车站工作人员想举起发车的信号灯。正在这时候,在离他站立的地方很近的出入口,有一位男子叫住他问道:这里就是花园吗?

那位车站工作人员想起来忘记报站名了,感到有些不快。然而,在出入口的那位男子似乎并未想责怪他,因为下着雪看不见站牌。他反倒不好意思地微笑着。那位车站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地擦擦眼睛,他在犹豫着。他犹豫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二、三天将举行町议会议员补选,可能有大人物从 S 市到这里来,谁来,在什么时候来,他都不知道。花井太助让他严密盯住。花井太助是糖果厂的主任,又是挨饿同盟、后来叫饥饿同盟的有实力的领导人之一。这位车站工作人员接受的任务也就是这个同盟所命令的。他觉得站在出入口的那位男子有些陌生,便感到不安起来,就以不太认真、有些冷淡的态度点点头,然后故意以含混不清的声音回答说在这里剪票。那位男子不灵活地从车上跳

下来，靴子下的雪被踩得嘎吱作响。与此同时火车开始启动了。那位男子依然微笑着。

“气味真香啊！”那位男子说着，舌头有些不灵活了。

“咦？”那位车站工作人员吃惊地反问道。

“是雪的气味。对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边提起象狗窝大小的提箱，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真美，跟20年前一模一样。”

那个男子戴着黑色的软帽，穿着黑色的西服，使人感到象洞穴一样。眼看着在上面积了一层雪，似乎变小了。他扛起沉重的提箱，迈着象搅拌着积雪似的步子，慢腾腾地离去了。那位车站工作人员疑惑地、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那位男子真的就是从S市来的大人物吗？他在纳闷儿……他目送着那位男子消逝在雪中之后，怀着特别沉郁的心情回到了执勤值班室。这天晚上轮到他值夜班。加班的同事带着象蒙上了一层薄雾似的表情回来作准备。他往炉子里放了一根劈柴，一边从炉子的缝中凝视着里边燃烧着的火苗，一边不知不觉地呆呆地陷入了沉思。最近，他觉得对挨饿同盟的真面目变得一点儿也不清楚了。不，回想起来，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大约在一年以前，他从《花园新闻》的报道中得到的消息。从那里开始，他每月参加一次在文化馆举办的读书会。

他已经不能很清楚地回忆起当时那种集会的情景。如果硬要回忆的话，眼前只浮现出七、八个人团团围坐在一起，同时张着嘴朝一个方向看的奇怪表情。而且，他怎么也不觉得自己也和他们在一起了。就觉得好象是从天棚或墙壁的洞穴往里边窥视似的，看到地板是倾斜着的。坐在最高的位置上的是会议主持人、《花园新闻》社社长重宗。其余的出席者他记得不大准确了，大概有中学的老师、开业医生藤野的女儿、町政府的青年、共

产党的舵尾，还有花井太助……关于谈话的内容，他全部忘掉了。甚至连相互有没有交谈这样的事情回忆起来也都很困难，只想起当时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要哭。他与曾在心中暗自思恋的藤野的女儿一次也没有谈过话，她就到东京工作去了。他为藤野的女儿剪了票。那张票象白铁皮一样硬。剪刀剪票的声音在耳中连续响了几秒钟。那时，藤野的女儿用就象三月初吹过麦田的南风一样的含有微温的蒸气似的温柔的声音，细声地说了声“再见”。在那一瞬间，他认识到了自我之中的诗人。然而，在文化馆发生的这种事丝毫不成为问题。这仅仅是进行了现代的自我确立这种与他的理解相差甚远的哲学性的争论。他只参加了一次这样的读书会就不再想去了，而且那次还是与花井一起回来的。

突然他的记忆变得清楚了。

“那些家伙真蠢！”……一剩下只有两个人时，花井就突然这样说。这一句话使他就完全相信了花井。与其说是信任，莫如说是在这种情况下使他消除了对花井的疑虑。

所谓的疑虑，就是关于人们对花井太助的奇怪的传闻。据说他长了尾巴，一个很小的肿物大小的东西。虽说是不注意看也发现不了，但是如果是尾巴，恐怕就不在于是大小的问题了。当然好象还没有人亲眼看到过，而是越传越离奇，最后成了传言，这倒是确实的。也曾听说花井上小学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检查身体，还咬了主管检查的老师。并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他坚决不去游泳。但是，上述这些事，与其说是产生传言的原因，或许更应该认为是传言造成的结果。大家知道，这样的事情要是说出去，如果再传到花井的耳朵里，就肯定要遭到花井豁出命来进行报复。因此，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但此事

已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无法改变的印象。

……花井的那句话实在令人伤感，这位不幸的车站工作人员过去对花井的印象就象翻过一页书一样轻易地改变了，这也使人认识到在脱离生活的环境中去评价人的一切尝试是何等的不准确。如果考虑到人们日常所体会到的他的处境，就并不感到不可思议了。他心里嘀咕着，长尾巴之类的话不用说是造谣。然而，他心里这么捉摸着，假如真的长了尾巴，不是也没有什么吗？为了对过去的偏见表示歉意，他甚至想也可以去摸一摸那条尾巴。他想象着那个婴儿手指大小的光滑的凸起。于是，他突然对花井产生了很深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比他预想的还要深。——那些家伙真是混帐……他这么以一种轻松的心情随声附和花井，在接着的这一瞬间，他的回忆又飞到了工厂门卫室隔壁的花井的房间。房间的四个角落里弥漫着蚊香的烟雾。在他的眼前浮现出花井蹦蹦跳跳地用双手拍打日本脑炎的样子——花井对蚊子是这样称呼的。但是，他总觉得这个情景从季节上推算，在时间上好象有出入。这件事确实发生在冬天。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呢？哎！反正谁也有经常记不清的时候。这更没有去追究的必要。真实的情况是，那天他听了花井猛烈攻击町的头头们所进行的激烈的辩论，后来他就被带去加入了挨饿同盟。花井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辩论，我的嘴是代表着1万2千名町民的嘴。……实际上都是花井讲的话。他对花井在辩论中所用形容词之多，再一次感到惊叹。光是这么多的形容词也就足以令町的头头们完全憋得出不来气了。那个时候的花井的脸，和装饰在S市百货店的厨窗内飘舞着五色条线的电风扇的印象相互重叠着，浮现在他的眼前。这里面也把季节弄错了。这么说来，花井总象是发着高烧一样，散发着臭汗味

儿。弄错季节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他成了挨饿同盟成员，成为同盟成员后已经过了一年。但是，仔细回想起来，对于同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他一点儿也不清楚。如果有人问起此事，该如何回答好呢？他与同盟之间象一个点一样，只有花井的存在。至于花井所追求的是什么，他根本想象不到。或许说不定这与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大约是在半个月前，从他提出在单位扩大组织的想法受到花井的断然拒绝的时候开始。这使他感到不安。同盟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同盟是否真的把我登记入册了？花井谈论了想当多的问题，但具体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说。虽然对町政府痛骂一顿，但也没有要对町政府进行分析。说是必须要进行革命，但也没有说要怎么办。他一要询问，花井就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你手忙脚乱地着急没有用，瓜熟自然蒂落。到了时候，总部会要求你采取行动的，等待就是最好的勇气。因为相信组织是具有很高的节操的表现。经花井这么一说……也或许如此。但是，从花井的态度上不知为何他没有想到，只在孩子们中间适用的那种残酷的友情。年长的恶少扯着年少的家属们让他们去看东京，揪着他们的两只耳朵吊在半空中，问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直到对方说看到了，谢谢，他们感到满意了才罢手。这是否与那种仪式有某些相似之处呢？……

“狭山！”加班组的一个人拿着空饭盒拍着他的肩膀说。“因为明天要到分会长那里去看看，剩下的事就拜托你啦。”……狭山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等把他送出去以后，心里想他委托我做什么呢？马上也回想不起来，反正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狭山这一边想着，一边又拨弄了一会儿炉中的火。当他查看了一下确实谁也不会回来之后，便提起呼叫电话的摇把。

二

花井与狭山在电话里再三研究乘23点快车到花园町来的男子究竟是什么人。正在这时候，这位男子正在糖果厂的前面，与花井现在所在的门卫值班室一墙之隔的眼前的马路上踉踉跄跄地走着。

那个人把一根皮带拴在有些累赘似的提箱上，象拖雪橇似地拖着往前走。然而，湿漉漉的鹅毛大雪就象饭粒一样，牢牢地黏在提箱的四周。他每走10米就要停一下，必须把提箱上的雪除掉。……他在门灯前停下了。在一个劲儿地下着的一片片大雪的反射下，他就象是立在那里的一根光柱。墙的内侧闪现出铜绿色的黄铜招牌。…《花园糖果股份公司》……那位男子为了确认那块招牌，窥视一番后微笑了。可是，并不象是到这里有什么事。他抬起头，环顾四周。在这被大雪完全覆盖的黑暗之中，他到底能看见什么呢？简直是在作梦。

……突然在黑暗之中出现了人影。那位男子吓了一跳想要逃走，但是当知道是巡逻人员后，又改变的主意，停下了脚步。巡罗的人也站住了。

“你到哪里去？”巡罗的人尽量控制着不用逼问的语气而是以执行公务的口气问。那位男子一边微笑着一边点着头……但是当他一抬起头的时候，那微笑便消失了，变成很狼狈的样子。

“我是刚乘火车抵达这里的。”他以胆怯地象唱歌似的语气说。“我是相隔20年以后，回到这个町来的。”

“嗯…… ”巡罗的人歪着头，一边看着那位男子的脚下一边

说:“那么,你到哪里去?”

“刚才已说过了,我是回到这个町来的呀。”那位男子仍以原来的语气重复着说:“我已经不打算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是喝醉了吧?”巡逻的人想严肃地瞧那位男子一眼,那个男子退缩了。犹豫了一下之后,他好象下了决心似的,从衣服的内兜里拿出名片给他看。巡逻的人打开了手电。在手电筒的光亮之中可见雪仍在一个劲儿地下着。

巡逻的人使劲抽了抽大鼻子。带黑色软帽的那位男子又补充说:“请相信我,而且我还有了德国的学位。”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巡逻的人仔细地瞧着他的名片不满意地说。“我是问你现在住的地方,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要负责的。”

“我确实只是回到这个町来的。”

“哼,是坚持保密权吧。”

两个人面对着面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那位男子抖掉软礼帽上的积雪,忽然说:

“把那张名片还给我吧!”

“你说什么?”

“因为这是我最后的一张名片了,而且我不想留下令人不愉快的回忆……”

巡逻的人不由得把名片还给了他,马上又想再拿过来。但是那位男子已把手完全抽回去了。巡逻的人嘴里不知嘟哝些什么。那位男子说:

“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巡逻的人慢慢地向左右摇了摇头。那么,就随你的便吧……这么说着就迈步走了。但是他走了两三步突然又回过头

来，立刻打开手电筒照了照那位男子的脸，又关了手电。但是这也并不象是有意照的，于是便不回头地默默地离去了。

那位男子闭着眼睛，晃动了一会儿，接着脸上又浮现出了微笑。他对着干瘪手掌吹着气，搓了搓双手，又拉着提箱走了。在这同时，院墙里边的花井刚刚打完电话。在花井那突然象孩子变成了老人一样的肿胀的脸上，不协调地绷着一张秀气的小嘴，目不转睛地看着挂上的电话机。这是他在不高兴的时候经常流露出的表情。他并不是抓住这件事把它当成问题，只是对于狭山的往常的牢骚和不得要领的报告有些生气。……因此，我想我们现在还是先跟在带黑色软礼帽的人的后面看一看。

……他在糖果厂院墙的拐角处，顺着那个院墙离开马路往左拐。雪下得更深，脚步更缓慢了。鞋里好象进了水，每迈一步就发出象踩上湿抹布一样的声音，好不容易在路的尽头看到了灯光。可是，那位男子的身子猛地颤抖了一下，用充满痛苦的眼睛象抱住了一样，紧紧地盯住那个灯光。接着的一瞬间，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他又惟恐那灯光消失了似地，慢慢地眯缝着眼睛看着……灯光没有消失……他又咯咯咯咯地随意地偷偷笑了起来。

这是一个象涂了一层玻璃粉末似的破旧的大巴士车体，临时改装的房子，灯光是从那个挂在窗户上的黑色的窗帘的缝隙中透出来的。那位男子靠近车体的窗户，象是要确认一下，用指尖轻轻地摸了摸。雪掉下来，露出生了红绣的车皮，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他歪着头，刚要伸手去拉车身上安的门时，……窗帘动了，不知是谁往这边窥视着。光线照在那位男子的身上。在那光线的反射下，看到了门旁的小小的名牌——矢根善介。

三

就在那位男子把手抽回来的同时，门象是被弹开了似地打开了。“谁?”发出了很大的带有鼻音的喊声。那位男子被吓得呆立不动了。

破旧的大巴士里象是有人故意把它弄得乱七八糟似的，令人感到很杂乱。里边容纳十家左右庙会上的露天摊点，恐怕是不成问题的。不，把它说成是用破布堆积起来的老鼠窝更准确吧？然而仔细一看，这里似乎又那么有秩序。不论是在天棚上还是墙壁上，象肉铺里的香肠一样悬挂着的破布和纸屑都是漂亮的人偶戏的人偶服装。各种颜色的小盘、瓶子的碎碴和金属丝是人偶的血和骨头。如果对这里反应很敏感的话，一眼便可以看出在这里住的是一位贫困的耍人偶戏的。但是，这位男子似乎还未反应过来。

“谁?”里边又问了一句，并且从门后探出矢根善介卷着的头发、大嘴和圆而丑的眼睛。那位男子象迷了路的孩子似的想折回去，于是不由得后退了二、三步。

“什么?”矢根善介象是要追赶似地探出上半身。他脖子上搭着的毛巾、2 号尺寸的肥大的军服、下巴上未刮净的邋遢胡子，左手拿着正在涂颜色的人偶的头，右手攥着长长的画笔。那位男子象是想起来了似地站住了，低下头微笑着。在明亮处一看，那种微笑不太正常，使人感到在不太严肃的嘴唇中间留有嘲笑的意味。

那位男子一边微笑一边反问说：“对不起，你是哪一位?”

矢根皱起了眉头。接着又作出滑稽的表情。“别开玩笑!你是谁?我正想问你呢?”

“我失礼了……”那位男子摘下帽子,抖掉上面的雪,又拿出了方才给巡逻人员看过的那张名片说:“这是最后一张了,就送给你吧。”

那位男子一摘下帽子,看上去老了10岁。秃了的头顶上只有一些碎毛毛一样的头发呆板地贴在上边。

矢根看了一眼名片后仔细盯着那位男子的脸,然后又看了一遍名片。名片上写的是:

地下探查工程师

工学博士　　织木顺一

“我大约20年前曾经在这里住过。”织木说。

矢根又默默地看了看织木的脸,好象在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这个样子回来,象是在说谎似的。”织木非常客气地说。

矢根仍然默不作声。

这时,织木又问:“你是哪一位?”

……可是,由于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因此他便自言自语地说:“是矢根吧?”留恋地环顾了一下旧的大巴士内。可是,当一碰上矢根那严厉的目光时,他就又慌忙地低下了头,小声说:“我不给你多添麻烦。能否让我到里面稍微休息一下?”

可不是嘛,矢根挪开视线,清着嗓子,用换了一个姿势拿着的画笔的把,一边敲着调色盘一边说:“已经11点了。而且每天夜里中间要停电半个小时。”

织木的脸上又恢复了微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边的提箱说："哎呀，还是电力状况不佳吧？如果是那样，我恰好带来了电池"。"你别逗笑话了。"矢根的脸冲着旁边说，"睡眠不足要影响明天的工作。"他说话好象与自己无关似的，又开始往还没有做完的人偶的鼻子上涂上 绿色的颜料。……织木脸上的微笑又消失了。他无力地掸掉头上的一层积雪，身子开始颤抖起来。……哎呀呀，矢根向左右摇着头，一边在石油桶做的火炉的旁边给织木腾出一块地方，一边说："那好吧。停电以前，就请进来喝点粗茶什么的……战后大家相互之间都变得冷淡了。"

"令你不高兴了吧?。"织木立刻微笑着低下了头。

"哪里。"矢根嘟哝着，一边慢腾腾地、笨拙地喝着茶，一边注视着织木那象鸭嘴一样的嘴唇说："不论什么事情……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俗话说你依靠的别人会正是你的仇人……可怕呀……"

织木拼命地喝着粗茶。两手紧紧地拿着茶碗，好象连茶碗都想全部吞下去似的，矢根站起来，把人偶的头挂在天棚的钩上，开始收拾调色盘。电灯的灯光闪了闪熄灭了。矢根咂了咂嘴，点着了蜡烛。那支蜡烛很短，一点上就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

"打开电灯吧:"织木说。……"不行，该熄灯了。"矢根说。

织木点了点头也站起来。他就好象失重了似的轻飘飘地摇晃起来。看到这种情景，矢根觉得他的影子站起来要走似的。大雪把门压得发出破裂似的声响。织木转身走了。——因为下了雪，他的想象力不知不觉变得丰富起来……对不起。

四

大概是过了二、三个小时吧。矢根善介做了个好象头被马咬了似的梦后醒过来。房子后面发出了奇怪的声响。他从用四分厚的木板封起来的窗户棂的小孔往外一瞧，黑暗中，一个人影正在借助于照到树上的手电筒的光线，全神贯注地挖着地面。雪停了，起风了。雪的裂缝处泛着白光，那上面象是目光在照射着。

“是他。”矢根想。象削掉了似的溜肩膀和细长的手脚，他肯定是织木。

织木动作缓慢，挖得很吃力。然而，矢根出于不安和好奇心，继续不厌其烦地注视着他。这位男子究竟是什么人？他一闪念想起了织木名片上的职务——（地下探查工程师？）奇特的职业。他是否也在挖掘当前流行的铀呢？……光是包在铁锹把上的那个黄铜的箍就很值钱了。……或者是……哼，或许是个意想不到的骗子。

终于挖得差不多了，织木从坑里爬出来了，打开提箱，从中取出了点心盒大小的纸包和小提琴盒。接着，他又把提箱扔进挖好的坑里。填坑并未费劲。他把雪弄平，把盒子和纸包摆在上面。然后，他又从裤兜里掏出什么，用纸包上，在另一张纸上迅速地写了些什么，一起放在前面的纸包上，最后，他跪在雪地上，把装在瓶中的药一样的东西与雪块儿开始不断地往嘴里塞。喝的时候用一个拳头猛烈地拍打着胸口，使浑身颤抖。这样反复喝了十多次。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一歪头突然倒在了地上。

这时，织木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发出呻吟的声音，一边不停地呕吐，一边开始在地上打滚。等矢根慌慌张张地转到后边的时候，织木已经有气无力地开始没有动静了。

非常微弱的脉搏象快要停止了似的，又好不容易开始有点好转。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还在呼吸。他吐出来的东西在头的周围积成了一点一点的小圆坑。矢根善介怒气冲冲地用雪擦了擦织木那半张开的嘴的周围，连背带扛地把他弄到屋里。

那么，这该怎么办呢？或许应该给他喝阿斯匹林。矢根又回去取了一次手电筒，就上了马路。一条狗露着牙一边叫着，从他的面前横穿过去。突然云开雾散，夜空明亮得不需要手电筒了。这时，他突然感到身上发冷。经过糖果厂门前之后，他看到门卫值班室的灯还亮着，就返回去敲门。花井打开门卫值班室的小窗户，用带有鼻音的简单生硬的声音说：

“是谁？这么晚了……”

“是我呀，花井。”矢根关掉手电筒，一边踮起脚去拉大门，一边大声回答说：“这个时候了，那个，能不能让我打个电话？路上有个人病倒了。”

花井清着嗓子，没有立即回答。

“拜托你啦，喂？”

“上班时间以外，必须有负责人的证明……”

“可是，花井，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

“这是职责问题。所谓职责，就象某种机器一样，只有精确地按照规则操作，才能灵活使用，这是很严格的，不行就是不行，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真是个怪人……矢根也想不示弱地回敬他几句，然而一想到对方是自己的上司，这个念头又打消了。他去采购糖果的时

候,是花井直接负责的。而且,对待这样的麻烦事沉默是最好的武器。矢根默默地躲在墙后面皱着眉头,伸了伸舌头。刚刚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花井果然轻易地作了让步。里边传来打开隔扇的声音、开锁的声音,花井返回到他平时坐的位置后说:

"虽然死规定不能灵活,但反过来也有最需要随机应变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你就从大门上跨过来吧!里边门上的锁开着的。你就当作我不知道。"

矢根轻轻地爬到门顶上说:"那不是违反规定了吗?"

"算你好运。"花井回答说。"规定这东西与其说是对外部的,莫如说是为了警惕内部而制定的。限制我而不限制你。"

矢根纵身跳下来,打开里边的门进到屋里。门卫值班室和值班寝室之间用胶合板隔开,看不到花井的身体,但似乎能听到整理文件材料之类的声音。

"这么晚了,你还在工作吗?"矢根想先问候一句便这么问道,花井把间壁的拉门打开,接连打了二、三个喷嚏,从头往下披着毛毯,好象在写什么。

"哪里,最近养成了坏毛病,不这样做就睡不好。由于我所处的位置,总之劳神的事太多……"他叼着熄了火的烟头,披着毛毯站起来,靠着开始翻电话本的矢根的肩膀说:"是藤野医院?……如果是藤野医院,我的电话本里有,我来给你查吧……那个病人是谁?"矢根马上放下了电话本。既然花井这么说了,就不好再瞒着他了。由于这事互相有牵连不好办,可是沉默不讲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矢根吞吞吐吐地一说明情况,花井的脸色就突然变了,就好象用吸墨纸擦了似的,脸变得煞白。他把披着的毛毯的两边扯到一起。盯着矢根的胸部,用生硬的、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问:

"是织木……吗?"

一听这话,矢根也不知这倒底是怎么回事,也突然变得不安起来,"我真笨,这事不能丢下不管,给警察打电话吧!"

"不行!"花井扔掉毛毯,跳到门卫值班室。虽然嘴里嘟哝着"对啦,对啦",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显得无计可施的样子。矢根又试着催他说去找藤野吗?然而他依然只是不吭声地摇着头,打开电热器的开关,凝视着矢根的脸,接着又把目光投向窗户,嘴闭得紧紧的。矢根抽着鼻子,手脚象小龟一样缩在肥大的军服中。……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冰凉乾巴的额头,突然象辩解似地站起来——花井,那位老兄或许已经死了。……即使这样,花井也没有转身。他把桌子上的纸撕碎,一片一片地扔到烧得通红的炉子上。每当纸片掉到炉子上时,花井的脸上就闪出红光。看到这种情景,矢根也非常想烧点什么。他走近炉子,在衣兜里掏一把碎东西往炉中一扔,就吱啦吱啦地冒出了兰色的火焰,发出浓烈的气味。花井瞪眼瞧着矢根,依然什么也不讲,站到窗户旁边去了。

"唉呀!"花井突然转过头来喊。矢根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真是灯下黑……"花井隔着桌子一下子抓起电话机开始摇呼。

喂喂,12 号……12 号……文化馆的森先生,拜托你啦……我这里是 6 号。

花井一放下电话,感到精疲力尽,不出声地笑起来。然后,他一边用湿 润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矢根,一边说:你知道有以毒攻毒的说法吧。这件事处理得好,说不定会成为对这个堕落的花园町进行正义的严厉整治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不应该声张的事就一定不要声张。我完全忘了有一位叫森四郎的现成的合适的医生。这件事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可是……剩下

的一半……矢根，这就要靠你啦，不用说你是能帮这个忙的。实际上要是简单地把这个问题一张扬出去，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只是举一个例子……关于织木的死，你未必不受到怀疑。”

“我好糊涂哇！”矢根这时才醒悟过来，使劲儿挥动着手。“不能再这么浪费时间了，象我这样的穷人这样消磨时间太可惜了。玩上一天，就无法生活，这可不是开玩笑。”

“哎呀，因为你不知道，我才说了那样的话。可是，你还是当心为好。因为法律是无情的……”

“真讨厌。”矢根反复说。“受连累、受损害的总是我们这些人。”

电话铃响了，花井拿起电话。

五

花园町立诊所的森四郎合上了没有读完的书，刚刚入睡。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象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他到了学校一看，外面虽然是白天，可学校里却象夜里一样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心想是自己来的太早了，于是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到教室。面向走廊的窗户打开着，一位素不相识的男子从窗户往里面窥视。虽然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一下子就知道这个人是学校的勤杂工。这个

人的脸上满是皱纹，甚至看不清他的表情。勤杂工生气地大声叱责道："大家不是都出去注射了吗？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磨蹭什么？"他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大家接受成人注射的日子。只有今天，世界上的孩子都成人了，应该是 没有孩子了。然而，自己由于迟到而被剩下了，还是个孩子。勤杂工大声喊着说："这是对你的惩罚！"他慌慌张张地抱住书桌，抬头一看，父母站在面前。父母怜恤地贴近他站着，象透过透镜看似的，他们的脸变小了。他正想要说什么，就用手指指着嘴唇。父母好象在嘟哝着说有你这样的孩子，我们感到羞耻。说罢，他们就低着头走开了。他从书包里拿出铅笔开始削起来。这时，不知哪里响起了铃声。他正想要逃走时，便从梦中醒过来。

然而，只有铃声还在继续响着。这是隔壁事务所的电话铃声。森四郎从床上一跃而起，由于起得过急，心脏好象蹦出体外，落在床上嘣嘣地跳动着似的。他穿着内衣摸索着打开门，又摸索着穿过桌子，抓起电话。一个发出象是金属一样的声音的东西掉落在床上。"喂喂，是诊所的森先生吗？……我是花井。"电话里传出了对方的声音。"你还记得我吗？记得，记得，是这么回事，我想请你给看急诊……好象是服毒自杀的，因为事情很复杂，详细情况等见了面再说……"

"到工厂去可以吧？"森四郎提高了嗓门说。

"嗯，只要跟门卫值班室打个招呼……"

森四郎在何等长久的时间内，就等待着这么一瞬间的到来，他急急忙忙掸掉出诊提包上的灰尘，把酒精倒入消毒棉花上，准备好注射液，一边等着烧开放在电炉上的装有注射器的铅锅，一边不停地搓着两手，森四郎无法抑制住自然流露在脸上的笑容。他虽然对花井有些怨恨，但是那样的事不管怎么着也就算了。

总之，这会儿，这无聊的一个月就可结束了。这里需要略微作一些说明。他到这个诊所上任以来，还没有给一个患者看过病。其实，来到这里一看，所谓诊所只是徒有其名，实际上没有那样的设备。他渴望有患者。……

……森四郎是10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到花园町来的，这恰好是50天以前的事情。来这里之前，他在T市医科大学精神病科无报酬地义务担任助手工作，后来由于什么事情而调动了工作，硬被安上了一个花园町町立诊所所长的头衔。有人说他是因为恋爱问题，也有人说他是为了生活，但并非一点儿传言也没有，总之，只不过是推测而已。但是，没有原因，医生是不会离开大学附属医院的诊疗部门的。反正是有过什么事情，这一点是确实的。

但是，他对那样的事几乎没有进行反抗。正如许多医生，特别是精神病科的医生那样，他们认定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的人都有些不正常。能够不正常地进行抵抗的人是不正常的人。而正常的人只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将此作为座右铭。如果有人提到这件事，他就说这个不幸是自己主动承受的，从而消除大家的议论，这样大家对这件事不就能够理解了吗。就是凡是与他自己有关的事，对什么样的事情他都能忍受。他就是这么一个任人摆布的人。就这样，他于某一天，怀揣着车票和不知多少个悲伤与希望，离开了T市。

他是在下午3点左右抵达花园町的，按照约定，有一个带红布条的男子在剪票口迎候他。那位男子左手拿着那个布条，右手一边摆弄着怀表一边以怀疑的神色观察着四周。然而，即使森四郎举起手向他打手势，他也未察觉到。等走近他的跟前，用胳膊肘一碰他，那个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脸终于转过来，一边盯

着森四郎的脸，一边低声嘟哝着问了一声“你是森先生吗?”，说罢，他便稍微张开了那张颜色难看的大嘴，似笑非笑的样子。森四郎心想，这个人的脸皮太厚，以前可能混得不怎么样。……这种想象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无论是前额窄或是眼睛过于往上吊着，总之这个人的脸象个宽松的袋子。他甚至让人感到这里所展现的并不是这个人的真正面目，在这里可能还潜在一副另外的真正的面目。

那位男子的特征还体现在他的整个动作上。“啊，我叫柿井，是副町长……”他好象想起来了，接过森四郎的提包。走了五、六步他又突然停下来，用怀疑的目光东张西望。“怎么回事呢?”他这样嘟哝着，把头转向森四郎“这是怎么搞的？我已经吩咐他们出车了呀……先生，对不起，请在这里稍等一下，我去看看……”他这样说着把提包放在地上，骑上靠在小卖店旁边的自行车，迅速地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刚走，就来了一辆旧式的小型汽车，停在森四郎的面前。汽车是顺着右侧的路来的，而柿井是从左侧走的。真是个笨家伙……森四郎以略微嘲笑和优越感交织在一起的心情窥视着车内，他觉得最初的印象很重要，便以少有的欢快的口气向司机打招呼。

“是从町政府来的吧?”

司机是一个象孩子一样学着大人在头发上胡乱抹上许多发蜡的愁眉苦脸的男子——即 是花井——他扳着脸朝着前面说："我不是从町政府来的。但是，是町政府让我来的。"

“是柿井叫来的吧?”森四郎这时更不退步，故意摆出一副简直是什么都明白的盛气凌人的架势说:“那么，你是来接我的。柿井刚才说车还没有到，正在去找。”他不等对方回答，就很快地

坐进车里。花井通过汽车的反光镜时不时地瞧着森四郎的表情，除此而外什么也没有说。吸完了一支烟后，森 四郎变得有些不安起来。“你说，柿井在干什么呢?”

“是啊，他那个人总是……”花井不知是在对森四郎还是柿井生了气，呼的一声使劲儿呼出了一口气说：“你看要是行的话，我们就不等他先走吧！途中或许能遇上呢。”

“那行，在这样的乡下的町里不该会走错路的。”

他这么一说，花井就生起气来说：“可是，在这个町里从事商业和工业的家庭占全町人口的六成以上，市区面积的集中程度也占五成以上。除人口以外，完全有资格建成市，也是有迷路的时候。”

森四郎笑了。实际上他很狼狈，但却故意装出很高兴的样子。“知道了。”，啪地拍着花井的肩膀说：“好，出发吧!”

花井直率地点点头。开始发动车……“到哪儿去呢?”

“什么?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因为柿井只说让我出车。首先，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这是花园糖果厂的车。因为我们的经理是现在的町长。因此我们时常给町政府开车。但是我不是专职司机。我叫花井，我家世代住在这个町，我是糖果厂的主任。花井这个姓好象很早就有。据说过去这个町也叫花井町。……”

“是吗……不知道有这样的事……那么，不管怎样，还是先请你把我送到诊所去吧……”

“原来是这样啊。”花井转过头来，若有所思地抖动了一下嘴唇说：“我早就想过总有这么一天会有人来，可不巧这个町里没有这种诊所。”

“不会吧。我是新上任的诊所所长。瞧，你看这个，我带着

正式的任命书……”

“你如果不相信，咱们就到那边的派出所去问一下吧？”

“不，算了吧！那么，咱们还是等柿井回来再说吧。”

“咱们有言在先，我可不是先生的敌人。”花井一边放低声音说，一边注意看着周围。“因此，我诚心劝告先生，在町政府这种地方还是不要大意为好。象先生这样有教养的人或许不知道，町政府这种地方大体上是文明之敌……反正你很快就会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起来，我不是先生的敌人……喂！柿井回来了，我刚才跟你说的可都是私下的悄悄话。”

柿井笨拙地骑着自行车不正常的摇晃着止在广场的角落里钉钉子的孩子们中间，东倒西歪地快要晃倒了，差点儿撞到公共汽车修车室的墙上，马上就一动不动了。他又使劲向左右猛搬车把。这似乎不太象是在开玩笑。如果不是开玩笑那就是神经失常。平时最常看到他的失常状态，不用说那是在喝醉了酒的时候。

这个判断没错。柿井从自行车上下来，眼睛充血，呼吸急促。脸也象他的名字中柿字的柿子一样，变得格外通红。他一边用手背擦掉流下来的口水，一边用不理解的表情凝视了一会儿花井的脸。

“等你好久了。”花井满不在乎地说。

“哦……我刚才想起来一件忘了的事。我从市松鞋店前经过的时候，店主人说是哎呀，副町长，你不是说给我儿子起名字来的吗？因为没见到你，我儿子这10天成了没有名字的乡下小子了……打搅一会儿，一会儿就行。他马上又说我这是必办的要紧事儿，你太忙，太忙，太忙也只打搅一会儿……”说着，柿井

把自行车扔倒在那里，抓住花井的肩膀，跌进车里。

森四郎感到有必要问清楚，但到底不愧是精神病科医生，在一声不吭地忍耐着。

“到哪里去？”花井问。

“西装裁缝学院。”

柿井象是在喊似地说，并用象看风景似的眼神注视着森四郎。他一边把脸靠近森四郎，一边噗哧地喷出酒气，接着马上又睡着了。

就这样，森四郎被带到一个田园式时兴的，即涂有明治 30 年代文明开化式的蓝色油漆的二层楼房。正面挂着《花园文化馆》的匾牌，在其下面写着“美好西装裁缝学院”。名称的下面标有指示方向的箭头。

顺着箭头指的方向往前走，有一个便门，只挂着很有宣传广告作用的西装裁缝学院的牌子，看不到一点儿诊所的样子。办公室和西装裁缝学院的教室的中间夹着一间大概是值班用的房间，面积有 3 叠塌塌密大。柿井和花井把他安排到这间屋子后就返回去了。傍晚，荞麦面馆送订饭的伙计送来了大碗炸虾盖浇饭和一小盘生鱼片。一位叫小金的清扫工老妇人端来了茶水。除此而外谁也没有来。森四郎又不安又生气，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只好随便找出被子躺下，但是翻来复去睡不着。

早晨，他被吵闹声惊醒，一睁开眼睛便听到关门声、女人的尖叫声，接着又听到娇滴滴的声音。这个房间里一扇窗户也没有，但却有两个门，一个通往办公室，另一个通往西装裁缝学院的教室。这会儿一定是有人从那个教室偷着看这边。森四郎也顺着钥匙孔往那边看。突然那边出现喊声，接着又是跑出去的声音。对方也肯定在偷看这边。有十二、三位姑娘，聚集在大桌

子周围前仰后合地笑着。他便把纸揉成团把钥匙孔堵上了。

他从另一个门的钥匙孔往外一看，有一位穿绿色短上衣的青年和一位穿立领制服的青年，还有一位老人。他们面对着桌子排成一行，在静静地办公。那位老人抬起头。被看成是老人的人是柿井。柿井向穿绿色短上衣的青年小声嘀咕了些什么。这位青年便站起来向这边走过来。这个青年也想顺着钥匙孔往这边偷看。森四郎急忙塞上纸团。过了一会儿，那个纸团儿被捅掉了，是用火柴棍从对面捅的。

森四郎冷不防把门推开。穿绿色短上衣的青年被撞得摇摇晃晃的，用手捂着前额。柿井和穿立领制服的青年笑起来。森四郎叉着双腿站在门口，两眼瞪着柿井。他忽然生起气来，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惩罚柿井。

“请把你们的负责人叫来！”

于是，三个人又哄堂大笑起来。

“我就是负责人。”，柿井突然用一本正经的表情挺着身子说：休息得好吗？再休息一会儿没关系。决定中午给先生开一个简单的欢迎会。在开会之前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啊，您有什么要求，请尽管告诉我。”

“这么说这里就是信中所提到的所长的住宅了？”

“是的。”

“诊所在哪里呢？”

“随后我再慢慢带你去吧。喂，请先过来喝杯茶吧！”

那两位青年脸对着文件堆偷偷地笑着。

下午3点左右召开欢迎会，森四郎终于被带到附近一家旅馆的二层，里百已经摆好了酒。原定各个方面的科长、委员、名

人都到会，可是实际上只有头象抹了油、眼睛充血的浮月副町长和头前后都凸起、着实令人感到有些滑头滑脑的町议会议员兼《花园新闻》社长的重宗住职，以及柿井等 3 人。浮月连声说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他还说，先生到我们町来赴任，我非常高兴。我是町上弹子房联合会的理事，但我非常重视卫生。因此，我的方针是不准备好消毒器不许开业。消毒器是鸽牌 B 型的。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肯定了解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生产厂家是多良根工业公司。是我们多良根町长的亲戚开的工厂。我们町与卫生关系密切。我想先生也一定能愉快地接受这个工作。接着，重宗也发言说：是的，真正的政治首先应该把关心卫心放在第一位。就战后性教育等来说，由于政府开展卫生思想的普及，因此完全没有出现卫生差的地方。希望先生也协助搞好性教育的普及……

可是，当喝干了四、五瓶酒的时候，3 个人已不再理会森四郎，而是起劲儿地谈论着他所不了解的町里的谁与谁之间的传言。森四郎只是无聊地发呆。过了一会儿，一位一身油气味的女人进来了。用象感冒了的猫一样的声音吵闹起来。5 点左右的时候，那位穿立领制服的青年来接森四郎，3 个人刚送走他，就与错开进来的四、五个人一起挪到另一个房间，开所谓的重要会议。

错开进出的时候，森四郎被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彪形大汉拍了拍肩膀。随后，那位青年告诉他说，那是开业医生藤野。藤野是町里屈指可数的实力派人物，是町议会议员，同时也是教育委员。但是，那位青年接着又突然不讲了。他没有再想继续说什么。森四郎也好象没再叮问，只是感到心情沉闷，头痛。

第二天早晨，森四郎也醒得很早。再也没有人前来把他从

梦中惊醒。他等着准备向町里提抗议。难道这就是他们对付具有医学这种特殊技术的人的办法吗？这儿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小乡村……这时，柿井来了。森四郎马上要求他采取果断措施，首先要求搬家，然后请柿井带他去诊所。

“啊。”柿井还是那么装糊涂的样子。“你昨晚休息得好吗？”

森四郎急不可待地说：“这不是太不正常了吗。就好象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哪里，还是把住处安排在这里方便。你先慢慢休息，一切由我负责……”

“如果有什么事，只要说清楚就行了。”

“工资已决定提前付给你，这已经没问题了……”

“请不要弄虚作假了。”

“这个。”

柿井的表情非常严肃。森四郎宣布说：

“我不再跟你谈了。直接与町政府去交谈。”

奇怪的是柿井不但没有反驳，反而还让穿立领制服的青年目黑负责给他作向导。然而，森四郎头脑异常清楚，因此不太在乎是否有人带路。

目黑这个青年颇有理智，看起来态度非常坦诚。出门以后，森四郎一个劲儿地跟他搭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清楚，好象事情很复杂。”目黑也非常谨慎。

“那是借口。没有必要把这么简单明白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

“是啊。”

“我开始还以为自己是被忽视了。可是这明明是一种玩忽

职守。柿井这个人大概是个没有能力的人吧。”

“啊，可是，他是町议会的事务局长。”

“他跟我说他是第二副町长。”

“是兼职。那里是町议会的事务局。”

“可是，不管怎么说，职务和能力是两回事。这是个应该安排得很好的事。真是个稀里糊涂随便自由的町。”

“这个町是这一带的商业工业中心。”

“算不上什么。无论如何，这种状况我除了直接与町长谈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可是，町长先生不在。”

“那么，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

“你不是说到町政府吗? 町长不在。一年只来这里二、三次，平时在S市。即便来也不通知，而是悄悄地来，因为只见町政府的领导层人士，所以许多人见都未曾见过。”

“真是个消遥自在的人。这町政府真好象是开着玩儿的”

副町长浮月在町政府迎接他们两个人。森四郎很失望。但是，他因为还相信合法手续的有效性，因此见了保健科长、设施科长、联合专门委员。然而，还没有一个人作出的答复超过柿井的。因此，他开始相信花井讲的话。也许是真的没有诊所……已经十分懈气的森四郎又被引到接待室。浮月前来安慰他。——哎，还是不要太介意为好。总之，战后这种状况很严重。所谓民主主义，由于是多数人决策，因此只按某一个人的意志办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前些日子曾发生过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天，农民全收到了一批谁也不记得是谁订购的货物，不仅如此，而且谁也不知道这批货是干什么用的。在细长的棒上面并排着五个鼓包，在棒的两端分别按了一个橡皮堵头。根本

弄不明白这是做什么用的。若是一根二根还好说，这么两捆，有五百根，这就难办了。马上与厂家联系，可是没有回音，也不会有回音，一定是因为公司早就倒闭了。因此，至今还堆在仓库里无人管。如果可以的话，过后请你一定去看一看。都是些见都未见过的稀奇古怪的东西……

“你说什么？”森四郎勉强压住怒火说：“这是 说我也是象这种棒一样的东西啊。我还以为只是柿井怠慢了我……原来如此，是棒啊。”

“您说的意思我不明白？”浮月纳闷儿地反问道。

“这事我是听别人说的。”

“原来如此，是传言吧？这完全象是瞎传的事，因为这里没有这样品质不好的人。”

森四郎立刻说：“那么，马上带我到诊所去吧！”

“哎呀，你在说什么呀。”浮月一边象哄小孩似地拍着森四郎的膝盖，一边说：“这件事即使找我也不好办。关于这件事情，总而言之是柿井负责处理的……而且我特别健忘。文件中没有写的事儿我都记不得 。关于先生的事情还没有下达文件。老实说，我连先生的名字都忘掉了。因为这样，我每天都怕忘事，提心吊胆的。柿井比我记性好。搞自行车比赛时总是柿井赢。总之，就把这事委托给柿井吧！我说的没有错……”

森四郎默默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路上迎面走过的人都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从办公室中间经过的时候，森四郎也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连柿井与他打招呼他也没回一声，就这样回到自己房间憋在里边。

森四郎就是这样地开始了他那奇特的一个月的经历。

随着时间的推移，浮月关于文件的暗示，在他脑海中所占的

比重开始增大。森四郎并不是相信了他，而大概是他的话正合森四郎的心思。头一周他忙于写各种各样的请愿书和抗议书。连日来，他接连跑町政府，认识了各方面办事的人。所得到的结果是，使本来在町里消息灵通人士留下的对新来的年轻医生的工作特别努力的良好印象更加深刻了。

在第一个星期里，他偶尔回忆起花井来。但是，从精神卫生家的观点看，他又觉得花井的面相不象是个可信赖的人。因此，他最后决定直接给住在S市的多良根町长写封信试试看。

那大概是第三天的事情。那一天，西装裁缝学院放学了，办公室也下班了，天已经黑了。家长教师协作会正在二楼的大厅里聚会，时而象想起了什么似地鼓起掌来。森四郎好象是在看杂志，也可能是报纸。这时候，中途离开会场的柿井带着刺鼻子的酒气返回来了。他招呼一位名叫“小金”的清扫工老妇人说：“到二楼去给我拿一瓶酒。”当他一坐在二道门门口的平台上，就以一副不知是亲切还是生气的样子说，“先生……真让你担心了，听说你还向町长提出了请求……得，今天就带先生到诊所去，这是想让你放心……唉，问题总算是解决了……不，即使没有准备也没关系，马上就可以，因为就在那儿……”

就是在那儿没错。柿井一穿过森四郎的房间，就推开对面的门。没有灯罩的吊灯照着西装裁缝学院的教室，屋子的角落里堆放着桌子和椅子……一台缝纫机……浑身是伤痕的模特儿假人……已经开了线的破烂不堪的熨衣板……到处散落的纸屑……黑板上的日程表……房边贴着一张上面写着“给介绍新生入学者月薪打八折的英明决断！”的纸。

“怎么样？”柿井噘着嘴，“经过各方调查的结果，终于弄明白了，诊所原来是在这里……”

“这么说，是让西装裁缝学院立刻搬走啦?”

“不是，这还要另说，还没讲完。在町政府登记的名义已经明确了，但是，因为名义和使用权又是两回事啊……”

“别再骗人啦！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叫我来呢？……”

“哎呀，你先别这么激动……总之，先生不是从外地来的人吗？对别人家的事指手划脚，这不是有知识的人应该做的……况且先生在给町长的信中说我是早发性痴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也很清楚……可是先生，脸是父母给的，这不是我的罪过……要是照这么说，这个町把外来的人叫做挨饿的家伙……不，对不起，我们该敬重先生的地方就尽量敬重您。不管先生有没有工作，我们都按规定付给您 3 万 5 千日元。我们是说话算数的。为了请先生来，我们解雇了一个职员，降低了 3 个人的工资啊……这样，您所期望的诊所也给您看了，对于先生来说没有一点儿亏的。剩下的事儿你不作声地等着交给我们就行了。这就是知识分子应有的作法吧……”

……这种事情对于森四郎来说，是 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因此，他也头一次想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去发现敌人。而且，他认为第二天早晨用快件寄来的多良根町长的信与他有很大的关系。——诊所的开设对于这个町来说是绝对需要的。你本身若是放弃努力，我们的计划只好成为泡影，衷心地希望你能够下决心搞起来，云云……

如果说敌人，马上令他想到的也就是多良根的政敌、开业医生藤野的女儿。藤野美好是美好西装裁缝学院的院长。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与藤野美好直接交涉。之所以如此，第一

是因为他认为美好是想把自己变成象坂田金时* 那样的有强健的鼻子、额头、脖子和胳膊的女主人。第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她开始对他有了一种比好感更深的感情的迹象。他打算首先间接地找她的别扭，想方设法使西装裁缝学院失去信誉，然后要让人们知道森四郎这个人是何许人……没有患者的这种医生，不正是白天的幽灵或浮在空中的梯子那样的东西吗？

……因此，他在有一天深夜，把从药店买来的2瓶甲酚喷洒在从办公室到西装裁缝学院的各个角落，还把一瓶福尔马林喷到藤野美好的讲台下面。第二天早晨，外面刮着寒风，也不能打开窗户，清扫工的老妇人小金带头指挥着办公室的青年和西装裁缝学院的学生们，一边往地上泼水，一边用拖布擦。可是，药的气味反倒越来越大。人们流着眼泪，用手帕捂着鼻子，只好到处乱跑，不知如何是好。森四郎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情景。这件事他整个都弄得很成功。同时，大家谁都清楚这件事是森四郎干的。

人们到处在悄悄地谈论着。过了中午，红着脸，象要流出眼泪的藤野美好，以西装裁缝学院的名义带来了收音机。她说，这是战时制造的，叫做国民几号来的一种普通型的，总之是能发出声音的东西。她是想用这个为森先生解除孤独。在此之前，森四郎一直以为她已有三十七八岁。可是仔细一看，她确实还不到30岁。孤独这句话产生了奇妙的效果，森四郎尴尬得耳朵嗡嗡响，没能马上回答。

紧拉着办公室的两个青年以不同往常的不好意思的表情，

---

* 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著名武士，是源赖光将军的四大天王之一。

从町政府搬来一草袋子木炭和火盆。森四郎明显地感到一夜之间，自己的待遇升格了。

自从发生这次事件以来，他所接触到的村民们确实对他的看法发生了某种 变化。然而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这还是另一码事。森四郎的真正用意未被理解，结果又增添了新的误解。说起来，这或许是在露出来的铁格栅的表面涂上了各种颜色的油漆。可是，在森四郎看来，即使是非常细微的某种征兆，只要能够有了希望，就是合乎情理的。

……可是，这是种什么样的不着边际的期望呢？尽管柿井在有关文件上盖章，写上长长的备注，临近农 闲期的美好西服裁缝学院招收新生的广告传单，仍一个接一个地贴满了新的电线杆。尽管森四郎的同情者在增加，有人约定协助他，结果反倒更弄不清谁是敌人了。自己是前进还是后退呢？他一点儿也拿不定主意。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 11 月已经过去了一半。有一天象是这个町患了感冒似的十分寒冷，这一天发生了一个事件。町议会的一位议员喝醉了酒，从车站的台阶上跌落下来，折断了脖子摔死了。第三周，为了进行补缺选举，在办公室设立了选举委员会。藤野美好的叔父藤野幸福和名叫宇留的公安委员被提名为候选人。进出办公室的人多起来。柿井、浮月都非常繁忙……如同从早晨就开始醉醺醺的一样……森四郎再次被遗忘，他想，事情即然到了这种 地步，除了与藤野美好的父亲藤野健康直接谈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他又觉得在砂子上骑自行车，白费劲的干着急，于是，又在呆呆地等待着明天的到来，不知不觉地又过去了一个月。

……森四郎就是这样做梦似地渴望着患者的到来。

六

“请你先走一步，回去看看情况。如果森先生来了，我带他去。”花井一边穿西装上衣一边说。

矢根本来自己就想这么说来的，因此他当然高兴地照他说的去办。他对织木的事，不管怎样，是想尽早弄清织木留在后边的东西。如果织木万一发生不测，有必要获得对遗物的既得权……他跟我约定不给我添麻烦，既然死在我的房宅里，收取使用费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矢根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跑出去，想轻轻地跳过墙去，可是却摔倒了，头朝下栽落在雪中 。他心里在向织木表示道歉。

云被推到西边天空的一个角落，正上方闪烁着弯月的青光，美丽而宽阔的漆黑的夜空深深地笼罩着这座白皑皑的冰冷的村镇。冻了的呼气拖出有一米多长。森四郎忘记了矮腰鞋的不便，也忘记了花井声誉不好的印象，只感到隔了很久才背起的出诊包，沉浸在重新作为生理上的人的工程师站在人的面前的这种职业上的兴奋之中……在漆黑的夜空中，他朝着象眼睛中的伤疤一样地映现出的烟囱的方向，踏着雪一个劲儿地往前赶路。

花井一收拾完毕，就在电炉子旁边一动也不动地呆呆地坐了一会儿。一种复杂的想法，就象出炉后开始冷却的铁水一样黑红交替地在头脑中闪现。现在如果解剖花井的头，或许能够看到另一个小的花井正在蜘蛛网似的迷路中周旋。

矢根从大巴士改成的房子的门往里看，织木打着可怕的呼噜。他确认了织木还在呼吸后，马上顺脚绕到后面，去捡织木遗

留下的东西。他决定把埋在地里的提箱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将其他的东西全部搬进破旧大巴士改成的房子内。便携式小型炉子……小提琴盒……纸包……另一个小纸包和纸片……空药瓶……。关于炉子和空药瓶勿需说明。一拿起小提琴盒，他就发出了那种独特的微弱的共鸣声，马上就知道里边是小提琴，不象是什么可疑的东西。大纸包里是什么不太清楚。小纸包里包着金壳怀表。那么最后是小纸片，上面写着这样的话：

> 对不起，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详细情况请看遗书。还有，矢根，为了向你表示歉意，我想请你收下这只表。这是在德国工作时得到的纪念品。有些小毛病，如果修一修马上就能用。请把小提琴赠给学校的音乐教室。它是我这五年里唯一的朋友。

矢根很难为情地把怀表放进衣兜里，心想这就是我的权利……这就是我几次在梦中所梦到的拥有表的日子吧？矢根揣着人偶从町里到村里，从村里又到町里来回转着演人偶戏。只要有了表，每天肯定能提高效率，多转两个以上的地方。何况在不能骑自行车的冬季，把舞台装在雪橇上，拉到平方车站，然后再从那儿乘火车回来。如果能准确地掌握那个时间，该帮多么大的忙，是不可估量的。

这虽然是权利……矢根心中一边这么反复考虑着，一边把石油桶做的炉子里的炭火弄旺，把水壶坐在炉子上，这会儿又仔细看了看织木的情况。织木变得象蜂鸣器一样，全身颤抖着，继续打着呼噜。是在好转还是恶化了呢？矢根善介心中无数。他心想所说的祸不单行就是这种样子吧。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地他自己也开始打起盹儿来。

……“劳您驾过来了。”花井非常郑重地鞠躬施礼，并象催促

似地瞧着里边。只要是能搞专业，心情就舒畅，能够忘掉一切烦恼。……可是花井对那样的事完全没有察觉到似的，不知何时脸上又浮现出满不在乎的微笑。他一边把椅子挪到炉子前面，一边说："打那以后，你是怎么过来的，我可是一直想着你来的。"诊所还没有着落吧？好不容易把先生请来，怎么这么拖拖拉拉地不负责任，真是不象话……不过，11 月 20 日的福尔马林事件真痛快呀……

森四郎微微地笑了笑"那么，病人呢？"

"我这就领你去。就在隔壁……既便那样，我也不胜感慨。这是什么町呀！我这个人就是对这种事忍不住。我也试着进行了各种分析，充分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很想马上奔到先生那里去，但是总觉得是多管闲事……但也许是我考虑得过多了，一定是这样。现在当见到先生的时候，我就更是这么认为了。我能给先生帮很多忙。"

森四郎弓着身子，把手伸到炉子上烤火。花井有些不高兴。

"先生你有些不太相信我吧？是不是嫌我话多？可是，我不是无道理地瞎说呀。也许是说得有些夸大其词，然而，我和先生是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的同志。过几天有空，我详细跟你讲。但是，很遗憾，我不善于表达……"

"那个患者不是急病吗？"

"是急病。因此我说很遗憾……好啦，目前我只提一个具体的请求，请你对今晚的事全部保密。"

"根据刑法第 134 条，医生有义务保守患者的秘密。"

"不，我说的与你所说的有更为不同的意思……就是今后请你给看的病人，比如对于打倒先生的敌人来说也是重要的人物，因此，最重要的是眼下请你保密，不要讲他现在来到了我们这个町。"

七

"怎么样?"花井说。

森四郎默默地用反光镜照着织木的瞳孔。

"不要紧吧?"矢根说。

森四郎仍然默默地用听诊器听织木的心脏。

"头部没有异常变化吧?"矢根又问到。

森四郎还是不回答。

花井和矢根默不作声,感到森四郎的动作不愧为是业务的权威。

森四郎首先给他注射了一毫升的药。然后分别在他两个胳膊的皮下注射了一支20毫升的注射液。两边都肿起了鸡蛋大的包。花井放心地松了一口气。

森四郎打了个手式示意看完了,之后,他终于开口说:"因为这个人整个身体机能非常弱,因此对药物的吸收需要时间。多用热毛巾给他敷一敷。也许会这样躺两天左右,请不必担心。"

"先生,请看!"从沉默而紧张的状态下舒了一口气的矢根象开了闸似地说起来:"这个老兄喝了这个里边的东西。咕噜咕噜地全吐出来了,因此得救了。哎呀,真是要死要活的,这是说得有些过于严重了。而且是到别人的家里,这也惊扰别人。在这样的晚上,谁都舍不得离开被窝,给一百日元钱都不想翻个身,是吧……"

森四郎歪着头,出神地看着从矢根手中接过来的酒壶的标签,忽然拿出笔记本和铅笔,一本正经地打断矢根的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是我吗?"矢根打量着森四郎和花井,只用眼睛笑了笑。

“说的是织木。”花井很不耐烦地说。他又面向森四郎说：“可是，正象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今天晚上的事就请你当作不知道。”

“这里有遗书。”矢根善介说。说完以后他又后悔了，“不，是放在他身旁的，我就以为是书。”

花井吃了一惊，但是，马上又若无其事地说：“少管闲事。织木还没有死。还完全拥有基本人权的人格。请不要把问题搞乱。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么。如果这件事张扬出去，你未必不被人怀疑。”

“你别吓唬人。”矢根不由自主地从衣 兜 的上边按着金壳表说。

“行了。”森四郎一边收起笔记本一边不以为然地说。

“ 给先生倒杯茶怎么样?”花井说。

“不用了。”森四郎说着站起身来。

织木的呼噜停了一下，可是，马上又打得比刚才更响了。

八

“好啦。”矢根停下了按摩注射部位的手，一边把毛毯盖在织木的身上一边说：“这么样打呼噜不是把喉咙的皮都弄破了吗?”

“不是皮，是粘膜……”花井双手象抱着石油桶做的炉子似地说。“你，跟我约定真的不泄漏此事了吗?”

“俗话说不爱讲话，可以得到一块墓碑和有很多钱的钱包。”

“只要你的所失不成为我的所得就行了。”

“我也讨厌死也要死在一起。”

"你对什么都讨厌。"花井用短而细的指尖一边敲着汽油桶做的炉子的边,一边说:"不从社角度会来考虑问题是不行的。因此,我说你要尽快加入挨饿同盟。怎么样,以今晚这件事为契机,如果下个决心加入………如果不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活着就没意义。象你这样的不幸的人不是同盟会会员,是不正常的呀。"

"我并不是不幸的。"

"哈、哈、哈……"花井笑着说。

"你说你不是不幸的?"

"哪里的话,你绝对是不幸的。你要不是不幸的,那就没有不幸的人了。实际上,自己未感觉到不幸,这就正是不幸。"

矢根也生气地说:"得了,没有感觉到也是不幸。"

"得不得了是另外的问题。你是不幸的这件事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我问你,你说你并非不幸,为什么被我们的弄虚作假的广告引诱到这偏远的花园町来了呢?"

招聘广告:

此聘用有自行车、会拉洋片的为
人诚实者为宣传员,工资2万日元。
请寄自荐材料来。

花园糖果厂 KK

当时,因为与别人搞的剧团解散了,矢根善介自己便单独搞起演人偶戏的生意,在街头靠此糊口度日。生意搞得有些好起来,他就每天攒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打算扩大生意,但未能如愿,继续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想是不是把自行车卖了。可就在这时候,他看到了这份广告。他立刻求同行的伙伴给弄了一份假的

奖状，上面有："承认其为技艺优秀、教育上有功绩者。全日本人偶戏联盟。联盟之印"。他把这份假奖状装在信封里寄去试试看，结果立刻收到了录用通知书。矢根心想从此就摆脱了这种游荡生活，能够到公司去工作了，真不错。他兴高彩烈，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全部卖掉做旅费，又在伙伴那儿把自行车进行了彻底修理，换了个样，把余下的钱藏到腰包里，很得意地朝着花园糖果厂出发了……

……矢根对着微暗的门卫值班室里边的男子叫了一声"门卫"，那位男子低着头说："不在"。"我想见一下花井主任……"他这么一说，那位男子一边往这边瞧着，但身体却一动也不动。

"我是花井。"那位男子突然站起来，在这同时，一个用手绢捂着脸的女工从他身边跑出去，从矢根的身旁穿过。

矢根一边胆怯地自我介绍，一边深深地鞠躬。

"哎呀，你……"花井在里边晃来晃去，怎么也不想出来。矢根显得很尴尬，把帆布背包放在地上，象念台词一样地开始讲起来。——主任，这是我的财产，人偶在里边变成了酱菜。有9个脸谱、12件衣服，再加上小道具共32种，如果演一般的戏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所谓新方法也就是搭个简易舞台，用6根竹杆和5块辅助木板，在任何地方都能马上搭起来，反正百闻不如一见，希望你务必看一看……

花井好不容易从里边出来走到这边来，却用当官的因为嫌礼薄而表现出的那种冷淡态度说："这么说你就是那个矢根啦，我知道了。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到这儿来取，我把写着地点的地图和长条旗等交给你。"

"来取什么呢？"

"糖果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咦？"

"糖果以8角5分批发给你。"

“……不是说招聘宣传人员吗?”

“因此,这就是宣传人员。公司保障你在这一带销售权,而且比别人便宜5分钱批发给你。你两块可以卖5日元,能赚1元7角。一天按5百人计算,那就是850日元……一个月就是2万5千5百日元,这些就是你的收入。如果象往常那样干,你一天的收入也超不过8千日元。”

“唉……我还一直以为是让我当公司职员呢……”

“喂,如果你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商量。不会让你吃亏的……”

双方就这样达成了交易。矢根也就应允了而没有辞退。他想辞也辞退不了。当然是希望能给解决宿舍等问题。一听矢根说出不满意的话,花井的脸上略作微笑说,如果不愿意干也可以,我另外找人吧。你也知道现在社会上失业的人到处都是。不必太勉强。接着,他不怀好意地注视着矢根的表情,突然又压低声音说:“不过,如果只是宿舍的问题,喂,看在你受过表扬的份上,我把公司让我代管的房屋借给你也可以……要1千日元……”

……那就是这个破旧的大巴客车。这个大巴士好象长期无人居住,到处都发了霉。害怕光线的土鳖哗啦哗啦地到处乱爬。如果不是花井感到难堪,不说把毛毯借给矢根,矢根恐怕就会把花井打翻在地。

“我没有受骗。”矢根回答说。

“如果有骗人的人,那不是公司,肯定是花井,是你。”

“岂有此理。那个时候,我是作为主任花井来跟你说的。现在是个人的花井在跟你说。个人的花井完全与你处于同样的立场。我没有告诉你,我是在为了你,在写一个人偶戏的脚本。你不区分这一点就不好办了。”

“好啦。公司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么回事。而且不只是公司欺骗

了我，就连我也欺骗了公司……那个奖状是假的。哪里也没有日本人偶戏联盟这个单位。"

"你……"花井忽然缓和了语调说。"你不要再说那件事了。我不是在价格上给你特殊照顾了吗……"

因为气氛已经改变了，因此矢根不作声了。花井接着又说："尽管如此，你还是不幸的。"

这回矢根没有反驳。花井继续说："无论如何你也不能不参加挨饿同盟。"矢根依旧沉默不语，花井好象由于矢根的沉默而心情变好了似的，说话的语气也变得越来越柔和起来。"嗯，不勉强你。我只不过是为你考虑。不过，请你认真考虑考虑，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矢根闭着眼睛，思量着他的话是否可信。

花井终于站起身来。"织木的行李只有那个包和小提琴吗？"

矢根含混地点了点，因为花井要把那些东西拿走，他就急忙说："我替他保管……"

"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是自然的。"

"说是自然的，那只是你自己认为可以信赖。我不相信那是自然的。没有人会自然把东西给你。如果要是那么想，就中了敌人的计谋。这不就象出了什么事的时候，给自己留下了不利的证据了一样吗？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这样的东西，他即使委托我，我也让他拿走。"

"如果那样，倒不如你把这个老兄也一起带走吧。"

"你……别说傻话了。"花井的声音突然变得故作热情起来，紧紧地抱着有遗书的包和小提琴说："因为事情很复杂，不能凭直觉下结论。你打算加入挨饿同盟吧？喂、喂……现在可是关键的时候……你要明白。喂，那么只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可以吧，只有咱们俩时我才跟

你悄悄地说这件事。实际上，这个大巴士的真正主人是织木。喂，你感到吃惊了吧……唉，连这样的事全都告诉你了，我是个替别人操心的人啊……我已经没有责任了。既然到了如此地步，无论如何也得让你加入同盟……”

矢根张嘴想要说什么。花井把手伸出来，象是要捂住他的嘴，想要止住他说的话似的。可正以为花井要起劲地折腾一阵子时，他却突然简直象逃跑似地跑出去了。

矢根猛然站起来，握紧了两个拳头，往前猛然地伸了二、三次，又凝视了一会儿悬挂在面前的人偶的脸。而后他又失望似的坐下来，往壶里倒烧酒……他觉得一合不够喝，便倒进一合五勺，*把壶坐在炭火上后又继续注视着仍在打呼噜的织木的脸。这时，他突然想起了放在衣兜里的金壳表，便拿出来放在手心里，左看右看。那块表渐渐变大了，变成了织木的脸，说着你正是我的恩人。他伸出手……酒烧开了，可是矢根还没有醒过来。

花井因为过于着急，途中跌倒了两次。等到家的时候他全身沾满了雪。他缩着身子靠近炉子，赶紧把遗书的包打开。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不仅从鼻子而且从嘴里也急促地喘着气。在牛皮纸的下面是两张报纸，报纸的下面还有一层牛皮纸……最后出现了用手翻脏了的日记。前半部分80页被撕掉了。折起两张从下一页开始，右上方那难看难读的字歪七扭八，时大时小，密密麻麻，连成一片。

---

*合与勺，均为日本的计量单位

第二章

九

(织木顺一的遗书)——

遗书有各种各样的遗书。爱别人的人,希望自己能铭刻在别人的心中,于是写下象种子一样的遗书。

憎恨别人的人,把死亡播在别人的心中,想让他人与自己一起死,于是写下象毒药一样的遗书。

绝望的人,因不拥有别人,所以写下只记录自己之死的简短的遗书。

然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我,虽然不想死,可又必须死的我,写什么样的遗书好呢?……想到这件事,我感到很痛苦。我想写没有理由的遗书。死囚犯被杀之前想唱歌啦,想喝茶啦,也渴望有美好的心灵,那种不符合道理的冲动在支配着我。

(栏外附记)

……写作这种行为,在所有的各种的人的行为中是最富有人性的行为,因为这是人支配自己的行为。在这当中,遗书是要支配人自身的死的一种欲望。

请你们听着,我正在被追踪。我想与你们……最后追踪的人们呼吁。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能听到你们的脚步声。那个脚步声时

时刻刻在增多。我因为你们而被堵上了眼睛、堵上了耳朵、堵上了嘴……然而,这样总算行了吧?如果说加害者是罪恶之父,那么爱害者则是罪恶之母。这份遗书就是罪恶之子。对于你们来说,或许有这种权利吧。

——10月21日。

父母是在赴朝鲜途中的船上生下了我。父亲在朝鲜当了3年警察。去此之前,他曾在这个叫作花园的温泉町经营粗点心店。父亲是个只有4尺8寸的矮个男子,母亲也是个只有4尺7寸多的矮个女子。因为在花园町把流浪谋生的人叫作挨饿的,因此,把这个与矬子合在一起,挨饿矬子就成了父母的绰号。父亲梦想着在正面大街上开一个土特产店,因为要向商店联盟付加入费和地租,5分钱、1角钱地积攒着。不久,由于遭受了大地震,温泉突然停止喷水了。尽管町里有经验的人安慰说如果再来一次地震,温泉的泉水就会变成原来的两倍。可是,这个町却一下子变得穷了。父亲变得更穷了,就决心到殖民地去。

第三年被解雇以后,父亲这回又当上了卡车司机。司机这种工作身高似乎并不成为什么问题,父亲开的卡车与公路道口相比,更愿意过法律的关口。因为如此,他积攒了些钱。那是离开花园町之后的第九年。

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好象有这样的感觉,度过漫长的黑夜之后,天空终于发白了,天开始亮了。一感到早晨来到了,太阳一照在我的脸上,又开始倒回去。白天结束后,另一个漫长的黑暗又将到来。父亲在花园町受到的屈辱好象是刻骨铭心。他常象口头禅一样地说弱小者不可侮,我想这反倒是他决心重返花园町的动机吧。母亲的反对也只是起到了激起他下决心的作用。父亲的计划是在花园町开大

巴士车。父亲曾经相信温泉能够复活。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花园町。抵达花园町的那天，父亲硬拉着身穿漂亮衣裳的我们在町里游行。父亲喊着口令，我们挺着胸，目视前方，迈着大步……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挨饿的矬子！”的喊声。父亲抛开我们，向某处跑去了。那以后的情 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要买大客车的钱还差一点儿没有凑齐。父亲从S市订购了一台磁石号电波治疗仪，在主大街里边的内街开了一所“磁石万能治疗院”。有一个瓷壶，一接近线圈，瓷壶里的小电灯泡叭地就亮了。说明这样就有了电，当线圈一触到病人的患处，病人大都悄悄地说有效果。就这样顺利地营业了半年。这期间，有一个叫藤野健康的町里的开业医生开始进行干扰，利用报纸攻击他，并利用地主的地位开始让患者们进行捣乱。不久，磁石的生意就垮了。

一结算才知道除了本金没有动之外，一点儿钱也没有赚。父亲下决心与藤野的政敌淀粉厂主多良根联合，让多良根把工厂旁边的空地出让给他，并借了债。有一天，父亲从S市开着一辆崭新的黄色的大巴士进町时，母亲不顾围聚来的人群，高兴地哭起来。

虽说叫公司，可父亲却是经理又兼司机，母亲是办事员兼售票员。没有车库也没有住宅，晚上睡在大客车里，白天我就过着没有住处的生活。每天晚上，父亲和母亲在车里一心一意地捉摸着将来弄一套带车库的住宅。但是，要向多良根支付巨大的利息和租金。父亲所期望的地震没有发生，乘客也很少，大巴士经常出故障。

父亲疲倦了。手开始颤抖，眼睛看不清了。当司机的人要比一般人早衰老三层。而且终于出现了悲惨的局面。那是在昭和八年，政府实行了汽车交通事业法，计划开通由运输省经营的经过花园町的长途公共汽车，给了极少的一点儿补助就收回了父亲的驾驶执照。那份补助金也被多良根以某种借口全部拿走了。只剩下块头很大、没有什

么用的大巴士和那块地皮。

父亲只把车体留下，其余的全部卖掉，把车体当房子住，又开起"磁石万能治疗院"，可是一切都已经衰败了。父亲把地皮一点一点地卖掉了，每天只是喝酒，咒骂这个世道。他说象磁石这种科学的东西，对于花园町的乡下人来说，让他们使用太可惜。他常渴望能发生一场地震把这一切震得乱七八糟就好了。

有一天，父亲在酒馆里与回来休假的、绰号叫乌鲁道格的陆军大尉大吵了一通。父亲说无论是谁，祖先都是猴子，乌鲁道格非常气愤，好象扑过去打了父亲。父样因为发了烧，二、三天卧床不起。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之后父亲开始认为一切的不幸都是因为自己长得矮的缘故。因此，他一心盼望儿子长大成人。只要有空父亲就抓住我，让我也使用磁石电子治疗仪。因为我想逃走，就必须用绳子把我捆在柱子上。附近的孩子们因为好奇都跑过来看，母亲就拿着棍子赶走他们。挨饿和矬子、挨饿的猴、窝囊猴，喂、喂、喂……孩子们一边唱着一边逃跑，我至死也决不会忘记那首歌。

然而，糟糕的是，在我 14 岁正是开始长个的时候，与父母相似，在班里个头最矮。可不知为什么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开始猛长，长得比父亲还高了。于是，父亲除了高兴之外，开始怀疑是否真的是自己的孩子。前面提到的藤野健康有一个中途从兽医学校辍学、叫藤野幸福这种奇怪名字的弟弟。这个藤野幸福被称为催眠术的研究家。可是，说是研究，他的真正目的则是玩弄年轻妇女。父亲曾经把这个幸福叫来，让他给母亲做催眠术。于是父亲就逼问吓得只是不知所措的母亲说，你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吧？母亲点点头。父亲又问是和哪个男的搞的？母亲回答说是个矮个男的。可是，父亲还是不答应，殴打母样，然后又殴打我。母亲就这样再没有恢复正常。父亲说她是被狐狸迷住了，把磁石放在母亲的头上。打完后又放磁石，放了磁石又打。过了

一周，母亲就死了。

（栏外附记）

父亲杀死了母亲，母亲被父亲杀死了。而且现在你们又要杀死我。即使没有我，母亲也会被父亲杀死吗？

父亲连续几天都喝醉了酒。接着，在那天夜里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有二、三天忘记了吃东西，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到了第三天，我才终于想要出去。我就象夜游症的患者似地走着，自己神志不清地顺着挨饿山坡往上爬去。

这条路是父亲的大巴士曾经跑过的路。山顶上有一个茶馆。这个茶馆是从前去温泉的入口，挨饿之神在此进行祭奠，有一位母亲和两个孩子曾经住在这里。姐姐里子是初中一年级，与我同级。弟弟花井太助比姐姐低4级，小学3年级。他们家也很贫穷。靠向过往行人卖饮料和叫做"满腹"的干蘑菇（传说是挨饿之神的护身符，有防饥饿的作用）糊口度日。温泉断流以后，他们就靠到山上干粗活和打短工谋生。我的父亲开车以后，生活更苦了。按照这座山的通行权，好象是父亲要交一些过路费，但是没有交给花井家。因为这里的山是多良根所有。

花井的母亲与怨恨多良根相比，更为怨恨我的父亲。骂父亲的大客车是挨饿的巴士，还预言挨饿之神现在就要作案。我要到山顶上的茶馆去的目的，首先就是因为害怕这个诅咒。不，这样说或许是不公平的。我对花井里子怀有不可思议的仰慕。里子和她家里的人员极不相称，长得很漂亮。因为，虽然就算她母亲没有什么，可是她弟弟太助虽有一副大人相，却象个小猴子似的，而且听传言说还长了尾巴。难道会真的是尾巴吗……而且，她还有着一种象絮语的轻风一样的姿韵。稠密的卷发就象在她的周围吹拂起一股奇特的风。她虽然总是用象筷子敲打破碗似的声音笑着，但是，就连这个也令我感到一种难

以形容的美。

（栏外附记）

……我喜欢回忆里子。我希望能梦到里子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几乎没有梦到过。只梦到过一次里子,走近一看,不是原来的真的她,而是关于她的很离奇形状的传说。传说她是一个象绿色果冻块一样的人。我一想起她的时候就想要哭。

花井一家围着放在炕炉上的锅默默地坐着。我一请求他们告诉我父亲的去向,里子的母亲瞬间就显得很吃惊,马上合掌祈祷让挨饿之神指路,沿着将落下夜幕的山路,下山到町里去。

当她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象作梦一样的幸福。在里子的伺候下饱饱的吃上一顿菜粥,之后帮太助作学校留的作业。不久,三个人都围坐在炕炉的周围睡得死死的。

夜深了,里子的母亲回来了,斥责说炕炉已经熄火了,那一天她也没再说什么,第二天早晨我跟里子一起去学校,她拉住说给我一张名片和 4 个 5 角钱的硬币,另外还有一张去东京的车票。让我去找一个人,如果对这个人说是花园温泉的挨饿茶馆让来的,他一定会亲切地接待我。但是,跟其他的人千万不能说是从花园来的,因为如果被他们带回来,那就糟了。挨饿之神说如果你回来,就咬死你。

挨饿之神也很可怕。而那 4 个 5 角钱的硬币就象万能的宝物一样闪闪发光。我一逃出茶馆,就直奔车站,上了火车。那一天从早晨开始下了雪。那个雪景是我看到的花园町的最后的景象。

到了东京以后,头二、三天的事怎么也记不清楚了。刚坐在某处的公园里,一位青年走过来,我拿出剩下的 3 个 5 角钱的硬币,那个青年就把我带回到一栋破公寓里。他说多亏我的 5 角钱硬币捡了一条命,作为回礼暂且把我安置在那里,并指使我帮他收拾房间和做饭。这位青年叫中野忠,在郊区走街串巷拉小提琴,自称有艺术家的天分。

他每天4点出去,半夜里还回不来。回想起来,中野忠算是一位亲切热情的人。如果说跟我生气,只有一次,我向他说起他不在家时我捉老鼠来的。他非常遗憾地责备我说把能吃的东西扔掉太可惜了。另外,他还想打听关于我的身世的各种情况。一看到我吞吞吐吐时,他就说你虽然相当聪明,但记忆力似乎不太好,可是,就是这种头脑正是当音乐家的材料。有空时,他就跟我谈论音乐,有时给我拉小提琴。因为他很热心,我也开始对此产生了兴趣。然后,这半年当中,我每天认真地上这种音乐课,有时 听唱片、有时他带我去听音乐会,过着完全是音乐书生的生活。

有一天,中野忠带回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女子,他让我在那位女子的面前拉小提琴,那位女子满意地笑了。她把我带回她的家中。一到她家,那位女子马上把一把新的小提琴送给了我,然后拿来虽是半新但质量很好的西服,一边说试试看是否合适,一边硬让我把衣服脱下来。我一脱下衣服,她冷不防地想抓住我的那个地方。我吃惊地想要逃跑,可是门被锁上了。她从后面追来,我喊叫着。这时候她站住了说,好啦,好啦,如果不愿意就算了,回来吧,她把西服和小提琴给了我,并给我打开了门。

中野忠大笑之后为难地说,你能克制自己好哇,因为我打算最近结婚,不能永远留你住在这里了。第二天一大早,那位女子又来了,问我想不想再去试一下?我还是不愿意去。中野忠象是觉得很遗憾的样子,可是并没有责备我。

过了三个月之后,是我15岁那年的夏天。他以走投无路似的表情说已经不行了,不能再留你住下去了,怎么办?已经到4点了他也没有要出门的意思,因为他十分认真,因此,我也终于下了决心向他诉说我记忆中的一切,我从逃出时仅穿的一条裤子的裤兜里,掏出随便放在兜里的前面提到的那张名片给中野忠看。说来也荒唐,我自己也

是头一次看到那张名片。名片上写着：

秩父地下勘探研究所所长

工学博士　　秩父善介

……是的。这样，就有了你们的首领。不只是首领，你们也一起从兜里蹦出来了。善良这是何等陈旧的词，这大概是说舐老鼠内脏的猫是极其善良的，侵入心脏的弹片是善良的。你们也必定是善良的。至少是同猫和弹片一样的善良。

但是，中野忠并非能具有看透人心深处的非凡能力，他说这种解释非常可笑。他捧腹大笑，笑得流出了眼泪，一边拿着这个象宝物似的名片，一边叹 着气说你真是个善良的人。于是，他马上决定当天就去拜访秩父博士。

秩父地下勘查研究所在 K 区的工厂区的某个电机厂的一个角落里。第一次看到的那里的景象，使人感到那一带的道路、建筑、空气、甚至太阳，都象是用生了红锈的铁块制成的。切削金属的声音、敲打东西的声音响个不停，这又好象是铁的虫子在鸣叫。我心里不安，感到喘不过气来。

可是，你们如果知道你们的首领当初是如何可恶地迎接我时，你们肯定会笑起来。在我看来，那个时候的秩父博士与其说是人，莫如说是镶在镜框中的肖像画的样品。博士首先盛气凌人地大声叱责说什么你别学着干那种敲诈的事。你要是想干那种事能得到什么报酬，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即使是花园町茶馆的老板娘，也只是在10年前温泉由于地震断流后我去调查的时候，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受到了她的关照。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关系。着了慌的中野忠急忙说明情况，他才好象放心了

似的。然后，他又用了一小时的时间，开始刨根问底地盘问我是否是假装的到处流浪的孤儿。这一点总算弄清楚了之后，这回他的态度才变得相当温和，说实际上我喜欢照雇不幸的孤儿。但是，我不是吝啬钱的资本家；同时，从工作的角度考虑，如果智能程度太低也没有特殊照顾的价值，过去，我也搞过救济孤儿的宣传。但是很遗憾，我还一次没有遇到过一个值得救助的孤儿。为了不让你抱无用的希望，我首先对你进行考试，然后再决定能否接收吧。反过来，一旦决定接收你，我就全力以赴地送你去上学，要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将来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如果考试不合格，也不要把我的好心误解为歹意，只这一点请你谅解。中野忠大概是想让博士看一看我的能力吧，立刻让我拉小提琴。我记得我好象拉了练习曲什么的。刚拉了 30 秒，博士就喊别拉了！ 你们也知道博士是主张不认可一切没有用的东西的人。

接着又重新进行了一系列的智能测试。结果博士非常满意。托他的福，我先以勤杂工的名义，被允许住进了研究所。当然，我还没有弄清博士的真正用意。可是，怯懦的我一晚上也呆不下去，第二天早晨又逃回了公寓。这时，中野忠已经结了婚，我被他的年轻的妻子狠狠地骂了一顿。没办法，我只好又回到了研究所。而且，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中野忠。过了半个月以后，我想顺便告诉他我已经上夜校了，就到公寓去找他，这时才知道中野忠已经去世了。听说我去研究所后不久，他就与妻子吵架而离了婚。他一个人忽忽悠悠地离开了家以后，被电车压死了。就这样，不管愿意与否，我的所有行动都被纳入到秩父博士的安排之中了。

后来，我从夜间工业学校毕了业，同时从勤杂工提升为技术见习人员，开始到测量和钻探现场去当助手。工程师们说我聪明、有能力。可是，我因为喜欢乘没有去向标志的车，一想起来就很得意。那一年，我接受参军检查为丙种合格。就在将要公布之前，研究所成了军队指

定的研究所。由于有能力的工程师不断减少,需要补充人员(说我有这方面的特殊才能,也确是如此),我作为工程师待遇的军属有了一门专业。因为丝毫不知道这是在被推向坟墓,因此还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幸福之中……

我的这种专业就是研究测量地下电流用的 电极。目的是制造降低接地电阻、减少分极作用、而且使用方便的电极。用玻璃纤维固定炭粉,用硫酸铜溶液涂电极表层这项秩父 MJ4 号发明,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我从这里得到启示,进而又测定土地的电位和固有比电阻。我用以前的方法测量、反复三、四次才能得到的精度,发明了一下子就能确定地下结构的这种分离电极法的新方法。这种方法被指定为军事机密,秩父博士也因此被授于三级瑞宝勋章。他甚至对我说要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我很得意。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是我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时期。

啊,我一想起那个时期的情景,就憎恨自己,甚至想原谅你们所有的人。我是善良的恐怕比秩父博士善良一百倍。但是,这种善良也说不定反倒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东西。就象屠宰厂的羊善良到挤出诗人的眼泪一样……不错,我还是父亲的儿子……虽然我并没有对父亲抱有一点点爱情。但是我的遗传基因的一半还是从父亲那里接受来的。我不知何时抱有了与父亲完全一样的梦想。我如果能想法再回去看上一眼把我赶出来的花园,心里该多痛快啊。我带着我们研究的成果分离电极法回去,探听已经完全消失了的温泉泉脉的心脏……不,再想得远一点,如果能在花园町开发地热发电怎么样? 是啊,地热发电! 发电事业! 不是说 21 世纪是电的世纪吗? 把地球本身看作是炉子,就可以无限地开发能源,至少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他马上开始幻想着每小时一百吨、一百气压的蒸气柱突然在空想中开始喷出来。整个花园町都被那个蒸气柱震得颤抖。是啊,即使是 5 万千瓦

左右的也先搞起来。接着搞已经竣工的日本第一个地热发电厂的开厂仪式……作为町的,不,作为日本的恩人,我一边被摄影记者包围着……一边在台上等待着手拿花束静静地走近的里子的到来……进而,那个空想的钻头必然也会钻到我的心脏,最后有一天,我给里子写完了一封信。恰好在这同时,用来进行过屠杀的刀也劈向我这个棉花糖似的梦。秩父博士随便寄来一个小册子,上面写着最近你有显著的进步,这些技术将要为我们发挥作用。哎呀,一读原来是从德国直接寄来的绝密文件。德国那里已经运用科学进行肉搏战了。我们要是一疏忽就输了。什么都不知道的羊对右手挥舞着刀的屠杀者的在手上拿着的盐,表示衷心的感谢。

美国的空袭开始了。在贴满了“一亿人总奋起,消灭美英,振兴神州科学”等标语的地下室,我颤抖着读完了那个小册子。颤抖从脚开始传遍全身,翻书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书中以科学价值转换为题。首先论述了大脑的结构。人的大脑就是比人类制造出来的各种计量仪器更精确数倍。称为已经投入使用的仪表。这本小册子斥责我说必须抓紧研究大脑这种东西的使用方法……特别是专业工程师本身在其大脑中具有仪表情况下,其成果一定是非常显著的。工程师的大脑等于用计算器连接起来的一百个仪表……而且,这本小册子还论述了一种叫做“魔女”的药。……然而,人的大脑有时也由于人生带来的庸俗性而处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的状态。我们的新药“魔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划时代的发明。这种最纳粹的新药,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使大脑处于最易通过人工形成条件反射的状态,去掉一切自由主义的无规律的东西,强化有效的机械性控制。如果根据大脑的这种变化训练,将能够在短期内在各个领域培养成极其高度的熟练者。“魔女”药还根据大脑的生理特征、生活经历、使用目的等,分为22个种类。其分析是通过用“真实的血清”(强迫自供药)进行麻醉来实施

的。在这里介绍一个很成功的使用例子,即 F……机械工程师,39 岁,男。193 某某年应用"魔女"CCM。他使极低电压通过拿在两手中的电极流入体内,("魔女"M 尤其使生物体的电阻降低)在那个电位差和音阶之间形成条件反射。通过一个月的训练,达到了令人吃惊的 精度。现在,正在用于检查重炮炮身的裂缝(与过去使用仪器相比,大约可提高效率 37 倍)。

而且,这本小册子后边所记载的年月日更使我吃惊。上面所写的大约是从我父亲偷着出走,我到挨饿的茶馆那天起的半年以前的日期。接着我又想起从里子的母亲那里得到秩父博士的名片的事——尽管秩父博士说那是 10 年前他曾偶然受到过她的照顾,但这是后来我所听说的。如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看,事情不就明白了吗。有培养价值的到处流浪的孤儿的我……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有计划的培养。……作为具有 37 倍效率的人工仪器……

突然,我觉得父亲拿着磁石通过来了,吓得大吃一惊回头一看,是秩父博士。怎么样?他一边微笑一边说,现在正在访日的科学使节团的贝赫尔教授是这种"魔女"药的专家,你研究的分离电极法与他的专业恰好对口,作为一种技术交流,你是否有兴趣去德国留学呢?(为什么说是留学而不说是委托加工呢?)我声音微弱地回答说让我考虑一下吧。我们的这位屠杀者眯缝着眼睛说你考虑吧,你是这个研究所的红人,我打算尽力帮助你。过后,我把你介绍给贝赫尔教授。他是位很不错的绅士,你也一定会喜欢他……

我已经只感到恐惧了。就连我是这样的我都感到恐惧。如果我拒绝(这个问题的背后有陆军技术本部的控制),我在肉体上就将失去自由。如果不拒绝,我就必须放弃神志上的自由。我还未曾想象过自己超越自己还这么需要勇气。被逼得走头无路,我在窥视着自己。人这种东西具有到达中心部位的地球的裂缝那样的深度。我对我自己

也失去了控制力。

虽然很茫然，但我一心等待着里子的回信。当然，我并不是对里子的回信有什么具体的期待，至少是希望得到她在精神上对我的支持。希望得到勇气的依托。然而，结果是杳无音信……在没有任何心里准备的情况下……最后通牒就摆在了眼前。昭和十八年末，这年最后一艘德国大型潜水艇决定从 Y 港出航，贝赫尔教授因为也决定离开日本，因此通过秩父博士劝我尽量与其同行。那是预定出发前十天的事。

我突然打定主意要回花园町看一看。又是这个秩父博士，以回来后必须立刻去见贝赫尔教授为条件，勉勉强强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但是，最后我没有回到花园町。偶然在车中遇到了放假后将要回花园町的一个学生。……我写不好……我的头脑里与那个时候一样非常混乱……象被剥了皮的青蛙一样，完全冻僵了……

我要谈的话题是那个破旧的巴士，可是那个学生等了一会儿却绕有兴趣地谈起了里子的消息。

里子在 15 岁那年，又是被那个藤野幸福——就是用催眠术把我母亲弄失常了的那个男的——他又用催眠术强奸了里子，发了疯的……发了疯的里子被关在那个巴士改装的房子里。强奸者被罚了 20 日元。里子的母亲用赔偿费开了一个酒馆。然后……里子因为患伤寒死了。……唉，我再也写不下去了。……真是意想不到的笑话……真是意想不到的挨饿之神给的灵验。我下了火车，马上又乘上了下次火车回东京了。

……我已经很累了，对一切已经厌烦了。从开始写至今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在此期间，我的住处换了三个地方。这封遗书究竟会对我有何作用呢？已经写了很多了。反正你们不会离开我。我清楚地看到今天早晨你们伙伴中的一个人还在窗下监视我。我已经很累

了。我准备等把最后剩下的这1千日元花光时,就立刻回到花园去死。

但是,我下决心要把事情了结。回来后我马上去见贝赫尔教授。他是一个搭拉眼皮、水蛇腰、毛发浓密的大高个子。教授说要马上查一下我的适应症,然后注射了"真实的血清"。从那一瞬间开始,我在梦游假寐状态中,象游起来的软木一样渡过了3年。

在德国,我变成了优秀的人工仪器,分离电极测量法的极简单地应用获得了成功。但是,(正象预期的那样)'魔女"药是一种可怕的麻醉药。我没有死是因为在法国北部一个矿山地带勘查中,战争突然结束了。在一年的俘虏生活中,我的"魔女"麻醉药中毒症也得到了痊愈。

然而,善良的博士没有抛弃我。他不知在哪里探听到我将乘船回国的消息,准时到港口来接我。他一边流着泪,一边用手抚摸着我的肩膀——互相历尽了辛酸,国破山何在。但是,剩下的山河变得狭窄了,天空也不是日本的了。我们剩下的只有地下。现在你不打算以你为中心重建秩父研究所吗?……不幸的是我带回了一套多电极用工具和5百片"魔女"麻醉药。我本人只是想把它作为样品……其余的已经没有必要再写下去了。我已下决心逃亡。并且在你们再次追赶我之前逃亡。

"魔女"啊;你把我带到挨饿之神那里去吧!

……(在这下面,用铅笔潦草地写了三小段乐谱。)

十

6点25分。

花井太助读完了织木的遗书。一边颤抖着一边注射了兴奋剂菲洛本，然后整个身子都钻进了被窝里。

虽然钻进了被窝当中，但他还是觉得没有全钻进去。尽管如此，只过了5分钟，颤抖就停止了。颤抖一停止，这回又禁不住流出泪来。眼泪顺着太阳穴流下来，使耳垂发痒。

花井当然已读了织木给姐姐的信，因而，也当然知道织木是有本事的地下勘探工程师。正因为知道，所以才把他当作或许能改变花园町命运的重要人物加以重视，花井对于遗书中谈到的关于他本人的那部分虽然不满意，但是他认为现在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岂止是使温泉复活，他们还一鼓气谈到了要发展发电事业。

发电……发电……发电……发电……顶天立地的蒸气柱带着吼声也将从花井的心中发出吼声喷出来……织木果然象所感觉的那样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不是人物，再往高说，是人工仪器！

——因此嘛，花井不由得说出声来，又急忙闭上嘴，绷着脸，感到尾巴火烧火燎地疼痛。他一摸，尾骨上长出了坚硬的包。可能是开始化脓了。可是，他担心可能再生和长大。3年前，他曾一度下决心把它割掉，到S市医院一打听，人家说他的尾巴不是真性的，是一种尾巴形状的肿瘤，可能是假性尾巴，如果是这样的话，做手术一下子就解决了。可是，可是因为光推断还不行，必须去医院，一被别人过于热心地劝告，他反倒下不了决心了。万一尾巴是真性的，怎么办呢？马上就会成为新闻人物，那么我这一生就彻底断送了。当然，很早以来就想

早晚要把车站工作人员狭山的姐姐佳子弄到手的愿望也将彻底破灭。这是不合情理的。总之,说起她来,不仅是北小学的音乐教师,而且在女子马拉松中连续3年保持全县冠军的地位,是町里头号名星……

算了,就这么个尾巴,到那时候,我就自已把它彻底切掉。为了名誉问题,我也不能让别人看见。现在并且有青霉素这样方便的药。可是,如果万一这是反祖的真性尾巴,不就象蜥蜴的尾巴一样割了又长割了又长吗……弄不好受了那种刺激,也说不定反倒有可能生长得更快……

最让人担心的是,这个尾巴最初是一年疼三、四天,可是,过了不久就缩短为每个月疼一次,最近变为半个月为一周期了……这可能是不能那么过分担心和过分地摆弄吧?肯定是如此,就是因为这个。你有一个对什么都爱摆弄的毛病。摆弄过勤了,什么都会变得不正常。就连鼻子也会变成酸橙子。

他为了与疼痛作斗争,从被窝里爬出来,把织木的遗书放在前面重新坐起来。是的,20世纪将是电的世纪……我们挨饿同盟要用双手把电制伏。因为不懂分离电极法、'魔女"药这些东西,他就想象着织木的身体将会变成1根铅头,边在地面上旋转,边挖开一个洞的情景。然后从那个洞穴里冒出弥漫着白色蒸气的蒸气柱,太阳在那个蒸气中显得象红色玻璃玉石似的。整个花园町出现地震的轰鸣声,都摇晃起来,接着象都倒塌了似的。只有白色的蒸气柱在废墟中象塔一样地耸立着……

(是的,要在这里建发电厂!)——花井脸色苍白,浑身起鸡皮疙瘩,一边打着冷战,这回真的小声地嘀咕起来。

……过了一会儿,兴奋剂菲洛本开始发生作用。他猛然跳起来,天刚刚亮,他向大街跑去。一边跑一边抓起路边的雪往脸蛋上擦,使充血的眼睛变得清凉些——织木会不理我吗?不,大概不会叫?因

为过去的事总归是过去的事，一说出来他也就理解我吧……会理解的……会理解的……一定会理解的。

他一跑上连接大马路的内街，渐渐看到了行人。里边的人都穿得鼓鼓囊囊的看不到有细腰的，大家向车站方向走去。这些人都是在S市上班来回通勤的。向相反方走去的人是去木材加工厂上早班的人。

花井穿过内街，又横穿过中学的校园，沿着桂川向右拐，在靠河边的一座使人感到非常宽敞的二层楼前停下。这里是染房。疣蛙在二楼租房子住。疣蛙是这家主人的第二房妻子的前夫的小老婆生的儿子。里面发出咯吱咯吱烧火的声音，女主人已经起来了。

"井川在家吗？"花井小声问到。女主人迟疑地往上使了个眼色，冷淡地点了点头。花井非常生气，但没有发泄，默默地上了二楼。所谓的二楼是靠近正房扩建的部分的屋顶的阁楼，房间的边上天棚低得抬不起头来。疣蛙就那么身穿绿色的上衣，脖子上围着红色的围巾，裹着满是窟窿的被子正在屋角里睡觉。

"要开紧急会议。"花井嘴里叼着烟，一边找火柴一边慌忙地说，"喂，特大新闻，该转入行动啦，喂，井川……"

"什么？"疣蛙略微睁了一下眼睛，反倒还往被窝里钻，又闭上了眼睛。

花井生气了，把被子掀开了。"讨厌！"疣蛙抓着被子坐起来，还是没有完全醒过来的样子。花井抽出一支新烟，硬塞到疣蛙的嘴里。

"火柴呢？"……疣蛙摇摇头。"从前天开始严禁用火。女主人大概到了更年期了吧。"

"被炉也没有吗？"

"太惨了，什么都没有……请你从那边把脚伸进被子里。"

"真够受的了，我已经有22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请你注意。这边的棉花已经露出来了,一使劲被子就全破了。"

"别说废话了 。这会儿没功夫扯那个。喂,井川……还没醒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 你商量……就要动手了。昨天半夜我弄到了相当高效能的炸药。……喂,织木这个人你知道吗? ……不知道吧……不知道也没关系。可是,这件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个织木从德国带回来了新发明的仪器。是勘查地下温泉泉脉的仪器……知道吗? ……是寻找 温泉的仪器。不过,温泉也算不了什么。因此,我曾经想过,可是……不知是否可以,你可不要吃惊……我想利用温泉的地热建一个发电厂……怎么样,感到吃惊了吧? ……总而言之,20 世纪是电的世纪。想想看,同盟的工作之所以进展相当困难,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奖金。如果我们经营发电厂,喂,挨饿同盟就会变成 町里最富有的财阀。如果能够这样,我们不就如虎添翼了吗? 喂,是这样吧? ……"

"可是,花井,你好奇怪呀……你不是说过钱是有害的。钱是有害的、权力是可恶的、劳动是罪过……人为了取得绝对自由,就必须进行饥饿革命,使全町的人都变成穷人……"

"当然啦。那么简单地改变主意怎么行呢。可是,不是也有以毒攻毒的说法吗? 我们经营发电厂并不是把赚钱作为目的。使用金钱就是为了要否定金钱,即是为了否定金钱所用的金钱。"

"可是,还是奇怪呀……不管你如何要否定钱,如果搞了这么大规模的事业,将来钱过剩了不是难办了吗?"

"哪有什么奇怪的事。不论干什么事情都需要奖金。即使是自杀,没有工具不是也困难吗? 是吧! 噢,对了,给你一个重要职位。"

"重要职位……可是……"

"下面,我诚心诚意与你商量……你,能不能请你研究一下如何成立公司的事。会馆的图书室里确实有写着这样内容的书吧? 不明

白的地方你顺便问一问柿井就可以了。因为他一直担任町里的财政负责人,是专家。希望你在今天傍晚以前设法把这件事打听清楚。"

"今天的傍晚?"

"尽管有些勉强,可是不这样做不好办。"

"今天是星期六吧。从中午开始还有读书会。"

"读书会很重要,可是,办公司的事是更重要的问题呀。"

"但是,贝野这小子,他好象在到处做工作,煽动读书会的人员,关于今天的町议会上的事,我不在乎、不在乎,对付那号人,我一个人能抵挡他们许多人。可为什么说办公司的事比那个急呢,我说明一下理由吧,实际上是因为今天晚上将召开挨饿同盟的第一次扩大会议。"

"会议? 真的吗?"

"无论如何你要赶在会议召开之前把那件事搞清楚。"

"哪些人出席呢?"

"你到会场看了以后就会高兴的。只是诊所的森四郎先生,无论如何要请他出席,可是还没有请他加入我们的同盟,早晨见到他,我打算跟他商量这事来的。你去办公室时,请顺便转告他说我想见他。"

"我不想去……我不愿意和那个先生打交道。一想到由于这位先生的到来使我的工资降低了这件事,我心里就有反感。"

"心眼那么小,能干革命吗? 你将来要担任重要领导。无论如何必须请森四郎先生加入同盟。明白吧? 会有医生照顾织木的。7点去接町长……7点半……对啦……是8点吧,请转告他8点在'五十铃'的二楼等我。就说是诊所的事,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他说,务必请他来。……今天晚上的会议会热闹……"

"可是,我还是象以往一样,赞成丝毫不搞横向联系的作法……开会什么的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就是马,如果想让它按照你的路线走,不是也需要特意把它的眼睛蒙上吗。"

“的确，你讲的也有其道理。可是，建发电厂这项划时代的计划完成之后，改变行动方式是不可避免的。不是这样吗？嗯，现在同盟正作为町的中心，为了左右那些家伙，必须做出堂堂正正的姿态，必须公开姓名。”

“公开姓名吗……”

“这不是没关系嘛。我是经理，你是重要领导。”

“这是可以的。只是同盟的名字……”

“同盟的名字嘛，嗯，的确……如果你那么在意，把它改了也可以。那么，就改了吧！不用挨饿这个词，是啊，叫饥饿怎么样？饥饿同盟……嗯，不错吧！语感相当好，而且也使人感到思想上有势。好，就叫饥饿同盟吧！把用这个名字写的消息和主张用传单在全町张贴出去，在报纸上报道一下，肯定会把他们吓破了胆……”

“那当然会吓破胆的。”

“就是多良根、藤野，再不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就什么也干不成。”

“花井，就请你当町长，我去提请求去”

“不，我拒绝。我在当发电公司的经理之前，首先是饥饿同盟的委员长。你们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们同盟在各位平等地达到贫困之前，决不放弃斗争……”

“可是，花井，真的是没关系吗？”

“你太罗索。我今天可视情况的变化，准备以暗示让多良根辞职来威胁他。可是你呢，却是这个样子。总算有了将要建立的大发电公司作后盾，你能不能挺起腰来？发电厂的烟囱不久将在花园的上空高高耸立起来。而且，多良根啦、藤野啦这些人今后将变得象叫花子似的，穿着不成双的木履，头发上满是尘土，得了砂眼，象野狗一样摇摇晃晃地在小巷里来回转游。你不觉得痛快吗，虽然只是想，也象喝了矿泉水似的心情舒畅。混帐，愚弄人的人还不知道该如何倒霉呢，也

狠狠地让他们尝尝厉害……”

“你看，被子到底撕破了！”

“别罗索了！现在几点啦？”

疣蛙拿起枕头旁边的望远镜，从窗户偷看邻居家，“天还黑着，看不清是几点……大概是差5分6点吧……”

“到了6点就走。还有5分钟吧？总之，今天一天要惊天动地地闹一番”

“你真是想唆使乌鲁道格吗？”

“你不必担心。总之，你只考虑如何成立公司就行了。”

“好不容易有了要建造发电厂这么一个宏伟的计划，还偏偏非要在会议召开之前采取行动吗？”

“扰乱敌人的后方，不管怎么搞，咱们都不会有损失的。”

“可是，乌鲁道格是很厉害的呀。只要一想这些，我就急得坐立不安，如果可能，就别冒那个险吧……”

“你真傻。如果能从明里和暗中两个方面采取行动，那就是最完全的进攻方法了，这不是连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吗？喂，走吧！一听你的话，我们就灰心丧气了。同盟的会议6点半开始。在此之前，想听你讲一讲如何成立公司，你能不能在6点到工厂去一下？”

“行了吗？”

“什么？”

“我还没睡觉呢。”

“没什么了不起的。拿破仑一天也只睡三个小时。然后，千万别忘了转告森四郎先生……”

天完全亮了。这天早晨太阳象变成了粉末到处飞舞散落似的，光灿耀眼。孩子们围成个圈，从堤坝的一米长的坡上滑下来。花井象来时一样，快速跑回来。正好到了工厂大门的时候，上班气笛开始响了。

十一

然而，花井没有回工厂。而是趁着快步的余势直接向那个破旧的大巴士走去。矢根恰好刚刚醒来，因睡眠不足，脸色发黑。“怎么样?”花井问。矢根接连打了几个喷嚏，没能马上回答，急急忙忙地喝了几口凉酒，抽着鼻涕。

“情况怎么样?”花井又问到，并看着织木。织木已经停止了打呼噜，象是舒服地睡着。“扶他起来一下。”花井继续催促着说。矢根照他说的坐到织木的枕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摇了摇。织木象死鱼一样一动不动。“再晃一次……”花井催促着说。这回织木的身体微微抽动了一下，接着又开始打起与昨晚同样的呼噜。

花井咧开嘴微笑着，满意地点了点头。突然又转向矢根说：“怎么样，下决心了吧？同盟的事……啊，对啦，改名的事必须宣布。今天早晨，就是刚才，刚刚改完名字。这回叫饥饿同盟，怎么样，比以前感觉更好吧？这样，思想性加强了……”

矢根没有回答，而是打着冷战站起来了。膝盖骨发出轻微的响声。花井继续说：“听说重大的决心是在梦中下的，早晨一起床就想起来了。你怎么样？……是不是已经下了决心了……那么请你帮个忙，今晚想借你这个地方开会……喂，可以吧……当然也想请你出席。”

矢根好象翻着上嘴唇说岂有此理，然且絮絮叨叨地讲着他做梦在长走廊里转来转去找厕所的事。并辩解说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加入同盟的事，花井不松口地催说：“那么，你现在下决心吧!”矢根带着哭声说：“让我去一下厕所吧”。“可以给你一分钟。”花井叉开两腿堵在门口说，你，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为了你的利益吗？喂，我可是个实在

的人,我这么认真地跟你谈,你别打叉。照此下去,你认为会怎么样呢?今后,在冬天期间,靠你这生意,光维持生活你不就得拼命的干吗? 只要你说一声行。我就告诉你更令你吃惊的事……绝对不会让你后悔,我保证……如果你不愿意,退会不就得了。真的,实在希望你不要再让我着急了!

"收多少钱的会费?"矢根用颤抖的声音说。

"哪有的话,饥饿同盟否定货币经济。"

矢根向两只手的手心吹着气,一边踏着步,一边以象背诵别人写得文章似的语调说:"那么,加入……吧。"

"哈哈……"花井打心眼里高兴地笑着说。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如果加入了有什么好处吗?"

"有,当然有哇……让你当厂长怎么样……哈哈……好吧,这些话等晚上开会的时候再说吧……然后。"他改变了说话的语气,"因为你也是同盟的成员了,所以如果织木有什么事,就如实地跟我说。那么,今晚6点半……包括我在内,大概能集中4个人……"他刚往外走,突然"啊!"的一声回过头来,"真糊涂,我觉得有一件什么事疏忽了,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喂,织木装药的空瓶子在什么地方? ……还在吧? ……那太好了,我还以为是不是往里面装了水,总是不放心。意想不到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从这只空瓶子里也将产生革命……"他借着光亮往里看,轻轻地摇了二、三下以后,用手帕包起来轻轻地放进兜里。

这回矢根犹豫不定地叫住了将要出门的花井。

"花井,实际上有一件事我没跟你说……那天晚上,织木曾在后面埋过什么东西……好象是提箱那样的四角形箱子……"

"是提箱?"

"大约有这么大。"矢根用手比划了一下大小,"里面装着各种仪表

一类的。他说还带着照明工具……"

"喂,你。"花井的表情突然变得象少年一样战战兢兢的。"现在你马上把它挖出来,不要让任何人看见。这箱子里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这虽然不是能马上换成钱的东西,但如果被会用的人使用,这就成了象能生金蛋的鸡一样的东西。我也想挖,但是,7点以前无论如何要赶到车站去,有急事等着我去办呢。拜托你了。一 旦雪开始融化,就渗进去水了……喂,求你啦,真的……"

火车从远处开来,但当开到比平时更近的时候,象老朽的野兽一样鸣起汽笛,这是过了山头发出的信号。花井一边连滚带爬地跑着,一边喊着……"我是晚辈……喂……我一定让你当厂长……"

这是一辆老式汽车,天一冷就不容易发动。花井使劲往车里灌汽油,集中精力用手指按起动器……嘎嘎嘎嘎,轰隆,轰隆,……啊,只要是不下雪……嘎,轰隆、轰隆……有没有人能来帮助推一下? ……轰隆……轰隆啪啪啪啪、轰隆……工厂的工人们不到7点半不会来,真是懒汉! ……嘎喊嘎嘎嘎,轰隆轰隆、轰隆……见鬼,革命首先必须把这样的车彻底砸烂……轰隆、轰隆……我是经理、委员长,……嘎嘎嘎嘎嘎……我这就让你看看……轰隆轰隆、轰隆……

……汽车好不容易到达火车站,比预定时间晚了5分钟。可是,幸亏火车也恰好晚了5分钟,因此免遭了多良根町长的手杖。

虽说是手杖,但并不用来打人的。多良根平时自称自己是外交官,对自己那种象关节少的自动人偶似的举止很得意,但遗憾的是左腿稍稍有些短。平时还不太明显,但是着急的时候,上台阶的时候,他的那副丑态使人无论如何也忍不住笑。他有时左脚还没着地,就要迈右脚而绊倒,有时一下子转过头来,不听使唤,还得把腿扭过来,有时在拐弯的时候两条腿就乱套了。他还有一种习惯,就是把不离身的带有金把手的古色古香的漆制手杖拿到床上。那个手杖也是用来吓唬别人的武

器。虽说如此，但他并没有用这个手杖打过人，只是照斜后方空抡过去。同时他还象敲小鼓似地用手杖敲打鞋后根。那个韵律和速度比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话都更强有力地威吓住别人。特 别是花井的学生时代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三年的学生生活中，花井至少能区别出他的手杖的声音的七种韵律。那个声音仿佛象活动木偶上的线直接连接着他的每根神经似的。

多良根猛地直起腰从剪票口走出来。只有多良根一个。站长和狭山跟在他的后面。多良根与站长站着说起话来。花井看着多良根的手杖，看他的情绪还不错，心想还是不与他争执了。正准备回家的狭山晃着空饭盒走过来。花井小声说："喂，昨晚那个男子的事你对谁也不要说。"……"依然是个大人物吧?"狭山勉强睁开困倦的眼睛说。多良根走过来了。花井悄悄地对狭山说："今晚 6 点半在挨饿大巴士车里召开会议。"……

"会议?"狭山吃惊地看着花井。花井打开车门，(过一会儿你等着瞧)心中一边浮现出变成叫花子的多良根的形象，一边深深地施了礼……狭山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动不动地看着花井。他为自己对同盟的动摇感到非常羞愧。花井隔着窗户看到了他那充满激情的视线，便想起了佳子。于是，他的尾巴的切口又象被勒紧了似的马上疼起来。

十二

一把多良根送到葫芦店，花井就决定马上去找乌鲁道格。因为开车去太引人注目，他就中途把车存放在狭山家的前面。花进想去打个

招呼,便往狭山家的屋里一看,狭山与佳子和他的母亲三人正在激烈地互相说着什么。接着他又听到佳子抽抽嗒嗒地哭的声音。花井慌忙地回到车里,一按喇叭,狭山穿着棉袍和长筒胶靴跑来。一边驱赶着围在周围要往车里看的孩子们,一边紧靠着车窗说:

"我姐姐这个人拿她真没办法。象她这样也算是民主吗?说无论如何也不承担柴钱。她本来存了很多钱,可硬要买小提琴什么的……我这个人把收入的8成多都给了家里。可是象她这样混帐的人,做那样的事能佩当教师吗……"

花井瞅了一眼屋里,拍着狭山的肩膀安慰他说:

"怎么了,你一个已经成人的男子汉怎么能为那么一点儿柴钱计较呢?我想佳子大概是在想追求自由吧?你应该理解她,是以……如果方便的话,随后我见到她,跟她说说……"

"不行,不行。说起我姐姐,虽然我费尽口舌向她介绍花井的事,可是她简直一点儿也不相信。虽然她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但却特有偏见。我已经讨厌她了,斥责她说如果现在就吝惜柴钱,那就到东京也行,别的地方也行,到她喜欢的地方去得了。"

"那你就说得太过火了……"花井把手心贴在尾巴上,邹起眉头。他一闭上眼睛,噘起嘴,大耳朵和窄小的额头就更显眼。他本来长得老气,却给人一种营养失调的中学生的感觉。但是,他马上又重振精神,锁上车门,一边把裤脚掖进袜子里一边说:"哎呀,我这车也不能这么放着。能不能把车先在这存一会儿?我还要准备今晚上的会什么的,忙得不可开交。佳子的事以后再慢慢商量……"

"很有意思啊……"

"嗯,我对女性的心理也颇有独到之见。"

"不,我说的是开会的事。"狭山把手揣在怀里,一边晃动着身子一

边说:“是6点半开吧? 那么,我还要去准备工会的报告。说起分会来,大家对这次补缺选举简直都不关心。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是利已主义,那和我姐姐的事也就不分对错了。”

“加油干吧!”花井把目光从狭山的脸上挪开,象喊着似地走了。

“加油干吧!”狭山望着花井的背影微笑着,可是突然又看到要往车上爬的孩子,就把他们拉下来。在这同时他的家里响起了玻璃门倒了的可怕的声音。狭山抬头想求花井帮忙,可是,这时花井已经绕到门前空地的对面去了。

……乌鲁道格的家在从狭山的家数第三条街的里头,是一个四方形白墙的宽敞的院子,住的是平房。他的名字叫宇留源平,门上挂着一个就象剑道场的招牌一样大小的门牌,首先引起过路人的注意。如果说他有什么调皮的爱好,也就是弄了这个门牌。但是,他真是剑道四段,如果按这地方的水平来衡量,他可以算是够八段左右的水平,所以,他挂那么大的门牌也是可以不去追究的吧。十多年来,他每天早晨坚持专心致志地用木刀操练,附近的人对此就象对寺院里的钟声一样的熟悉。这也成了乌鲁道格这个绰号的来历之一。……所谓的来历之一当然就是说其来由不只是一个。他的体格、松懈得眼看就要坠下来的那张脸、代替回答发出来的“敷”的奇怪的声音、慢慢咬住、咬住了就不松开的那种坏脑筋……这也不单单是比喻,据说他实际上也曾真的用牙咬过别人的肉(只是对方是位年轻的女性)……鉴于这种情况,乌鲁道格*这个绰号,是根据他的姓宇留的日语读声与一种叫布鲁**的狗的名字转化而来的。但是,莫如找出他与这种布鲁犬的不同之处更容易明白,为了作为参考,再加以补充说明的是,他是旧军人,现在是町的公安委员。他是

* 乌鲁道格:意为宇留狗。道格为英语狗的发音

** 是英国产的一种虎头狗的名子,下巴朝上,面部形状奇特

一位无私欲、正义之人,以青少年教育家著称。而且,他一生中能当上次町议会的议员,是这个豪杰的唯一的一点希望。

花井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迎着朝阳起劲地耍木刀。那把喜欢用的上边烙印有“消灭美英”字句的木刀。他自称只有在这一瞬间才是他处于万念皆空的境地,这会儿倒也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他一眼就看到了花井,他叫了一声“嗷。”托着木刀象苦吟似地说:“人生真快乐。”然后哈哈哈哈……晃动着身子笑起来。

花井以沉郁的心情瞧着宇留的嘴边——沾上唾液象抹了油一样的发光。花井马上故意套近乎地说:“我想诚恳地和你谈一谈”,“嗷”宇留一边招手,一边首先坐在了廊子上。“我想跟你说的是今天多良根町长和藤野先生开会的事……宇留以后也要见町长吧! 在这之前,我有话务必想跟你说……”

“嗷。”宇留站起来,摘下挂在屋檐下的半干的柿子,一边递给花井一边说:“你不用担心、错不了。町的政治就委托给有经验的人吧!。”说着,他又哈哈哈……笑得唾沫星子四溅。

“不,不是。我从别的地方听到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但是,只有一点你必须向我保证……这件事听谁说的你绝对不要对别人讲……”

“嗷。”

“町长要把你搞下来。”

“你不要造谣!”

“为了不设立藤野先生讨厌的诊所,不是把推荐你到町议会作为交换条件了吗? 我们也都认为这是应该的。竞选对手的藤野幸福在人格上就是那么一个有问题的人……可是,喂,明年的町长选举……哎……听说町长的信心开始动摇了。加上诊所的关闭,甚至有可能以退掉提名宇留候选为交换条件再一次捞明年的町长职务……我这样说不太合适,可是,你看,最近工厂很不景气吧? 就是多良根不是也又开始舍不得

町长这个职务了吗……”

“你,这是……”

“那样,即使当了町长,撕毁与宇留的约定,恐怕也一定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如果为了重要的利益而牺牲其他利益,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利益……”

“是啊、是啊……可是,咱们都不能轻举妄动……哼、哼,多良根这个人是这么个家伙啊……”

“请你可别这么说了。不管怎么落魄,町长也是我们的经理呀。”

“啊,是的,可不是嘛! 你,当然要……”

“我是生那个藤野幸福的气。宇留你不知道吗? 你虽然是公安委员……嗳,奇怪啊……如果我告诉你,你可不要问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我告诉你的也是秘密……嗳,已经死去的K町议员不是自己死的,听说实际上是被人杀死的……如果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藤野幸福这家伙虽说是代诊医生,可是他只有兽医学校中途退学的知识程度。如查藤野健康先生不在场包庇的话,不就被人看穿了吗? 这是谋杀呀! 是为了补缺选举而进行的有计划的谋杀……喂……明白了吧? 町长只不过是受了牵连。”

宇留沉默着慢慢地站起来。眼睛里血管充血。他对着太阳反复做了几次深呼吸,用毛巾把头紧紧地缠起来,把握着“消灭美英”木刀的左手放在腰上,作出要跑出去的姿式使劲儿屈膝。然而,花井知道宇留决不会跑。他就那样蹲了一会儿之后,恢复了平静,又变得若无其事起来。“好啦,宇留,那样的家伙你若是置之不理……听到9点巨头会议的结果之后,你就会作出‘啊!’那样的表情。实际上,你自己一得到这种情报,如果悄悄地在町长耳边说上一句,这样就诸事稳妥了。喂,这种事你不是一直做得很自然吗? 面对面的直接斗争可以等以后再说。况且有一句谚语说过欲速则不达……”

“是啊，在机遇与金钱问题上需要时间。”宇留摘下缠头巾擦脸。

“是啊，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不是站得高看得远吗……”

“如果一旦发生问题，可以委托重宗发挥报纸的作用，法院也有帮忙的，取胜已成定局，再使劲儿去决定胜负那就太愚蠢了。”

宇留用平时三分之一的声音“嗷”了一声。他好不容易恢复了乌鲁道格的样子说：“不战而胜是胜之胜。花井……哈哈哈……哎呀，你也为町尽了了不起的忠义。宇留源平代表全町向你深深致谢。人不可貌相啊。哎呀，我已改变了对你的看法……可是，花井，你真是个了不起的情报专家……”

“我已经跟你约好了不许外传那件事。”

“嗯，不说，不说，不说……”

“现在几点了？”

“嗷，7点44分了吧？”

“今后，如果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吩咐。我这个人对不正当的行为就憋不住。我真的把希望寄托在宇留你的身上了。”

“嗷，哈哈哈哈……”

“3点的町议会不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宇留，为了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上木刀去好。”

“不，我带上藏着刀的手杖。你知道吧，我对我这个手杖发了誓，一旦拨出来，不见血绝不罢休，……即使拨出以后，当知道自己是贸然行事，我就道歉让对方砍一下……如果让对方逃跑了，无关的人也不要紧，请它稍微给砍一下，沾点血就行了……因此，什么人也没有的时候，就自己砍自己的胸。哈哈哈……就砍这个，喂，我一拿着这个藏刀手杖，外面的混帐家伙就到处说我杀气腾腾，他们说得也太不着边际了……忘了我才是剑道四段。其实就是木刀，我拿着也跟真的剑一样。可是，如果

是木刀,这么一挥舞,也未必就不能杀对方。因此,我是为了控制自己,不是才这么特意准备了这个藏刀的手杖么……”

然后宇留说是要砍自己的肉,因此再三让花井务必看一看他的藏刀手杖。花井便拒绝了。这不是因为客气,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有时间了。然而,拒绝不看反倒令人感到害怕。工厂上班的汽笛响上,这是预报差二、三分钟到8点的信号。

十三

织木在遗书中也提到过,“五十铃”是花井的母亲用藤野幸福向发了疯的里子支付的赔偿费买的小酒馆。可是,这也不到3年就被债主多良根没收转卖了。至今花井母子还租用着二楼。而且不知为什么,花井不愿意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因此,他多半住在糖果厂的门卫值班室。他的母亲由多良根关照,除了去车站小卖店工作外,还靠在家里算命维持生活。儿子太助熟知町里的情况被称为活字典,长了尾巴的神秘传言,以及花井一家是町的世代守护神——挨饿之神的看守人等,这些事情给她的周围造成了一种神秘气氛。好象曾经有相当多的人都相信她这位算命先生。然而,由于她收取别人意想不到的相当高的费用,而且一谈到别人的身世时,马上就变为病态似的喋喋不休起来,使听的人头昏眼花。因此,人们不再那么相信她了。

正当花井要上后面的楼梯时,正好赶上他母亲扛着买东西的蓝子下楼梯。

“怎么还没走呢?”花井一站住,他母亲也站住了。

“你不快点给我修雪橇,我这不就没办法了。”他母亲堵在楼梯上不动弹。

花井不理睬继续上楼。他母亲慌忙返回屋里,麻利地把已经熄灭了的火盆里的灰一搅,又用火筷子头挑出一个钱包,然后把沾满灰的钱包塞进怀里。“是私房钱吧?”花井咧着嘴唇轻蔑地一笑。他母亲也不示弱地说:“你不是也在自己攒零钱吗? 你再不注意人家就会说你的坏话。工厂的淀粉减少得那么快,这不是对你的评价吗……”

“瞎说……那个,妈,那是老鼠造成的。工厂里到处是老鼠和蟑螂窝,面粉不减少就怪了。每天下料时要筛淀粉吧! 每当这个时候老鼠屎就被筛出满满的一水桶。”

“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总之,你的身体和一般人不一样,因此,做什么事都让人对你比别人费心。”

“哼……等着瞧吧。”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瞧你脸色很不好,大概是肝脏里爬满了蛆了吧。”

花井不吭气地往冷饭里放上晒的小干鱼,没心思地开始嚼着。他母亲把丝棉领子重新理了理,用包袱皮把脸蒙起来,一步跨出门坎。可是,她又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啊,想起来了,你知道吗? 织木的儿子好象回来了……”

“你听谁说的? ……”花井从嘴边上吐出几个鱼干的头,嘴里塞满了米饭,不安地从碗后边抬起眼睛。

“他在半夜里曾向派出所的警察吉切问过路。”

“那后来呢?”

“愚蠢的人知道该如何开口,聪明的人该知道如何闭口……”

“是的,是的……妈,确实是如此。”

她母亲象嘲笑地说着一走出门,花井马上打开了收音机,又仔细地

看起报纸来。

明年度的产业投资总额为4千5百亿日元……

公共投资等可能增加5百亿日元

为摆脱困境而进行挣扎的中小企业……

富有人情的当铺，诈骗一百万日元……

寒风所迫，没有窗户的小学校。

音乐播完后，广播里报的时间是8点30分。花井也站起来，随后又坐下看报纸。

雪中暴死的人尸体……以8百日元卖身……

为躲避严寒向东京转移的流浪汉和野狗。

花井一边用火柴杆抠牙，不知为什么对这所有的报道感到嫉妒。他放下报纸，这回又拿起有普通整张报纸一半大小的"花园通讯"看起来。第一版是花园糖果厂、藤野医院、健康木材加工厂及产业开发招募青年工作人员广告。在其下面是一排商店的广告……酒馆、理发馆、弹子房、鞋店、浴池、荞面馆等等……象样的报道，只有在左上角上勉强登出重宗晴天经理写的一篇小评论。

评论的题目是：

论一周之后将面临的町议员补选

——赞花园町的传统美风

他写的这篇稿子，首先是衷心悼念町议会前议员K先生。……南无……加上这句悼念时念经的话，这令我想起日本战后民主一词非常流行，充斥了类似日本战国时代那种混乱的状况。选举成了人的一种罪恶行为的代名词。良民不仅被迫浪费这些宝贵的时间和税金，并且最终成为靠恶劣的争夺获得议席的公职人员。回顾一下我们花园町的町政，我就感到不能这样。花园町已经保持了连续7年的不投票选举的

美风。有识之士所冷静地、沉稳地相互协商,相互谦让,避免争夺。而且町民们把全部的精力终日都忙于生活,也无暇顾及町政。对于可信赖的有能力的人,他们就想把一切托付给他。这是一种真诚无邪的心情。如果这些有能力的人变成有邪欲的恶鬼,去争夺选票。町民们也只是表现出一种不信任和不安。我们町和这种美风确实是值得称赞的。这次报名作为补选候选人,有宇留源平、藤野幸福二人。他们都是正当人家出身,是有良知的人,是受到充分信赖和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们俩发生争夺,町民们就难以选择,就会徒自彷徨。然而,幸运的是我们町有很好的町风,可以期待两派的有识之士能通过协商,用不投票的方法来解决。可是,如果町里能保持这种美风,这两位又完全可以令人信任,则可以顺利解决。至于是否会出现不顾町里的美风,无端出现只顾争夺席位的异己分子的候选人的情况,我们尚难预料。如果出现这样情况,我们就只有悲叹了。町民啊,请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以良心发誓,维护我们传统的美风。

一周一训:人之有这冥冥之路,争夺乃违道之途;走他之道则不误入岐途。

花井撅着嘴耍起小脾气,把报纸扔了,是他故意要扔的。可是报纸绕了一圈又掉到他的膝盖上。花井生了气,把它甩到火盆里,点着了火……这时,他又想到森四郎不知如何了。疣蛙如果能认真地进行宣传的话,也正是该有各种反映的时候。他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楼下传来森四郎的喊声。这时广播响起9点的报时声,开始播新闻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作关于去联合国通过印度提出的归还朝鲜俘虏 的修正案的讲话……

……森四郎一边撩起摸得满是油的长发,一边露出极不高兴的表情。他听说是要谈诊所的事,就被叫来了。可是一看到花井那张象长

在枝上边的西红柿一样的脸,他又彻底后悔了。可是花井却显得很高兴。他拿出10日元,从"五十铃"酒馆的女招待那里买来茶和炭火。没有褥垫,他就把被子叠成两叠,让森四郎坐下。

"先生,很抱歉,请你特意来。"花井一让他抽"新生"牌烟,森四郎便摇着头,抽起他自己的"和平鸽"牌香烟。花井一开始时讲话吞吞吐吐,后来口又变得快活起来,"有些事我想跟你谈谈。因为我很相信先生,就很想随便跟你谈谈。说实话,我现在组织了一个叫饥饿同盟的秘密组织,想干一场革命,想整肃这个腐败、堕落的町德。因此,也想请先生参加,务必请你协助……"

"什么,原来不是谈诊所的事。"

"哎,请你听着,没有诊所就没有同盟,没有同盟也就没有诊所……这是真的。先生,这个你大概也注意到了吧?那个诊所实际上打一开始,就只不过是多良根派和藤野派争权斗争的工具。可以说是多良根町长用来干扰和牵制藤野的。因此,诊所的命运首先就关系到町里的政治力量关系,这么说也不过份。据我所见,眼下没有好转的迹象……西装裁缝学院倒是藤野健康所操纵的地方。而且,那里也是町政府所经营的……尽管先生一个人如何努力,但也没有用。只要我们同盟不真正采取行动……"

森四郎一边觉得花井不知什么地方必定有一种荷尔蒙异常而没有接着他的话说,一边便一个劲儿地吐散抽的烟雾。花井一边觉得森四郎的脸象干瘪的蜥蜴一样,一边将两手放到火盆边上,腆着身子继续说:

"所以,先生,在这以前饥饿同盟曾叫作挨饿同盟。提起挨饿,在这个町里,经常用挨饿的家伙这句话骂人。你没有听说过吧?那是别的地方的人骂人的话。而且还有这几个传说,说是有一个挨饿之神总是在町边转游,一看到外边来的人,马上就扯住,让他饿死……这不正是一

种农村共同体似的令人厌恶的迷信吗？要是别的地方的人饿死了，就说是没有关系。这是把险恶的排外主义合理化了。真正的原因不仅是对挨饿的人熟视无睹，并将其抬成神供起来。”其实，这是他去读书会上听中学的村山教师讲的。因为森四郎不知道也就听凭他讲了。他又象是验证效果似地，把话的末尾抬高声音后又不讲了。接着他又说：“我家世代都是挨饿之神的守护人，所以知道这些关系……不顺眼的人，不论是谁，都被当作挨饿的家伙。哼……你明白了吧？在权力当中就是这么一种规矩。而我们已经考虑了，如果反过来组织挨饿家伙的同盟，训服他们那邦家伙怎么样？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新势力的代表。我们有准确的情报网络，而且现在也有了强有力的财政基础作保障……革命已经仅是时间问题……先生，你看怎么样？务必请你也来参加，关于诊所的问题，我们决心以整个组织的力量重力协助。不仅如此，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为先生建一个大医院，招聘许多医生，让你当院长……”

可是，森四郎还是沉默着，又重新点燃了一支烟。森四郎十分注意避免与别人的交往，特别是被医药局追查后，好象更不愿意接触人了。花井不安地正要瞧一下他的脸，森四郎却急忙把脸扭过去。花井发出象吃糖果一样的声音，叭嗒着嘴。

“可是，你有那么雄厚的财力基础……”森四郎用悲叹的目光环顾房间的四周。然而，花井却提高了嗓门说：

“不，我知道你所想的。但是，我们的主张是否定货币经济。而且，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处于还要避人耳目的暂时时期。”

“尽管如此，第一，没有患者吧？建了那么大的医院……”

“只要这个町发展起来，人口什么的会大量增加。与这些事情相比，先生，我们现在更为紧要的事……我并不强制，只不过是为先生着想……当然，如果说是马上参加不放心，我还可以为你想办法。今晚开会……是召开扩大同盟的重要会议，先生看看怎么样？先看看情况再下

决心……本来不是同盟成员的是不让参加的,那边我来想办法,你不要理会,只装作是同盟的成员……你务必这么试一试。我这回将意外地被委以重任……"

森四郎感到茫然,略微抖动一下身子,也不撩头发。花井伸出右手,抓住森四郎的胳膊。而且,就是这一瞬间,就好象交往成功了似的。"谢谢先生! 这个我们有信心。你看我们交际有多广。"花井把手放到嘴边,象被胳肢痒痒了似的弯着身子。

"会员有多少?"森四郎慢吞吞地问到。

"不是会,是同盟。"

"花井,对不起,有多少?"

"怎么,你问这……

"我想你 小的时候是不是得过病。"

"反正我是稀里糊涂长大的。"花井象是有坐下的意识,马上又改话题说:"我想再次求你,想请先生合作,怎么样? 昨晚请你看的那位病人要那样睡到什么时候?"

"唉,我想今天一天左右……反正是吃了那药,不知如何……"

"正是这个东西,先生,我实际上是想请先生核实一下。"花井高兴地拿出那个药瓶对他说:"上面还写着'魔女 CTM',这是什么呢? 你能看出……"

"猜不到,象是剧毒的药。是什么呢?"

"没有什么查验的方法吗? 你看瓶底上还有粉面,把这个分析一下怎么样? 我无论如何也相知道这药的成份是什么,而且想请你给列出与这完全相同的药,能行吧? 就这个……你的朋友不是有干这个的吗? 俗话说行家能干内行事……我就求你啦,虽然我太不客气;但弄清这药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就将掌握之下,这是革命的关键。这对于你也是利益相关的事……我无论如何也得求你。我会报答你的。先生,我一定

会给你开个诊所……"

十四

一把森四郎送走，花井就感到一种象刮起的强风一样的疲劳向他袭来，象断了线的人偶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他一边想 着必须把车送到厂里，一边从全身脱出了感觉，就象变成了别人似的，发着暗绿色的光，逐渐被吸进洞中去。那个洞仿佛就象是多良根的尽是火牙的嘴里边，他在车里与多良根的谈话就象从录音机中又放出来似的，使他忽然又想起这些话。

经营不景气，人员管理不善……也真的让你干了不少事……什么？叫町长……哼，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拐杖的声音)……

花井回答说："啊，调整人员我也赞成，可是，从技术、宣传主任的角度来说，就象在此之前所 汇报的那样，我想还大有研究的必要。嗳……比如，这虽然只是个例子，我们在糖果中再多加些糖稀，掺些粉进去，弄得软一些，就会让小孩子感兴趣。首先，软的就能多卖出去。"

……哼，这里的孩子不是光吃晒的白薯干吗？我看倒不如到南方去推销去……那个也下手晚了，一让你们去干，总是动作迟缓……拐杖又当、当、当、当地响着……

"那么，插着签、能吸引人的赠品怎么样？这要从数字的角度来很好地计算。据说可以根据出售情况加各种调解。掌握这种关键问题，干得好，就可以是几何级数大幅度上升。"

……当……当当当当当……的拐杖声……听到这话,我就更想关闭工厂。好,明天召开经营会议,进行彻底解决。你要是那么打算,税务署和银行的那些家伙就会象研究一口气就吃化了的气球糖一样……总之,我决定将工作的中心转移到S市去……这辆车我也就算坐到头了。”

“没那么回事,这辆车可以说是町长的化身,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您自己不是也这么说过吗?”

……当然,上边的人必须考虑到各种具体的问题。民众总要求统治者。所谓统治者就是社会秩序的象征。象征就是用肉眼看不见的一种东西。因此,统治者必须避开人们的目光。在想象中的烟幕里隐藏着。我只要去烟幕里,那些人就会按照自己的理想塑立我的肖像。可是,现在为了藏身,我就感到这个破车排的气有些不够。花园糖果厂经理、乡土艺术振兴会理事、观光协会会员、文化馆和图书馆的创立者、S县首屈一指的文化人、名人、名望高的人……而且是县里最大的穴钵建筑公司的常务董事……嗯,你看上层的人不停地操心啊! 我想必须找一个更大的发烟筒……怎么样,使用我们工厂的烟囱……在那顶上按一个探照灯,一整晚上从上边照着全町。喂! 这不是个好主意吗? 只留下个烟囱,其余的都全部清理掉吧……当、当、当……

“啊,是个好主意。而且,也把工厂的牌子用夜光涂料……”花井说话带着鼻音,并且咬着牙,忽然又顺着脸往下流眼泪。哼! 混帐,等着瞧吧! 等有一天,我在那上边用红灯做上《花井地热发电厂》的牌子,他这么想着。他只能想象着为什么自己象爬在烟囱腰部的大马蚁那么大。这也许是拐杖的声音的缘故。而且,他尾巴的伤口发胀,开始疼痛。

……顺便说一下,你最近有些懒。我从别的地方听到报告说,工人们都在准备成立工会,要开展运动……你不知道? ……傻瓜。这不是你分担的工作吗? ……如果知道而未报告,就更不对了。此外,你也没干什么象样的工作。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按照约定,想让你从小学上

到专业学校，而且让你当上主任，这回是你没能信守约定……还是你本来就是一个无能之辈……

多良根是一个收购淀粉的买卖人。他刚到町里时，为了收买群众而搞了多良根奖学金，对在花园小学读书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第一的学生，为其提供上中学的学习费用；并对在中学第一名的学生，在到上专业学校一直为其提供学习费用。花井当时正是小学六年级，而且正是奖学金获得者。但是，多良根说没有中选的。他十分难堪，又要求重新审查。没有中选的这个说法很有含意。人们传说花井太助长了尾巴。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这不就不是日本人了吗？对不是日本人的人是不能给奖学金的。而且，花井的母亲又是一个出了名的被狐狸迷上的品行不端的人。请进行严格审查……

花井听到这些，便喝了温度计里的水银，要自杀。结果自杀未遂，造成全身浮肿，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态度强硬的多良根对这事作了妥协，终于允许发给他奖学金。可是，这只不过是由报复变为屈辱，又从屈辱转为报复。太助就象寄生虫一样，紧盯住多良根的约定，中学又是第一名，并考进了S市的农业专科学校。这就象阿基里斯与龟的诡辩一样，永远相互憎恶。这两个人如果进了但丁的地狱，或许变成了互相叼着尾巴的两条蛇。在学年期末结束时，优等生花井手里捧着奖状，与多良根并排站着微笑的照片，刊登在《花园通信》的头版报头上。这一天，多良根打开报纸发起火来。花井晚上也抱着枕头哭起来。

这种感情成为对多良根的难以除掉的畏惧感，深深地印在花井内心的深处，从他姐姐去世时开始，花井竟然反而成为极度赞美多良根的人。他甚至成了多良根的代言人、间谍、忠实的走狗，又象深深埋在地里的没有操作的炸弹，表面上又象收拾的非常漂亮的花坛一样……

而且，以日本战败为契机，这种感情又变得更加活跃。并且，这种感情在很长一个时期，使多良根与其说是町里的统治者，可以说是町的

化身,岂止如此,而是町的本身,是钉不进楔子的存在。也许是由于花井开始意识到,因为藤野兄弟曾一度退让,把町长的位子让给了多良根,而又成为他可能重新进行攻击和憎恶的对象。藤野健康是最早揭露他有尾巴的罪魁。他为了建立木材料加工厂,从多良根那里买下山顶上的地,也是把花井一家赶出去的元凶。他弟弟藤野幸福强奸了花井的姐姐。然而,藤野兄弟却占据了町里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横亘平方村,拥有2千5百町步*的山林;而且,是町里唯一的医生。他们甚至是在直接控制町里民众的生命的独裁者。因此,藤野兄弟的势力坚如要塞,没谁能比。但是,町长的位置这个堡垒的一角却被摧毁了。花井象从破裂的水管中喷出的水一样,积聚的怨恨即便遇到复仇的目标而一下子喷出,这也没有格外奇怪的 。

战后,花井从部队一回来,就全力投入了工厂的重建,秘密生产酒精,与农民协会合作干冒领配给的淀粉的勾当。花园糖果厂趁粮食不足之机迅速膨胀。花井被提拔当了主任。这时,多良根将自己的独生女嫁给了全县最大的山林地主的儿子、县计划科科长穴钵仓吉,当上穴钵建设公司的要职,还与穴钵一同开始经营农机制造业。在昭和二十二年第一次选举时,就是在前面提到的未投票选举中,多良根当上了町长。

当然,藤野兄弟也并没有沉默。哥哥除了任院长之外,还担任本地委员、爱护动物协会会长,经营光剧场,收购蚕茧……弟弟担任消灭迷信运动协会会长、弹子房工会理事、不倒翁式追求利润研究会干事……等等,担任了这些角色。但是,穴钵建设公司却承包了从S市经过平方村、穿越花园町、至M基地的公路建设工程。这算是至为重要的事。花井心里搓着手,盼着有藤野兄弟上吊自杀的那一天。

---

*日本的面积单位

然而,事态并没有按照他所梦想的那样去发展。多良根与藤野的抗争也在经过某个阶段之后,或者可以说是多半以休战协定的方式结束了。进而,随着协商,如同《花园新报》所评论的,他们之间不断出现相互协作的状况。花井那种象破裂的下水管被修好了似的屈辱感又在内心中躁动,承受到压力,终于由此形成了挨饿同盟的思想。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花井手脚象冻僵了似的,不能动弹,急忙靠着方向盘。一种象鬼火一样的绿色的光逐渐浓起来,车子在深渊的边上小心翼翼地跑着,稍一用劲过猛就会连同车一起掉下去。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多良根嘲笑似地喊到你不要搞阴谋。从深渊的底部也传出要痛责你的回答,那是乌鲁道格的声音。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拿他当人对待,他马上就这个样子,老没办法……这会儿狠整他……扒去他的裤子,揪住他的尾巴,把他吊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花井紧握着方向盘,又想把车倒回到原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方如果这么考虑,同盟也要准备防卫……杂货店的源先生是身上纹有鲶鱼图案、腰缠白布三次犯有前科的大汉。他夏天在平方村的海水浴场开冷饮店。S市一搞自行车比赛,他又搞赌输赢的买卖。冬天,他就从山上往下运木炭,或是晃晃悠悠地去町里转。他人是好人,可胳膊粗力气大,却对事物没有判断能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十五

花井脸碰着火盆,突然睁开了眼睛。他就象带着石盔一样,弄得头

疼，觉得就象半个脸都陷进了脖子里似的。花井抱着火盆，一边扭着身子，一边呕吐起来。天冷冻得脚都麻木了，站起身也暂时不能挪前。外边刮着风，窗户就象有30个小孩并排敲着似的，发出响声。

他摇摇晃晃地，好歹才算走到车跟前。一回到工厂，他马上跑到锅炉房。工人们一看见花井立即止住了谈话。12月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星期日也不休息。工人们一定是在发泄不满。但是，花井这时顾不上关注这些。等一暖和过来，他就困得要命，一回到屋里马上注射兴奋剂菲洛本。

这时是12点28分。

他擦掉眼眵，擤了鼻涕，往头上打上发腊，又梳了梳头。哧溜、哧溜、哧溜、哧溜……菲络本开始见了效。这时，屋内突然暗下来，雪一边不断地融化着，一边又下了起来，被风卷起的雪的粉面打着旋贴到窗户上。可不是，该参加读书会去了。但是，在此之前，首先好象应该先向源先生打个招呼为好……演人偶戏的矢根善介由于去町里到处转游就是他的买卖，还是先求他为好……他这么想着，就从看门的手中借来在蓝地上用白字写着"花园糖果"的旱伞，向外走去。他转到那个旧巴士房子跟前一看，门上着锁。他一边想着这个家伙真够呛，一边从窗户的缝隙中往里一瞧，见到织木依旧是老样子，继续睡着，大小便怎么办呢？矢根是否会很好地照顾他呢？这样既使不死，这副样子也会更加衰弱下去。还是求森先生今晚给打葡萄糖吧……啊，是这个……他看到门的附近放着一个看上去不习惯的大提箱。花井把脸贴在玻璃上看。这时，玻璃上有了哈气，反倒看不清楚了。他用袖头擦掉哈气又重新往里边看，不论怎么看，也不能去掉模糊的一层而清楚地看到里边。那个时候买的大提箱上边钉着许多钉，好象也在更加固执地沉默着。他离开那里，去伞底下缩着脖子，脑子里这会儿胡乱捉摸着。源先生现在在哪儿？"矢根善介在哪儿？……他一边猜想着一边向内街走去。源先生拥有收购

黑市米的13户特定农户。他不知从何处批购来的便宜衣服和漂亮的布料，再到这些农户那儿去倒卖。在这样的下雪天，他或是去运木炭，或是到那些农户家去转；要不就是为他那个靠他养活的没出息的儿子，去弄点玩纸牌抽头钱。

花井想，还是去找矢根会更快当。矢根在下雨和大雪的日子去的地方大体上是固定的，或是车站前边运输省经营的公共汽车候车室，或是去町政府前停放自行车的车棚里，或是去松庵寺的正殿前，或是去花园神社的院子里，或是去桂川河的桥下边……花井在路上一打听碰到的孩子，说是刚才还在桂桥的下面。他再一打听去桂桥边打雪仗的孩子，又说是到花园神社那边去了。花井在町政府的自行车停车场终于找到了矢根。在一个有一米长的四方型的临时搭起的舞台前，孩子们一边跺着脚一边搓着手，脸色紫青。尽管这样，还有20来个孩子一边缩着避寒，一边凑到这儿。

舞台上，红红的脸上留着黄色将军胡子的医生在使用魔法。他在黑色手提箱前面，将两只短手交叉在一起，拼命大声地说着台词：且听如此这般说来，我自幼生来，年方十载，尚未成年，已经学会人体解剖学，从地下室藏着的尸体上，今天右手，明天左手，后天脑袋，再后天是内脏……一个接一个地切下来研究。只有头还疼，头一疼就哭，只有腿还能跑，也遇到这可怕的事，也都忍受过来了。这样，就从里边、从外边、从前后左右，知道了人体的全部，成了大学问家。然后，我又发现了能自由地把人变大变小的方法。快看！这个箱子里面装着30个变小了的人……

“矢根！”花井叫到。

人偶咯嗒一子折断了头。孩子们吃惊地转过头来看。箱子没有了，接着人偶也斜着软飘飘地倒下去。接着又出现矢根的脸，并说道：“什么？是花井吗？……你这真叫我为难了。”

“没什么为难的，这是有急事。”

"可是,我这正在工作呢……"

"我这也是工作……"花井推开孩子,走近舞台,把嘴贴近矢根的耳朵说:"快点! 能不能帮我找到源先生,你在哪儿能找到他呢?"

"什么事? 在找那个家伙。"

"是想让他今晚出席,别的你不用说就行了。总之,你就说是我求的。或许他会说能同意。行了,明白了吧?"

孩子们当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真捣乱。

花井回过头一看,大家又都不好意思地悄悄地低下了头。哪里,他们是装作不好意思才低着头。

他们一边装作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一边又突然哄然笑起来。这时,人偶又取代矢根从中露出来,作出奇怪的姿势。花井瞪着人偶说:"你反对我可不划算。"人偶深深地低下头。孩子们又笑起来。花井突然用手抓住舞台,扭住人偶扔到雪里。

"花井,你这太过份了。"矢根从舞台上探出头,发怒地说。

这时,花井忽然变得软弱的样子说:"我这是开玩笑。嗯,因此你……,马上又听了我的话,这很好……"

"我不是听了吗?"

"因此呢……因此呢……"花井慌忙拣起人偶还给矢根,小声地说:"我这有同盟的事、织木的事、诸多的事,弄得满脸子都是事。因为咱们都是这个同盟的成员,不能相互争吵……你说是吧……所以,你也……不,我真的过于兴奋……"

十六

走进办公室之前，花井透过窗户往里边瞧了瞧，只有疣蛙一个人对着桌子坐着。他一喊："目黑！"疣蛙照旧双手托着下巴，只抬了抬眼睛，有些不高兴地说："去厕所了。"疣蛙的面前摊着《六法全书》，旁边放着《简明股份公司法》。

"森先生上哪儿去了？"

"到邮局去了。"

"唉，到底是过于认真的人。"

"因为下午休息。"

"上边二层已经开始了吧？"

"……可能吧？……啊。"

疣蛙说罢，突然又高声讲："我心情象是已经变得不正常了。我不明白，这相当困难。虽然花井说得很简单，公司就象考试题。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十分繁琐的事，不好理解。成立公司的人脑瓜好使，我不行。从早晨到现在，我就知道这事很难。花井，这股份公司也是有思想的吧？"

"……思想？"

"就是思想，企业本身的思想。也有法律，也有精神，也有主义。我不懂，太难了。"

"喂！井川，你不是要革命吗？忍耐吧！等革命到来后，这些东西都要被砸毁……"

"如果能忍耐就行，到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嗯！可以，我去查一下。可是，我的心情一定会变得不正常的。"疣蛙抱着头哼哼着。

……目黑回来了。花井打召呼说:“喂,来参加读书会,快!”……目黑轻轻地点了点头坐下了,开始盘算起来。或许是由于心情的关系,目黑的嘴角上浮现出微笑。花井用手叉着腰看着他。由于目黑偶然一抬头,花井又急忙把目光挪开了说:“那么,走吧!”……花井把一根手指放到另一只手的手心,表示六的数,和疣蛙点点就分手了。

……读书会就要开始了。在摆成工字型的桌子的周围,坐了将近30人。在中学担任理科教师的村山担任司会,致了辞。花井看看四周心想,随着会的不断召开,会员也会不断增多……。农民协会的贝野等也都来了。贝野的父亲是佃农出身的农业委员。实行农地解放以后,农民也变得盛气凌人,以贝野为牵头的,形成一种势力。同为这样,村山教师就感到很为难……可是,一发现狭山佳子来了,他的心情马上就完全改变了,情绪马上就变得很畅快了。佳子在靠近门的空位上坐下。这时,一位村山的同事、本会的委员的女教师进来了,便有人问她带炭来了没有?如果没带来,要请她交10日元的炭火费。这时,花井看见在对面的桌子下露出佳子的腿——那两条大长腿象没处放得下似地伸出来。花井错以为她要跟自己搭话似的,弄得满脸通红。

……我赞成,我没有异议,有四、五个人这么说着。花井这才醒悟过来。“那么,让我说几句。”村山接着说:“今天会员重宗休息。然而,重宗去也好,不去也好,我也准备说来的。现在送交候选人申请还有两天,就是只有今天和明天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了。你们也看了重宗昨天在《花园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了吧?我们能允许这样的胡说吗?这会儿搞什么不投票选举,真是丢人!我们应该坚决捍卫我们的投票权。但是,为此,我们必须让哪个第三者出马,与他们的候选人对抗。我们推选不受那些家伙诱惑的人、不屈服于那些家伙威吓的人。我反复把会里的有识之士都考虑过了,结果想到请在这里的贝野的父亲作为候选人。他在农民当中很有威望,而且不属于多良根派,也不属于藤野派,完全是

在野党派的候选人。因此,我想请贝野先说服他父亲,硬是让他办他不愿意干的事,也终于使他同意了。可是,选举委员会方面说无论如何也不接受。一问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不接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说法是只是由于没有这样的先例。这种说法真不象话。这明摆着是违反党法。然而,更令人为难的,是生了气的贝野的父亲竟然撤回了申报。这就难办了。这事真叫人为难。仔细想来,那位重宗的评论的目的,也一定是用来牵制贝野的父亲的。因此,这会儿不是不应该退却吗?要是这样,就越加让那些家伙得意忘形了。所以,我竭力请求大家协助,在这个读书会上不得不让大家去说服贝野的父亲,不仅是有识之士,这也是读书会全体的希望……"接着大家是一片紧张的沉默。是狭山佳子最早打破了这阵沉默。佳子歇斯底里地瞪着村山,象喊一样地说道:

"那好! 别讲那些政治性的话。这里是读书会,不是谈论艺术的会……因此,日本人不行。"

接着又是与刚才相同的沉默……花井象突然醒过来的似的,敲着桌子说:

"是的,读书会就是读书会。大家凑到一起,不要把政治扯进来。大家可以谈文学,今天谈恋爱和文学是事先预定的吧? 请按照预定的安排进行。"

"可不是,可以谈论恋爱。"角落里人这么说。说话的那个人是藤野美好,一下子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藤野美好的那张大脸臊得通红。她又装作生气的样子说:

"可是,不是说要谈论恋爱问题才来的吗?"

"说起恋爱",村山温和地答道:"……与选举不是没有关系。这恋爱的感情也只有在民主主义之中,才能真正发展。恋爱的人是民主主义者。使恋爱成功的秘诀,就是要使民主主义成功。"

"我不太明白。"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

“你们觉得这是胡扯，请看看恩格斯的家诞、私有财产、国家的起源这本书，那里边都写着的。”

“我发言。”曾担当联络工作的那位女教师举了手。“我真的这么认为，恋爱这事首先先从互相都认为是人开始的。没有维护这种感情的意志，恋爱的人结婚以后，一定会背叛对方。因此，我与讨厌在今天的会上提出选举的事的人，绝对不想与其谈恋爱”。

会场内各处都偷偷地笑着。也有的人喀哧喀哧地挠着脑袋。

“那个不一样吧？……”一位直挺着头、缠着围巾的眼睛近视的青年胆怯地说。

“可是，《万叶集》里也有歌颂恋爱的和歌。* ……早就有恋爱的，你说的这个。”他又把身子转向那位女教师说：

“我认为这是借口……就连猫，那猫不也搞恋爱吗？”

会场内马上又骚乱起来。有两三个青年同时举起手，并且都对着周围的人随便讲起话来。那位女教师对着那位围着围巾的青年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那不一样……现在的恋爱是社会性的，……你可以说是所谓社会性恋爱吧……”那位围着围巾的青年也不示弱地反驳说：“你没什么可恼火的。我已经讨厌恋爱……恋爱是发病。”……“发病，你说发病也可以……可是，如果是一种社会性发病，不是没有办法不得医吗？”……“什么都说是社会性的……那么，你也社会性地尿尿？”……“是的，是的。”……但是这样吵来吵去的，又被藤野美好发狂似的大笑打断了。花井也想说什么，有些不快的样子，但看到狭山佳子向旁边撇着嘴，显出不高兴的样子他又忍住了，什么也没讲，只是顺从地忍着。

村山不悦地看着贝野。贝野高兴地笑着，相互议论着。村山又突

* 和歌：日本传统的具有固定形式的一种诗歌

然站起来说:“下面按顺序讲吧! 不一个一个地讲不行。那样一齐说讲些什么都不清楚,实际上,我即将弄明白。现在在眼前,你们自身的权利就受到了侵犯。你们就象孩子一样说着。今后连穴钵建设公司的公路工程,也只有多良根他们才能捞到钱。实际上,被收去土地的人,只得到不到一万日元。让他们忍气吞生。这样行吗? 那么,恋爱自然也很重要,但是,光是恋爱并不是全部的人生。例如,就连民主主义这种问题也……”

“可是呢,村山先生。”不知是谁反问说。“今天的主题是恋爱论,这是在此之前定的吧! 首先,保卫这些不就是民主主义吗?”有几个人急忙鼓掌。

“可是,对于我的紧急动议,如果能够得到多数同意,就并不会打破民主主义的规定。”与以前相比,鼓掌略为热烈些。随便乱说的局面也有了头绪,恢复了正常秩序。

“能否让我也讲一讲?”贝野马上站起来说:“花井也在这里。实际上那个糖果厂好象很糟。在令人作呕的臭气中拼命地干活。食欲也没有了,大家都晕晕乎乎地。就是现在坐在这里的花井,也弄得骨瘦如柴。根本就非常不干净,因为这个缘故连工会都没有,老实人也受不了。我认为这是还没有认识到民主权利的最好证据。”

“你,别装作懂得似的!”花井兴奋起来,阻止别人讲话,自己却起劲地大讲起来。

“在这儿还不能说得清楚。就是我也在准备设法采取对策。现在马上让我说……但是,这些话与今天大家的聚会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吗? ……因此,日本人。”他转而又模仿着佳子的口气,又急急忙忙含糊地说:“总之,我们去恋爱吧!”

贝野搔着头说:“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我的一个亲戚在糖果厂从事组织工会工作,可是他现在却是在起劲地谈恋爱,因此……”

“是谁?”花井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干这种事的家伙到底是谁,说出名字!”

“然而,正是这个与这个聚会没有任何关系。”贝野顺便把矛头一转。接着,村山又接过来毫不在意地说:

“行啦,我的紧急动议收回来,但是,总之,百闻不如一见。支持我们生活的町议会的实际状况怎么样,只要用你们的眼睛实际上观察一下不就是很好的学习吗?实际上,从今天3点开始,在町政府二层应该是在召开町议会。大家现在不一起去看看吗?”

被村山那股极为轻松的口气吸引过来的两三个青年马上就答应,并站起来。这时,就象在干柴上点了火一样,一股高涨得象节日的气氛扩展到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大家几乎都集中在村山周围,几乎异口同声。也有两三个例外的。

“好,走吧?”村山说着,站在前边向门前走去。

……接着,花井抢先一步踢倒椅子,搬倒桌子,站在门前挡住大家。

“不行,不能去!你们这不是什么也不知道吗?说不能去……不要白干没用的事,贝野、村山光是口头上说,自己什么也不干。如果真有革命的想法,自己就默默地干不就可以了吗?……我求你们,这样太过分了,这么干……如果无论如何也要去就把我杀了再去……杀了我……杀了。可以踩着我的尸体去……杀吧!杀吧!……”

村山十分窘迫,回头看贝野。

“让他再详细说明理由怎么样?”贝野说。

“可不是的。”村山不安地,一边盯着花井那变得苍白的鼻子尖一边说:“花井……为了让大家同意你的意见,请你在这儿说说原因。”

“杀我吧!”

“请你再理智些!”

“要是讲理智,就要么杀我要么解散同盟。”

"真没办法……他什么也不明白。"

"如果不能杀我，就马上解散，那么就请解散吧！请现在马上解散！"

他突然向边上靠近一步，用力指着门外边。但是，谁也没想出去。"真怪了。"不知谁说了一句。村山大口喘着气，象惊呆了似地抱着头。贝野也象无计可施地歪着头，后来又使劲扒开人群，一走到前面就从后也使劲抱住花井的两支胳膊说："你给我走开……村山……"。花井哀怜地喊"你真狡猾，不杀我还让我走……真狡猾！"……"别着急，现在就杀。"贝野皱着眉，象要甩开他似地说。

其余剩下的人只有三个。但是，其中藤野美好一副抱怨的表情，马上又象死了心似的，象随着旋风飞起的纸屑一样，慢慢地跟着大家走了。就这样，实际上剩下的只有花井太助和狭山佳子两个人。花井变得就象风箱一样。佳子用左腿支撑着全身，头稍向右边倾斜。她一边盯盯地看着斜着向前伸出的右边的鞋尖，就象忘了出气似的，没有一点动静。她对这只脚充满了自信。她觉得这只脚不光是走得快，而且呈现端庄美丽的形态。诚然，与她那干巴得象枣树一样的脸相比，这是多么漂亮的脚！……真没有意思，她心里这么嘟哝着。这真是令人厌倦的乡村。反正我不被日本人所理解。我要是生来就是外国人该多好！实际上我的脚不是和日本人不一样吗！或许我的祖先的哪一辈有外国人的血统。啊，我真想到东京去生活……她又突然出声地喊道：我讨厌，我已经不能忍受了！

花井突然微微点了点头，说："实际上，我也不能忍受，怎么是这样一些家伙……真无知，厚脸皮……"

但是，佳子头也不回，照样以向某处遥远的天际冲去的脚步，径直向门口方向走去。花井用惊慌的声音投向佳子。

"喂！狭山，我想给你一个小提琴作为礼物，这是一个旧的德国产

的小提琴,小提琴说是旧的好……”

佳子的脚步放慢了。但最终也没有停下脚。在发出无情的余声的同时,门被关上了。花井的脸上眼见着失去了表情。在不相识的人看来,说不定会以为他的表情象是玩傻了的幼稚的孩子。这么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花井就象浮在水上的一些软木塞,让一个沉下去,别的马上又跳起来。不管怎么说,这些就象无法理顺的提问和回答与激烈的格斗一样。他抬眼一看,便完全陷入在有窗户的、被打得粉碎的空中、连屋子一起飞翔的错觉之中。花井忽然又引起如下的空想,即如果我能自由地调节这雪,就将显示出我能干出很了不起的事……仅在一天里,甚至就能搞起革命给他们看看……首先在全国的报纸上发表罢工宣言。某月某日正午时刻,花井太助要求立即执行如下事项:废除政府,解散所有政党,立即驱逐所有资本家,销毁所有货币、有价证卷、注册之类的东西……万一,这次要求不能完成时,立即以每小时一米的比例继续下雪,停止整个社会机能,予以报复……那些家伙们可能要逮捕我吧?我可能要与武装警察对阵,我不在乎。我无论在哪儿都能下雪。如果他们能马上释放我,我将再以每小时2米的比例增加降雪量……雪量已经比空气多了。他们那些家伙将开始窒息。后来町里和村里也埋在地里全消失了。那些家伙一个劲儿地往上挖洞,开始逃走。但是,马上又分不清上下了。尽管如此,雪仍在无情的下着。10米……20米……30米……已经没有政府也没有战争……所剩的只有我和雪。

十七

“哎呀,这可真厉害!”疣蛙在工厂门卫的值班室里极为兴奋地说。

他从兜里掏出平时很少露出来长着净是瘊子的双手,一边在由于过于劳累、变得象淹死的人似的花井面前挥舞着,一边介绍町议会的情况:

首先一开头,健康在前边幸福跟在后边,藤野家族到了会场。因为按予定,都以为藤野幸福必将当上町议员,所以大家的表情都显得十分高兴。大家坐定后,前面摆着一排贴有彩色标签的酒。

这时,门开了,带着藏刀手杖的乌鲁道格象爆风一样突然闯进来。他一边喊着"嗷",一边向藤野幸福砍来。藤野幸福的和服袖子被砍下来掉在地上。椅子也倒了,桌上的花瓶也飞落下来,窗户上的玻璃也打碎了。乌鲁道格如入无人之境,在屋子里到处挥舞着刀。奇怪的是谁也没被砍上。或许是他本来就没打算砍谁。但是,即使是装装样子,因为是真正挥刀,也够吓人的了。终于到了最后,动作最缓慢的藤野健康被赶到了房间的角落里。藤野健康凄惨地绷着他那自认为是大臣级的蝗虫似的脸,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双手抱在一起发抖。乌鲁道格在他头上一挥刀,藤野健康发出简直不象人样的哀嚎声。

这时,多良根一伙终于赶到这里。每一个人都醉熏熏的。尽管这样,还是由柿井走在头里,一下子向乌鲁道格扑去,马上把他按倒在地板上,先拿下他的刀,接着不知想干什么,又把他背起来放到桌子上。柿井这个人看上去也力大过人。乌鲁道格使劲地大声喊叫,却被服服贴贴地治住了。

这会儿,多良根自己也一边挥舞着手杖,一边走近说:"宇留,你的心情我知道。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交给我办。"一听这话,乌鲁道格马上坐到桌子上回答说:"嗷,町长,我从道理上和人情上都是很通情理的人。但是,我不服输。为什么这个町的政治要杀人。"……"唉! 你别说这个。"多良根的拐杖眼看要折断了,还在敲打着周围,"我求你,我求你,只有这一次让我来。"……"只有这次,多良根,我不是在说这个。哎,即使这样,你还都不了解我宇留的心情的话,那就彻底打吧,你就砍掉我这细

脖子吧！武士有武士的骨气，快！就请砍吧……”“嗳，别着急。”这是重宗在插话。“即使能割宇留的头，能够割下这么大的头的，就是花园宏也弄不了你一个人。你别提这办不到的要求了。”重宗总是充当调停的角色。他善于见机行事，是人们所公认的。但是这次却是失败了。宇留马上将矛头指向了重宗说：“那么，怎么办呢？是不是让我切腹。”……“正好，咱们凑在这里，相互推心置腹地谈一谈……都是知心的伙伴，相互之间没有说不通的。”……“嗷，拿刀来，我切腹。”

事到如此，就不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如果看一眼担当记录的疣蛙那紧张的表情，大家就真的开始担心起来。这不是不见血不罢休吗！这时，以村山为首的读书会一伙人带着满身的雪拥进来，才草草地收了场。

面对场内不寻常的气氛，读书会一伙与町议会方面对于町政实施以来首次出现第三者闯入的异常事态，双方眼下都以不能理解的表情担心地矗在那里。接着，村山说：“我们读书会是来傍听的。”，与此同时，乌鲁道格“嗷”地一声从桌子上跳下来，从柿井的手中抢过藏刀的拐杖向前冲去。村山用身子挡住，撞到乌鲁道格的胸部，把乌鲁道格撞得直摇晃。读书会一伙人趁这功夫开始一齐退去。乌鲁道格也跟在后边跑出来。“嗷，共产党，等着！”……町议员们也一齐挤到窗台前往下看着街道。读书会一伙人挤作一团，冒着大雪溜掉了。只有一个摇摇晃晃地跑在后边……那不是藤野美好吗？贝野伸手拉着她 。幸好乌鲁道格马上停止了追赶。他忽然觉得好象忘记了什么似的一停下，读书会那伙人就没影了。这时，乌鲁道格又用刀尖搅着脚下的雪，一边呆呆地站着不动……医生早就告戒他要注意的轻度脑溢血，这会儿又开始发作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柿井说着，他那象袋子一样的脸上浮现着微笑。町议员们松了口气，大家都互相点着头，多良根象想起来了似的，又使拐杖发出了响声。……浮月说：“最大的问题是那些还流着鼻涕

的小年轻不满分子。咱们不能忘了他们，而同伙之间相互争吵。”……藤野健康也帮着腔说。“宇留不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行。”……重宗用悲痛的声音说。“很对不起，我管理不力，让读书会闹出这种事来……”。

……然而，在他们当中，呈现出比谁都更加冥思苦想的表情的，还是藤野幸福。在这一阵子，他与谁也不开口，站在角落里，盯盯地看着大家。略微低着乌黑发亮的头，一靠近多良根，就从后边紧贴着多良根的耳朵耳语道：“多良根，你如果不想压制宇留，我就干了。”……多良根比小鸟的心脏跳得还快地抖动着拐杖，龇着牙，什么也没有回答。藤野幸福接着说：“虽然是难办的事，这要看你怎么办了，我没有办法。”……这回多良根全身开始发抖。“你这是瞎说。”……“哼，这是宇留散布的谣言。从哪传出的我都清楚。”……多良根无言以对……“是和是战，你选择哪一方，诸事全靠你定夺了。”……多良根还是不回答。

柿井和藤野健康在稍离开的地方看着他们俩的样了。藤野幸福仰着脸，咬着下嘴唇，咧着嘴角笑。柿井若无其事地伸着双手，象要赶走他俩似地说：“嗳，各位，走吧！”藤野健康放下心来，掏出怀里揣着的烟。

“那么，乌鲁道格这个家伙怎么样了？”花井眯缝着眼睛，倦怠地问到。

“也没怎么的。”疣蛙不服气地说，“所以，花井，不是跟他们说了那么多了吗？不知村山和贝野将做出什么事来……同盟好不容易发展到如此程度，而他们真正干的却是起破坏作用的事情。”

“他们这些家伙脑子太笨。”

“故意干对敌有利的事。”

“政治觉悟等于零。”

“傻瓜只有老实才算是优点，可真是这样。”

花井忧郁地打了个大哈欠，趴着看了看门卫室的表。

——这时已经是6点20分。

"嗳,不要泄气。咱们仍然还有很多办法……是这样的。井川,公司的情况怎么样了?"

"这回,花井,可倒了霉了。3点以前进行紧急检查,到了最后才弄清楚。说是发电厂是公益事业,象是特殊情况。'六法全书'的附录中也有有关内容,就是这样。"他拿出写着补遗的薄薄的小册子一样的东西说:"因为说起太罗嗦,我就把这个偷来了。花井,你拿着吧。"

"这需要你来弄。"

"我不行。我甘拜下风。我所知道的就是务必需要总理大臣批准的,除此之外,我全不明白。总之,花井,你自己看看吧。"

"这是你的事。"

疣蛙愣住了,他觉得"六法全书"的补遗也没有用,便一边哗啦哗啦地翻着书一边说:"花井,革命的事必须要比发电厂的事先搞吗?革命的事我想如果没有了法律,也就极为简单了,就很容易搞了……"

"先搞发电厂。不是今天早上刚解释过吗?"花井厌烦地绷着脸,精疲力尽地躺下了。他也是累了,但是刚才被疣蛙叫起来时,尾巴的伤口好象进去了铅弹一样,现在依然在里边似的,疼痛不止,而且更加严重了。他忽然伸手去拿装菲洛本的盒子。

"不行,这会中毒的。"

"你真罗嗦,我还不能关照自己的身体吗……",他瞪着疣蛙说:"就是你,也考虑一下稍微作点牺牲怎么样?我已嘱咐过你办的事,但是应该办的你一件也没去给查。"

"没那么回事。我用了五个多小时去查,可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情绪有些奇怪……"

"净浪费时间,这又不是演能*……"

---

*能:日本的一种传统戏剧,演出时,台词唱词较为冗长

疣蛙也不高兴地噘起了嘴,胡乱躺下了。两个人沉默了二、三分钟,便弓着身子睡着了。

外面有敲门声,狭山进来了。怎么?还呆在这里。我顺便到这儿来看一眼,还是来对了……他留神往里看了看,忽然看到疣蛙,便急忙闭上了嘴。花井起来了。是菲洛本起了作用。哎呀!是狭山,我今天见到你姐姐了。他冷不防象喊一样地说起来。他也为自己的过于唐突而感到不好意思,又压低声音说,这是井川,不用担心,也都是同盟的伙伴,一起参加今晚的会议。你没料到这时会有伙伴来,吃了一惊吧?……哎!这不是疣蛙吗?狭山心里讨厌地想着。他又想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力戒抱有成见。于是,他又重新与疣蛙打招呼,郑重其事地交谈起来。他注意到花井对佳子很关心,可能是迷恋上她了。正处在失恋中的他对佳子的事很敏感。正当狭山这么想着的时候,花井又接着谈起来。佳子今天好象很生气吧?……哪里,马上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的,是在读书会的事。……又在外也发歇斯底里了吧?……也该是如此,因为尽是些不象话的家伙。那么,你还没听说吗?……哼,反正又到S市看电影去了吧?因为我姐姐是契克契克的狂热迷……你说的契克契克是原来在你家的那只狗吗?……那是法国电影演员,我家的狗起了个与那个演员相同的名字。花井也觉得意外。现在S市"君之代"电影院正在上演契克契克的电影,你不知道吗?……是电影"请原谅我的罪过吧?"疣蛙从旁边插嘴说。真笨!突然花井瞪着眼睛叫到。一个女的独自深夜到处去看电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你想过没有?男人都是狼,有首歌里不是也这么唱的吗?……这时疣蛙也扭着身子笑起来。花井的脸眼看着红起来了。狭山不好意思地说,我姐姐非常有劲,即使是真正的男子汉也敌不过她。她与普通的女性完全不一样。……接着,三个人都沉默默着,都象是在沉思的样子,暂且陷入了对时间的消化不良。

“走吧!”花井用厉声说罢,忽然又站起来,刷地一下没有了血色,鼻子尖变得煞白。门卫值班室的表针指的时间已经是6点40分。风已经停了,雪还在继续下着。

十八

矢根善介找到杂货店的源先生时,天已经黑了。从内街往里走有一家未挂招牌的卖浊酒的店。因为矢根欠这个店的债,本不想进去,但是一想到在里边可能碰上源先生,就进去看了看。果然,源先生正坐在桌边大碗吃着酒。细长条的小店内,源先生的身体占了屋子的一半。

在源先生那张难看的大脸上,长着一对小眼睛,正盯盯地看着这边。当矢根的目光一接触到他的目光时,矢根就失去了信心。很难相信花井的要求会对这么可怕的男子具有威信,矢根想如果这个男子答应帮忙……今后,花井及其同盟肯定会得到他的信任。然而,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极其痛快地答应了花井的要求。当然这里面也有矢根不知道的理由。这个町里有一种叫做消除挨饿的特产。这是把生长在挨饿之神的石头下面的蘑菇放在梅汁中腌,然后在三伏天晒干而制成的食品。听说嘴里含着这个肚子不饿,在战争期间和缺粮的时候,这东西非常受欢迎。据说这种消除饥饿的包销权是花井一家从山顶搬到町里的。当时只用了10日元接受别人转让的。用源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有恩缘。

但是,不知此事的矢根即使相信这是饥饿同盟的权威,也是不足为

奇的。他再一次对花井表示敬意，自己也想拥有这种权威。

"买卖怎么样?"出门后源先生问到。俩个人都有些脚跟不稳了，他们一边吃着路边的雪。矢根回答说："不会好，是一个不富裕的町。受花园这个名字的福了。还叫花园呢，简直是欺骗。"

但是，源先生回答得极为含糊。他因为犯了两次诈骗罪，因此忌讳诈骗这个词。而矢根却以为这是与他对此意见不一致，反而认真起来。"真是欺骗，在车站前，大都摆上花坛，我不喜欢，因为有了这个，就有更大的欺骗性。我最初到这个町来的时候，正是菊花、美人蕉、鸡冠花盛开的时候。感到真是叫人赏心悦目。"……"花？花什么的，你要是喜欢就反倒奇怪了。谚语不是说有好看的花不如有能充饥的饭团吗？首先花这东西也不能腌着吃。"……"哪里，哎呀，你听着！我那时肚子饿了，但尽管这样当时的心情也很好。我就摘了那个角上的菊花，这时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站长跟在我的后面，真讨厌！喂，你要干什么？这个花坛今年可是受到了表扬的。喂，你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吧？他说如果是本町的人就不会干这种坏事……他把我摘的花仔细地用纸包起来作为证据，说你会有后悔的时候……哎呀！我真吃了一惊。我开始时是想道歉来的，听他那象铁丝刷子一样的嘴的问话，我觉得他根本就不会谅解我，我辨解也没有用，也就作出这样不以为然的表情。这样以来他气得没办法，说是这个挨饿的家伙，并发起怒来。他想纵身跳过铁路，实际上他也上不去那边。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他爬上去。接着，他马上又给站前的派出所打电话。所以，我刚一站就被抓住了，被狠狠整了一顿。"……源先生牙缝之间哧溜哧溜象露着风似的。他笑着说："听到别人遇到倒霉的事很有意思。"

……不是因为亲近而变得亲热，而是因为亲热而变得亲近了。这样说也许是真实的。不知不觉得两个人变得非常意气相投。说着他们就到了那个旧巴士房子门前。织木轻轻地喘着气睡着了，脸变得很干

小。两个人收拾了一下屋子，把东西堆在角落里。这时森四郎也来了。在森四郎为织木瞧病这会儿，矢根点上火。火点着了的时候，其余3个人也来了。花井走在前面，疣蛙和狭山跟在后面。

加上织木一共7个人。旧巴士里边很窄，顺着旧巴士的前进方向，由于右边躺着织木，其余的人只好顺着墙排成一排才能进来。一眼看上去就象为织木守灵一样。从里边开始，依次是花井、疣蛙、源先生、森四郎、狭山。最靠近门的是矢根……只有花井稍稍站在队前斜对着，在一眼即看见大家的位置。森四郎则有意退后，躲在源先生后边。花井只能看到他的膝盖边。

花井隔着疣蛙的肩头，召呼源先生悄悄地说："你辛苦了，详细情况回头再说，今晚你就装作什么都明白的样子吧。"……"可以，就装作什么都明白的样子。"

疣蛙从门卫值班室拿来茶碗，给大家送粗茶。狭山一副腼腆的样子，把装有江米条的袋子撕破，从中拿出江米条。我也捐献做买卖的工具，说着，矢根往上面放了一把糖果。首次饥饿同盟会议就这样开始了。

首先是花井太助讲话。

——今天，到会的诸位虽然都是有才能之士，但却被称为挨饿的家伙。大家忍受着屈辱，见不到阳光，都是不幸的同志。因为都切实地怀有革命的要求……大家都具有充分资格作为饥饿同盟会员参加会议……（长喘了口气）。因此，今天决定请大家到这里来，有重要事情要发表……（他忽然闭上嘴，向周围看了一下）在此之前，有什么要问的吗？

随着他的问话，源先生首先开了口。"这个，是什么，是共产党吗？"……

"不是，不是那种无聊的组织！"花井用严峻的目光一瞧，源先生马上想起了刚才的约定，"是的是的。"象是明白了似地点着头说。

"可是。"狭山歪着头，"倾向好象有些明显，在左翼，还是左翼吧？"

"不知道。"花井有些焦急地说:"什么? 必须拘泥这个吗?"

"那么,是右翼吧?"矢根突然悄声地说。

"你们……"花井十分兴奋,一边屏着气一边说:"是找我的碴吗! 我象那种照着人家学的人吗? 别开玩笑! 光是饥饿同盟不就很多吗。那只是个名字,并不搞革命。"

狭山提心吊胆地劝解似地说:

"不是的,花井,不是拘泥于什么名字,只是想弄清思想性的立场或主义这些问题……"

"好啦,你"花井硬阻止他讲。"那么,如果怎么也搞不懂的话,不懂也可以,没有必要让我懂,如果让我说就是否定思想,从思想到自由。我并不重视是否懂的问题。总之,如果能够革命,那就行啦。"……他一边不停地抖动着腿,一边翘着身子听了一会儿大家对他讲话的反应,由于谁都不想主动作出表示,"森先生!"他笑着说,"怎么样,你的意见呢? 我想你可能大体上明白了吧……"

"你是说无政府主义吧?"森四郎含糊地说着,越来越往里边缩。

"关于这个问题,你要怎么想那是你的自由。问题是与主张、主义相比,具体的行动及其成果更为重要。"……"嗳,不过由于我本人是医生,习惯于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革命这种事很难理解。"……"因此,先生,我跟你说这种事不理解也可以。不需要真正地理解。以诊所的问题为例,这个问题即使不理解,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这一事实出发,可以一个一个地进行革命,那么,如何进行革命呢? 关于其方法,不考虑就不行了。关于这一点,就交给我吧。我会很好地进行策划。我不是不加考虑地就采取行动。但是,请先生放心。我决不没有获胜把握地胡乱闯。我与贝野和村山的作法不同,我的做法是让这些家伙自己勒自己的的脖子。你看,就这样……"花井支着一条腿,两只手做成一个卡自己的脖子的姿势给大家看。他的额头的静脉在跳动,眼睛通

红。狭山急忙说:“明白了,那你说的报告是什么?”

花井笑着,松开手,这会儿又非常得意地说:“嗯,但是,你们不是还没充分提出问题吗?不要客气。大家既然这样共同行动,不管怎么说相互信赖是最重要的。”

“那么,还有什么呢。”源先生晃动着身子问到。“这些就是我们全部的伙伴吗?”……花井皱起眉头。“那些因为是组织上的秘密不能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源先生象要取消自己的话似地慌忙摆着手说。……“但是。”花井接着说:“与刚才的问题相关的,这么说为好。就是这个饥饿同盟是只进行花园的革命还是进行全国的革命……关于这一点,也可以这样考虑。我们首先搞花园革命。之后,用同样的方法,扩展到第二、第三个花园,再发展到全国各地。能搞到一打的程度,大体上就实现了全国革命。”

“这可是相当危险的事。”矢根感到不理解地说:“能够那么顺利吗?在革命成功之前,政府能置之不理?这就难说了。”……“别考虑那么多了,你认为我会干那种蠢事吗?就是革命结束了,我也不会给任何人造成麻烦,会把工作搞好。这些就交给我吧!”

“我还是不能理解。”森四郎很谨慎地小声说。“为什么呢?先生”花井热情地说:“先生的诊所这些不正是革命的导火索吗?即使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我就制定了这样的计划,利用正月天休息时间,我和源先生与井川3个人,首先占领西装裁缝学院的一半。加上一道隔墙,挂上一块“花园町立诊所”的大招牌。先生你就可以坦然地担任所长。事实上,先生就是所长,只要设立诊所,从法律上先生就有了领导权……嗳!井川,是这样的吧?……有人发牢骚,你就当作不知道,而坚持干到底。关于费用和设备,你尽管向我申请。你讲话如果有人不听,你就向县里的医疗监视员汇报,吓唬他就行了……是这样吧?井川?……以后,这些就顺其自然就行了。多良根和藤野必定开始激烈地争吵。藤野为什么

如此惧怕诊所，其理由当然首先是侵犯了他的势力范围。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藤野将失去过去所掌握的60万日元左右的保健卫生费。当然，大家都认为藤野是受多良根指使的。不管多良根如何否定，谁都不会相信，除了他之外，会有人干那么大胆的事。哼，他们的争吵会有戏看的。但是，将激烈到什么程度，不在这个町里住着看上一段，是无法预料的。"说罢花井回头一看疣蛙，疣蛙也正在兴头上，他象咯嚓一声咬响了牙齿似的使劲点着头。森四郎呆呆地望着织木盖着的绽开了线的毛毯，默默地捏摸着。

花井以急促的口气又接着前边的话说："再让矢根去煽动他们吵架。"……"是我吗?"……"嗯，你听着，到了一年一度的新春文化节时，你带着人偶戏去参加那里的文艺汇演。"……"为什么让我?"……"好啦，别摆出那副可怜相。占领森先生的诊所，不论怎么说这是对藤野派的一种干扰。矢根你再反过来去刺激多良根派。因为藤野幸福是那文化节的主办者，所以该推测这回是多良根受藤野的指使。"……"可是用什么办法搞呢?"……"嗯，办法我也大体想出来了……只能是以《糖果慰灵节》为题……以被孩子们吃掉的糖果的幽灵为出场人物。这个节目就是借藤野的力量来整多良根……嗯，这个节目有意思……我不是自吹，光是构思就极为精彩了……我给你讲讲吗? 就是，可以吧? 在工厂里，有一个糖果妈妈被扔进围栏里……工厂的主人一用棍棒殴打这个妈妈，她的肚子就裂开了，糖果孩子从中蹦出来，情节就这样开始了。每殴打一次就出来一百个孩子。每天殴打不能超过10次以上。而经理是个贪婪之人，每天想殴打20次以上。这个妈妈终于因劳累而生了病。肚子裂开后不能恢复原形。这样她被抬进了医院，嘿，这个医院就是藤野那里。医生很同情，说是不能再出现这样的事。给她贴上了新式胶布什么的。但是，这种胶布是很厉害的胶布……哎，大体上是这么个情节……你看，矢根，有意思吗?"

矢根长时间地至少是点了三、四秒钟的头之后说:"可是,在教育方面是不是有些问题呢?"

"教育?你连教育也担心起来了?真是开玩笑!"

在这期间,狭山一个接一个地往嘴里塞江米条,一个劲儿地无声地用唾液把江米条泡软,他忽然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打量着矢根和花井,一边急忙吞下泡软了的江米条一边说:"我也想发言。"……"啊,你的事,我已经另有考虑,行啦。"花井因为话被中途打断而不高兴,想不理睬他。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说:"哪里,是矢根的事……我从我姐姐那里听说的,在町的家长教师协作会上,好象有些人要抵制矢根的人偶戏,听说还是因为教育上的问题……。"

他这么一提他姐姐,花井的气势就软下来了。趁这空当儿,源先生就象鸟喝水似地一边把脖子伸出来一边说:"噢,那不是也没什么难的吗?人偶戏老板,你也不是外行,不讲也明白,以小孩为对象的买卖,首先要看准学校禁止什么。前些日子,我听说拍洋画也被禁止了,就马上买进了一箱,试着白送给了贝野的孩子3张,其余的三天就卖完了。哎呀,真可惜,那时要是有更多的资金就好了。"

花井有些慌张地扯着源先生的衣服说:"不用多管没用的闲事,矢根的事同盟正在认真地考虑。"

"好、好!"源先生马上闭上了嘴,矢根好象没有听清花井的话,"你说谁?是贝野的孩子吗?"被他这么一问,源先生又沉不住气了说:"那小子是町里头号淘气包子。你也试着白送给他二、三个,马上就有非常好的效果,没错。"花井敲着地板,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

"不要提贝野的事,那个家伙是我们同盟的敌人!"

"嗯?"源先生不知在想什么,象受了表扬的孩子似的高高兴兴地说:"要说是敌人,现在不能提名字,有一位男子要雇我去到贝野那里找碴打架……条件是打得他三天卧床不起给1万日元,二天卧床不起给8

千日元，只要把他打得出血就给5千日元，雇用期间，每天给2百日元。我一拒绝，他就说可以分别给增加1千日元……”

花井突然站起来，接着疣蛙也站起来。花井马上又坐下说：“源先生，这么重要的事，要不早跟我讲就不好办了……那么，当然，你已经接受了吧？”

“没有的事儿，我现在还处于保释期间，除非再给我加2倍的钱……”

“那么，别的人谁答应干了呢？”

“怎么说呢，到底是儿子的父亲，老头说现在还能扛5袋米，如果说智力能胜过5个人，而倔强劲儿却是5个人也扭不过来。……”

“畜牲！”花井十分憎恨地接着说：“所以我说这个家伙的作法拙劣，我们好不容易把多良根和藤野赶进了斗牛场，而这个家伙在旁边捣乱，涣散我们的情绪。这不是就没法让他们争斗了吗。……源先生，你也根本没有必要拒绝。”

源先生显得很高兴，躲开花井的目光，看了一下傍边森四郎的手。从森四郎的手那里飘飘悠悠地往上冒着烟。他马上凑过来，想要烟抽，却马上剧烈地咳嗽起来。大家只顾注意他那剧烈的咳嗽声，却没有注意到新的情况发生了。

最先发现的是矢根。大家被矢根的喊声惊住了，都一齐把视线集中到织木身上。不知何时，大概是受源先生的咳嗽的刺激，织木翻了个身。

源先生把嘴对着疣蛙的耳朵问道：“我从刚才就开始捉摸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疣蛙斜眼看着花井，想说又不想说地咽了口唾沫，只点头“哼”了一声，摇了摇手。

花井支着一条腿，膝盖咯哧咯哧地响着。他显得极为兴奋的样子，先看看森四郎，再把视线转到狭山，接着又巡视了一遍房间。他的呼吸

渐渐急促起来，又开始发出象风箱一样的声音。森四郎看着他这副样子，感到从医学的角度不能不作出他有某种轻度神经失常的诊断。花井最后盯着疣蛙，目不转睛地瞧了一会儿。疣蛙出声地嚼着江米条，装作没在意的样子。

……"这个家伙不快点怎么行?"花井用激动的声音说，马上又变为急促求助的口气说："那么，各位下面都按照予定的计划进行。先说结论，可以吗？请不要吃惊。为了推进革命，我们同盟决定在这个町建设大发电厂……等等。"在花井作说明时，瞧着疣蛙的其他人心情复杂，但还是热心地听着。只有疣蛙好象与对他的讲话相比，更对讲话所引起的大家的表情感兴趣。……矢根在花井作说明的过程中，不停地捻着下巴上没刮净的胡子。狭山由于一个接一个地往嘴里放江米条，嘴里塞得满满的。森四郎一直闭着眼睛，时不时地用手指尖捏着两个眉毛中间的地方。源先生从森四郎膝盖前边偷偷地擅自拿了一支烟，几乎都不冒烟地，慢慢仔细地抽着。

十九

花井的说明结束了。谁也没有开口。好象大家要是一说起来，花井好不容易作的那么多的说明，就象堆起来的积木一样，哗啦一下子全部垮下去。阵风从棚顶刮过。不知是什么地方掀起的铁片发出相碰撞的声音，猛然令人感到寒冷。狭山一边抚模着膝盖，一边颤抖着。

……"这不正好吗？有 7 个人。"矢根自言自语地小声嘟浓着说，声

音很低。可是,谁都吃惊地看着矢根。有的人惶惑不安,有的人抱着希望。然而,花井因为不理解矢根的话,想不予理睬。

“7个人?”疣蛙感到不解,好象想起了什么似地嘴里反复地说着。

“7个人……7个人……7个人……什么来着?”……“是股份公司发起人的数目。”“啊,是的,是发起人的数目。”矢根毫不在意地象要止住问话似地说。……疣蛙突然抬高了声音说:“的确,整7个人,凑得正好……可是,把这个病人加进去也没关系吧?”……“法律的书上说无能力者也可以。”……“哼! 这个法律也是不正常的法律吧?”连源先生也插话说:“要真是这样我也入伙……矢根,你对这些怪僻的问题却知道得很清楚,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矢根睁大了眼睛,得意地笑了。“哪里,这事不好意思张扬。过去,有简易葬仪公司,还有专门办理死多儿的公司。总之,说是不需要什么资金,我就和伙伴们一起去办过这类公司。那时也是因为光是同伴人数还不够,找不了解的别人来参加,也对其不放心。因此,就稍微找了几个人。这么一来,你猜怎么着,不也是只要不是死人,就连讨饭的、疯子也可以了吗? 便马上从熟人那里借来3个婴儿,把这3个婴儿也算作发起人。法律这玩意儿一查对起来,就知道很有名堂。”

……“你这不是相当有才能吗?”花井终于忍不住了说:“象你这样的人正是我们同盟所需要的人。”……“你别捧了! 说我知道点什么,其实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哪里,你知道,就算知道这一点不是也很了不起吗?”……“就连花井不也是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始想到办厂的吗?”……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这个人不在乎这些。因为我是革命家,不是商人。”……矢根呆呆地不开口。花井也不理会,又接着说:“各位,如果让矢根当筹建发电厂的负责人怎么样?”……“我赞成。”疣蛙头一个赞成地举起了手。

20分钟过后,略微出现了象公司一样的气氛。花井经理、井川副经

理、矢根总务部长、狭山财务部长、土井(就是源先生)销售部长……森四郎极力推辞,还是给了个人事部长。织木当然未经他本人认可,当了公司下属的厂长。而且,大家约定,今后相互之间尽量称呼职务。只有森四郎和狭山显得有些不高兴。

会议的高潮一过,取而代之而来的是猛烈的寒气。以花井为首,与织木、森四郎、狭山等负责研究关于发电厂的经营问题。以矢根为首,与井川、源先生等相互协调,分工负责,承担关于对包括资金关系在内的筹建公司的调查研究工作。约定在下一周的今天,再一次在此集合。大家纷纷地站起来时……

……那声音开始时随着风声传过来,大家以为那是远处火车的汽笛声。然而,那是织木的呻吟声。呻吟声迅速变大,变成了呼喊声爆发出来。同时,织木晃着身子,睁开了眼睛。

最先映入织木眼中的,是从棚顶上垂下来的许多人偶。因为人偶的颈部都挂在钩上,俯着身子,形成俯视织木的形态。织木觉得这些人偶的稠密的浓眉、露着牙的大嘴、象狼一样的脸,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些狼偶。织木忽然惊恐起来,他觉得这与秩文博士完全相似。矢根做的人偶绝对说不上好,但是具有独特的表现力。

接着映入眼中的,是长在比其他伙伴更长的脖子上的源先生的脸。织木从其姿势和与周围的关系上看,觉得那张脸比实际上大一半。他感到害怕,形成条件反射似地拄着胳膊肘,伸起腰。接着,他突然全都清醒过来了。

织木开始把周围这些同盟的成员当作了参加自己葬礼的人。他形成了错觉,以为自己是从死亡中苏醒过来的,象传说中的那样的人物。因此,为了向周围的人表明自己是活着的普通人,必须让大家消除恐怖感,因此,硬往里抽鼻涕,故意清嗓子……"织木"花井喊到。织木忽然哆嗦嗦地把毛毯裹在身上。森四郎走过来,给他摸脉,查看瞳孔。

"这到底是怎么了!"织木一边用昏暗的目光盯着花井一边说。

花井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矢根一边从兜口上按着金壳表,一边不好意思地改换成坐的姿势。

花井的表情变得象孩子一样。"我是花井,你认出来了吗?"……织木慢慢地抬起手,摸着额头,他忽然看到脚边的象狗窝一样的那只箱子。"这么说……"他有气无力地说,按着额头,闭上了眼睛。……"我是花井,是里子的弟弟。"织木闭着眼睛点点头。

"我们想要成立公司才凑到一起的。"……"公司?"……"是地热发电的公司。"……"你……?"……"还搞揭幕式,建铜像。"……"那么,你已经读过了那封遗书了吧?"织木用可怜的声音喊到。花井又慌忙地把手放到嘴唇上。

……"我好象和织木两个人单独谈好些。"花井象催促大家似的说。可是由于谁也不想动,花井就用膝盖碰了下疣蛙,示意让他走开。疣蛙终于站了起来。……"咱们先喝一杯吧! 总务部长。"源先生邀矢根在喝酒。"喝到停电时为止吧!"矢根回答说。……接着,他们按顺序从入口处出去了。

花井对着织木连续谈了30多分钟。……因此,从另一种角度说,饥饿同盟也将会为里子报仇。我认为这也和你的心情完全一致。这是相互合作共成其事么! 我总觉得我自己已经站到了高处,往低处看。……吹起来的顶天立地的蒸气柱、旋转着的气轮机。气轮机的旋转使多良根和藤野惊慌失措……真叫人高兴啊……控制电的人就将控制世界……喂,是这样的吧? 织木枕着胳膊肘,把毛毯扯到额头,一直闭着眼睛。"那个提箱打开看看可以吗?"……但是,织木对此没有回答,用微弱的鼻音说:"我总觉得还在那艘舰艇里。铁的台阶在响着……,一股腥的铁锈味。"……"还是忘了那些好。"……"途中曾有一次遭到轰炸,那时候,反倒觉得沉没了更好。"……"人如果把自己当作曾经死过一次,反而

会镇定自若。”……“你真的与秩文博士没有关系吗?”……“你知道吗?那个家伙,如果还能见到他,咱们狠狠地整整他。”……“怎么样?他是这一行的专家。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还会去欢迎他。”……“没有的事儿!”……“啊!我已经不想死。”……“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那种极端的想法。”……“我为什么打算死,你知道吗?我是因为想活,除了自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是想活的呀!”……“是这样,嗯,尽管你说得很难懂,我也觉得明白了。这就是一种哲学的问题。是一种超越了生与死的境地。”……“你讲得相当残酷啊。你一定是因为不知道残酷的意义,所以才满不在乎地讲残酷的事。你是不是不把我当作人了呢。”……“织木你当然是人了。”……“唉,谁知现在怎么样?”……“那么,你甚至说里子的死也不残酷了?那份遗书里写的全都是胡扯了?”……“就是说你希望我死了?”……“这样说不好,别说那些过份的话!”……“好啦,好啦,我明白,反正早晚秩文会找来的。被谁整都是一样的事。”

花井低着头,为了掩饰内心的喜悦,转圈地舔着嘴唇。

织木略微睁开眼睛,一边看着花井那样子,一边偷偷地笑着说:“但是,遗憾的是我已经不能死了,我把‘魔女’药全部喝了,我已经不能死了,已经没有死的必要了。”……“可是,织木……我把那个瓶里剩下的东西拿到大学,请他们照着作相同的药。”

织木突然吃惊地抬起头,接着又把脸放在胳膊上,开始轻轻地哭起来。

第三章

二十

……过了两个月，桂川解冻，河水开始流淌。流水发出象是敲打着空箱子的声音。上游的雪融化了，这是马上要涨水的迹象。道路变得湿漉漉的。从那里飞起满是灰尘的蒸气，夹杂着糖果厂的气味，整个町里就象大病初愈的病人的病床一样。映照在墙边和矗立着的树的根部的阳光，老早之前就满含着春的气息。春天的气息一天比一天浓，今天是昨天的二倍，明天又是今天的二倍，后天可能就会象上水石一样变成尽是孔洞的雪块，贴附在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处的枯草上。

织木一边顺着巴士房子后边的坡路往上走，一边觉得那雪就象自己一样。自己未能完成花井硬让他在雪化了之后就进行地下探查的要求。……在花园这个范围内，如果不搞，或许不会受到致命打击就能了结此事。他这样自我安慰着。……但是，因为在使用"魔女"药期间，意志不起作用，只能由用人一方来决定……花井跟我约好，如果这里的工作结束了，就建立个研究所，发明一种不使用"魔女"药就能工作的机器……可是，他的话究竟可信到什么程度？最好是派哪一位第三者来共同负责……顺便也与他约好，即使秩文博士来刺探，也决不能把我交给他……

然后，花井同意为了不使我不安定，委托大学给弄的"魔女"药，他硬说还没有送来。从森四郎的话里就能完全明白他这是说谎。这好象

是一种成分极为简单的药。这种事他莫如毫不隐晦地告诉我……

余下的，就是只要有小提琴，织木马上就能开展工作。而且，那个小提琴也……织木忽然微笑着……花井告诉他说已经找到了偷小提琴的人。毫无疑问，花井本人就是那个偷小提琴的人……

那是刚过了年不久的事。织木好不容易能到外边走动了。他开始带着小提琴，到处给矢根的戏伴奏。但是，过了二、三天就不行了。因为织木能背下来的曲子只有巴赫的第二、第三练习曲，与矢根演的人偶红头巾源王郎、复仇又右卫门等太不搭配。而织木又过于认真，这种认真反而不行。孩子们只是非常拘谨地直楞楞地看着他的手。无论矢根怎么热烈地表演，他们也不回过头去看。矢根显得非常不快，尽管如此，如果看的人很多也还可以，可是眼看着小孩子的人数越来越少。

进而又出现了无法收拾的局面，那就是偶而路过这里的狭山佳子听到了织木拉的小提琴声。突然引起她未曾有过的浪漫的感情发作。织木为遮住面孔，深深地带着软帽，把领子立起来，用大病初愈不吃劲的膝盖支撑着勉强站住的身子。就连这种姿式对于佳子来说也深有意味，引起她情感的波动。过了几天，织木收到了佳子的来信。

——"我从弟弟那里知道了关于你的情况。太残酷了，象你这样有风度的人，被那种耍人偶戏的使唤，在我看来，就象是把天使当狗一样地带上项链，被恶魔牵着走一样。啊，我自己真孤独。我真想何时俩个人能在一起倾心纵谈美呀、真理等。而且，我因为正好想学小提琴。正好我预订的小提琴不久就送来了，我拿到了小提琴，就将带着它来请教你，你一定要教我。这种生活，我已经厌烦了。日本人总的来说都缺乏罗曼蒂克的风度。我有时也因为觉得窝囊，时常想在没有任何人的雪中自杀。咱们俩不正是意气相投吗？嗳，我本来还有更想写的东西，现在写不好。今后也请你关照，请予指导。(这封信，尽管写到这种程度，这还花了四个小时的时间呢！)……敬具"

织木忍不住笑了，但他感到这不是能马上一笑了之的事，这时脸色又变得苍白。而且，就是在这个破旧巴士改装的屋子里，就是在那第二天，发生了小提琴被盗之事。又过了两天，佳子带着小提琴来了。这就是织木那把被盗的小提琴。这莫非就是佳子向偷盗的人订购的小提琴吗？织木觉得她很可怜，就决定保持沉默。

回想起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不想去批评花井，而宁可去设法理解他。这或许是由于他出于对里子的思念而对自己的一种体谅。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他与里子的距离已经是无限远了，即使想从无限之中去掉若干的有限，然而无限这事实也是不会改变的。当然想停止积累这种有限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自己行为的非合理性的全部起因就在于此。或许他很早以前就是一位被命令解散建设巴别塔*工程的不幸的工程师之一。

后来织木换了几次工作。矢根可能也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金壳表的缘故——自织木病愈后，又重新把那块表给了他，但是他没有再拿去修理——由于需要耐心等待发电公司的成立，他也就没有再催促织木做什么，虽然是这样，织木也不能什么也不干。特别是当矢根被决定驱逐之后，他还欠着那天购入的糖果的贷款。

……《糖果慰灵节》人偶戏公演刚完，矢根就被驱逐了。按照花井的提议，矢根尽管不愿意但还是编排了这出戏，按计划如期在1月20日的文艺汇演时上演了。但是这出戏却与花井所提出的要在多良根和藤野之间打入楔子的意图完全相反，结果却使两派联合了起来。并且，公演本身更是呈现出预想不到的盛况。小孩出席了二百人，大人出席了20人。把椅子都推到角落里，孩子们都穿着木屐坐在地板上，尽管如此，来看的人还是不能都进到屋里。打开幕一看，还不到5分钟，孩子们

*巴别塔：《圣经》中记载的古巴比伦人所建的但未建成的通天塔

便开始坐立不安起来。戏演得乱七八糟的，台词的意思完全听不懂。当然偶尔也有些精彩的场面，例如糖果幽灵带着藏在身上的针跳进经理的嘴里等处，令有的孩子惊愕地把含在嘴里的糖突然吐出来。偶尔也因为把人偶操纵错了而引起哄堂大笑。一旦出现混乱，这种盛况反而只能加剧混乱。

对于大人们来说，同样也感到演得乱七八糟的，然而只有演出的目的是清楚而又再清楚不过了。汇演审查委员浮月等可能是由于心中不安，而于中途溜掉了。审查委员长代理重宗感到确实有责任，吓得面如土色钻到后台来了。花井抢先逃跑了。疣蛙马上就投降了。剩下的只有矢根还在顽强地、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最后。有时忘了台词，有时人偶不能动了，连演的人自己也不知是怎么搞的。

因为这个戏的演出威胁到花园町的和平，《花园新闻》报马上进行了专题报道。社论说："操纵读书会的政治性背景——耍人偶戏的矢根善介成为走狗，被人操纵"……接着，小学校校长也发表了从教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攻击性文章。并且，报上还登载了车站站长所保存的干了的花的事，把它作为挨饿的家伙的品行不端——摘花坛的花——的证据。进而，家长教师协作会强烈要求矢根善介停止在町内营业。而且，具有教育委员长资格的藤野健康全面支持这些意见。……矢根非常气愤，到底是因为什么理由使读书会受了牵连？这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他马上要去向《花园新闻》提抗议，但这违反饥饿同盟的宗旨，被花井制止了。矢根想起了源先生的话，就决定去找贝野最小的儿子去打听。左右两脚穿着不同颜色的胶鞋、耳朵上边的头发有些秃的这个小鬼，是全町里最出名的淘气包子，他用上衣袖子擦着鼻子，——当然必定是由于一下子送给了他五盒糖果的缘故——他说起话来十分通情达理。"行啦，这事你交给我，等着瞧我的吧。可是，家长教师协作会不是警察吧。"……的确，家长教师协作会确实不是警察。矢根非常佩服，

打那以后他突然变得反常了。到底因为什么使他变得畏首畏尾呢？总之，是由于贝野说了如果是在他能说上话的河的对岸，还能想办法让其做点生意。

但是，这也引起花井极度不高兴，说这完全是胡扯！要让敌人用自己的手去掐敌人的脖子，这是我们的斗争策略。谁要是自己想随便动手干什么，就把手缝在兜里好了。而且，总务部长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你对同盟和公司被赋予了多么大的责任吧？然而是这样的吧！如果你无视家长教师协作会的决议，光知道去靠贝野等人的后台，继续做生意，光是你这么做，发电厂的建成就渺茫无期了。

“为什么？”

“你还说为什么？唉呀呀，由总务部长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意想不到。我说说可以吗？我们有惊人的技术，但遗憾的是没有资金。”

“因此，不管怎么样，还必须得做买卖。……”

“真是傻瓜！就靠你赚那么点钱，再过一万年，能建起发电厂的一个烟囱吗？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天才般的技术。多良根派与藤野派的抗争，逐渐达到了顶点，无论如何也必须给对方以致命打击时，无论哪一方都必定会拿着大把的钞票来求我们的，是这样的吧？我们和参加同盟的人就必定会取得胜利。因此，我们的行动战术就是必须从内部煽动他们两派的对立，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对贝野等人如果给他们一点儿出风头的机会，好不容易扩大了的多良根和藤野之间的裂痕，不是又会被填平到原来的样子吗？总务部长，我的说明到此为止，可以了吧？”

被他这么一说，矢根也觉得确实是这样。而且，被他这么一称总务部长，矢根总觉得有那么一种晕晕乎乎的感觉。光是被这么叫，矢根的心情马上就觉得象受到一种暗示一样。……哪里，确实或许不是在完全为自己生活而忙碌。现在，花井经理自己过了年不久就要被花园糖

果厂解雇了,不也是还没来得及发一句牢骚,就必须过那种和乞丐一样的生活了吗?

因此,作为眼下解决的办法,就是由织木代替矢根演人偶戏。因为被驱赶出去的是矢根,所以,织木在町里做这个生意也不会受到妨碍。选择剧本的水平也会比矢根高。他求疣蛙帮忙,从图书馆借来了《学校戏剧全集》第三卷。但是,实际一弄,他就感到不象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平时也没当回事的孩子们真是极其难对付的。他由于紧张、兴奋,说着台词就忘了动手指头,动起手指又说不出台词,终于就象胆怯的学生在考官面前一样,腿不停地发抖。这样的状态莫如不吃饭光睡觉对健康更好些。

另一方面,矢根跟着源先生做起卖便宜装饰品这种买卖——主要是胸花和戒指——带着这种东西到乡下去到处卖。然而,这个老兄比织木失败得更惨。招引农家的姑娘的话与招引孩子的话,比想象的还有很大差别。姑娘们非常腼腆,甚至瞧他卖的东西都不好意思,犹犹豫豫的。而且,当姑娘们问这是真金的还是镀金的时,他明知道她们也知道是黄铜的,但是为了做没有罪恶的美梦,而愿意听奉承的谎话。但是,他却没有象源先生那样仍在说虽然是镀金的,但与普通的镀金不一样,是镀得很厚的好金,和金的一样呀!过30年都是这样不变样的。

然而,这里忘介绍了,那位源先生作为伤害贝野的父新的嫌疑犯,曾于去年年底被逮捕过。一听到这件事,据说首先提出抗议的是贝野的父亲本人。就在前面所提到的町议会召开的当晚,就象源先生在饥饿同盟的会议上所预先通报的一样,贝野的父亲不知被什么人,用锋利的刀在肩部砍了一刀,在腹部砍了三刀。结果提名选举事件被迫停止。实现了多良根和藤野的计划,藤野幸福以不投票选举的方式被当选。乌角道格不知何时开始默不作声了。而藤野却给他送去庭院里摆放用的石灯花和石头,还答应给他的产业开发青年队增加相当大额度的预

算。源先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捕的。但是贝野的父亲则说，源先生我很熟悉，而犯人是个个头比他矮小、脸上蒙着黑布、穿着马裤、有严重锣圈腿的男子。这个人砍过来时发出"嗷"这种特别的喊声。他说如果是住在花园町的人，马上可以认的特征。他证明犯人不是源先生。乌鲁道格作为公安委员，对此作了反驳。"但是，当时贝野你大概是喝醉了。喝醉的人往往把东西看得小，你再考虑一下。"……"的确，我也许喝醉了。但是，我的酒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那时我连一合也没喝上，这可以了吧！可是，宇留，你是怎么知道我喝酒了的？"……"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谁？"……"这不能说。"……"你不敢说吧？那天晚上，有人告诉我马在M处下崽了。我9点左右离开家，而回到家时已经12点多了。大家已经都睡了，我自己倒了一杯酒，一个人一点儿一点儿地开始喝起来。这时忽然身后咔嚓一刀，我倒下后，又是咔嚓一刀，我想要爬起来，那个家伙就一溜烟地跑了，我将拿着的杯子从后边朝他扔过去，不知道打中了没有？……嗯，就是这么个过程，知道我喝酒的只有那个犯人自己。"……"啊！我是从土井(源先生)那儿听说的。"……"那么，你为什么刚才说不能讲呢？"……"我说了不就行了吗？"……"可是犯人不是源先生，这是很清楚的。"……"哪里，你因为醉了，并不清楚。"因为结论……依旧是开始时所得出的那个结论，也不会再得出其他结论了。

源先生被捕后头二、三天内，花井完全失去了气力，坐卧不安。矢根一主动提出要去为源先生作证，证明他和源先生那天夜里在一起喝酒喝到2点左右。花井听了这个主意极为兴奋，但是他们说象你这样的挨饿的家伙去做证人，谁能相信你呢？被认为是同伙倒还差不多，而且，如果因为这件事，把同盟的秘密泄露出去，这不是如同抱柴火去救火吗？就是源先生也不是傻瓜。你们一开始就没有卷进去。但是，实际上，花井是担心怕他自己被当作证人传唤去。所以，当他知道没有被传唤的通知，马上就恢复了元气。这时他又开始不断地谴责贝野的父亲，这样

做不就象故意在为加重源先生的罪责而活动吗？逮捕源先生的目的是让他老老实实地做人，只要他老实了，早晚就会释放。源先生对这一套也习惯了，眼下让他忍受一下，等出来时再热情欢迎他就是了。……矢根有些不愿意，同时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他觉得被任命为总务部长以来，感情与判断力出现了完全分裂的症状。

二十一

织木一走到坡路的顶上，就顺着落叶松林向左边走去。他想等到天黑后，拾些柴禾回家。他看到在前边一个叫死洼的洼地的斜坡上，爬着蜂头菜的藤，他想顺便摘些藤回去。他觉得不管干什么都是给矢根增加负担，便想做点什么减轻矢根的负担。

他一踩在雪上，下面的落叶就象撕碎海绵似地发出声音。道路很滑，在到达死洼的路上，他有两次摔得跪了下来。洼地里雪已经没有了。大拇指粗的蜂头菜的藤把落叶推起来，到处是一堆堆的。没有风，微弱的阳光照射着，空气有一股涩味。织木的心情忽然变得想哭，便蹲了下来。

这时，在他的脚下躺着一只死了的小鸟。是一只比麻雀稍微大一点的小鸟，好象死了不久，眼睛上边象天鹅绒似地充满光泽。他马上划着了火柴，靠近地面一看，地面发出暗红的光，马上又消失了。

是二氧化碳！

织木紧张起来。他的一种假设在这里得到了验证。他认为花园温

泉断流的原因是由于地下水脉变化的结果。花园温泉由于地震而断流了。但是,在隔着一座山的Y地方的水井的水温平均高了3度。这是由于岩浆发出高温蒸气在深处首先对A小水脉施放了热量。这股水脉进而又流经其上边的B大山脉,到达地表形成花园温泉。又可能是由于地震使A、B两个水脉在花园温泉处相汇在一起,A小水脉失去了热度,结果却使B水脉的水温高了许多。但是,成为岩浆的通道的地表裂缝却没有这种变化。只是因为中途失去了热度,仅排出一点低温瓦斯。……这可能就是这种二氧化碳……进而可以认为大裂缝以此处为中心,穿过町里,一直延伸到半岛的顶端部位。如果能掌握住裂缝的构造和小水脉的构造,恢复温泉,开发高热蒸气不就能很容易地解决了吗?温泉断流后,使该地区经营温泉的人,只能用传统的梓树挖掘法进行钻探。所谓梓树挖掘法就是用搭起的台子支起一个车轮,让人在中间象白老鼠一样不停地转动着车轮,用绑在杆子头上的竹筒把泥抽上来。这是一种极为原始的方法,由于受到技术落后的制约,再加上有人从中牟利,挖一百米要用一年的时间花上百万元,还不能挖到所需要的深度,多半挖到半截就放弃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采用新钻井技术,探查到准确的位置,深挖到A水脉与B水脉没有汇流到一起的地方。这是开发的第一阶段。……接着,在此基础上,如果能筹集到资金,就一定要实施水脉分离工程。探查A与B水脉之间相通的部分,如果用水泥堵上,花园温泉就能完全恢复原状。这是开发的第二阶段。……最后,是实施世界上谁都没有试验过的开发地热的水脉改造计划。到了这个阶段,就将利用从A水脉的掘井中的蒸气,把所有的温泉改造为热交换泉。用人工使A水脉干涸,将蒸气的通路移到最上端。使A水脉到达附近一带的地表,这项工程就格外简单了。如果这项计划能够成功,就将建成世界上最早的可进行调节的人工喷火口。……喷火工厂!地热工厂!……织木在梦想着。象是把一个长的椭园形切成两半的几个巨

大的塔,盈天耸立,从其顶端不断喷出剩余的天然气,顺从于人的地球不断地唱着恭顺的歌。塔的腰部螺旋似地缠着钢铁做的箍。一些操作室上下交错,塔与塔之间交织着无数的管道形成交叉的网眼。而且,其下面无限地扩展着大花园工业地带。……数百万千瓦的发电厂,硼酸、铝、钾、铯和其他有用的稀有元素的加工厂,精炼硫磺工厂、人造丝厂、制药厂、农产品热加工厂和地热暖窖等构成的大农园……并且,町的中央还有家庭用蒸气供应所、地热研究所、热带植物园等。所有的绿色地带都有热水喷泉,到处都撒着不那么耀眼的柔和的光。路上行人的脸上没有忧虑的表情,都将会回过头来悄声而语,说那位就是我们的恩人织木工程师。

突然,天气变得寒冷起来,从死洼的底部静静地冒出雾气来。

二十二

那天晚上,在饥饿同盟的定期例会上,大家在议论花井迟到的事时说:"织木,你为什么不想逃跑呢?"矢根听了织木所说的等花园的工作结束时,一定要停止给我服用"魔女"药的请求后,不理解地问。"我真不明白,我最近不知为什么总有些不痛快……虽然不是怀疑,但总觉得负担过重。花井这个大头头象是没事儿似地到处转来转去。他在干什么完全不知道。总之说得很多做的少。象这种呆头呆脑地被人套上鼻子牵着走的状态如果还继续下去,最终会变得完全不正常了。你如果想逃跑,我也跟你一起拼命逃走。"

不知为什么织木低着头，非常胆怯。怎么回答好呢？他也说不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作为他来说，也未必就是不想逃走。然而，每当到这个时候，他就弄不明白为什么逃走，又为什么不走了。

“嗯，如果可能，说不定这样更好。”森四郎也转过头，用神经质的口气插嘴说。人变得极度憔悴，眼睛也塌陷下去，嘴唇象熏制的鲱鱼肉一样的颜色。按照花井的计划，在从年根到元旦期间，占领西装裁缝学院的一半，并且准备好了钉在门上的门牌，但事态并未能如愿发展。他变得有些神经衰弱……初二的早上，藤野美好穿着象金鱼的肚子一样浓淡相间颜色的礼服，离30米远就散出很浓的香水味，可能是要转游着拜年去。森先生！她用鼻子发出的声音——或者是由于自己的香水呛鼻子的缘故——一边眨着眼睛一边顺势凑过来。但是，当他看到别人在看她，就不出声地站立着，眼看着她的两眼充满泪水，变得象金鱼缸似的。她带着笑声说了一句我明白了，就头也不回地跑回去了。据花井说，那天晚上，藤野健康与柿井大吵了一顿，相互殴打起来。尽管他们互相谈过要如何使计划获得成功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象是花井所认为的那样的谈话。第二天早上，柿井穿着有家徽的和服裤裙出来，还问这事是谁干的。他已经大醉了，但态度极其温和……喂！森四郎为了避免对抗，很暧昧地说。……明天也行，是不是就去占领吧？正好初五，是学院的新年会……哪里！不管是谁制定的，既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法律，那么根据医疗法第11条我对这里有管理权，你们随便弄就不好办。……生硬的话咱们就不要说了吧。凭我的职业本能我知道犯人是谁。因此，先生，好不容易赶上过年这样的节日气氛，就不要太固执了，就请你谅解吧。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町里的安定，因为我们是这个町的公仆。……不管人家怎么说，我只要是说了不行就绝对不行。……柿井这么说着，他那象袋子一样的脸又马上堆满了横纹，他说要是这样，咱们就适应节日的气氛就此改变话题，好吧？先生。如果行的话，你可以考虑到

美好家去倒插门当女婿,你有没有这个打算? ……森四郎一下子惊呆了,决心不想再开口说什么了……可是,先生,藤野家的条件很好,又有财产,美好也是个条件那么好的人。对于町里的年轻人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这么个诊所我想是不会成问题的。……森四郎仍然保持沉默。

花井听说这事以后十分恼火,他以为森四郎已经答应了倒插门的事。不管森四郎怎么解释,他也听不进去。花井好象怎么也不相信森四郎会拒绝,当他终于明白了之后,态度反而更加强硬起来。这是将要发生矛盾大爆发的前兆。在这个事件上那些家伙必定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然的话,藤野不会居然把自己的女儿当牺牲品。就连森四郎也发了火。但是,这时候反抗也显得太愚蠢,于是,他便决定置之不理。办公室开始上班的那天,柿井象是有什么来头似地问道,有没有给藤野捎来的口信什么的,森四郎回答说没有,他也就没有再催问。但是,正当要回家的时候,他又若无其事地想要把诊所的牌子摘下来,并且认真地说真难办。他转而又温和地说不摘了,就这样的走了。到了第二天,又到了第二天的次日,他又反复地提这两件事,这成了他不可缺少的一个日程。进而,从二月初开始,美好又给森四郎寄来了情书,说自她离开了西装裁缝学院,她原来所担负的工作,由町里一家西服裁缝店的姑娘接替了她。美好在有一天寄来的情书中,详细地用数字说明这一件事给她的西装裁缝学院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森四郎这才头一次知道西装裁缝学院只给女工月薪,工资很低,跟不给差不多。学院就是由这些女工来维持的,实际上是一个西装裁缝工厂,并且有很大收益。因而这令他感到很吃惊。但是,藤野美好没有料到她的这份情书更加刺痛了森四郎的心。接着,她又在信后附上这样一首令人不舒服的诗,诗中写道:在这个象海底下湿了的海草一样的头发上,云云。……然而,一点儿也没有花井所说的那种要爆发矛盾的迹象。当然,诊所一位患者也没有来

过。一到了晚上,老鼠又开始在诊所和西装裁缝学院的墙内吱嘎吱嘎地挖洞。……"还是逃跑了好,在这个时候还说什么计划、计划的。可是,织木,你真的是怎么想的?我是觉得这会儿只是一条道地只考虑温泉,这靠不住。"

"哪儿靠不住?"疣蛙因为在此之前对织木的背叛行为——他认为织木说出了'魔女'药的秘密这是一种背叛——找了别扭,而默不作声。"人事部长说这样的话也不加以控制。提起这事,在花井经理被解雇之后,你森先生连5百日元也没捐吧,我又讲到这事,但我必定每天捐两个带果酱的长形面包,光这一个就2百多日元。"

"昨天花井说是要到S市去做工作,我就给了他1千日元。"森四郎嘟哝着回敬说。

"什么S市?"……疣蛙头一回听说。这么说他从昨天开始还没有来取长形面包。但是,疣蛙自己也有不知道的情况,他觉得不该如此,便说:"不会有这样的事,那可能是出了什么差错。"

"不,我去过了。"在此之前,很得意地啃着手指甲的狭山,故意做出不愿说出来的样子,调皮地插嘴说。实际上,他也由于心情沉重而感到不安和苦恼,他的苦恼是由于自己所产生的几个小疑问和在单位受到的压力凑到一起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饥饿同盟的不信任。这是对扩展到怀疑整个人生的恐怖。他被任命为发电公司的财务部长以后,骤然增加了对原来工作单位的不满。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车站的工作人员们过于屈卑。就连站长作为座右铭的家庭主义,总之,就连他自己的行动,不也是受到与家庭成员关系的责任的束缚吗?就连分会长也是站长的麻将朋友,与其说他是工会会员的伙伴,倒不如说更象监视人。根据花井的意见,在分会长与站长发生对立之前,还要耐心等待。但是,已经发出了预告,春天要进行人员调正。站长的作法却非常巧妙,他说是解雇谁要由同事们相互商量决定。什么?对他这种事也要吹毛求

疵！这是革命的外行人的作法。花井随便地搪塞过去。那么你主动作为第一个希望退职的人不是更好吗？大发电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在车站干剪票的活儿，真是荒唐……然而，光想着当发电公司的头头这行吗？就连花井被解雇时，不是也3天睡不好觉，闷闷不乐吗？建发电厂这事，不管如何考虑，也想得太不切实际了。而且，最近花井的行动不能不叫人感到有些不放心。我姐姐佳子自从不断地到织木那儿去以后，花井对织木的态度叫人感到一下子变了。他所说的我几乎都不想听，他以高压似地命令口气越发强行指使去办难以办到的事。比如，从车站把算盘偷来；为了象个财务部长的样子，到明天以前要把除法的小九九背下来；去偷电灯泡；为了将来涂抹糖果厂的烟囱，每天要练习爬电线杆；把你姐姐的指纹弄到手；把电炉子偷来；而且，昨天还让我从我姐姐那儿把小提琴偷来。他相信，花井真的要自己向他姐姐说明原委，让她把小提琴还给他。尽管由于同盟的作法不免引起混乱，但也没有必要在伙伴同志间制造混乱。没有人痛快地回答他的话。花井又开始变得象前面提到的风箱那样发起疯来抓住袖子、衣襟、扣子一个劲儿地拉，终于拉掉了一个扣子。狭山害怕起来，决定照他说的办，在谁也不在的时候，偷偷地钻进旧巴士的房子里，把从她姐姐那里拿来的小提琴悄悄地放到不显眼的地方藏起来。这是他在今天中午干的事，却被矢根最先看到了。织木并没有吃惊，对于过了两个月回来的小提琴，他就象对小猫一样静静地抚摸着。

“你去吗？”可是疣蛙也不服输地回敬说。

“去过了，昨晚夜里11点……因为我剪的票，没错儿。”

“一定是假装去了。”疣蛙说得驴唇不对马嘴。狭山沉默着，用嘲笑的目光看着疣蛙。

二十三

外面传来了沿着工厂的墙从大街跑进胡同的脚步声。疣蛙把头转向门说:"是经理吧?"狭山直起腰严厉而肯定地说:"不对"脚步很轻,迈着大步走得很快。呼吸急促,整个身体撞到门上。狭山转过头,把手指放到嘴唇上,使劲按住门的把手。……外边来的人(喘着气)问织木先生在吗?不得了啦!喂,先生,(喘着气)我是佳子,被偷了,先生,请开门,喂,你怎么了?(喘气)先生啊,哎呀,我在做什么呢?我从门缝里看到你了,快开门吧!……狭山坐下摆好了架势。……我要砸门啦!佳子反复喊着。门口木板发出了破裂的声音。狭山的身体象要被推回来了似的……先生,小提琴被偷走了。她发出了不安的、带有内疚的声音,喂,你怎么啦?……同时有旧钉子被拔出来的声音,门拉手掉了,象弹开了似地被打开了。狭山被赶到堆在后面的人偶里边。

"干什么,你这个家伙!"佳子板起面孔,瞪着狭山。想马上朝他扑过去。但是她看到不只是狭山一个人,织木也在这里。她极力控制着自己说:"我知道了,有你这么个小偷的弟弟我感到很伤心。你给我坦白!把它拿到哪个当铺去了?"她揉着因为撬门而弄痛的手指,身体颤抖着,急促地呼吸着,象控诉似地看着织木说:"先生的小提琴肯定也是这个坏蛋偷的。我虽然不知道你们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但在别人的面前训斥自己的弟弟坏,我感到很羞耻……可是,我不能不说,我这就找派出所的警察去……对于我来说,小提琴是比弟弟更珍贵的东西……"

"请等一等!如果是我的小提琴,不知为什么,在我不在的时候它又自己回来了。"织木没有看佳子的脸,把小提琴盒轻轻地推到她的面前说:"这是我的小提琴。我觉得有些不对头,就查看了一下,是没有错。"

佳子一动不动地看着那把小提琴，不由得发出了苦恼的呻吟声。眼看着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紫的，突然捂着脸哭起来了。

“从前我曾从你这儿借小提琴。这回又轮到我还给你了。”佳子喊着“混帐!，向狭山伸出拳头打过去，后边的手碰在门上。也差一点惊叫起来，接着便抽抽搭搭地哭着跑出去了。矢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其余的3个人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随后进来1个人，花井就象是从黑影中冒出来似的悄悄地进来了。他低着头，无精打彩地垂着空着的手，屈着膝盖，身子向前弓着，那种姿态就象猴子似的。过了一会儿，花井急忙挺起了胸。象威吓似地朝着天伸出两只胳膊。狭山慌忙把门关上。

花井背对着门叉着双腿站着，从衣兜里拿出梳子，开始慢慢地梳理头发。他好象是非常镇定自若的样子，又好象不是这样，总之，情绪并不好。他呆呆地看了一回儿对面的矢根的头顶，很疲倦地说：“因为到S市去了，回来晚了……”。狭山向他投以讽刺的目光。疣蛙若无其事地不断地抠着耳屎。花井突然嘎噔一下子象折断了膝盖似的一屁股坐下了，有气无力地说：“不过，来回很顺利。”“我见了县里的计划科长穴钵仓吉。他说让马上开始工作，从明天开始就可以给你们发工资。一天3百日元……”他讲得语尾听不清楚，就好象连身体一起消逝了似的。

“不错吧？能见到穴钵这人。”疣蛙一边使劲扯着毛衣袖子，一边呕气似地说。

花井用白眼瞪了疣蛙一下，突然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你问这样的问题不觉得害羞吗？了解那些情况不正是你的职责吗？见穴钵先生这是履行法律上的手续。”他拿出笔记本，一边用手指尖蘸着唾沫翻一边说：“好了吗？先从穴钵那里把手续材料送到地方通产局公益事业部去，然后从那里再把手续材料送到通产省公益事业部去。在电气科接受对开发计划进行的审查，通过后，再把手续材料转到大藏省财政融资特别

会计那里。这样才好不容易得到政府的批准……因此必须经过穴钵的手。哼,做实际工作的结果不总是我吗? 而你们还说三道四,有这种道理吗?"……"见穴钵才能办成事,这我也是在一开始就知道的,这不是很自然事吗? 你们不见他就想办成事,那才是费力而不讨好的事呢。"……"哼,在山上练习游泳也可以呀。""得了得了,经理和副经理一开始就吵架,这可不行啊。"矢根在两个人中间一摆手,花井马上把矛头指向矢根,"总务部长,这件事你也有责任。根据情况,也许应该是你干的事。"……"是这样吗?"……"是啊,因为你们无能,被迫由我一个人全部承担。"……"是经理太有才能了。"……"嗯,工作多得忙不过来。但是,对外联系方面比预想的干得更好。"矢根的奉承可能奏效了,花井说起话来更加流畅起来。"总之,作为多良根的女婿来说,出乎意料地是个有能力的人物。他能马上领会了我们的事业的意义。本来应该是我们来写的申请报告,他亲自当场就给写出来了,还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好文章。并且,还给了建设计划的样书,并答应我们与电力公司交涉,以便取得接收批准书,还答应为我们发行町的债卷和从开发银行借款,向市里的银行说情,可以看出他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热心。我一说要回去,他马上说咱们吃晚饭吧! 又是啤酒,又是西餐,哎呀,非常的融洽。然后他又说,经理,这个事业的成功首先是绝对有把握,但是因为要打通所有的有关部门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总之,先进行实地地下勘查,使地下冒出一股蒸气,造成既成事实,这是最好的捷径。然而,很抱歉,眼下我还帮不了大忙。如果有什么、什么问题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将感到无上光荣。你们看,他当场就把这张支票很痛快地给了我,真叫人高兴啊……"。

"反正早晚他想抢过去。"森四郎很不客气地说。……"他怎么可能。"花井激烈地阻止说。"织木画的地图只有织木明白,因为是用暗号标上的。他不能那么简单地抢走。是吧? 织木。"

"嗯,只要秩文研究所的那伙人不插进来的话就没问题……"但是,

即使如此，森四郎还是很怀疑地说："这么说，那位穴钵只是因为这件事具有社会意义，就对此这么热心吗？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就……在我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啊。"

"他说要报告我就报告了。我又不是小孩子。社会上的相互关系几乎全都是靠利害关系驱动的，这我是百分之百地清楚。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不是才为革命而流汗吗？当然，他们准备了许多吸引人的诱饵。反正如果花园发电厂走上了轨道，S市肯定马上出面开始策动合并。到那个时候，我们同盟就约定全力推举穴钵当新市长……对于建设公司来说，市长的职务不管怎么说也是最有吸引力的。""这么一来，革命怎么呢？"……"可是，现在我们搞的与其说是革命，倒好象是一种事业。"……"别瞎说！一挨发电厂建成，就马上废除货币。并且，取而代之的，是把电作为经济。"……"那么，存款什么的怎么办呢？"……"使用蓄电器不就行了嘛。总之，你是有点儿不正常了吧，你是不是需要喝点儿甘油什么？嗳，森先生。"

"那么，从明天开始吗？"织木打开小提琴盒子，轻轻地抚摸着琴弦。四根干燥的琴弦象吹过远处的林中的风一样，发出轻微的声音。花井又发愣地象虚脱了似地低下了头。

矢根象想起了什么似地嘟哝着说："的确也许会出人意料地弄得很成功。"……

"如果弄得好，那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织木也深深地点头表示同意……"一定会干得很成功。"花井低着头有气无力地重复了一句。

突然，整个小屋响起了象倒塌了似的声音，门打开了。与其说是被打开，莫如说门被掀开了或许更确切。并且，突然露出源先生那胡子蓬乱的脸。脸大大的象把小屋子全堵住了似的。"没想到你们这些家伙这么不可靠。"……离门最近的花井一轱辘栽倒在森四郎和疣蛙中间。"我什么也不干了。"源先生十分憎恨地说："我能够出来全靠贝野。我只

是来告诉你们,我和你们没有关系了。”……“公司被批准了!”花井喊着……“我知道了。”源先生象来时一样,冒冒失失地走了。

二十四

4 天后……

……你知道了吗?每天充电 2 小时。这个 MJ4 号如果使用过了,马上用水洗一下,浸泡在 B 液体中……那么,该开始喝了吧!过 30 分钟后开始喝。就象让你在笔记本上记的那样,可以吗?……啊,可不是的,虽然有些罗嗦,可是这个事,……当脉搏超过 120 次、血压变为 80 以下、出门时感到头昏眼花、指甲上开始出现斑点时,要马上停止使用“魔女”药……跟你说定的,一定要照着办。现在我虽然还跟以前一样有理性,可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意志……因此什么都得照着你们说的做……只有这一点要绝对按照吩咐的办……。

织木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手心中象闪闪发光的粉状的云母那样的“魔女”药,把它放到嘴里,就着水一口喝下去了,然后精疲力尽地闭上了眼睛。

在破旧的大巴士屋子里,织木坐在椅子上,抱着小提琴。在他的脚下放着打开的象狗窝一样的提箱。从提箱中拉出来的两根电线分别接在织木的左右脚的鞋上。鞋的形状很怪,每只都钉着三根长钉子。

狭山蹲在提箱前边摆弄开关。矢根在狭山的旁边盯盯地瞧着。花井在织木的旁边,森四郎站在后边,在稍微离开点儿的地方。有几十根

钢棒，疣蛙正在用锉一根一根地锉钢棒。

20分……10分……5分……3分……森四郎低头观察着织木的脉搏和瞳孔。织木的脸上忽地出现红色。光从外表上看，他好象比以前更健康。他睁开眼睛，一边微笑着，一边以很高兴的表情说："我好象听到了。"

花井慌忙举起右手下达命令，"预备！"……织木抱着小提琴，狭山打开开关，机器轻微地响起来了。花井说"3"，狭山就把操作盘的按钮调到代表"3"的符号，织木用小提琴拉出"3"的音，花井接着说"4……5……6……7……1……2……3……2……1。降半音！3……4……5……6……"这样反复练习了一整天。

"魔女"药必须隔8小时后才能喝。第二天整个上午复习昨天的练习。下午不使用小提琴，而是织木用嘴对应狭山用操作盘调节输送出来的电流进行练习。4……6……2……1……4……2……"而且，不完整的地方，就用小提琴来补充。

第三天把头一天的练习再细分成半音，进行练习。再一个第二天也是这样训练，又一个第二天还是这样训练……。一度形成的条件反射很容易反复再现。织木在德国留学时代的经历发挥了作用，他在第一周里就几乎能完全感觉到电流和音声是一个东西。

进入3月后不久一个晴朗的早晨，正式开始进行地下勘查。他们把町划分成3个大的矩形，首先从两侧的矩形开始勘查。在矩形的北边和南边两边，每隔10米在地下埋一根疣蛙锉光了的钢棒，上边装有秩文MJ4号电极，再把钢棒的头用电线连起来，通上电流。于是，这个矩形中的地面就形成了电流带，地下结构中的电的不均衡则用等电位线的弯曲表示出来。织木穿上前面提到的钉子鞋那样的鞋，成为活人的仪表，在地面上按照纵横交错的棋盘格式的路线走，把出现的声音、能够听到的电位差一个接一个地记在五线谱的纸上。这样产生的乐谱用独特的

方式翻译计算,同时表现出两个音即以两部合唱那样的形式,重新写在一张乐谱上。于是,这在织木看来就成了已经绘制成的地下透视图。

工作的分工确定如下,花井和森四郎负责南边那一排电极,狭山和疣蛙负责北边那一排电极,矢根负责配合织木。开始的时候,决定由狭山代替森四郎负责南边的工作。南边正在建设铁路机关宿舍。因为狭山不想见站长,就调换到山的北边来了。在这个矩形中,包括河对岸的水田地带的一部分和住宅用地的一角及糖果厂。其余大部分是藤野所辖的耕地和山林。"关于右边的人们的申请,你根据公益事业法令第76条的规定,允许右边的人可以进入所有土地。……"按说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个护身符,然而藤野健康却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追根问底地不停地打听这件事。你问什么?这事是连町长都不知道的。当听说上边是这么回答的,花井头一次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一开始着手进行电极埋设作业,南边立即就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了。花井喊道地面有电,不赶快逃走会被烧死的!孩子们很快地逃走了。可是,紧接着,听到这个消息的农家的大人们气势汹汹地蜂拥而至,说你们这么搞,土地就荒了,庄稼就完了。过去,在这个町里开始生产半导体收音机的时候,由于电波的作用,有一伙男子头脑变得不正常了。头只是一个人的,可是如果土地荒废了,老百姓怎么生活呢?农民们大打出手,把他们赶回去。好啦好啦,你们不是想听听是什么原因吗?正当花井无计可施的时候,新当选的町议会议员藤野幸福硬挤进来说。原来这是藤野捣的鬼?一弄清是怎么回事,花井一下子情绪就上来了,也反唇相击说,你们是打算违抗命令还是打算犯罪?花井和藤野幸福始终是拐弯抹角地争吵。这时,贝野的父亲恰好从这里路过,他说听说在外国,有的地方在播种之前特意给地面通上电。这恐怕未必是坏事。因此,让花井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幸福反对说:"你少管闲事!""这真是怪事啊,这不是你让别人说话来的吗?"贝野这么一说,大家不由得笑起

来。"我不听也知道是你在说话。"幸福大声吼到。"既然这样你就别听了。贝野说着就走开了。围在周围的人群当中,百分之八十的人也跟着贝野一起走了。藤野幸福用鼻子哼了一声,也想要走。花井逼近他的旁边说,我对你藤野幸福有仇恨。藤野幸福说:"该报的你都报了。""能报的清吗?"花井自以为自己是町里最有侠义之气的男子汉。他往幸福的马裤上吐了一口唾沫。……"干什么?你这个长了尾巴的家伙……"幸福一抓花井的肩膀,花井便摔倒在地上,还扬起脸要往幸福身上吐唾沫。可是,藤野幸福已经躲到唾沫吐不到的地方站着,一边笑着对离开他站着森四郎说:"你好吗?请一定到我这儿来玩",一边迅速地象逃跑似地离开了。

织木表情显得很坦然,一边往五线谱上作着记录,一边一步一步用力地走。在他旁边的矢根拿着磁铁监视着线路。沿着直线……直线往前走……一碰上树,如果是小树就踩倒,如果是大树,就用米尺准确地测量其位置。遇到墙就爬过去。遇到人家,如果可能就从中横穿过去。遇到河流就直接渡过去。沿着直线……直线……。穿过荆棘丛生的地方时,全身划得满是伤痕。在树林子里,每走10米就需要一个小时。

这种莫明其妙的作业很自然地马上就引起了町里的人们的议论。那不是挨饿的矬子的儿子吗?这么一说,也有的人终于想起来织木的本来的面目。但是,那些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最难办的是因为金钱而发生的纠纷。其中有一家小地主的老夫妇说能让挨饿小子踩我们祖先留下的地吗?整整纠缠了一天。花井他们说是要是触犯了法律,你们就把我们抓起来好了。他们软硬不吃,无法对付。后来想给他们3百日元了结这件事,可是他们又死乞百赖地硬缠着要堵嘴钱,最后反给追加了2百日元。

在这期间,同时又开始传出令人有些担心的奇怪的谣传,说是有一个男子到处转,硬要向每户搜购一尺见方的土地。这也使条件发生了

很大变化,不是要买某一个特定的一尺见方的土地,而是购买任何一块不特定的一尺见方的土地的地面所属权,价钱为3百日元。按当时的行情,即使是最好的地方,如果买一块一尺见方的地也只不过30日元就够了。因此谁都觉得不放心,但还是抵挡不住3百日元现金的诱惑,好象日本所有的人都把地卖了。特别是在旱田中,一尺见方的那么一点儿地,有没有好象也都无所谓。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被这么一个奇怪的鬼计弄得全町人都晕头转向的。

不久,这个谣传也传到了花井等人的耳朵里。了解工作内容的花井等人,大体弄清楚了搜购这个不特定的一尺见方的地面权的目的。照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此阴险的圈套是少有的。因为买主能够在地面的任何地方都能取得这种地面权。因此只要使用面积是一尺见方,就可取得地面权。这与全部得到那块土地有什么两样呢。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一尺见方的地的具体位置没有指定,因此那一整块地就不能自由买卖了。必须指出这一尺见方地的目的首先是针对花井他们要搞的那种钻探工程……这回在车站小卖店工作的花井的母亲起了很大的作用。据她介绍,那个男的每天乘火车从S市到这里来回通勤,身穿黑色短大衣,半长筒靴子,拿着一个红色的皮包,身材魁梧,30多岁左右。她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如果这个是S市的人,当然她就肯定是穴钵或多良根手下的人。正如森四郎所说的那样,这些家伙仍然是策划夺权,想要插手这件事。革命的外围防线被突破了。煞费苦心将要建立的发电厂,却在革命开始之前,全部送到敌人手中去了。

花井决定马上乘火车去拜访穴钵。他准备根据情况,不惜采取停止作业的强硬手段。已经过了10点,穴钵好象非常不高兴的样子,但是一听花井的报告又突然紧张起来。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那副紧张的样子不是因为其背叛行为被识破而感到亏心,而是因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使其感到极度难堪。这时,花井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那么到底

是什么人干的呢？什么地方隐藏着这样的坏人呢？“是藤野！”穴钵象呻吟似地说。“可是，听说那个男的是从S市来的。”……“是伪装。为了掩人耳目而有计划地进行了伪装。”……“嗯，因为藤野也大致知道织木的研究工作。”……“混帐！”穴钵叫喊起来，接着又抱起电话机，先给多良根，然后给凡是所认识的房地产主，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经过两个小时奋战的结果，才总算查明了那个神秘的男子的真正面目。那个人是一个极小的倒卖土地的贩子，听说也是受藤野的指使。据那个男子说，藤野是一个广告迷，他想把医院和西装裁缝学院的招牌贴遍全町，当然，那个男的并没有答应干这件事……“尽管这样，这个人还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哪里，以扒窃为职业，虽然叫人讨厌，可偷东西都很能干。”……“怎么办呢？有什么好对策吗？虽然是一尺见方的面积，但是，把它全部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地面权的网，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下手了。”……“咱们只管振作精神，摆起架势来，这回必须与其决一死战。”……“可是，这些家伙厚颜无耻，他们哥俩都是这样。”……“总之，包在我身上了！既然花园町有那么重要的价值，就连多良根也别想厚着脸皮进来。”……“那么，就要进行面对面的决斗了吧？”……“是的，是要进行决斗了。”……“假如藤野派提出要进行合作的话，我们当然要站在穴钵这一边。”……“喂，花井，请多关照。”

花井虽然待他喝了啤酒，甚至给他掏了出租车费，但是，没有得到一点表明有关事态好转的具体情况，他来求助穴钵的那股劲头也都烟消云散了。伙伴们听了花井的报告后，大家感到不太理解的，也只是他们的愚蠢和无所顾忌。现在，两派的对立不正在日趋激化吗？对立情绪越强，处于两者之间的饥饿同盟就越能提高自己的价值；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诸事都在按照自己的计划进展。

纵的线路终于拉完了，就在要开始拉横的线路的那一天，织木突然昏倒在田地里。幸亏花井他们所处的位置离他不太远，就马上赶到，把

他抬到路旁的树阴下。在花井和矢根驱赶围上来的孩子们的时候,森四郎在给他治疗。脉搏虽然跳得不太快,但是血压急剧下降。再一看他的手指尖、手脖子及眼的下部开始出现皮下出血。森四郎叫了一声"花井",又说:"如果再不停止服用'魔女'药就不行了。除了脉搏之外,一切症状都出现了。"……花井一听这话就生起气来。认为他竟说些令人不高兴的话。不知为什么哪一个都这样,全都是废物。对工作没有一点儿热情。"脉膊跳得慢没有关系吧?"他更加固执,不服气地反问到。……"脉膊虽然跳得不快。可他身体很虚弱。脉膊不快,血压下降这是更坏的征兆。"……"可是,织木不也特别提到了脉膊的事了吗! 这个脉膊也算不了什么,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不,我作为医生,可以断言不能再这样下去。"……"你这是越权。你人事部长只考虑人事问题就行了。"……"可是,这不也是人事问题吗?"……"所谓人事问题就是解雇人的问题。""那么,我就先把你解雇了。"

"好啦好啦。总之,必须先把织木抬到巴士屋子里去。"在矢根的劝解下,两个人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十分狼狈。特别是森四郎对自己在众人面前的过激态度感到有说不出的失落感。在值得可笑的场合,这么气愤地一吵,也只能证明自己也成了参与者之一。花井首先站起来,矢根抬着织木,森四郎架着腿,他们就象送葬一样,沿着田间小道走了。花井并没有别的什么更明确的想法,只是在心里反复说着不能允许这样,不能允许这样。森四郎一边走着,一边回忆起织木以前说的不知是要逃走还是要留下的话。……可是他现在不知为什么却相信起花井来了,哪怕是相信百分之一。因为过于一心想着从屈辱的状况下摆脱出来,最终肯定会被卷进去,成为这场戏里的一个角色。然而,象我这样的人虽然总是想逃出来,但实际上多半是选择留下来。放在火中不烧手,放在水中不湿手这样的世界才是我曾经想象之中的花园。

到了半夜，织木醒了。他站起来想要走动，好象还要去继续工作，被矢根拉住了。他奇怪地看了看周围。花井马上让织木喝“魔女”药。“还是别喝了。”矢根拉着花井的衣服襟说。花井使劲儿推开矢根的手说：“就是你，如果不愿意，那就别干了！”……可是，他马上又很后悔地说：“不是的，我不是硬让你不干了。只要请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处境。我和织木一样，是在豁出命来干这项工作的。”……“哼，考虑就考虑。”矢根爱搭不理地随便说了一句就钻进了毛毯里。

织木盯盯地看着自己那污黑的指甲。花井与他一并排坐下，织木一边把他那枯瘦如柴的手指伸到花井的眼前，一边用疲倦而又慢吞吞的语气说：“你看！我中毒了。还是不用‘魔女’药的好。”花井一边把药瓶子在手中轱辘轱辘地转着，一边装作没有听见，“可是，就差一把劲儿了，横的线路很短，大概还得3天……嗯，很有意思……如果都能理解我们干的事，全町的人就一定会来祝贺。受到如此欢迎，真是不得了……”织木也略微点着头。但是，因为他还是不想把目光从指甲那里移开，花井也不得已，用他里边的那只手拿着织木的遗书，把遗书里关于里子的部分念给织木听。这时，织木深深地叹着气，抱着膝盖，低着头流泪。接着，花井又把一张发黄的照片，连同放大镜一起送给他。那是里子在读高小时与同年级的同学一起照的照片。织木用放大镜一照，人变得就有5厘米大，他闭上了眼睛，沉入回忆的梦境之中。花井马上把准备好了的“魔女”药和水一起，倒进了他那没有血色的发白的嘴中……。

结束两边的矩形的调查，正好是在从开始调查的那天起的第20天。织木已经衰弱到如果没有人扶就要摔倒的地步。他还在拉痢疾，眼睛也陷下去了，鼻子也瘪了，周身的皮肤都干巴了，给人的感觉几乎就象一个得霍乱病的患者。尽管如此，花井还是不让织木休息。还有重要的工作，尽快完成透视地下的乐谱，哪怕是一个地方也可以，尽快确定地点。今天穴钵又连同支票一起送来了催单。——“花井经理先生

……我们已经准备了钻井技师，准备在一、二天之内，在现场开设饭堂。第一次试掘成功的希望就要到来，需要准备马上投入资金，请尽快探查。穴钵敬上。”花井给织木注射了兴奋剂菲洛本，硬让他坐在桌前。

除五线谱纸外，织木还使用几种计算图表、画报、方程式，还不时地用小提琴试着拉一下，织木开始创造奇怪的旋律。织木不是从第一小节开始按照顺序来写，而是从这儿从那儿跳来跳去的写。看到织木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打嗝，不断地略微向上下、大幅度向左右摇晃着的织木，花井也感到不安起来。这几天，森四郎和狭山都没有联系。决定一天送一次长型面包来的疣蛙今天也不来了。矢根早晨悄悄地出去后一直没回来。因此，剩下的他们俩个人整整一天谁也没开口。花井心中反复着我不能允许我不能允许的话，一边打开窗户抖掉头皮。这时，温润的土的气味忽然扑向他的脸上，象抹布一样盖在他的脸上。他把脸一缩回来，就发现巴士房子里边有股强烈的气味，空气的颜色也象是发生了变化。是不是织木的身体开始腐烂了？……咔嚓！在花井的脑子里发出了钢棒折断了的声音。

“成啦！花井。”织木手抓着胸摇晃着，睁眼一看，天已经开始放亮了。织木疲倦地趴着，用象粘膜糊住了嗓子似的声音慢吞吞地说：“我想喝水。”等把水一端来，他就象舔似地用了 10 多分钟才喝完水。然后，他又象矢根用的人偶似瘫倒在床上。这期间，花井象是不放心似地翻看着桌子上放着的几张五线谱纸，看看这看看那。

“这样，能明白吗？”

“嗯，完成了……那一区域有两处……B 水脉，这么说可能不明白，要是在山的对面挖一个涵洞，修一个排水渠，西边那一区域不是也就能有温泉了吗……我可以睡觉了吧？”……“织木，喂，织木！我这就把地图拿来，你把地点再清楚地标下。”……“不行啦，当时在德国，与容易懂相比，能够习惯于不容易懂倒可以得到奖励。我该睡了。”……“喂，织木，

我在求你。”……“已经不行啦，我的身子的一半已经睡着了。”……

二十五

一台带着挎斗的大型摩托唰地象插进了地面一样，在旧巴士房子门前紧急停下了。从挎斗上下来一位白发但看上去又很精干的50多岁的男子。灰皮肤，尖嘴巴，象用刀切开似的白眼，有些驼背但反倒显得动作有弹力。“是花井经理吧？”这位男子一边伸出象抹了白粉似的手，也象女人一样细声细气地说。“我是秩文研究所的所长。我叫秩文。”……花井一听说他叫秩文，吃了一惊。同时，他也是由于对于握手这种礼节不习惯的缘故，当对方的手还没有伸出来的时候，他就急忙把自己的手缩了回去。秩文奇怪地望着他那失态的手，忽然笑着说：“这回我从穴钵手中接过勘探工程很有意思，没有想到我又能看到织木本领。”……“织木的身体不好。”……“噢，这怎么行呢？”……秩文瞧着屋子里边。花井在前面使尽力气挡住他。秩文歪着脑袋一边点着头一边又笑起来。“我在葫芦馆订了房间，那边一收拾妥当了，马上就能开始作业……”说罢他转身迈了三步就跳上了摩托车的挎斗。摩托刻不容缓地发动起来，排出烟来。与摩托发生共鸣，花井的骨头也开始出声地颤抖起来。

花井把那份重要的乐谱小心翼翼地叠成四折夹在旧报纸里，放到衣服里边的兜里，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旧巴士房子。花井一边走着一边想，只要我攥着这个，任凭他怎么着急，这东西还是我的。他首先到狭山家看了看。狭山刚起来，拿着劈柴的刀正要出门。狭山一看到花井，就

象生了气似地把脸扭过去。"你这是怎么啦?"花井责备地说,"你撇下经理这不是太无情了吗? 在你们偷懒的这一阵子,我把地图弄完了。"……"你撒谎;"狭山顶撞地说。"都在说谎。请不要再欺骗象我这样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了。我倒底是为了什么辞了车站的工作? 大家都是因为受了你的骗。什么革命,你净瞎说,说是电能代替钱,其结果还不都是触电被电死。都是因为你把我弄得不成样子。佳子到东京去了。她瞧不起你,佳子相当了不起。哼! 你真德性,请你快到那边去吧!"

"哼! 你要后悔的。"花井象失去了体重一样,又软绵绵地走了。疣蛙的家里满院子都象万国旗一样挂着各种颜色的染了色的布。花井在这些万国旗外面 一招手,疣蛙出来了。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外出。疣蛙一看见花井就摆开架势喊。"你要打架吗?"……花井忍住气,他一边勉强忍耐着想马上躺下睡觉的那程度的疲劳,一边说:"你到哪儿去?"……"当然是公司。""公司? 哪个公司?"……"你真是多管闲事!"……"哼! 以后你要后悔的。"

花井又回到旧巴士房子,进去一看,矢根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全光了。只有桌子上放着的纸条上写着:"永别啦"花井和织木并排躺着,就象死了一样地睡着了。他们不睁眼地整整睡了3天。花井只记得这期间曾起来3次小便;被织木叫起来两次,给他喝水。他连森四郎来给他俩打针都记不得了。更何况有一个可疑的男的偷偷地从他衣服里边的兜里偷出那份五线谱地图,给照了相后走了,他都丝毫不知道。

但是,在这3天期间,相继发生了许多事件,就象一年的事都集中到一起了似的。首先,多良根与穴钵与某位国会议员都纷纷前来插手。而且秩文博士也掺和进来。町议会临时召开了秘密的紧急会议。会议上,首次由多良根发表了花园温泉复活的声明。会议决定重新恢复中断了20年的温泉审议会,藤野被推举为会长,多良根被推举为副会长,并新成立了地热开发协作会。与审议会相反,多良根被选为会长,藤野

被选为副会长。如此内容充实的町议会恐怕是这个町成立以来的头一次。

勘探机械很快就要装好了。一夜之间地价就上涨了两倍。更有甚者，由于整个花园町已经全部被1尺见方的地面权的网严丝合缝地复盖上了，现实情况是已经没有了买卖土地的余地。人们也终于知道是中了圈套，开始 骚乱起来。但是，这骚乱声早已被钻探机械试行运转的轰鸣声淹没了，已经听不到了。

二十六

第四天早晨，森四郎又到那个旧巴士房子为两个人出诊。花井很受感动，保证说让森四郎担任副经理。森四郎对此没有表态，一边指着织木一边说："请来领取死亡诊断书。"花井惊恐地望着织木。然后，他把短粗而脏乎乎的手放到织木那苍白脸上。他象是回想起什么似的开始静静地抚摸着织木的脸。森四郎在带来的盒饭上又轻轻地放上一张一千日元的钞票，便象逃走似地离开了旧巴士房子。现在，真正需要治疗的正是他自己。至少他自己还存在着能够治愈的希望。

自那以后又过了3天，大概是由于森四郎给注射的结果，花井仍在昏昏沉沉地继续睡着。后来，他醒来的时候，不知何故，却在町的街里走着。那好象是在车站的附近，也象是内街的附近。他首先掐自己的手背，确认自己不是在作梦。接着，他又把手放到胸前，查看那些手续材料

放的地方，这样终于恢复了实际存在的感觉。虽然还有些发呆，但他已开始觉得明白了出来走走的目的。但是，他就好象已经连续走了好几天似的，膝盖的关节象散了架似的，走不稳定。每走 10 步，他就得停一回脚等着膝盖能稳定下来。因此，平时能走 10 分钟的地方，他现在要走上 30 分钟。他忽然看见曾经见过的一辆排着烟的摩托从内街办公楼一样的建筑物前开走了。象是被吸引了似的，花井一边拖着双腿跑过去。在那个建筑物的前边，挂着一个崭新的牌子——《建立花园地热发电股份公司筹备办公室》。

玻璃门上映现出一个乞丐的形象。当发现这正是他自己时，花井已控制不住自己全身的颤抖。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他梳着头发，使劲地推开门。一个男子提着水壶从前面穿过时，一回头便叫起来，"你来干什么？快回去！"……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疣蛙吗？"你带来了好的消息啦！"疣蛙没有回答，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拳头朝花井打去。花井拼命地想要拦住他的拳头。花井没有挡住拳头，而是抓住一大块黑乎乎的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好象地球的某一个尖端部位。地球轱辘地转动着，他被弹出到空幻之中。已经触摸不到任何东西，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暂且就这么悬着吗……

……等醒过来时，他已经倒在桂川的河堤上，身体的姿势象婴儿一样。天已经很晚了。寒冷的雾气顺着河川向上弥漫着。花井想要站起来，这时才发现身体支撑不住。他的尾巴不知不觉地又长长了，穿着裤子就感觉到那条尾巴相当大，而且不受他的意志支配，可以随意地动弹。他提心吊胆地一摸，有大姆指那么粗，长有 15 公分左右。从裤子上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有粗糙的角质的皮。

他毫不犹豫地一溜烟地跑进森林里。诊所旁边曾经挂着西装裁缝学院的牌子的地方，已经挂上了《温泉审议会本部》这张崭新的木牌子。怎么，也没注意过，这里全都是机器的按钮。花井一边想着一边捶着胸，

推开诊所的门。森四郎象是要出去,正在忙着整理提箱。屋里被收拾得净光,什么也没有了。“先生,我想请你给看病。”花井开始随便地往下脱裤子。……“等一等! 你是不是受了严重的烧伤?”……“哪里,不是烧伤,是长了尾巴,是尾巴,反正就象盲肠一样的东西,如果能手术,请你一定给做个手术。”

森四郎目不转睛地盯着花井的眼睛。“是吗? 那你给我瞧瞧。”说着,他一边摸着花井的手脖给他瞧脉一边说:“你把脉搏弄得稍快一点。”……“什么? 这怎么能弄快呢?”……“可不是,真糟糕,明知道这不可能,还让你把脉搏弄快……”森四郎捉摸了一下说:“你就在那块儿跑一下吧! 这样,你虽然不舒服但脉搏能变快。”

花井照着他说的,摇摇晃晃地跑走了以后,森四郎马上挂电话叫派出所的警察。他在电话中说:“有一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想请你们给以保护。他的母亲在车站的小商店上班,请你们和那里联系一下。……嗯,是花井。我? 我乘7点10分的火车。现在必须马上出发了。……”

森四郎拎着提箱,顺着内街一向车站的方向走去,就碰上许多人象赶节日的庙会一样,一群一群地朝西的方向走去。有的孩子认识森四郎,告诉他说又出温泉啦,你不去看看吗? 森四郎想,还有20分钟,看看就看看吧! 便顺着人流走了一会儿,过了县级公路在一块旱田地周围,遇上了一大堆人。在那对面,白色蒸气的气柱被探照灯的灯光照着,变得就象一束发了疯似的瀑布一样,一边轰鸣着,一边在参观的人的头顶上翻腾着。这时,人们鼓起掌来,然后乐队开始演奏。

忽然,警卫人员从后边一边说着一边把人群扒开。在被扒开的人墙中间,一边扒开人群一边捧着一把花束、身着长袖和服走过来的不正是藤野美好吗? 美好不以为然地略微看了森四郎一眼,便依旧向前走去,悠然地融进对面的人群。

森四郎思索着,认为完全不存在象现实这样的非现实的人。这个

町本身正是一个巨大的病房。总觉得不象是会有精神科医生到这里来。给我们所留下的工作也只不过是掩饰和保护这种现实性的非现实而已！森四郎离开人群走了。但是，他不是向车站的方向，而是顺着来时的路又返回诊所……在确立新的工作单位之前，反正还有充裕的时间。对于满是伤痕的饥饿同盟，也只不过给它绑绑绷带。森四郎头一次想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饥饿同盟的会员。正气也好，邪气也好，都只不过是灵魂的属性而已。

（高海宽、张义素　译）

短篇及随笔

饥饿的皮肤

我很饿。

街道干燥，如白炽般燃烧着的尘土，在地面打着旋涡。这尘土通过毛孔浸入血液，又在血液中翻腾。我买了一碗中国人常买来喝的、一分钱一碗的白开水，一饮而尽。水立时化成汗，渗着尘土的盐汗涌出，在皮肤上画着地图，变干了。

我按着胃部蹲到路边，因白的尘埃而松涨的地上，便出现了黄色的污迹。我爬着来到一处钴蓝色大门的阴影里，坐到石阶上，食物、而且是最粗糙的食物，化成狗或猫的形状，从眼前急奔而过。

突然，一辆高级轿车扬起电线柱那般高的尘土驶来，正好停在我前面。下巴紧绷、穿着白色制服的朝鲜人司机，敏捷地跳出来，从外面打开了车门。一把原色的、好象散发着香气似的遮阳伞撑了出来，接着，出现了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小个子日本女人。那女人容貌也还端正，却有着一张没有对焦的、痴呆的脸。她的身肢婀娜窈窕，穿着十分得体。

女人看了看我。然而又没有看任何东西。我立刻看出：女人的眼睛不过就是嵌在脸部皮肤上的裂缝里的装饰物而已。然后，她又看了看司机。司机点点头，过来朝我的肩部猛踢一脚。我在石阶下用膝盖支起身子，就那么爬了两三步，靠着墙站了起来，又呕吐出黄色的液体。女人消失在门里茂密的金合欢中，汽车开走了。出现了一个牵着条有小马驹那般大的狗的女佣，她关上门放开了狗。狗在墙内沉沉地嚎吠着，四处搜寻着我。

我将门牌上的姓名和号码牢牢记在脑中，又开始走起来。不久，我

来到一处路旁有榆树的地方，那树荫下蹲着个卖馒头的老人。我环顾四周，确认无人，便手握小刀来到老人面前。老人从那满是细皱的眼睑间用中国式的、沉着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脸，一动也不动。我默不作声地打开老人的篮子，急速地抓起两个带着黄色光泽的馒头。我正要走，老人叫住了我，又拿起另外两个小肉包子递给我。我急忙把刚拿的两个塞入口袋，将它们接了过来。老人转过脸，又蹲了下去。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一边走，一边将馒头塞入口中。有好几次，馒头噎在喉头，让我停住了脚步。每当这时候，我怒火中烧，觉得左右太阳穴处好象各放了一个发报机，正在向我脑中放电一般，这使我不得不闭上双眼。在我借住的公寓前面，我吐出了好不容易才吃进去的食物。

我的眼睛已经因燃烧般的白色尘埃而疲倦了，刚进屋子，一时觉得好象在夜里一样黑暗。我坐在除了草褥子便空无一物的床上，凝视着地板，不久，注意到那儿有个好象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白色信封。里面是帐单和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若三日之内付不清账，就请搬出去。我笑了，然后一口咬住草褥子。

我没有象往常那样考虑找工作的事。我的头脑里充满了突如其来的、狂爆的念头。它使我感到向刚才的那个女人复仇才是我存在的理由。

我努力回想女人的样子。不知为何，女人的身体和衣裳看起来象是分开着的，我狞笑着撕碎了她的衣裳，指甲挠到了那幻想中的肉体。我似乎听见了女人的呻吟声，我也呻吟了起来，突然，一阵头晕目眩，我脸朝下一头摔到了地板上。

清醒时，漫长的黄昏早已过去，已是被冰冷的黑暗笼罩着的十一时左右。流到脸颊的鼻血已经干了。公寓下面的商业街上，象起泡似的，光线溢到大街上，一闪一闪地照亮了充斥于满街的中国人的露天铺子、

成群结队的人流。人们终于从白天的假死状态苏醒，出来寻求着微薄的消费和探险。打开窗户，那带着酸味的、黏糊糊的油烟味便扑鼻而来，呛住了我。我拿着刀子，出门了。

我还不太清楚那个绝妙的主意是从哪儿、是怎样想到的。就象突如其来的天启神昭一般，我抓到了头绪，以后便如解绒线球一样轻而易举。所以一切就象先准备好了似的，带着某种必然性，并且极为自然。是的，智慧这东西只要是完整无缺，则一定是必然之物。我的复仇计划必须完美无缺、而且颇具艺术性。我要剜入她的内脏深处，无论别的什么样的刀子都剜不了这么深；我要让她的肉体腐败；无论别的什么毒药都腐蚀不了这么透；我要杀了她，无论其它怎样的死法也没有我的杀戮这么痛苦。乐师啊，这出戏的伴奏，将是一场穿着小丑衣裳、戴着欢笑的面具的死亡之舞。夫人！对你的憎恨使我成为了一个比诗人还要俗气的俗物。

我的头脑里无疑发生了什么事。尘埃被拭去、注入了机油。我的头盖骨里面，象透镜似地，被滑溜溜地镀了金，变成凹镜，在脑子里聚了焦。当时，我正追寻着女人的肉体和衣裳分离的幻象的含义，我的视线落到了走在大街上的人们那式样繁多的服装上。于是，视线的焦点之上便映出了"保护色"这样奇妙的文字。

同时，复仇的整个计划如展开的精密蓝图般清晰地浮现于脑海。

我回到屋子里，开始写长长的一封信。

木矛夫人。

(开笔写下这奇怪的名字，我带着某种生理感觉想起了女人的样子。我不知道这名字该怎么发音，却随意地把它念成了"吱姆"。* 这时

* 此处为音译，有咬牙切齿之感

候我觉得仿佛已将那白痴般端正的脸和那成长得窈窕婀娜的、中产阶级女人的肉体咬在口中一般。吱姆、吱姆、吱姆,我一边不断地重复念着,一边将这信写了下去。)

——请您收下这封您陌生朋友的来信。当我看到您那美丽的容姿、看到那美丽中隐藏着正在逼近的不幸的阴影的时候,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无法沉默不语。现在,可怕的不幸正在向您迫近。至今为止我已看到过多例,故对此一目了然。请您听我的。只有我能救您。请您赐予我拯救您的幸福。(真是幸福!)

所谓的不幸就是某种疾病。它是一种象变色龙、雨蛙、牙鲆一样,皮肤的颜色随着外界颜色的变化而起各种变化的、令人恐惧的疾病。动物学里所谓的"保护色"现象亦正在您的皮肤里发生。请您想象一下您的样子,一会儿变得如蓝墨水一般湛蓝,一会儿象咖啡似地漆黑,一会儿又跟青草一样碧绿,而当您读报的时候脸上就会现出铅字的斑纹。这难道不是十分可怕吗?我一眼就看出您身上已出现了那样的症状。我必须将您从那不幸中拯救出来。

您不相信,对不对?这也许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这是事实。已经有好几个人无视我的忠告而患上了这种疾病。此外,应该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人也染上了它。这种疾病已象流行病似地开始在世界上蔓延。对此,我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我是治疗此种疾病的专家。您一定会心存疑虑:既然如此,为何它没有被更广泛地讨论?为何报纸、电台不做报导?为何我不公开地进行活动呢?(即使愚蠢如你)这是有原因的。其一是:染上了这种疾病的人因为羞惭,或独自保守秘密、或自杀而绝不向外人提起,因而它还不被大众所了解;还有一个原因是:只要一染上此种疾病,就绝无治愈的可能,所以那帮人结成秘密团伙,妨碍我的活动,正在四处周旋,要让全世界的人在不知不觉中都染上这种疾病。您明白了吗?若所有的人全都只有一只眼睛,那么独眼者就是正常的

了;与此相似,若全世界的人都染上了这种疾病,那么那些人自己也不再是病人。他们动用巨款,正到处追杀我。他们要阻止我泄露这个秘密,展开预防这种疾病的活动。因为我知道预防这种疾病的方法。

无论如何,我也想请您理解这件事。下面我想试着简单地写一写我的科学根据,稍微有些难懂,请您忍耐着读下去(反正你根本就不会明白,只要被我的气势压倒就成了)。

变色龙皮下的色素细胞中,有许多色素粒子,外界的颜色通过视神经传到这种细胞时,其中只有某种特定的色素粒子被有选择地扩散或集合,从而产生身体皮肤颜色的变化。若闭上眼睛,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这在藻虾、雨蛙、鲽、牙鲆等身上也得到了证实。然而,这种现象也会出现在人类身上,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就此,首先请您想一想服装。什么是衣服?勿需置疑,它是为弥补人类皮肤功能的不足而出现的东西。除了御寒这样的生理性目的之外,它还具有社会功能。例如:面部表情是处理人际关系所必需的,而未开化的人的纹身,或使身体变形则是为了他们氏族的象征或阶级标志的需要。衣服连此种皮肤功能的不足也弥补了。社会越是复杂,衣服的数量或种类也越多,并且变得越重要。社会制度和衣裳的种类的关系就象照片的正片和负片一样吻合一致。制服的形式最能体现这一点。

衣裳真象有魔力一般。甚至让人不由得怀疑:不是人在生活,而是衣裳在生活?女人们那么渴望得到美丽的衣裳,难道不正因为如此么?如果可能,简直想把衣裳浸透到皮肤里去,女人们为了化妆是如此地费尽心机。您难道不觉得美丽的衣裳或饰用的宝石比生命都重要?(吱姆、吱姆、吱姆,我知道,你就是那样的女人)

也就是说,人类因自身的皮肤根本无法跟上社会的发展,所以想用代用的衣裳来进行弥补。可是,尽管如此,也总难如人意。对这一欲望

而言，没有"满足"一词。于是，这欲望——若可能的话——也在皮肤上直接以变色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不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吗？况且，若皮肤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人们已经得知黑色素与精神现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二羟基苯丙氨与新酶、血色素与氯仿的关系等种种说明皮肤产生变化的生理条件的研究正在进行。不过，这过于专业化，在此暂且省略不提。总而言之，相对于社会条件，人类皮肤已变得极不完备，而这皮肤又被置于极易变化的状态，所以，您该已经理解当今这种"保护色"病将在世界流行，是极其自然的事。那么，您若希望再进一步的说明，我改日再作正式介绍。我往下写了。

首要问题是预防方法。

经过长年的研究，我发现了一种可以预防这种病的药物。其作用在于加强皮肤色素的稳定性，同时从精神方面给人以抵御来自社会的影响的自卫能力。"复仇·A"就是它的名字。现在我手边还留有少量这种药物。

一想象您那美丽的皮肤被污染的样子，我就觉得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无比高兴，高兴），根本无法沉默。请您一定光临寒舍。为了拯救您，为了给您提供咨询，我衷心地等待着您的到来。

遥远的、敬爱着您的、陌生朋友敬上

（写完之后，我还在不停地低语：吱姆、吱姆、吱姆……）

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是封滑稽的书信，然而它却在那愚蠢的女人身上起到了充分的效果。某天早上，公寓因那女人的到来而沸扬起来。我巧妙地掩身于门后的阴影里，趁那女人还没看清我的脸便迅速关上了门。女人看着我倒吸了一口气。大概她即使忘记了我的面孔，却也

无论如何还记得我的衣服。

我谦恭地低下头，用低而沉郁的声音说道：

“流放之身，请您原谅我如此褴褛。正如信上所写，我为‘保护色人种’的刺客所追杀，连立身之地也没有。尽管如此，您来得真好，我十分感谢您。”

不用说女人的不安稍微减轻了。我的面孔看起来饥饿已极，而嘴里又说着如此谦恭的话，这看起来无疑十分相称。接着，我用几分清醒的口气进一步说道：

“前几天，您还记得吧？真是对不起。我只想设法等着告诉您，结果却成了那样。没规没矩，太唐突了，后来连我自己都觉得羞愧难当。不过，总算万事顺畅了。”

我微笑时，女人则显得十分不安。我渴望着尽早触摸女人的皮肤，那目光便如手指已抚遍了她的全身。我让女人坐在床上，然后放下窗帘，站到离她稍远的地方，默默地数着女人的呼吸声。以下的话必须让女人说。那天，女人穿着一件缎子的无袖旗袍，肩部和小腿暴露无遗。床很高，她的脚触不到地板，一伸腰便连膝盖都露了出来。从近处看，便发现她的手足如少年的一般纤细，而且象熟透了的李子一样柔软。

突然我的下腹叫了起来。我很饿，憎恶使我加快了进程。

“您带费用来了吗？”

女人惊慌失措，连忙将挎在手腕上的银色蛇皮坤包放在膝上打开。她抬起了脚，所以大腿下的深窝非常明显。

“需要多少钱呢？”

我笑了，心想：我成功了。以后只需逐渐加以暗示，只需让她以为她的皮肤果真就要变色就行了。

“暂且收您十元吧。”

这相当于我两个月的伙食费。我将自己吸的鸦片用红纸包了二十

片递给了她。鸦片才是“复仇·A”的真面目。

“请您立刻吃三片。晚一个小时，就会需要十倍的药。一分也好、一秒也好，请尽快吃药。要商议的事很多，那些以后再说吧……”

女人犹豫不决。我自己也吃了药给她看，女人于是也吃了。我暗地里窃笑不已，对常吸用鸦片的我而言，三片鸦片不成问题，可是对女人却一定会起决定性的效果。

“最初也许会有一点副作用。若感觉不舒服，就请您躺在床上稍事休息。”

我谨慎地退到墙脚处，坐到了窗台上。女人想说点什么。似乎想回复到原来的自我。我背对着从窗口垂射进来的朝阳，悄无声息地迅速站了起来。我将半张开的手放在左胸前，将不同寻常的视线越过女人的头部射向天花板的一角。这对女人而言，无疑是发出了踏碎心脏似的巨响。

要把女人的记忆从过去、从昨天切断，使她沉溺于充满迷茫的气雾中。恐怕她还在半信半疑，女人对事件的进程一定依照着事务性的顺序。我必须首先打破这一顺序，除去她心中的轨道。我不能从同是人类这样的关系出发，要将女人心中流淌着的时间迅速截断，使她由人变成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除了目前的现象以外，一句也不能提及女人或我自身的事，要让女人觉得在此之前她是不存在的。

于是，我无视前后发生的事情，没有来由地开始讲起皮肤变了色的人的故事。

某个在海里将要溺水而死的少女，忽然之间变成了与海水一样的颜色，结果没有被好不容易前来救助的船只辨认出来；某猎人在森林中突然与周围的绿色同化而遭同伴枪击；某少女因为太想要她喜欢的洋装了，当她注视着橱窗的时候，她的皮肤上竟出人意料地现出了和那洋装一样的花纹；某大官因看禁止发行的春宫图看得太多，其额上出现了

和那春宫图一模一样的图画，他还不知道，竟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我还说，当皮肤将要变色的时候，必然会有与那颜色对应的独特感觉相随。红色是情欲的火焰；黄色是骄傲自负的感觉；冰冷的绿色好比死亡的不安；蓝色是倦怠；紫色是浪漫的刺痒；黑色是可气的疼痛；白色如撒娇似的光滑细腻。……是的，无论是谁都会对皮肤有种莫名其妙的、异常的感觉，皮肤自身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变成何种颜色。……尽管我内心腻烦已极，却仍用戏里登场的预言者的口吻、使用被沉重的形容词修饰的话语向女人描述着。（混帐，看戏是要收钱的）女人将用皮肤来感觉。有关皮肤的超现实的会话，必然会在女人身上起强烈的作用。

就象炸面包中的油一样，气温开始急骤上升。白热化了的尘土开始升腾，飘浮到窗沿。内衣突然因汗水而紧贴在皮肤上，空气的粒子仿佛因炎热而膨胀了似的。我的呼吸沉重起来。柏油融化，奔驶的汽车声低沉。后面汽车工厂的节奏变得沉缓。酿造工厂的气味喷涌而来。沉闷的铜锣被敲响，音域迥异的三支笛子同时吹奏起来，那是下面中国餐馆的霍乱病死者的葬礼。

突然，女人的身体抖动了起来。我故意发出很大的脚步声，跳着清晰的步伐向她靠近。女人的视线在我的下腹稍微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滑到墙壁上消失了。我装着扶她的样子，将手伸到她腋下，把她拉近。

"让我仔细看看疾病的危险已迫近到怎样的程度吧……多么美丽、危险的皮肤。"

女人的脸色倏地变得煞白。

"不行，请您闭上眼睛。"我说，"老看着墙壁，瞧，您的手已变得雪白。不过，还好，您早已吃了药。您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女人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的手背。我在女人的耳边细语："白色，撒娇似的光滑细腻。"女人闭上了双眼，一下子瘫软在我的怀里。我放下女人，象剥桃子皮一样揭下了她的衣服。

俯视着全裸了的女人，我回想着她从轿车上下来时的样子，下腹响了起来。我很饿。

有那么一阵子女人没有来，可是到了第十天，她终于又来了。女人瘦了一些，脸色很难看。

然后是隔六天，然后是四天，然后是三天，然后是现在，她隔日必到。她是为了让多少变得利落又长胖了一些的我，在用人女人那里榨取来的钱装饰得不那么难看了的床上，拥抱她而来的。还有，为再付钱，获取新的“复仇·A”而来。为哭诉“被发现了怎么办？若被发现了该怎么办？”而来。为诉说逐渐加深的对皮肤变色的不安而来。

我的处方得当，因而鸦片含量在女人的体内迅速饱和，就如插在热病患者腋下的温度计似的，鸦片用量不断增加。

当女人变成了废人的时候，对我而言，她已成了件可爱的“物体”，而不再是该憎恨的东西了。然而，女人若是戒指上的宝石，那么还存在着支撑它的托台。即使宝石坠落，滚入我的手中，那戒指的托台却仍还残存着。有必要给那黑暗的洼坑以最后的打击。

我暗示女人：“保护色人种”搜寻到了我们，危险正在逼近；社会变化日趋激烈，仅靠“复仇·A”已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我暗示女人：我们必须组织“反保护色人种联盟”，我和女人共同领导，对抗“保护色人种”，同时强有力地阻碍社会的发展。

女人象堕落的少女一样发黑，因恐怖而颤拦。她哭泣着顺从了我的暗示。吱姆、吱姆、吱姆，我自语道，笑了。

秋天到了，冷风吹过烤干了的大地。每三日有一次霜降。

我已经不饿了吗？

树叶变黑或褪色，沿着墙飘落，我心情愉快地走在落叶上。我的衣

服就是杰出的保护色,它炫示着我是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我笑。一笑口袋里的小刀便多生一层锈。不,我仍然很饿。

叶已落尽的榆树下,坐着那个卖馒头的老人。我一亮出刀子,老人便递给我两个肉包子,我接过包子,扔给他一块钱硬币。老人低头找零钱,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按响女人家的门铃,女佣出来,拴上狗,开门。

“主人不在家。”

女佣笑着小声说道。我塞给她一块钱。我已经不饿了吗?我的肉体已经强壮,我复仇的最后一击将会把资本家们全都砸得粉碎。

我说话已无需多加小心。女人因对颜色的恐惧,将整个屋子都弄得灰暗无比。我就象在自己家里似地,在那儿四处走动,说道:

“公寓已陷入危险之中。我已不打算回去,你也不要再来了。等我另找好住所后再同 你联络。到那时为止,我们就在这儿见面吧。要是我没弄错,你丈夫计划出去旅行一个月。好吗?在这一个月里,形势应该会起决定性的变化。我们的同志已有一万八千名,其中有九千名都是“复仇·A”的服用者。我刚才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商议,做出决定:要印刷十万部有关‘保护色’的科普小册子,把它们分发到各处,飞跃性地强化我们的运动。下次你若感觉舒服些,请你一定要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

不过,我想幸运的是,女人绝不会再有觉得舒畅的一天了。不幸的女人啊,好心的我打算为你设想出诸如中央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临时全体会议等之类的、尽可能想得出来的会议。

然后,我与女人召开秘密的会议,进行这无数的会议中唯一重要、也是唯一现实存在的会谈。向她说明在这日益紧迫的形势下,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资金问题是何等重要,从而说服她开出三千块钱的支票。接着,又用一星期后的、可怕的暴力革命的计划吓得女人瘫作烂泥,在女

人那如毛玻璃似的含混不清的头脑中映出铁路、工厂、煤气槽、大楼被用手榴弹、甘油炸弹等炸毁的情形。那存放在书箱里的、日本陆军出版的杀戮图谱的各页一定在她脑海中伸伸缩缩地闪现着。

可怜的女人，那些事对你而言已无所谓了。只有时常地有计划地、酌量增减"复仇·A"的用量，使你陷入上瘾状态才是我目前唯一积极的关心所在。为莫名其妙的不安所追迫，你用漆黑无助的声音呼唤着我。我憎恶地望着你，你就象被历史放逐了的、患着皮肤病的野兽一样。

因"复仇·A"而痴醉的你十分美丽。可是，那是一种物质似的、无意义的美，是只能用皮肤接触才能感觉到的美。其证据是：在远处浮想你那象木腊似的、迷迷糊糊的笑容时，我觉得那比野兽般的你更令人讨厌、更令人作呕。

痴迷于"复仇·A"的你，有时想向我述说你幼时的记忆，你想把你的过去与我联系起来。可是我断然打住了你的这些话语。我没有必要知道你更多的事了。我象堆砌火灾后的废弃物似地向你报告反"保护色人种"斗争的经过。接下来，便是欣赏你一动不动地闭着双眼、还原成只有纯粹的皮肤的存在的变化过程。然后，就象往常一样剥去你的衣裳。

在女人累了、睡着了的时候，我用心地调查保险柜中的文件。这总算是我对女人的一点关怀。不，这倒不如说是在这比平日更挑起我憎恨的时刻，我的头脑变得精确而细致，适合于做这样的工作。我的计划眼看着到了总决算的阶段。若把我的饥饿比喻成旋涡，那么，那圆锥的顶点终于到达了底部，是船只的碎片猛烈地撞击海底岩石的时候了。

那天，我没有带"复仇·A"给女人。

女人如腐烂了的毛皮一般融化在沙发上。她用颤抖的手指抚摩着那细小的瞳孔中映出的幻影，上颚与鼻子之间哼着莫名其妙的歌。

我握住她的肩，她惊恐地回过头来。"我好难受。"她嚷嚷道，抓住

了我的衣服。

“我要变色了，我就要变色了。昨天晚上就开始有点变了啊，最初是红色，然后开始变成绿色。和你说过的一模一样。还不只是那样。我还差点变成黑色和黄色。我努力不变成红色时，就要变成蓝色；不变成蓝色，却又是黑色；想不变成黑色，又要变成绿色并控制着不要变成绿色，却又要变成黄色了。就这样，我在屋子里拼命地逃遁，结果差点现出所有的颜色都凑在一起形成的条纹。我把雪花膏、口红、白粉等所有带颜色的东西都从窗口扔了出去，衣服也全塞到了看不到的地方。尽管如此，还是不行。我丈夫不久就要回来了，他要是看见我的皮肤出现‘保护色’，看见我将要变成‘保护色人种’，他会说什么呢？我害怕，我肯定会变颜色了。请给我一点‘复仇’，快点。昨天晚上本应该还有一点的，不知道怎就没了。你骗我了吗？”

“是，我骗你了。”

“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我难受极了。快给我，快……。”

女人站起来，颤抖着抓起了衣服的下摆。我笑着离开女人，用参谋官的口气说道：

“也是为了这事，计划必须实行。终于决定明天晚上进行袭击。世界上的大多数重要都市将在数小时内被全部摧毁。我们必须把全部财产变成现金。然后，两个人一起逃往某个遥远而安全的地方。”

“来不及了啊，我马上就要变成‘保护色’了，您没带‘复仇’吗？您怎么了？”

“没关系，再等两三个小时吧。因敌人的阻碍，联络已经中断。”我把准备好的文件摆开，“为了把全部财产变成现金，必须在这些上面盖章。做完这件事，我马上出去替你拿‘复仇’来。告诉我，你丈夫的印章在哪里？”

女人短促地喘息了两三下，尔后，她将不住颤抖的双手按在胸上，

象溺水者似地倒下了。你知道吗？已经完全变成物质的你，还有连接着过去的锁链，锁链那端系着的就是你丈夫的印章。是，你当然知道，你绝对不会忘记的就是你的阶级。你不可能不知道。血与肉的教训已经告诉过你，比起肉体的贞洁来，保护那印章才是你对丈夫的忠贞。不过，难道要将这最后的锁链彻底斩断，不是我的目的所在，不是我努力的方向吗？我要把那费尽心机制造出来的隐蔽所不留一丝痕迹地夺走。

我知道女人会输的。女人也明白自己输了。不管女人化成多么小的鱼，我投放的鱼网的网眼会更小。女人踉踉跄跄地走出房门。我在后面支撑着她。掀起她丈夫房间门边那嵌木的精致地板的一部分，便找到了置于其中的一个小皮革包。

在女人粗重的呼吸声中，在我粘土般的手指下，装饰着金箔的紫晶印章盖上了朱印。结束了，复仇结束了。几天后，成了这所房子的新主人的陌生男人会把你象狗似地赶出去的。我第一次带着真正的情欲拥抱了女人。然后，将呻吟着要"复仇"的女人留在身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一星期后，我到了一个临近北方国境的乡镇。这里已经结上了厚厚的冰。我在迟到了三天的报纸上读到了女人发疯、木矛谜一般地破产了的消息。

我乘雪橇在冰河上滑跑，耳闻俄罗斯少女的歌声。

可是，难道我已经不饿了吗？

我每天反复读着那则有关女人的报道。于是有一天，我注意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原来写着女人的名字的地方，不知何时竟变成了我的名字。

然后，某一天，我的皮肤感觉到类似于死亡的不安的冰凉，变成了墨绿色。

（郭伟 译）

狗

我最讨厌狗了，瞧着它就憋气，可我还是结了婚。狗和结婚纯粹是两码事，这我当然明白。不用说，对我而言狗的问题比结婚还重要。还有那些养狗人远比狗更让人不快。如果有正经八百的用途，如牧羊、拉雪橇等等小生产者作为生产方式而饲养还另当别论，对只是无所事事地为拴在家门口而养狗的人，我就无法忍受了。我觉得那是人类的堕落。

再说，我那结婚对象是我任教的研究所的模特，她既无风韵，也不聪慧，一无可取之处，别人不提醒，我也明白得很。只因她是现实美术会的F君的红人，一年到头在所里进进出出，所以不得不常和她照面。她没事时也在所里转来转去，并且无一例外地在僻静的厕所外面或走廊拐角，被擦肩而过的研究生抱住，仿佛她有意等着他们似的。一被抱住，她就干嘛呀干嘛呀地叫着，两手象护着脑袋似地高高地举到头上，哧哧地笑着任人摆布。你们准会笑掉大牙，，这几乎就是我们研究所的习俗。这习惯的创立者当然非F君莫属，用F君的话说，这叫做肉体的物化，是使女子模特化的日常训练之一，我倒认为恰恰相反，这不正是物体的肉体化吗？所以说野兽主义* 就是不可取。与其说研究生们在训练绘画，不如说更热衷于她的训练。

我先是主张更换模特，然而，即使换了模特他们也无意改变这个习惯。能适应这种习惯的模特可不是那么随处可得的。于是乎，她马上

*亦称野兽派，二十世纪初法国青年画家兴起的以个性解放为主的绘画运动。

又被召了回来。研究生们满面愁云，心神不定地等待着只剩她一个人的时候。没事也转来转去，排队等着搂抱她。而且，只要三个人凑到一块儿，准会兴奋地开始对她进行一番美学分析。即便在我的课上也毫无顾忌，太不象话了。我渐渐觉得去研究所上班是一种痛苦，仿佛只要踏进一步，脑子就会变成烂香蕉似的。

一天，一个研究生在画室里厚颜无耻地要搂抱她，我扇了他一个嘴巴，这家伙满不在乎地眼都没眨，气得我又给了他一巴掌，他才猛地还了我一下，比我打的要有力好多倍。

岂有此理。这帮家伙把艺术当成什么了？他们决不是在闹着玩儿，非但如此，简直是一本正经的。我断定元凶是她。为此，我和F君争论一个通宵。我一一列举了她的缺点来加以论证。首先，我对她的脖子啦、胳膊啦、脚上啦、大腿啦等等总有一处缠着绷带这一不良嗜好进行了攻击。对此F君解释道，她是想装病嘛……想当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物……这不正合你的主张吗？我反驳说，什么抽象物，纯属寄生虫。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感伤主义。你们不知道这是在作贱她吗。当然知道。F君也不示弱，辩白道：总之，那不是什么问题。我看见的是她的真实，所以，绷带一类的就视而不见了。你拘泥于她的肉体，才觉得这些东西显眼的吧。……接着，我们又激烈地争论起给维纳斯戴上耳环或鼻环的话会是什么样。不过，在得出结论之前，两人都已疲惫不堪了。后来，我开始对她的狗大发议论。关于这只狗回头要详加说明，暂且不提。最后，F君说，我看你太感情用事了，是不是有点儿神经衰弱呀，关于她，你大概是对我有些不满吧？如果有的话，可千万别不好意思说。

我嚯地站起身来出了画室，在走廊上走着走着，觉得脚底下忽然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原来是她的狗。我抬头一看，她就站在面前。看来我们的谈话她都听到了。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呢？我这么一诘问，她就仿佛我要搂抱她似的，举起两个胳膊，扭动着腰身哧哧直笑。

我走近她一步又重复道，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干什么呢？……她愈加向后仰着说，研究生们正在外头憋着我呢。我来送你，说着我又凑近了一步，然后我就和她抱在一起了。

不，别说我什么，反正你是不会懂的。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能不和她结婚。唯一难办的是，她提出不和狗在一起就不结婚。

如果那是条一般的狗也就算了，可它却是条地地道道的赖皮狗。细长的身子前头顶着个硕大的脑袋，老是撒娇般地歪着身子，不论见了谁都一通亲热，由于没有尾巴，扭得整个腰都快断成两节了，只见它后腿悬空，脑袋着地，骨碌碌地栽倒在地上，那寒碜劲儿就甭提了，整个一个狗渣。

此外，这只狗绝对不叫，只有大公狗光临时，它才象条真正的狗那样汪汪或叭叭地发出几声嘶哑的哼叫。不用说肯定是只母狗了。真让人害臊，跟你说我都没法正视这家伙的脸了，它总是摆出一副垂着刘海儿的寡妇似的世故相，仇视地瞪着我。不论我和妻子干什么，它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我求她把它给弄出去，可她不听，说是让狗瞧着才有意思。只要我一回瞪它，并没想怎么着，它就尖叫一声死死趴在地上，直到她飞奔过去摩挲它的脑袋为止，好象受了多大惊吓似地不停地尖叫着。它这是在向我示威呢，你说气人不气人。非养狗的话，也该养条更象样的狗啊……

没想到，一打听，这狗的血统还不赖。据说是德国种的牧羊犬，其父母还是美国兵从本国用飞机带过来的，这可是她引以为荣的。不过，遗憾的是这条狗是母子相交的产物。尽管这样，我仍然选择了结婚，并且开始了每天和狗的较量。

我和狗较劲，狗也不示弱地和我对着干。开始我根本没把狗放在眼里，心想反正狗既无记忆又无自我意识，只要装着看不见它那讨厌的撒娇样，充其量只是个有点厚度的影子罢了。确实有一阵子它真是一

动不动地忧郁地蜷缩在墙角,几乎被忘却了。可不久我意识到我错了。原来狗这种动物,就是呆在那儿不动也令人不快。难道不是吗,它到底为什么呆在那里呢?而且,是由于我们的允许它才呆在这里的。天知道我特意让这种毫无意义的东西存在的理由何在,如果这种存在有意义也就无所谓了,否则就实在别扭。要是有支枪真想一枪崩了它,我一边想一边瞪着它时,它又尖叫一声死命趴在地上,真是个无赖!

更让人憋气的是这家伙吃食的癖好。虽说是狗却啃不了骨头,不吃凉的专爱吃热的,有好酒的话还相当能喝。然而怕人的是,尽管邋遢得不成样,偶尔却让人感觉它好象听得懂人话。有一天,我们把它的便盆洗了,晾在窗台上,这时,它似乎有了便意,在老地方鼻子一抽一抽地来回嗅着,满脸惊讶的神色。真够愚蠢的,到底是狗脑子,我和妻子正嘲笑它时,它不知从那儿找来一张旧报纸,在纸上拉完屎后用嘴整整齐齐地包好。若到此为止还不错,没想到它叼起纸包放在我的膝盖上,然后乐颠颠地跑到妻子脚边撒娇去了。从那以后,一看到它专注地在听我和妻子说话,我们就有所顾忌,尽量不说出格的话。正如"聪明的罕斯的错误的话"一样,我也知道是多虑,狗怎么会懂人话呢。

我开始想要训练它了。首先因为它连起码的警惕性都没有,对外人比对家里人还热乎,就连见了收废品的,也激动兴奋得立即栽个筋斗,天真无邪得出奇。尤其是自从研究所的男孩儿们开始在门外转悠以来,其程度日甚。这家伙居然在窗户根儿那儿手舞足蹈起来。往外一瞧准是男孩儿们在窥视这边呢。太下贱了,真想揍它个半死。妻子却弹着老调拦阻说,都怪你不够喜欢它,我才恢复了理智,忍住没打它。这家伙如果能出落成象样的狗,更具有狗的意义的话,或许我就不用遭这份罪了。于是,就按照狼犬的训练方式对它开始了斯巴达式的改造。

……然而,毫无成效。一开始训练,它干脆躺倒在地,象被翻了个儿的蜘蛛或甲虫,表示投降。叫人无计可施。而且,我的动作稍稍粗暴

了一点儿,它就放出需要量三倍以上的声音嚎哭。邻居们准以为我是个虐待狂呢。

于是我改变了方针。这家伙头出奇地大,说不定真的很聪明呢。或许是突生变异的、未来的狗也未可知……把它培养成学者狗如何?……马戏团拿着大把的钱来买它时,见钱眼开的妻子准会乐意卖掉它……不但得了钱还赶走了狗……可谓一举两得,所以,一反从前,我开始试着训练它尽量接近人的生活。妻子对此也颇感兴趣,积极给予配合。这家伙愈加得意忘形了,加三倍地撒娇,且技艺大进,渐渐地竟象起人来了,不但用纸擤鼻涕、吸烟、牢骚满腹似地吐唾沫,就连点头、摇头都学会了。只是怎么也学不会笑。

它那欲笑不能的苦相着实有趣,我打算把它画下来参加秋季画展,这叫狗蒙娜丽莎。还有,顺便提一句,自从和妻子结合以来,我对抽象主义完全丧失了兴趣,我佩服她的观点。我似乎成了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了。

就在那幅画刚画完的瞬间,发生了一个可怕的事儿。妻子在外面的厨房洗衣服。我们都忍着饿少吃了一顿,它却在床上悠然地大嚼着果酱面包。这时候,我放下画笔,舒了口气,打算最后校看一下校园和模特,就命令它"笑一笑"。没想到,它真地嫣然一笑。嘿,总算会笑了,有什么好美的。我忧郁地随意嘟哝了一句。"美的不是你自己吗。"这家伙用不清晰但意思明了的语言含混地应声道。我吓得差点儿背过气去,腿一软瘫坐下来。想反驳一句什么,可是胃里的大硬疙瘩一抽一抽的出不来声。这时响起了妻子回来的脚步声。我使出全身力气,好容易向狗央求说,求求你了,别跟她说话。你突然一开口说话,非得吓得她心脏停止跳动不可,我说可以之前你千万别吭声,它象给我个面子,鼻尖儿点了点。

狗开口说话可不得了。我把那天晚上,它估摸着妻子睡着之后,在

我耳边嘀咕的话写出来吧。它说,即使对狗也不能那么欺负呀,人心里想什么都瞒不过我们的。你可一直够欺负我的,不过,我也有尖利的牙齿噢,咬下人的皮是轻而易举的事。装撒娇样儿,自有我的道理,就连吓瘫了也是故意而为,这些不过是处世之术而已。你再不悠着点,我可对你不客气了。你这种人,根本没有资格捆绑我……

(你绝想不到狗会说出这种话吧。)

就在十天前,收到了展览会的目录单,妻子浏览了一下,突然抬头朝我嚷嚷起来,"你原打算画我的吧,就算研究生也不至于画得那么糟糕呀。"接着,从她那张我原以为只会娇滴滴的常识性的语言的嘴里,没完没了地迸出闻所未闻的珍奇话来,我畏缩成一团,无从辩白。不知哪儿出了错,目录上白纸黑字地印着……《妻子的脸》——S作。于是,第二天一早,妻子就不见了踪影。

……我把狗拴在床脚,堵上了它的嘴。它原形毕露,大闹特闹,咬伤了我的小腿和胳膊。不过现今还是人厉害,它不能直立,支撑不住头的重量,更可怜的是,有着手指不灵活的致命弱点。就在我堵它嘴的瞬间,它叫道,"别得意! 不是主人的人,早晚得完蛋!"

……我和狗较量着。今后还会继续斗下去。但是,说到结婚,抱歉得很,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也最清楚妻子的愚钝了,共同生活的时间虽短,却几乎是由一连串的苦恼连成的。她在把食物放进嘴里之前,非得先闻一闻味儿。不把嘴塞得快流出涎水,并以极响的声音叭唧嘴,就吃不出味儿来。她总是手不离痒痒挠,不这挠挠那挠挠就难受。对戒指有着异常的兴趣,每手戴三只,而且,每天必须互换一次。凡是搂抱她的男人,都来者不拒……

尽管如此,我也会等待的,会边和狗较量边等下去。因此,请你帮我订张插图好吗。

狗这家伙这会儿正狠狠地瞪着我呢。它很聪明,也许用不了多久

就会解绳子了。此外，和我一样，它也濒临饿死。这意味着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求求你，帮帮忙。我这也是为了人类而斗争的呀。

（竺家荣　译）

梦中的士兵

一个连梦都能冻结的　寒冷日子
我噩梦缠身
梦戴上帽子　破门而出
那是晌午过后——
我在门上　落下了锁

那是大约十五年前的事了。真实是没有年代的，可这个故事却必须有年代，或许这是因为故事里没有真实的缘故。

从昨晚开始，县界内这个被起伏不定的山峦包围着的小村庄，就在夹杂着雪片的猛烈山风的牢牢包裹下，痛苦挣扎着发出哀号。清晨，为接受耐寒训练而拉出去的一队士兵，由镇子越过小丘而来，在深雪中拖曳着硕大的雪地草靴，合着军歌的节拍，迈着蹒跚的步伐横穿小村，又影子一般消失在暴风雪中。

傍晚时分，大风停息了。位于村口的派出所里，单身老警察正把脚掌伸在火势正旺的炉边烤着，同时心不在焉地削着土豆皮。收音机里正哼哼着什么，他并没有听，只是没完没了地沉溺在甘美的空想之中。——什么都瞒不过我的眼睛。村长和副村长正拼命地以黑市价格私卖配给物，他们和住持相互勾结，把那些东西藏匿在寺庙的地板下。这一切我全都知道，可我什么也不说。村里的伙伴也知道我在保持沉默。他向我的提供种种情况，并不仅仅为了那点堵嘴费，更是出于对我的善意。或许，即便退了休，我也没有必要像别的警察那样逃离村庄，而

是就这样在这里住下去。然后，再找一个有地皮的寡妇合为一家，说不定，还能过上一个平静的晚年呢。人生在世，不要说什么欲望，怎么说都是当老百姓最好。而且，一旦儿子从军队回来，也好有个接纳他的家……。由于战争，这个村子里就出了三个寡妇地主。当然，现在每家都有儿子，可不知什么时候，那些儿子们说不定就会为了所谓的名誉而战死。哼！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个事。我从未做过让村里的同伴们讨厌的事，村里那些有地产的寡妇也还在不断增加……什么呀，没什么可怕的，坐下来仔细想想，把田地的大小和家庭关系连在一起后再一分为二……

突然，电话铃响了，正削着皮的土豆滑落到炉灰里。他捡了起来，在衬衫底摆上蹭了蹭，费劲地伸了伸腰，下到土间，* 以警察特有的吊儿郎当的样子抓起话筒，懒散地应答着，却渐渐显露出惊恐的神情，抓着马铃薯的手指痉挛地颤抖起来。

士兵们一过村庄，便径直向山里进军，途中反复进行着山岳战演习。穿越一些斜坡、山谷和树林后，终于来到最后一条山脊，此时早已过了三点。风越刮越大，士兵们虽然气喘吁吁、粒米未进，但还必须跑步返回军营。尽管可以想象到掉队后的严厉惩戒，可还是有六人落了伍，这是一次为了解饥饿、疲劳与寒冷的关系的特别训练，所以早就预料到会出现掉队现象，便安排一队卫生兵尾随在队伍后面。当卫生兵回到部队清点人数时，却发现只收容到五个落伍者，另有一个士兵早已不知去向。

这个士兵饥肠辘辘，肯定会到村里来。如果找到机会，或许他还会来抢衣服。——老警察放下话筒，耸耸肩，慢悠悠地回到了火炉旁。他抽了抽鼻涕，少许，又挠挠光秃的头顶。接着，他睁开眼睛看了看钟，已

* 日本式房间内未铺地板的地方

经是七点半了,老警察不想再动弹,外面实在太冷,况且现在还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逃走了。反正外面的狂风暴雪正肆虐着。这个士兵可能只是与同伴走散而迷了路。唉,现在还不知他在哪儿挨冻呢。……不过,只要风还在继续刮,藏在雪中反而会更安全。大风会吹去他们的脚印。或许,他正是算准这一点才有计划地逃走的吧?……尽管如此,大风还是停了。他们一定巧妙地布下了罗网。做坏事还从没见过有好下场的呢。……我是接到了这个通报,可并没有接到命令。不管怎么说,这家伙的事也属于宪兵队管辖。再说,与逃犯相比,这个逃兵肯定只是一个并不算坏的胆小鬼。算了,别管了,我可是从不干这种出风头的事的。何况,我还没听说过逃兵真的逃跑成功的……

他觉得大门似乎发出了轻微的声响,便慌忙扭头望去。稍许,又定下心来侧耳静听,却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刚才一定是错觉。然而不知何故,一种难以忍耐的不安却猛地向他袭来。这不是普通的不安,而是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复杂而近似于恐怖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惧怕逃兵。如同对待一般犯人时那样,自己不会突然产生憎恶感。也正因为如此,才觉察到命令你憎恶的人的存在,却意识不到自己安于至今所处的追捕者的位置,因而俯视到了追捕者与被追捕者之间的那个深渊。在一股自责感的支配下,老警察站起身来:"决不放过!"他试着大吼了一声。即便这样,不安的感觉也不会因此而消失。这只不过是内心深处的小小不安,在它的外侧,更大的恐怖正覆盖下来。说到底,内心的不安是同案犯的不安,是村中所有人都可能觉察到的不安,甚至自己也无法从这种不安中逃脱出来,似乎这就是那更大的恐怖的原因。我也衰老了,他想着。于是,愤怒突然涌了上来。能躲就躲吧,也不是任何事我都能管得了的。喉咙深处奇怪地潮湿起来,他关上火炉通风口佩好警刀,竖起外套衣领,向门外走去。

雪有些发涩,踩上去便发出悦耳的吱吱声。可以分辨出脚印,却看

不出靴子的印痕。拐过鱼店的墙角,紧接着便是村里唯一装着西式窗子的村长家。西式窗内灯火通明,在路边就听到了仿佛塞满屋子的高声说笑。照例,这一定是住持那家伙。他没有象往常那样从后面绕着进去,而是冷不防推开了大门。

像是受了惊吓一般,屋内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随着慌乱收拾碗碟的声响,传来了动作迟缓的村长那颤抖的声音。

"谁呀? 在这时候……?"

现在惊恐还早了点儿,老警察故意干咳一声,并没有回答。拉门被拉开一条缝隙,露出了副村长的脸。

"哎呀,怎么,这不是老警察吗?"

"唉,真没办法,真没办法。"住持也探过身来,完全拉开了拉门。显然,三人都有些醉意。

"遇上麻烦事了……"

"什么? ……"

"唉,有话一会儿再说,先上来,拉上拉门,喝上一杯……"

"是逃兵,说是逃到北山了……"

"逃兵? ……"住持护着眼镜,咽了一下口水。"从北山下来的话,不管他要去哪里,这儿可是必经之道啊。"

"既然做了这样的情况通报,……大概是冲着这个村子来的吧……"

"冲着这个村子来的?"村长满脸困惑地让指尖顺着高高的鼻梁滑落下来。

"听说他正饿着肚子呢……"

"是这样,那可糟了!"

"什么?"副村长亢奋地打断村长的话头:"说起逃兵,那可都是叛国贼,是相当胆怯的懦夫哟。只要搜山什么的,就会抓住那家伙的。"

“可是，听说他还带着枪呢……加上正饿着肚子，肯定会施暴的……”

“要是在中国的话。”村长叹了一口气，“每个村庄、每个部落，都筑有这样的城墙……”

“这儿可没有城墙。”副村长恶狠狠地插嘴道。

“唉，这儿是没有城墙……”

“噢，只有土围子。”

好象有开锁的吱吱声响，他们吓了一跳，本能地一起扭过头来，却看见挂钟正要敲响八点。住持急忙转身来。

“那么，怎么办呢？”

“抓住他，然后打他个半死！

只有副村长在虚张声势。细想起来，这也是不得已的。村里没有军队，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尽管如此，与刚才相比，他的语气也已经弱了几分。老警察像是要给自己壮胆似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样也行，反正他是个猪狗一般的叛国贼……不过”他压低嗓门，歪过脑袋，“他可有枪呀……追他的人可就悬了，这个饿着肚子的叛国贼，又带着枪，结果会怎样呢……”

“是啊，是啊，这就像疯子持刀嘛……”住持对副村长挥挥手，紧盯着老警察的脸问道：“那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那么……”村长捏捏鼻子，脱口说道：“那个逃兵不会是咱们村的吧……”

“绝对不会！”副村长抬起下巴，很认真地大声答道。

“那么，总之，那家伙肯定是从暖和的地方来的吧！”

“可是，他为什么要逃跑呢？这么大冷的天。”

“真是的，……想跑也跑不掉啊……他的双亲可真够可怜的……”

“可是，不是说在哪个村里，有个寡妇在顶楼里把一个逃兵藏了两

个多月吗?”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对这种叛国贼可是讨厌透了。”

“是啊……”

看看,大伙儿都在提心吊胆,谁都感到有些不安,害怕与这件事有所牵连。而且,一旦知道后,是不可能洗干净身子的。如果堵上耳朵,那么堵耳朵的手这次就该放下,等着听那家伙求救的哀叫吧。因为,堵上耳朵就是同谋的标志……也就是说,这帮家伙就是地地道道的同谋了。

“唉,如果让我说说想法的话……”他慢吞吞地揉着鼻头,毫无表情地说道,“那就用特急传阅板什么的立即通告全村人……逃兵可能正在挨近村子,因而大家要紧闭门户,一步也不要出来……就像空袭警报的要领一样,不要点灯,即使听到什么声音,也不要答应,一旦出声,就会让他有机可趁……比如说,先是要水……说是只要水,给了他水以后,就该要饭了……给了饭后,又该要换的衣服了……换了衣服就要钱……给了钱,而后又是要什么,可你虽说是关照他一番,到头来却因为看清了他的面孔,这下可就糟了,最后的时刻到了,他会嘭地给你一枪……”

三人都屏着呼吸,等着老警察的下一句话。但他什么也不打算说了,因而村长轻声问道:

“就这些吧?”

“下面的事,就由宪兵去干吧……”

住持起身不高兴地说道:“我嘛,住得太远了……”村长慌忙给警卫团驻地挂电话,副村长也随住持起了身,“现在,那个逃兵一定正在村边走来走去呢……”

不到一小时,这个消息已经通告到全村。如同发出台风警报一般,各家都用顶门棍顶紧套窗,不牢固的地方钉上木板来加固,甚至还在屋里、枕边备好竹枪、柴刀。十点过后,除派出所外,全村都沉浸在一片静谧和黑暗中,动物般的不安笼罩着整个村庄。

虽说害怕，可过了不久，大部分人家却已渐渐入睡。——只有老警察似乎还在等待着什么，一直没有睡下，一声不响地静听着外面的动静。当然，紧闭门户的村民们是无法知道这一切的。

第二天清晨，天色终于开始发白时，从南边山丘传来了火车凄厉的警笛声，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多时。空中云块低垂，这种不吉利的叫声无情地流入村中，村民们几乎都被惊醒。觉出其中含义的几个人立即卸下顶门棍，打开了套窗。

老警察瞪着因睡眠不足而充血的双眼靠在南面的窗上，死死盯着山丘那边，清晰地看到一条径直越过山丘的浅灰色线条。汽笛停止了鸣叫，不一会儿，夹着滑雪板的副村长和两个男子一同走了进来。

“好像是谁卧轨了，不会是昨天那个叛国贼吧……我想去瞧瞧，不一起去看看吗？”

“不了，我留下来，没准还要和镇上联系呢……”

不久，滑着雪的三人发现了越过山丘的那条灰线，相互点了点头，开始往山坡上爬去。老警察终于离开窗边，在火炉前抱起了双膝。

副村长回来时，老警察就这样坐在火炉边睡着了。副村长默默地等着他醒来。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是不会醒了，副村长决定回去，这时，老警察却突然睁开眼睛，小声问道：

“怎么样……看过了？”

“是啊，看过了。”

“你，都知道了？”

“唉，知道了……”

“那么，你，真顶得住？”

“唉……不，我呢……、副村长……你、我真难为情啊，这事要是不发生在这么近的地方该有多好啊……这是对我的讽刺吗……那个家伙，没想到是我的儿子……不过，你能不能不对村里的人说？”

“可是，跟我一起去的那两个已经知道了呀……”

“是吗……是啊……这一切，只能由我本人来负责任了……”

“一起去的那两人已经知道了呀……”

“是啊……”

“死的样子倒还不难看，枪也好好地放在一旁，挂在树枝上。”

“哦……”

“另外，最好把窗户下的脚印都除去。”

“是啊。”

大约过了十天，老警察拉着自行车的拖车离开了村庄。

一个连梦都能熔融的　炎热日子
我怪梦缠身
只有帽子飞了回来
在晌午过后——
……

（许金龙　译）

性问题夸大症

意识被性问题完全占有，如同将其完全清除一样，是意识的一种疾病。与其说这是疾病，或许更应该认为这是疾病的一种症状。尽管就性问题本身而言，它只是本能性和生理性的东西，但这种疾病却是社会性的，因而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不是解决，，而是应当予以分析或是解放。当然，这个解放指的不是性解放，是针对性问题夸大症这种疾病的解放。

我想说一个我所经历过的小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个小镇，镇上有不少简陋的纺织厂，外界一旦稍稍不景气，这些工厂便缩短工作时间或部分歇业，其中一些竞争力较弱的工厂更是接二连三地关门倒闭。于是，女工们被迫离开工厂，等候在大门外的掮客便乘机大量买进被解雇的女工。那些被买进的女工中的大部分又被转卖给东京的窑子。即或日本，也是一个风行贩卖人口的国度。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一个被贩卖了的姑娘自杀了的消息。那时，我正好在为一个电影剧本进行这方面的调查，觉得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便造访了这个姑娘的家。

或许是封口钱吧，买主给这家送来了大约五万日元的款子。令人意外的是，这家人竟为这五万日元感激不尽，看上去倒显得相当高兴，理应最理解女儿心情的母亲，还跑到邻里乡亲处说什么这是姑娘在孝敬父母。当然，这种理解方式肯定是迫于极度贫困的农家生活。在一般情况下，不仅父母们，就连那些被卖了身的姑娘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通

常所说的那种悲惨境遇。卖淫生活的痛苦,并不比那贫困而非人的日常生活更加难捱。那么,这个姑娘又是为了什么才自杀的呢?

原因是她有了恋爱的体会。姑娘结识了一位前来游逛的青年男子,这才第一次经历了恋爱,随即便感受到了卖淫的矛盾和痛苦,从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一个明证,证明性并不只是借助性交才能获得解放。通常,封建的道德把性作为观念上的禁忌,只强调它会给人际关系带来不自然的消极面,具有把性的物质化当成性解放的倾向。我认为,这仍然只是一个片面解释的很好例证。这个姑娘的例子,显然是性物质化的解放促使了性本身的解放。性的物质化这种观念,与陈旧和伪善的禁欲主义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性的神秘化而已。

从人际和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中,把性问题作为特殊问题而提出时,将会遇上两个倾向,那就是伪善的禁欲主义和性解放主义。这两者间,前者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因而这里将要重点探讨的,便是关于解放论所具有的误解。前面的例子已经清晰地显示出,那是一种非现实性的东西。不过,毋宁说,问题的实质一如开首部分所表明的那样,在于误解之所以产生的动机和原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的病原菌又是什么种类的细菌?

最初,生物只会一些极其单纯的运动,比如像蚯蚓那样,对外界的各种刺激,都只能显示出身体的伸缩这千篇一律的反应。不久后,便开始区别外界的刺激,并对各种刺激相应作出不同的反应。而且,在形态上也发生了分化,长出了头部,还长出了手和腿,逐渐顺应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环境。即便人类本身,也不可能例外于这种进化的历史性。

不过,无论什么生物,都不可能在获得新的能力而进化后,便与以前的下等和低级的形式毫无关系,而是包孕着以往的形式,并以其为继

续发展的基础。比如说,不管什么人,他的体内都肯定包孕着蚯蚓的要素,这就如同所有的空间里都包含着面,而所有的面又都包含着点一样。因此,无论伪善的禁欲主义者如何热切,都不可能从人性中抹杀掉性。不论人类进化到何等高级的程度,性都会在那个高级程度本身中无可争辩地永久存续下去。

然而,另一个同样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把几百条或几千条蚯蚓绞合在一起,即便使它们成为一个蚯蚓的结合体,那也决不可能变成人。人类的性,是由历史积淀而成的,一旦与代表着人类特殊性的社会割裂开来便无法成立。不论何种冲动的或本能的性欲,都是人们的社会行为,从而具有社会意义。即或它们是非社会性的,也会因为其非社会属性而具有社会意义,带来非社会性这种社会关系。

但是,当外部和内部,以及环境和生物的日常性平衡面临威胁时,而且还是相当严重的威胁时,生物便会屡屡显示出暂时性的原始化和归返原始反应,例如感到恐怖时。当然,在进行这种探讨时,必须将其作为纯粹的生物学现象,而不是价值和道德的问题。现在就以触及二氧化碳的水蚤为例吧。水蚤敏捷地浮上水面呼吸新鲜空气,从而避免被窒息。不过这个反应决不是意识的产物,其证据就是,一旦把光源放置在水下,水蚤就急急地向那里集聚过去。这个反应清晰地表明,水蚤向光亮的方向前进,意味着对更为原始的生体反应的逆行。水蚤一旦触及二氧化碳,便显现出趋光性这种原始的反应,并因此而逃避二氧化碳带来的危险。

人类也会显现出同样的反应。恐怖能够麻痹大脑的神经支配系统,使人进入更为下等和低级的拟死状态,也就是瘫软状态。这与被手指捻动着的黄金虫模仿死(当然,并不是真正的模仿)出于同一个原理。而且,这些反应不仅发生在肉体上,还会发生在意识构造上。或许,应该给这种反应起个名字——原始心性的泛化。

每当人们的生活变得复杂而又困难,意识难以存在于常识这种内部和外部的日常性平衡之中时,更为下层的意识和本能便会浮出表面,试图占领全部意识,而蛰伏于人体内的蚯蚓也将开始任意地运动。因而,这决不是道德的问题,或许像水蚤的例子那样,只是基于单纯因果关系的一种归返原始的现象而已。过分地评价性,并使其神秘化和物质化,全都是原始化意识的结果。当然,这与对性进行正确和科学地把握全然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这只是归返原始,却如同水蚤那样,其结果总会伴随着某种利益的获得。性解放论自不待言,这还有益于破坏封建的禁忌。是的,我也认为会对破坏封建的禁忌发挥一些作用,就像女性歇斯底里会使封建的丈夫胆战心寒一般。不过,这同对性进行正确的定位依然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呢? 因为与水蚤的情景不同,人类已经进化到从最初的顺应环境,到以后的反过来支配并改造环境。人类已经没有必要借助归返原始这种形式来躲避危险了。

没有必要当然不是不存在这种必要。归返原始的思想确实存在,而且促其发生的社会因素也在日益增强。被称之为无情派的文学流行开来,性心理学的书籍成为畅销书,生理学的书籍预示着就要到来的高潮。对于这类性解放主义,我决不可能进行卫道式的责难。更为重要的是,与其充满理性地去说什么没有爱情的性欲是种堕落,倒莫如冷静而直率地注视着没有爱情的性正在蠢动着的现实,以及蚯蚓弯曲着身体从人类的洞穴中探出头来的现实。胡乱地对性进行批判,常常会导致把性封闭在伪善的禁欲主义之中。对于性问题夸大症这种始于归返原始的恢复,更有必要予以客观的直视。倘若能够理解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疾病,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然地理解到,性解放并不能作为其本身而成立,而只能是通过人类社会的解放才能得以完成。

不要惊惶不安，尽可以不把这种疾病放在心上。因为，虽说这也是一种疾病，但只要它还不十分严重，那就只是那种无伤大雅的小恙。不过，为了使其不转变成重疾，还得直视它那任性的模样，而不能把目光岔开半分。那是因为，阴暗处的妄想，在闭着眼睛的时候才能越发漫无边际。

（许金龙　译）

我想写的女人——种性的人

倘若从文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当然用社会人的目光打量女人，比用男人的目光打量女人更能激起广泛的兴趣。那是因为女人的矛盾，相对男人而言，毋宁说在人际关系中显得更为深刻。不，我并不打算妄言什么女人不是社会人之类的话。就男人而言，他们眼中的女人和社会人眼中的女人这两者间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本身就证明了他们与社会人之间的矛盾。不过，我们暂且放下这个问题，先来探讨一下女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作为这种矛盾的典型，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贞德和玛丽莲·梦露。初看上去，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间没有任何关联，可她们命运的最后阶段，却存在着不容争辩的共同之处。尽管她们离开人世的形式大相径庭—— 一位惨遭火刑，另一位被安眠药夺去了生命，可那只是时代造成的表面性差异。她们俩同被视为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所规定了的人际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同被当作祭品奉上了时代的祭坛。

当然，就冲破时代羁绊的动机而言，她们甚至存在着对照性的巨大差异。如果说，贞德拒绝女性而试图获得纯洁的人性，那么，梦露则正好相反，她要拒绝人性而试图成为纯粹的女人。如同不可能实现物理学意义上的真空一样，她们的目标同样也无法实现。她们都相信了男人的谎言——自己与男人和人际间没有任何矛盾。而且，为了迎合男人或人际社会，试图创造出女人与人际社会的良好关系，却因此而招致残酷的报复。

在种性的存续优先于一切的动物世界里，延续种群的任务专由雌

性承担，而社会性工作则全部归于雄性。无疑，这种雌雄分工也是极其自然的。但是，在被称之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世界里，事情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了。与种性相比，社会性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当然，较之于男女之别，需要优先考虑的还是社会性，这也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则。不过，也不能因此而消灭男女之间的差别。人类注定要背负着这个可怕而又复杂的矛盾：一方面，男女之间的差别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却又必须超越男女间的这种差别。

穿越这片混沌并追求社会性的女子贞德，最终受到了种性的男人的裁判，而试图成为种性意义上的女人的梦露，却被社会性的男人所背叛。倘若把这两人分别置于两极，那么绝大部分女性则位于这两极之间，时而呼吁"不要利用女人的软弱"，要求得到平等，言尤在耳之际，却又以"男人粗暴"为由，以女子的性别为武器，自己也玩弄起危险的双刃剑。

倘若想写一些有关女人的事，当然要围绕着这一切写。即便契可夫在写《可爱的女人》时，使他倾注了强烈关注的，也不是女人本身，而是"可爱的"这个形容词词汇。否则，人际间的方程式是无法成立的。因为，能够如此出色地描绘女性，并不是出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说那是"可爱的女人"，其实只是社会性的男人对种性的女人所持有的一种感情而已。

即便是宽容的理想主义者，恐怕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论调：所谓人类，就是人们和女人的总和。就像无法同保守的社会性男人合作一样，很难想象种性的男女会作为社会性的人而被统一在一起，唯一的解决方法，也许是把所有的男女全都作为种性的存在，而在社会性方面，则将他们视为人类。然而，现在的男女们果真能够如此自如地变换自己的角色吗？

在我来说，也只能陷入到眼前的这片混沌之中。即或面临《砂女》

中较之女人更关注沙子的情形，我也希望能够看到置于贞德和梦露之间的所有女人的诸相。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女人与人类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存在着与之完全相同的、男人和人类之间的矛盾。

（许金龙　译）

花儿美吗?

自古至今,诸如风趣、美丽类的东西,是极具主观性、个人性的东西,从道理上是无法很好地加以说明的。这些想法强烈地支配着我。譬如说,花儿为什么美丽?山岭为何令人心动?歌曲为什么使人快乐?空中飞碟的传闻为何令人着迷?英雄豪杰的故事又为什么会那般感人?……倘若一味描述这一切,或许会让性急之人焦躁不安,因而,我不妨事先说明这篇文章的目的之所在。我希望借此论述一下有关人的解放问题。不论风趣还是美丽,都不是无法说明的谜,它是可以清楚地说明的,而这说明本身,则对人的解放有着重要的意义。反之,将成为给人套上奴隶枷锁的思想的同类。

首先,我想从单纯的花之美说起。当然,不把花儿与小说区分开来是无法论述下去的。第一,小说除了可供阅读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充其量只是塞满兜子、引燃小火炉而已。这还不是指小说本身,而是指印刷小说的纸张。但是,花儿除了让人观赏,其本身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用途。例如做药品、染料、蜂蜜、油炸食品……这是因为它是物质。然而,小说的中心是语言。虽然它反映了物质,但却不是物质本身。这种区别是很重要的。关于它们的差异性,暂且留待以后再说,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它们的通性以及作用人的情感这一因素吧。

古人这样说过:如同能够品味甜与苦一般,人生来就有感悟美的力量,这是神所赐予的能力,因此,就象品味那样,它并不在于肉体,而是在于灵魂,而且,杰出的人对此的感觉会更强烈,拙劣的人则会相对弱小。

古人将它命名为美的本能。即便是现在,也还会有人这样认为。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倘若真的如此,那么,花之美就象蜜之甘,是花儿原本就已经具有的性质,这就确实成了一个无法说明的问题。然而,即便无法说明,却也是能够证明的。我们知道,蜜甜,是因为其中有一种叫作果糖的物质在化学变化下形成的。可是,我还从未听说过能从花中抽取出美。不仅仅是我,恐怕也不会有任何人听说过此事,更没有人尝试将无法抽取出的东西剥离开来。因而,美的本能之说便值得怀疑。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感觉得到呢?倘若杰出的人看到本不存在的东西的感觉更为强烈的话,那么,能够看到幽灵的也只有这些绅士们了。不是绅士,真是一桩幸福的事。看到花儿并感受到它的美丽,这可不是我所指望的。因为这样一种美,很容易被嘲弄为花鸟风月。即使在文学团体中,也存在"花之诗"或"战斗的诗"之类的争论,且大抵都是"花派"战败。开始时,尽管我提出花儿为什么美丽这种想要把花儿界定在美丽范畴内的说法,却从未打算拥护花派,况且从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花派也根本不想将我视为同伙。我认为,既然是这样的花,还是将它做成干花,代替书签来使用更好。

不过,先前我是打算进一步写写有关其它花儿的问题的。本来我想要说的是:被征服的自然的标志、或者降伏状的花。花儿是大自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人类在征服自然时,因摘取了花朵而感到胜利的喜悦。这就是在改造自然、创造出有利于人类的东西时,只有生产者才能真正感受到的性质。因此,花儿本来极具生产性和社会性,决不是花鸟风月化的东西。所谓美,往往就是这样的感情。花的美,也是通过人类的劳动方才获取的。

可是,倘若将有关花的问题摆到现实中来的话,不就等于把美的本能视为自己所赞赏的事实了吗?假如花儿真如我所说的那样,那么,越

进步的人爱花的感觉就会越强烈,喜好战争这类非生产性东西的人,则不可能感悟到花儿的美丽。尽管如此,一般说来,描绘花儿的画家,却要比描绘工人生活的画家保守。较之贫穷人家,富人家里的花儿要多得多。描写花儿的小说家,对"五·一"劳动节就不太感兴趣。大街上从卖花女手中买花的,多是酩酊大醉的董事长或美国大兵。而且,还有诸如"花是樱花美,人是武士壮"之类的危险言论。……这种事实,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曾听说,一位从事工会运动的活动家,只要一看到花儿,心情马上就会糟糕异常。

……细想起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士兵去打仗,而胜利的则是将军。工人、农民与自然做斗争,可征服自然的却是资本家与地主阶级。也就是说,本义的花儿在这里早已荡然无存,那些并非真花的花儿却嫣然盛开。由此,只有绅士才能感觉到的本不存在的美的原因已经明了。或者说,勉强去感觉所谓"美的原型"的原由已经十分清楚了。

花儿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被彻底征服了……或因为它是即将被征服的自然的象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制的土地支配下,赏花之心反而会变为厌花之情。要想真正感悟到花儿的美丽,就不要去模仿绅士们,而是必须从奴隶般的劳役中解放出来。而且,为了获得解放,也有必要去憎恶花儿。

也就是说,花儿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是已被改造、或应当加以改造的自然的象征。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美,并不象颜色、香味那样是花儿本身具有的性质,而是通过花儿看到的、应该加以改造的自然这一对象的展望,它存在于其自身与改造自然的人(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之中。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花儿去感悟构成我们自由的富裕而和平的自然。这种感觉即是美。花儿的美,大概就是基于农耕的体验和历史。

歌德说过,美等同于理想。为了实现理想,必须从现实出发,把通

往理想之地的线路，如同地图一般，描绘在脑海之中。所以说，它不只是愿望，而是一幅设想从现实出发、遵守法则后才可能实现的蓝图。希望成为美国人而用双氧水洗头发的殖民地病患者的梦想，不过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妄想。而农民依据米丘林的嫁接法，希望将大米产量翻倍的梦想，才是从现实出发的合理化蓝图，才是真正的理想。所谓理想，就是在洞察变革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人们行为的历史(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所采取的现实的认识。在这里，如果要给美下个一般性结论的话，我认为所谓美，就是通过自然物的变革(劳动)，所看到的自然物的理想化状态。当然，进行变革的人和劳动者的能力，同时也是这种美的内容。在所有人中，劳动者是最美的，他们更具有从现实中发现美的能力。倘若考虑美的这种性质，就不得不说这是极其自然的。

就这样，美，决不是从道理上无法解释的谜一般的东西，而是可以清楚地说明的。然而，我先前所说的花派的心情，却未必能这样迅速地意识到美的真正姿态。以往的文人，当感悟到大自然中的“物哀”时，便觉得这就是美。这种想法对现代人也有着强烈的影响。不仅许多专业作家如此，就是在以浪曲*和流行歌曲、工厂和寓所等为创作素材的文学团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与生产、生活是对立的。花派的这种思想，看似非常爱花，其实只不过看到花儿的表面。花儿只是被作为否定现实的借口而使用，所以，一旦反过来“与其求鲜花，不如取饭团”就立即露出了马脚。敢于面对现实矛盾的人，对包括花儿在内的一切美都感到厌恶，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仅仅感到厌恶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美，并不象笨拙的文学家们所倡导的那样是茶点、装饰品之类非实用性的东西。它必须存在于实际生活中，具有非凡的实用性。不

*以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类似我国的鼓词

给美以正确的位置就去考虑明天,不正象没有设计图就开始组装机器吗? 美,是现实生活的所有战斗中不可或缺的武器。

我违反先前的约定而论述了普遍论,不过,普遍论也是很重要的。日本人的“只干不说”、“事实胜于雄辩”、“辩解无用”等说法,具有强烈的厌烦讲道理的倾向。在我看来,这无疑是绅士们在使用把美从生活中剥离开来的相同手段,施行把我们的眼光引向现实之外的催眠术式教育的结果。当然,只论述普遍论是什么问题也无法解决的。但是,如果没有普遍论,也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为了弄清文学与现实的连接点,我认为有必要再论述一番普遍论。脚不迈动是不能奔跑的,可假如闭上眼睛奔跑的话,则比不能奔跑更加危险。所谓普遍论,就是武器的使用方法。

有三只猴子,看到人为了摘取高处的香蕉而在树下垒起了箱子。其中一只最笨的猴子把箱子四处乱扔,它就这样接受所看到的事物。不用说,它是摘不到香蕉的。第二只猴子则顺利地堆好箱子,可它却将箱子堆放到了远离香蕉的地方。第三只猴子最机灵,将箱子就垒放在香蕉的正下方。然而,当最后一只箱子就要够着香蕉时,它却对垒放箱子这种行为本身发生了兴趣,全然忘记了采摘香蕉,把这最后一只箱子放到自己头上。第一只猴子是普遍论否定主义者,而第二只猴子对普遍论论述不充分,最后一只猴子则是一个过于迷恋普遍论而忘却了现实的例子。人类难道不能比猴子更聪明一些吗?

下一道习题——请说明星星为什么美丽。

(许金龙　译)